

近代上海文学系年丛书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 1840—1919 )

名誉主编 汪元化

主 编 胡晓明

编 著 杨柏岭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再认文学上海(代总序)

胡晓明

若干年前,去看施蛰存先生。施公见面即问:“你的博士论文,做了什么题目?”答曰:“《中国诗学之精神》。”施公随即摇头:“这个题目太大。”那时,我心里还真有些不以为然。年轻时不敢做,何时才做?等到这些年多少看了一些近代文学的材料,再回头看看自己从前那以“中国……”为题的文字,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寅恪先生自许平生为“不今不古之学”,且说其常识的意思,因为中古以前的材料太少,太易于逞新说,而中古以后的材料又太多,不易于深透把握。寅恪先生是那样兼具谨严精审的眼力与通达大气的史识,做中古的学问之所以能出绝大成绩,他的性情与学问材料之间有一种恰当的配合,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人曾以生命的长度与中国文史材料的程量作一简单比较:先秦两汉,患材料太少;六朝隋唐,稍少;宋,可能刚好相等;元明,材料或多出一倍;清代,或须几辈子才能消化材料;近代,又比清代多出不知几倍……面对至今仍然尘封于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的大量近代文史材料(且不必说近代人已经消化了的前人材料,亦构成今人掌握的“近代文史材料”之一部分),要想做近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宏大叙事,——咄!你孙悟空再是有天大本事,也还得乖乖地跟着唐僧一步一步走来!

因而,当三年前我和我的同事大康、山林等诸友开始着手《近代上海文学与文献》的课题时,我们真的只想本本分分地划定上海的

## 2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范围 从编年材料做起,一家一家地查访,一笔一笔地考述、过录,老老实实地做文学文献学的基本工作。我们的想法是,既然我们这几人皆以文体为专攻,何不从分体文学(即诗学、词学、小说、戏曲、散文)的角度,齐头并进,大家各自去做一种系年,——以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系时、系地的双重努力,去共同凸显文学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真实面目?而近几年来,编年史体裁又成为文学研究更进一步走向客观实证、文学史撰写回归本土传统的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探求。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又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于一炉。《左传》特别是《资治通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是很不够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处于史料纷繁、著述草创的近代文学,我们更是在这种学习尝试之中。譬如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自有其相当不同的特点,如有的内容在某一时期特多,有的相对来说较少,这就决定了有的时间范围较长,有的则相对较短。有的文体,其重心在于传媒(如小说、散文),有的则重点在诗友结纳的作家活动(如诗词),这也决定了系年的编撰不能强求一刀切,须尊重文体各自的特点。尽管如此,这个课题仍能以空前详尽的材料、整幅的细致的文体发展过程、丰富复杂的作家交往、作品接受状态,及丰富多样的文学事件、精神生活细节以及鲜明的时代地域文学的特征,去网罗散佚、拾遗补阙,完成一件文学学术上的新追求——三年之后,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套以“初编”命名的丛书。<sup>①</sup>

---

<sup>①</sup> 陈大康教授的“近代小说系年”一种,由于先期完成,已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报刊中的诗词作品,虽然已有《申报篇目索引》等重要工具书,但大量文艺期刊及大报副刊,其中分体文学篇目索引有待于更进一步大规模的集体科研的努力。这套丛书暂不涉及。

回想起来,当我们真正亲手触摸近代上海文学的材料时,竟会有一种开荒、探险的意味!好比上黄山:戴上旅游帽,跟着前面的小旗子,走那人流熙攘的大道么?你也可以不这样,你发现竟然可以有无数的小道,通往人迹罕到的风景,予人以莫名的兴奋!首先是新材料新问题太多。有朋友说:唐诗宋词,新材料都没有了,新题目都做完了!有人曾专门撰文指出,在中国小说学的领域里,重复研究的大量精力,花在寥寥可数的几部名著上,而许多近代小说,几乎是无人去碰的。在诗学词学的领域里也同样。比如在上海住过多年的陈三立,诗才之大、诗功之深、诗艺之妙,置之李杜苏黄前,绝无愧色,而思想文化之复杂魅力,则有过之。其实他那句“来做神州袖手人”,完全是愤激之辞,他哪里是不关心国事的自了汉!而我们的学界,多年来就因为他“不进步”,连他的诗集都没有人去整理。陈三立同时的诗人词人如沈曾植,这位与文化上海关系极深、被他的学生王国维誉为集清代学术之大成的老师大儒、被张尔田称“其诗自是千古”的大诗人,其诗学,钱仲联先生评为“发千古之秘”,——可是,他的集子《海日楼诗》的注本,据说由于难度太大,在出版社一放就是十载春秋,七易编辑!<sup>①</sup>且不要说进一步的研究了。近代重要诗人词家,如朱祖谋、夏敬观、况周颐、陈宝琛、沈瑜庆、李宣龚、黄节、杨钟羲、金天羽、吴庆坻、徐珂、陈曾寿、冯煦、陈夔龙、瞿鸿禨等人,似乎都没有人去为他们编年谱,有的甚至连小传、志略、行状等都没有。而近代的诗社、词社,仅上海一地而言,就有超社、逸社、星社、南社、寒隐诗社、希社、春音社、沅社等,此起彼伏,参与之人数、旨趣之歧出、成因之多元,皆为传统中国所罕有,而深具文学社会学的丰厚意涵。近代的流人文学、报

<sup>①</sup> 在此编校样到来之前,我幸已收到中华书局顾青先生寄来的钱仲联教授注《海日楼诗》。

#### 4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人文学、名士文学、遗民文学……皆构成极丰富多样的文学“未命名群落”，仅辛亥之后几年，诗学之美盛，可谓以一敌一国，足当陈三立所谓辛亥后“获偿而荷其赐者，独有海滨流人遗老，成就赋诗数卷耳”。再看上海近代所接纳养育的众多诗人的构成情况，他们当中有教师、地方官、布衣、青年学子、遗老、艺术家、翰林院的编修、改革的政治家、巡抚大人、革命党人、和尚、贵公子、同盟会的干将与出版家、商人等等。其社会成分之复杂纷纭、其作品所体现人文景观之异彩纷呈，应不亚于六朝、隋唐的文人世界。而小说种类之繁多（有人统计有250多种<sup>①</sup>）、外来刺激之活跃（舶来品如政治文学、科幻文学、未来文学等不一而足）、传统新变之多样（由士子而报人艺人文人、由旧文学而新文学外来文学，其中传统资源极有用，待发之覆甚多），可谓中国小说史上的“文体的狂欢盛事”，或“作家的战国时代”，——这一切，与研究的现状当然是极不相称的。

如果再推而论及近代文学所蕴含的思想课题的丰富性，则除了重视材料的开发之外，不能不承认“范式”的转换所带来的新视角仍是十分必要的。人们早就发现近现代史学远比近代文学活跃、有新意、有力量。在我有限的泛读经验中，在原有的反帝反封、爱国主义之外，有不少新观照点和解释框架都被提出来了，譬如所谓“秩序危机”（林毓生《近现代中国史上若干重要问题》）、“身体与灵魂的双重危机”（张灏《再论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所谓“未完成的现代性”（哈贝马斯一本书的书名，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式》），后二者是从哲学中得到借镜），所谓“连续与变异”、“外来的合法性”（柯伟

---

<sup>①</sup> 参于润琦《清末明清小说分类简述》（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届年会学术论文，福州2000.10）。

林《认识 20 世纪的中国》)等,并非老病复发又回到那喜谈“中国……”的宏大叙事,也并非总是随哲学、史学之后而没有文学的独特声音,而是我切近地感知了近代文学所含有的思想富矿,实不忍再认文学仅是文学而已。尤其是上海,承接几千年人文渊薮的江南文化的氤氲化育,容受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南北政经气候之波诡云谲,面迎欧风美雨呼号拍击、中西文明交汇最新鲜、直接、强大的冲击与回应,比汉唐文学更为精彩的文学历史,倘若不能观水观澜,而尽其义、而传其神,岂不可惜、岂不可惜!如果我们不是仅仅株守一家一门之言,或仅仅削足适履地、以一种貌似学科分工、实为形式主义的观点,拘执于所谓“文学特性”,而是将文学置于更大更真实的“上下文”之中,我想近代上海文学在将来的学科发展中,一定会对中国文学研究有比现在更大的贡献。这是我写在前面的一点感想,至于朝向目标的努力,仍是一步步地走去。

2001 年 11 月于日就月将斋

## 近代上海词学札论(代前言)

—

简单地说,近代上海词人群落主要由本地词人和流寓词人两方面构成。而从流寓词人数量演变的角度来看,又呈现出三个明显的高峰期:1860年前后、1900年前后及1911年之后,这三个高峰期也自然地构建了近代上海词学的历史进程。

前期(1840—1863)本地词人主要有黄仁、顾夔、张文虎、蒋敦复、姚椿、雷葆廉、张鸿卓、陈如升、支机、张修府、王庆勋、王清霞等,流寓词人主要有王润、黎兆勋、赵起、黄燮清、周星誉、沈穆孙、徐本立、陈元鼎、潘钟瑞、王韬、姚燮、袁祖德、陈钟祥、庄棫、黄文达、汪承庆、张景祁、汪藻、陈寿祺、李慈铭、潘遵祁、潘观保、刘履芬、张炳堃、俞樾、劳乃宣、许玉琢等。从数量上看,流寓词人的比例不亚于本地词人,且已呈现出逐渐取代本地词人的迹象。不过在词学活动的展开上,两者皆基本发挥着同等的作用:本地词人有着较为固定的交游群体,如以黄仁、顾夔、姚椿、张鸿卓等为主体的松江词人群落,以蒋敦复、陈如升等为主体的宝山词人群落等。同时,流寓词人或是与本地词人结社唱和,如王润官南汇二尹时与蒋敦复及邑人顾成顺、李墀等人的结社,袁祖德丞宝山时与蒋敦复等人有结社之举,姚燮避居沪上时与蒋敦复等人结社唱和等,或是引起沪上词人交游高潮,如黄燮清至楚就官,路经上海,便与寓居沪上的词人广泛交游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随着沪上地位的变

## 2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化,越来越多的词人视其为理想的寄居地,词人的活动空间便逐渐呈现出由周边向沪上靠拢的趋势。譬如蒋敦复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其始由宝山、松江、南汇终以寓居沪上为归宿,而作为这一时期上海词坛的代表人物,其行动地点的转移,自然影响了词学重心的转移。当然,向沪上靠拢,并不一定意味着沪上词坛中心地位的确立,其实这时期上海仍然属于吴越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区域。只是这时有了一种力图构建本地区词学的行动和意识,这从“娄东七子”、“娄东词派”之称及其《沧江乐府》的刊行,到蒋敦复“自言所作诗词骈体”“海上寓公无能抗乎”(《王韬日记》)等,都可看出。

中期(1864—1902)本地词人主要有杨葆光、蒋敦复、张文虎、周保障、仇炳台、王庆昌、舒昌森、吕景蕙等,流寓词人主要有张炳堃、黄文瀚、陈元鼎、薛时雨、俞樾、李慈铭、黄文达、杨稚虹、刘熙载、潘遵祁、齐学裘、冯煦、沈曾植、张景祁、张祖同、张德瀛、袁祖志、周庆云、高翀、王韬、文廷式、梁鼎芬、郑文焯、胡延、冯开、况周颐、程颂万、赵熙、梁启超、冒广生、万钊、麦梦华、王国维、李叔同、夏敬观、劳乃宣、王鹏运、朱祖谋、张仲炘、陈栩等。由此可见,流寓词人的优势越加明显,而且与前期比较,流寓词人的性质也有所变化:不仅一部分人如黄文达、黄文瀚、刘熙载、袁祖志、高翀等已长期寓居沪上(前期如姚燮、潘钟瑞等只是避乱寄居沪上,时间多则也只有五年左右,至于王韬虽寓居沪上时间较长,但他至沪上后已不再填词),而且晚清公认的词学大家已有涉足沪上的记录,因此上海地区以沪上为词坛核心的格局逐渐形成,一种依赖流寓词人建构上海词学的特征也逐步形成。不过,与前后期比较,这时期词人的词学活动更具有一种分散性。就结社活动而言,如以杨稚虹为代表的在奉贤青村的“诗酒缔约”,曾有《海滨酬唱词》集,但因地处东海之滨,除了与在沪上的黄文瀚等人有交游往来外,影响



并不大;又如以袁祖志“杨柳楼台”为活动据点的沪上雅集,这虽确实集聚了一批沪上词人,但其实这只是一个文人活动地点,而非仅仅是词学论坛。其实,这种分散性也说明了沪上词学形成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即从一种旧有的传统格局和秩序被打破,走向新秩序的一种过渡现象。

后期(1903—1919)可谓近代上海词学的成熟与繁盛阶段。这种繁盛与成熟不仅表现在词人和词作数量的增多,而且反映于这时期词人群落成分构成的复杂性:一则在本地词人与流寓词人之间,后者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不仅成为这一时期词坛的代表,而且晚清词坛大家自辛亥革命后或大多成为沪上寓公,如况周颐、潘飞声、沈曾植等,或频繁活动于沪上,如朱祖谋、郑文焯、王国维等等。二则不同思想观念的词人云集沪上,革新者如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人把沪上作为宣传新思想的园地,守旧者如一批“晚清遗老”把沪上作为避居地,而且还有一批词人如夏敬观、庞树柏、高翀等人活跃于二者之间,使得此时沪上词坛不同思想观念的词人之间有了交流和对话。三则这时期沪上词人大多出现了各自的创作高峰期,突出者如况周颐、庞树柏、王蕴章、朱祖谋、徐珂等。四则造成词人云集沪上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社团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如南社,这虽不是专门的词社,但不仅集聚了一批词人,而且连续二十余集的《南社丛刻》中的文、诗、词的编选体例,对推动这时期的沪上词学可谓意义深远;又如以沪上词坛名流为核心成员的春音词社,也对建构上海词学派别起到了鼓动和引导作用。总之,这时期沪上词学已完全成为上海词学的重心,上海词学以沪上为核心的格局已经形成,近代上海词学的特征也在这时期得到完满的呈现,同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繁盛势头依然未减。

至此,流寓沪上词人群落的大或小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密

切相关,前文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对近代上海词学的发展历程给予了划分。太平天国运动、庚子之役、辛亥革命等是造成大批词人避居沪上最为鲜明的社会原因。太平军兴起虽旌旗蔽日,民众也蜂拥而至,但所到之处却是废墟一片、疮痍满目,尤其是金陵既陷而为其都,江南民众四处避难,一部分词人便在这种情形下流寓沪上。此番漂泊,诚如潘观保于1860年流寓沪上后所填词《浪淘沙》(倚枕数残更)之小序所言:“遭乱以来,山居半载,九月初为恶氛所迫,仓卒入太湖、过洞庭、赴沪滨,风雨经旬,转徙甚苦。”如果说本次流寓沪上的词人多为江南文士,那么庚子之役后流寓沪上的则多为曾在北方尤其是京师活动的词人。可谓“时带甲天地,京师士大夫多南还”(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所谓“乱后京津乐籍大半南渡”(文廷式《念奴娇》(江湖岁晚)之序)等,于是沪上一时硕彦云集。这种“硕彦云集”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再次得到发展,对此王国维序《村校词图》有言:“近年以来,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则天津,南则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社会内忧外患的现实让大批词人过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但却繁荣了近代上海词学,同时也正是大批词人曾云集沪上,甚至一些词学名流寄居于此,因而我们说近代上海词学是透视近代中国词学的一个窗口。

## 二

就题画词、咏物词、记人记事及反映近代上海风会等类型的词作而言,近代上海词学具有较为突出的成就。这是构成近代上海词学区域特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首先,应该说,上海地区的自然人文景观无疑是此时词作的首选题材,也是该地区词学在内容上的一大特征。不过,这也是传统词作及同一时期其他区域词作一贯的特色,受篇幅限制,不作细析。值得一提的,则是与本地区人文景观密切相关的各类题画词。

尽管题画词是近代上海词学中的一大类型,占有一定的数量,但直接以该地区人文景观为表现对象的题画词则不是很多,且多为反映松江风物的前期之作,如顾夔的《忆旧游·题张书巢 泖湖秋泛图》(认峰腰敛翠)、《满江红·桐君五十初度,倚曲绘图,题曰 茸城渔唱 辄为继声》(懒挂蒲帆)、姚椿的《摸鱼子·题黄研北刺史 松江蟹舍图 次改七芻旧韵》(问吾乡)、姚燮的《八声甘州·徐勤庄 淞南老屋图》(指江城北去是谁家)等。这一特点其实也反映出某种规律性,不仅因为松江在上海地区是地灵人杰之地,而且这类以歌咏乡土风物的词作的创作是需要一种恬淡悠然的审美心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类词作的创作乃是“审美的审美”,大多追求的是一种闲适的艺术境界。因此随着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的日渐加剧,不仅那种悠然恬淡的心境渐趋丧失,而且旧有风物也遭到摧残破坏,在审美主客体两个方面皆缺少了孕育创造此类作品的条件。

另外,与本地区人文景观具有间接关系的是各种“填词图”或“校词图”的题词。较为突出的如张鸿卓的《藕花香里填词图》,题咏的词作就有顾夔《寿楼春》(听箫声悠扬)、姚燮《声声慢》(明指翡翠)、蒋敦复《一萼红》(渺夫容)、陈如升《买陂塘》(渺烟波)等;又如《村校词图》(有顾西津、吴昌硕两幅),一时名流,题赠殆遍,尤其以寓居或旅经沪上的词人题词为多,著名的有冯煦的《霜花腴》(嫩寒虚阁)和况周颐的《还京乐》(坐苍翠)及《清平乐》(词仙去后)等。就词人而言,沈穆孙所作“填词图”题词最为丰富,如《瑶华慢·题同叔 绿梅花下填词图》(阑疏补梦)、《摸鱼儿·伯康 杏花斜月填词图》(碧濛濛)、《高阳台·杨师白敬傅 眉影填词图》(绿晕螺痕)、《金缕曲·序伯丈属题 秋雨填词图》(已是秋深候)、《洞仙歌·题朱鹤侯延射 剪烛填词图》(西窗漏静)等。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蒋敦复的《月底修箫谱·雷约轩 通波水阁填词图》(芷云深)、姚

變的《青玉案·蒋剑人 填词图》(压栏一树桤华瘦)、张景祁《摸鱼儿·己未春仲,与高茶庵同赴云间,舟中出 茶梦庵填词图 索题》(记相逢)、况周颐《婆罗门引·题仲可 纯飞馆填词图》(迦陵唤彻)、庞树柏《长亭怨慢·莼农属题填词图,感事怀人为赋此解》(正花外)、潘飞声《菩萨蛮·陈其年先生填词图摹本》两首(髯翁风度神仙似)和(十年梦冷秋江路)、陈匪石《烛影摇红·题莼农填词图》(寒浸重帘)、朱祖谋《踏莎行·题徐积馀 小檀栾室勘词图》(锦字香名)等。这类词作或肯定词人的词学成就、解读词人词作的艺术风格,或描述词人的填词经历、审视词人的填词心境,或暗寓词人的忧时伤世之感、谱写词人退隐及执著词学的心神……而这无不以构建“填词图”或“校词图”的艺术境界为基准、深得词人情事为精妙,多有区域人文背景特色,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同时,如此丰富的“填词图”题词出现,这一现象本身也说明了近代上海词坛中的“词人意识”和词人之间的交流意识明显加强,这与整个近代中国词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咏物词仍然是近代上海词作的一大类型,虽大多还是旧有的题材,但或旧中有变或为绝新事物。有这么几类值得关注:一是古物器铭成为此时词人乐于咏唱的对象,如顾夔以《踏莎行》词调分别咏唱了古琴、古碑、古砚、古镜、古钱、古画、古剑、古瓷等;高旭、高燮等人分别寄调《虞美人》、《满江红》等咏唱“梁大同瓦”;春音词社雅集就曾以“河东君妆镜拓本”、“唐花”、“建安瓦砚”、“松风琴”、“汤贞愍《香雪草堂图》”等为社课,等等。二是以“樱花”为代表的新的—类伤春伤别咏物词。如春音词社第一集就是以咏“樱花”为主题,社中社外词作多则数十首。而况周颐则有《餐樱词》一卷,其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咏唱,而且对樱花分门别类依次咏叹,可谓穷尽樱花故实。三是以新生事物为咏唱对象,这类词作数量虽不多,但值得一说。如顾夔有《买陂塘·自鸣钟》

(《灿星辰》)、《买陂塘·八音盒》(是耶非)、胡延有《二郎神·咏电灯》、《珠胞射恰》)、《六州歌头·火轮船泛海》(鼙轮震响)等。总的说来,这类词作明显地反映出时代风会对词人创作的影响,更反映出近代上海词学的某些特征:既有守旧遗老者的忧时伤世、哀婉无奈的心灵独白,又有求新者的新奇乐观,而更多的则是新旧交织的复杂情思。通过阅读这类咏物词,不仅能感受其中的形外之神的艺术趣味,更能读出这代人的社会心理,而有些咏物词也触及到了中西文化观念的碰撞和融合等敏感性问题,这是对那种始终把词学视为近代学术中“滞后的顽固物”的观念的一个极好的驳证。

第三,极富近代特色,与时世密切关联,且有上海文化特色的则是一些记人记事词及反映近代上海风会的词作。总的说来,这类词作数量也不多,但在连续不断的生成中,却成了近代上海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形象载体。就记人词作而言,突出的有陈化成、袁祖德、宋教仁等。其中,记述陈化成阵亡吴淞炮台的词作有赵起的《满江红·吊陈化成将军》(白浪掀天)、黄仁《水龙吟·吊陈莲峰提督化成阵歿吴淞口》(海天独障狂澜)等,而蒋敦复与陈化成的交往更是近代上海词史不可多得的史料。袁祖德殉难上海令任上,蒋敦复特写词话一则记之,并作《殉难本末》一篇;其兄弟袁起作词《满江红·得友伯兄书,惊悉又村弟摄上海令殉匪难,招魂祭之,时柔吉妹先于金陵殉难》(凶耗惊传)记之。而宋教仁被害沪上,此后数年沪上词界每有周年纪念活动,词作甚富,著名的有庞树柏的《桃源忆故人·遁初周忌赋此吊之》(宋园寂寞棠梨雨)、陈匪石的《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忌日感赋》(青青堤柳窥人眼)、王蕴章的《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年忌日,匪石赋词追悼,予亦继声》(三年碧化东门眼)等。这类词作虽是记人,但无不具有个人、社会之间的情感空间,张扬着令人鼓舞的人格力量和民族精神,这也是近代中国词学不可多得的资料。

记事词是近代上海词作的一大内容。其中,主要是通过词人羁旅漂泊的身世、物是人非的变幻等途径来落实的。比较而言,直接记述历史大事的词作则相对较少。著名的有赵起的《六州歌头·上海夷氛尚炽》(惊飈起)、高翀的《满江红·戊戌政变后作》(独奋乾纲)、高燮的《念奴娇·闻清五大臣遇刺感赋》(车场如市一声雷)、王蕴章的《霜叶天·七月二十四日之夕,高昌庙血战剧烈……时客上海嵩山路寓庐》(阵云飞绕哀笳咽)、庞树柏的《惜黄花·黄花岗纪念日感赋》(荒冈千古)等。阅读此类作品,能直接感受到上海词人的政治倾向及复杂的心灵世界,就近代中国词作而言,这也是不可多得的“拈大题目,出大意义”(谢章铤语)的作品。

反映近代上海新风气的词作,也是近代中国词史的重要内容。近代上海得风气之先,境外一些生活方式自然流入沪上,这在沪上词人笔下也多有反映。如胡延《百宜娇·书上海静安寺所见》(电马飞红画)描绘了“电马飞红画,轮演碧花,底浅深朱户”的都市场景,庞树柏《西子妆》(茜草随轮)描绘了“西商赛马,鞭丝帽影,游事甚盛”的场景,况周颐《解蹀躞》(十里珠帘齐卷)记述了观“旅沪西人执戈者为跳舞烟火之嬉”的感想,傅熊湘《水龙吟》(故乡无此湖山)抒发了“观爱俪园筹赈展览会”的感想,等等。近代上海在文化生活上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歌楼剧场极盛”,胡延在《凤凰台上忆吹箫》(燕子身材)一词小序里就有“申江歌楼之盛甲于吴越”的感慨。这一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近代沪上词学的内容取向,也左右着一批词人的生活方式,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仅如梅兰芳、王凤卿、陆子美等名流在沪上剧场亮相,新旧剧目轮番上演,而且出现了一批词人票友,如朱祖谋、况周颐、汪文博、庞树柏、姚锡钧、叶楚伦、柳亚子等,沪上词人不仅直接用词填写观剧感受,抒发与艺界名角的友情,而且因欣赏趣味不同而出现了评论派别;更有胜者如朱祖谋、况周颐联袂入座,而况周颐《菊梦词》中有十

一首咏梅剧词,别有五十馀调梓为《修梅清课》。如此,一时之盛可以想见。当然,这其中不乏肤浅应景的俗滥之作,但也确实有一些融伤时念乱于一己荣辱之中的雅深之作。如况周颐赋梅兰芳所演《葬花剧》两首《八声甘州》(向天涯丝管已难听)、《西子妆》(蛾蕊颦深);陈匪石《满江红·观落花梦,赠优游》(无量恩仇)、《金菊对芙蓉·观凤卿、兰芳合演回荆州》(龙雀刀鞬)等。

### 三

值得介绍还有以蒋敦复《拈花词》、沈曾植《曼陀罗寢词》为代表的镶嵌佛理的词境,以王庆昌《昔梦词》为代表的运用记事抒情的词笔,以及可称为近代上海词作总体风貌的“漂泊感”词风。前两者是由个别词人的贡献而呈现的特殊性,而后者则是因近代上海词坛词人群落的特殊构成而显现出的一种普遍性。

蒋敦复曾两次出家,其中,前次传有《拈花词》一卷及《绿箫词》部分词作;沈曾植为一代硕儒,尤精于佛学,其《曼陀罗寢词》中存有不少究参佛理的作品。作为近代上海词坛前后期的词人代表,两人的独具特色的词作又构成其璀璨的一页。因篇幅限制,不再展开论述,兹在比较中撮其异同,析其大概。其实,两人所谓的融有佛理的词作,皆不能真正成为“方外词”,皆有一种“意在笔先”的富有预设性的理念,其原因在于蒋敦复所谓“出家”,乃是被迫而非出于本意或天性;沈曾植更是以入世情怀参出世佛理,也无真正的方外体验。但蒋敦复毕竟有身处寺庵的切实体会,故其词有一种整体性的寺庵氛围;沈曾植毕竟深精佛理,故其词虽多停留在运用佛学故实的层面,却具有洞察世事的力度。就两人此类词作所追求的词境而言,蒋敦复多有无奈之中的怨苦和孤独,乃是“情痴绘影”(见顾成顺《西子妆·题拈花词》(梦醒书空));沈曾植多有“华发归来”后的清醒和理趣,清凉之中自逍遥。一言以

蔽之,蒋敦复写的是方外生活中的词人之词,沈曾植写的是世俗生活中的学者之词。

王庆昌《昔梦词》共 83 首,乃其悼室人黄淑仪之专集。黄淑仪歿于“光绪丁亥(1887 年)十一月”,本词集词始作于戊子(1888 年)春。该词集不仅以一年之时,为一人而作,而且多记事之什,突破词史多言情少记事的不足,实属罕见。词人自序词集曾云其创作方法说:“寒夜孤灯,耿耿不寐。追溯畴昔,恍惚如梦。前尘影事,一以寄声写之。明知凄戾之响,不无率直,惟一言一事,皆据当日亲历者陈之,不欲以谲托比兴者致晦而不明之憾。”这“不欲以谲托比兴者致晦而不明之憾”的主张不仅具有突破常州词派所谓“比兴寄托”主张的理论价值,而且通过自己的实绩开启了词史上的实践意义。兹读其中一首,以窥全豹。其《满江红》云:

东去沧溟 刚卷起、怒涛如雪。还自讶 军声十万 隔江来截。  
极目家山从此远 惊心烽火何时灭。裹呱呱堕地未经旬 愁萦结。  
亲串侣 难中撇。呵护愿 求神烈。向海天空阔 瓣香遥爇。  
绣佛长斋今日誓 乘风破浪馀生窃。倚半帆合掌首飞蓬 真闽杰。

关于本词所涉及的“前尘影事”,王庆昌在《亡室黄宜人行述》里说:“庚申(1860 年)粤贼自金陵下窜,东南郡县相继陷。初避兵青浦乡,继还匿沙泾墓舍。谋返沪上,而重兵顿城下。四方避寇,至者塞衢巷,讹言日数四至。于时宜人已生,维杰、维泰皆幼,维城在母已弥月。不得已依所亲南汇之北蔡里,免身而徙崇沙。”以此对照阅读前词,确实“一言一事,皆据当日亲历者陈之”,率直之中镶嵌凄厉之音,晓语明句之中深蕴词人浓郁情怀,而融一己情思、流乱漂泊、伤时念乱等复杂情感于娓娓道来的叙说之中,又拓展了词作的表现力度和情感空间,极具艺术感染力。诚如陈去病题词《虞美人》所云“奉倩情空空自悼,鸾笺谱尽伤心稿”,王文濡题诗所云“历数词家派数殊,梦窗典缙稼轩尘。何如只道家常话,尽得



风流古所无”。

近代上海词人群落成分的构成是形成所谓“漂泊感”词风的直接原因。从前文分析可知,“流寓词人”是近代上海词坛最为主要的力量,也最终占据了近代上海词坛的主导地位;即便本地词人,或因多有漂泊在外的经历,或因多活动于上海各地区之间,动荡不宁的体验也时有反映。而此种词风的深层原因则根源于近代中国社会本身的时局维艰、内忧外患的现实。这不仅直接导致了大批词人过着避乱逃亡的生活,而且在词人心理上烙下了居无定所、存亡未定以致精神家园失落的深层意识。应该说,这种漂泊感也是整个近代中国词学史上的普遍现象,但近代上海词坛尤为突出,其原因与上海在近代的特殊位置有关,使得不同类别的词人、出于不同的原因而会聚沪上。对此王韬在《弢园老民自传》中曾说:“沪上虽为全吴尽境,而当南北要冲,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而且随着沪上地位的提高,此种万方来客的现象也愈益突出。

关于词人流寓沪上的原因很多,其中避乱或避祸、避世或退隐、谋事或谋生等是其中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每一次大的动荡,都会导致部分词人流寓,而沪上便是一个理想的选择地。前文分析近代上海词学发展历程时所列举的流寓词人,其大部分皆是因避乱或避祸而至沪上的。如果说,避乱或避祸是出于词人们的被迫选择,那么避世或退隐则是由于词人们的无奈。应该说,80年的近代上海词坛,避居此地的词人太有人在。但前中期多是本地词人远宦之后的里居,如黄仁、顾夔、杨葆光等,后期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词学名流便成了沪上“寓公”。当然,这些“沪上寓公”起先也因“避乱”,但此后滞留沪上则多因避世或退隐。如夏孙桐说朱祖谋“辛亥国变后,不问世事,往来湖淞之间,以遗老终矣”;“海滨避世,赏析之乐,足慰桑榆”。又如赵尊岳

况说周颐“直至辛亥九月,先生在大通榷运局,闻警来沪,即居沪读”,此后便是“避地海隅,索居多暇”,稍复从事填词之业。这种“盖国变以还,流人多寓海上”(《蕙风词史》)的现象确实给沪上词学带来了繁荣。谋事或谋生也是词人流寓沪上的重要原因。沪上是近代国土的一个重要活动舞台,如王韬、高翰、梁启超、麦孟华、秋瑾、于右任等一大批并非以词人自居的政治活动家,也成为沪上词人群落的有机构成;又如以谢元淮、张修府、万钊等为代表的从戎沪上的词人,而以南社为代表的词人群落更是此类的生力军,他们的词作数量不亚于那些同时寓居沪上的专门词人。为谋生而流寓上海的如黄文达、黄文瀚、郑文焯、王国维等,也是不可忽视的沪上词人群落。除上述几种原因外,还有如以李慈铭、黄燮清、程颂万等名家为代表的仅出于交游等原因而途经上海的词人群落。总之,词人流寓上海的原因很多,但无不以“羁旅漂泊”为特征,就其主要原因而言,又无不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的,于是一种在羁旅漂泊之中寄托伤时念乱主题的词风,成为近代上海词作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

这种词风最为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对羁旅漂泊情感时空的层深度的开拓上。其一,既有一般意义上的“客”、“侨居”、“游”等,也有“客中作客”而又“匆匆聚别”的客中别离,更有“有几家客子,伤心同听”的共鸣。尤其是后两类确实深化了“羁旅流寓”主题的内在思维层深度。如黄文瀚《摸鱼儿·十月中浣过徐汇访邹翰飞、黄式权,为雨所阻,勾留两日,谱此留别》(向天涯)一阕,抒发的就是“客中作客,萍踪偶尔相聚”、“飘零同是羁旅”的沪上流寓词人的共同心声。又如王鹏运《霜叶飞》(酒边孤绪)一词写的就是“海上喜晤沅尹”的客中重逢,以及“时沅尹持节岭南,予适有吴趋之行”的客中“匆匆聚别”的黯然离绪。再如邵瑞彭的《月华清·月,张园听秋》(淡月依窗)写的便是沪上流寓者“伤心同听”

“多事秋声”时的凄凉心绪。

其二,以伤时念乱为内核的词人身世之感的打入,使得此类词作具有了“词史”意味。或是如前文已述的王庆昌《昔梦词》中部分词作以记事笔法,叙说因太平军起、举家避乱漂泊的情形;或是托兴于诸如“天涯蓬转”、“桐飘一叶”、“絮飘蓬泊”等意象刻绘流寓词人的自我形象;或是直接抒发词人们“客怀淡黯”的飘零孤绪等。诸如此类词作无不间接或直接地折射出词人对时势变迁的心灵感受,或者说他们是通过自身的身世之感,通过一个个“浮萍身世”、“飘零身世”的切实体验,具体而真实地传达出时人的社会心理。这类词作极为丰富,兹读二首以观其概:

虞美人

三月十一,海上卧病,闻浙省寇警,  
欲归未能,感拈此解。

牡丹花底红阑折,燕与人俱客。闲情已是不禁春,何况春来小病与愁并。飘零身世伤乱离,不管丝魂断。家书一纸未开缄,先向题签两字看平安。

陈寿祺约于咸丰九年(1859年)前后寄居沪上,本词就是抒写此次漂泊沪上的体验。可见伤春情怀、生理病痛、乱离之愁等一并融入在“飘零身世”的敏感心绪之中。而这三者之间,词人真正所“愁”的则是“闻浙省寇警,欲归未能”的“飘零身世伤乱离”,所谓“春来小病与愁并”中“并”字就是交代。本词善用细节,诸如“燕与人俱客”、“家书一纸未开缄,先向题签两字看平安”,朴实且细腻地传达出乱离中的词人的真切感受。至真至切,令人想见其情状。又如:

河满子

海上赠剑华

吾辈飘零惯事,相逢快诉平生。烂熳芳樽拼一醉,山前绿

树云横。无限伤春情绪,催人听觉啼莺。磨剑十年倦矣,行看世局纷更。薄利浮名谁与竞,荷锄自足躬耕。涤尽闲愁烦虑,寻君共订诗盟。

本词为姜可生 1913 年赠诗人俞剑华(非同时画家俞剑华)之作。这首词所抒发的情思虽复杂却极具代表性:“吾辈飘零惯事”一句点出了这一代人的漂泊生涯;客中相聚在表面快诉平生的短暂乐趣中,实则指向的是词人涤不尽的闲愁烦虑;而所有的“闲愁烦虑”及其退隐之怀无不因为“时局纷更”。当然,也有少数词作所表现的客思呈现的是乐在其中或纯粹的伤春悲秋这样的传统心绪,但更多的或者说具有普遍意义的则是飘零不定中的孤寂、惶恐和凄凉。从填词构思的角度而言,这种飘零心绪总是与词人的“乡关之思”相关联的。这种关联便构成了这些词作的一种内在结构,正所谓“侨居沪渎,岑寂寡欢,无家可归,忧思成毒”[潘观保《秋宵吟》(短衣单)之小序]。总之,沪上流寓词人通过对自己飘零身世的叙述或内在心绪的刻绘,形象地立体地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所滋生的社会心理。

#### 四

近代上海词论是近代上海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明末之后,该地词学就有一脉相传的深厚传统。近代前期,王昶的“三泖渔庄”不仅团聚了一部分精英词人,而且其词学旨趣也影响了他死后的数十年。嘉庆十三年(1808),周济就曾馆于上海宝山县令田均家,授其子田端学词。《词辨》就是在此时作为授课教材而编撰成功的。蒋敦复也是在这个时期,以“童稚”始识周济,并“蒙以奇童见称”。虽然当时蒋敦复“未尝问津于倚声之学”(见《芬陀利室词话》),但他后期的词学思想正是以承接周济词学思想为己任。有此深厚传统,更因近代社会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沪上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历史“机缘”,使得近代众多“重量级”的词论大家或涉足或来往不绝或成为“沪上寓公”。这期间有一批词论大家在上海地区留有作品,如前期的蒋敦复、中期的刘熙载和沈祥龙、后期的况周颐和王国维等,尤其是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刘熙载《词概》及沈祥龙《论词随笔》主要作于上海,受篇幅限制,本系年没有摘录。此外,上海籍或流寓上海的词人的多篇序跋也是不可忽视的,本系年适当地作了全录或摘录。代表性的有朱熹的《碧梧秋馆词钞》(又名《苕翠词》)·序、姚椿《洒雪词·自序》、支机的《芬陀利室词·序》、蒋敦复的《尺云楼词钞·序》、张文虎的《万竹楼词钞·序》、沈祥龙的《揖竹词馆词草·序》、仇炳台的《城北草堂诗馀·序》、况周颐的《东海渔歌·序》、《二云词·自序》及《餐樱词·自序》等。

总的说来,近代上海词论仍然是浙派及常州词派词论的延续和发展,而尤以后者为重,这也是整个晚清词论的特色。秉承浙派余音而填词的如黄仁、顾夔、姚椿、陈如升等,这多为近代前期的词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上海词评家在评述浙派余音词人词作时,已或多或少地运用了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如华亭人仇炳台序顾夔《城北草堂诗馀》就是一篇在浙派词论的框架下,融进了常州词派论词思想的词集序跋。具体表现如仇炳台所谓的“词家之正轨”并没有以“清空”、“醇雅”为标的,而是从诗、乐之源流及关系来理析词体之生成,该序最后数句虽表面上是紧承王昶所言的诗、乐两极而言,然其实质则是为词体汲取传统诗教主旨,尽管浙派某些词论家也倡以诗教入词的主张,但仇炳台所言更与同时代的谭献等常州词派词家相接近,诸如朱彝尊、王昶等人没有给稼轩词一定的词史位置,其实质上也是排斥豪放劲健一派的,但仇炳台却认为在“必有不能自己”之下的“慷慨激昂”,也是“导其心志之和平而一归于正”的途径之一,这便接近周济所言“稼轩郁勃,故情深”;“稼轩则沉著痛快,有辙可寻”等。

而且就其一脉相承且具有独创性的某些词学思想而言,如从蒋敦复的“意内言外及有厚入无间之说”、刘熙载的“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沈祥龙的“词有三要”(情、韵、气)到况周颐的作词“欲求其深隐沉著”及“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等,尽管也对浙派“清空”等合理思想予以吸收,但其核心观念却是承继了常州词派尤其是周济的词学思想。当然,分析近代上海词学思想,也不能仅仅从派别角度狭隘地分析,或者说,这是不能用何种派别来规范的。有些观念如蒋敦复、徐本立、朱祖谋、况周颐、姚锡钧等人有关词之音律的言论,既有纠正常州词派不重词之音律的倾向,也有弥补浙派所言不及的地方。而有些观点如蒋敦复的“必传之词与必不传之词”(《尺云楼词钞·序》)、支机关于“词人意识”问题(《芬陀利室词·序》)、姚椿从词与道之关系论及词体、词人的地位(《洒雪词·自序》)、刘熙载的“家数”观念(《词概》)、万钊的“下笔须有我”、王庆昌的“不欲以谬托比兴者致晦而不明之憾”等,皆具有游离于派别之外的独立性。

杨柏岭

2001年7月12日

目 录

|              |    |
|--------------|----|
| 凡例.....      | 1  |
| 1840 年 ..... | 1  |
| 1841 年 ..... | 4  |
| 1842 年 ..... | 9  |
| 1843 年 ..... | 13 |
| 1844 年 ..... | 15 |
| 1845 年 ..... | 17 |
| 1846 年 ..... | 20 |
| 1847 年 ..... | 22 |
| 1848 年 ..... | 26 |
| 1849 年 ..... | 32 |
| 1850 年 ..... | 35 |
| 1851 年 ..... | 40 |
| 1852 年 ..... | 43 |
| 1853 年 ..... | 48 |
| 1854 年 ..... | 54 |
| 1855 年 ..... | 57 |
| 1856 年 ..... | 59 |
| 1857 年 ..... | 63 |
| 1858 年 ..... | 65 |
| 1859 年 ..... | 66 |

## 2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              |     |
|--------------|-----|
| 1860 年 ..... | 71  |
| 1861 年 ..... | 73  |
| 1862 年 ..... | 76  |
| 1863 年 ..... | 77  |
| 1864 年 ..... | 78  |
| 1865 年 ..... | 80  |
| 1866 年 ..... | 82  |
| 1867 年 ..... | 86  |
| 1868 年 ..... | 87  |
| 1869 年 ..... | 88  |
| 1870 年 ..... | 88  |
| 1871 年 ..... | 91  |
| 1872 年 ..... | 93  |
| 1873 年 ..... | 95  |
| 1874 年 ..... | 98  |
| 1875 年 ..... | 99  |
| 1876 年 ..... | 101 |
| 1877 年 ..... | 103 |
| 1878 年 ..... | 105 |
| 1879 年 ..... | 107 |
| 1880 年 ..... | 109 |
| 1881 年 ..... | 112 |
| 1882 年 ..... | 113 |
| 1883 年 ..... | 116 |
| 1884 年 ..... | 118 |
| 1885 年 ..... | 122 |
| 1886 年 ..... | 125 |



|              |     |
|--------------|-----|
| 1887 年 ..... | 127 |
| 1888 年 ..... | 128 |
| 1889 年 ..... | 132 |
| 1890 年 ..... | 132 |
| 1891 年 ..... | 134 |
| 1892 年 ..... | 136 |
| 1893 年 ..... | 137 |
| 1894 年 ..... | 137 |
| 1895 年 ..... | 140 |
| 1896 年 ..... | 141 |
| 1897 年 ..... | 143 |
| 1898 年 ..... | 144 |
| 1899 年 ..... | 147 |
| 1900 年 ..... | 150 |
| 1901 年 ..... | 156 |
| 1902 年 ..... | 159 |
| 1903 年 ..... | 163 |
| 1904 年 ..... | 167 |
| 1905 年 ..... | 169 |
| 1906 年 ..... | 173 |
| 1907 年 ..... | 179 |
| 1908 年 ..... | 186 |
| 1909 年 ..... | 192 |
| 1910 年 ..... | 201 |
| 1911 年 ..... | 204 |
| 1912 年 ..... | 217 |
| 1913 年 ..... | 231 |

#### 4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                |     |
|----------------|-----|
| 1914 年 .....   | 247 |
| 1915 年 .....   | 268 |
| 1916 年 .....   | 286 |
| 1917 年 .....   | 301 |
| 1918 年 .....   | 307 |
| 1919 年 .....   | 312 |
| 附录 重要人名索引..... | 318 |
| 后记.....        | 331 |

## 凡 例

一、本书沿用“近代”的传统划分,即从1840年至1919年。

二、本书所说的上海,是指今天的行政区域。

三、本书所说的词学,用其广义,其中以词作、词集序跋、词人活动等为主要内容。至于一些词话如《芬陀利室词话》、《词概》等虽主要作于上海,但因已有单行本,不作编录。正因为出于广义的词学含义,所以一些词作的小序或是介绍词人的行踪、或是叙说词人的心境、或是评说词调词律等也一并编录。

四、本书以时间为经,叙说近代上海词学的历史,以此编列各种重要的未刊资料。虽名为系年,但实则具有系年和系地两种功能:所编录的词学作品篇名,基本上能从时间(年)和空间(上海)给予确定。从空间而言,即以写于上海的词学作品为编录对象。因体例所限,除个别篇名有适当考证外,其他不专列考证文字。

五、本书叙述时间一般用公历,特殊必要者注明夏历。

六、本书的条目顺序是:年度词学概述、词人行年。其中前者又分:上海之外词集刊行、上海之外重要词学活动、本年来上海的词人、上海本地的词学年度大事记。后者又分:词人名(首次出现有生卒年、字号、籍贯、词学成就及评价、对近代上海词学的贡献等内容)、在上海的词学活动、编年词、重要作品选录。需要说明的是,有关词人的生卒年多采用通行说法,而相关资料皆言不详者,尽可能地作些必要的考证。

七、每年的词人排序,乃是按照词人的出生年月自先而后排

## 2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列的 ,生卒年不详者居后。

八、因受时间和资料限制 ,本书只是一种纲要性的“系年” ,所编录的多是活动于上海的名词人 ,还有一些重要词人未能或未能完整编入 ,故名为“初编”。

九、本书所用的资料 ,主要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以及上海图书馆古籍部。

## 1840 年

(道光十九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七日至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八日)

江远孙的《借贤生词》、王衍梅的《绿雪堂词》(有汪云任序)、于晓霞的《小琼华仙馆稿》(与其夫诗集《玉连环草》合刊)、龚自珍的《庚子雅词》等词集刊行。顾夔、黎兆勋、蒋敦复、黄仁、王庆勋、陈如升、滕凤鸣、僧瘦石、陈希孟等活动在上海地区。陶樾、姚椿等词人填词追忆王昶“三泖渔庄”则是本年上海词学的一大主题,由此可见近代上海词坛的前期痕迹。

陶樾(1772—1857),谱名惟樾,字宁求,号荣堂、鳧乡、芙香,江苏长州(今苏州)人,著有《红豆树馆词》八卷,辑编《词综补遗》二十卷等。严迪昌称其为“晚近词史转捩人物之一要员”(《近代词钞》)。

陶樾曾于嘉庆六、七年至青浦“三泖渔庄”从王昶游。约在本年,填词数阙忆之。如《忆江南》(珠街忆)组词八阙。该组词小序云:“述庵先生居青浦之珠街角,即集中所谓‘三泖渔庄’。庚申、辛酉之间,余以从游,屡经流寓。怀人感旧,拉杂书此,初不计词之工拙也。”其中第二首云:“珠街忆,如梦话前游。挹翠泉通花外港,挹翠山庄在余山下,为王氏别墅。圆津帆度水边楼,圆津禅院有度帆楼。胜景足勾留。”又有《摸鱼子》(忆东南)一词忆之,该词小序言:“嘉庆辛酉,余在三泖渔庄得识春木(姚椿)于叔庵先生坐上,

## 2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屈指几四十年矣。(见《红豆树馆词》)关于姚椿回忆之作,参见1848年条下注释。存此二人早年在“三泖渔庄”的词学活动,作为近代上海词学的源头之一。

顾夔(1789—?) ,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著有《城北草堂诗馀》等。顾夔是近代上海早期词坛一大家,与此时上海词坛名家多有交流。如上海人王庆勋为其《城北草堂诗馀》作序(详见1855年王庆勋一则)并题词《青玉案》(闲愁都被云留住),松江人张鸿卓题词《买陂塘》(记梅花),华亭人仇炳台为之作序(详见1887年仇炳台一则),青浦人何其超题辞《东风第一枝》(豪气秋高)等。

兹选两首题辞词,作为对顾夔词的评介。王庆勋《青玉案》云:“闲愁都被云留住,只惯受、情天侮。瘦尽桃花狂尽絮。何事千人,恁般酸楚,写入蕤洲谱。东风砌断相思路,况远隔春申浦。只对瑶编将首俯。自辟乾坤,天花乱舞,不怕苏辛妒。”

何其超《东风第一枝》云:“豪气秋高,柔情春艳,泖东风雅如此。王惕甫典簿至郡绘《泖东莲社图》共二十四人,君年最少。骨凝绿髓成仙,更挹西江水洗。毫端五色,和妆阁、妍姿争媚。算一番、小谪蓬莱,领略莼鲈乡味。记把酒、十年相聚,斗冷句、蛩吟冰砌。徘徊月夕花晨,几度画阑曾倚。草堂何处,只遥望、九峰埽翠。所居城北草堂已毁。怅灯前、遗墨横斜,囊篋重搜残纸。篋中检得词二阕、诗一首。”

本年顾夔归田里居,词作有《探芳信·庚子二月张诗舲廉访服闋入都,予既有诗送之,临行又倚此解》(柳波外)《帝台春·刘鸿甫自都中寄书促予出山,为倚此解答之》(多谢月色)《虞美人》(园林一雨成新浣)《殢人娇·胡向山丈属题儿戏图》(刹那优昙)《西子妆·研北属题改七夕所作士女图》(月淡烟笼)《金缕曲·逗秋阁双语图》为冯少眉题,少眉新悼亡图即其配沈夫人

兰玉遗照也)(眉月宵来瘦)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二首。《探芳信·庚子二月张诗舲廉访服阕入都,予既有诗送之,临行又倚此解》:“柳波外。正运水拖蓝,遥山点黛,念采兰人去,离思已无奈。画船况到天边去,一路东风大,渺沧江、尔许魂销,落花芝盖。欢会甚时再,愿春色年年,无遮无碍。坐我苔矶,佳节过桃菜。机云山色依然好,未了诗歌债。悦他时,记取横云旧态。”

《西子妆·研北属题改七芑所作士女图》:“月淡笼烟,蛾轻写翠,也许魂销真个。前身合是杜兰香,荡愁魂、绿云千朵。将离未可。问谁共、花前小坐。怪匆匆,是一番红雨,而今仍我。真无那。似水流年,一样欢肠过。玉壶风调太翩翩,饯鸥池、碧筒杯大。予赴宣城校官时,七芑为作《鸥池饯别图》。楼台雾锁。怕提起、当年宾佐。更谁堪、见那莺娇燕妥。”

黎兆勋(1804—1864),字伯庸、伯容,号檬村、<sup>南</sup>门居士,贵州遵义人,著有《葑烟亭词》等。本年或之前,黎兆勋路经上海高桥。兹选一首《淡黄柳·高桥夜泊》:“夕阳翻浪,船泊高桥桨。一夜江风篷背响。渔火参差荡漾,暗照寒潮自来往。漫孤赏,悠悠结遐想。危樯静,菰蒲港。有离愁万顷争摇荡。海气沉山,雁声在水,惟见空林月上。”(《葑烟亭词》卷一)

蒋敦复(1808—1867),字剑人,初名金和,字纯甫,改名尔谓,字子文,再易今名;号江东老剑、麓农山人,上海宝山人,著有《芬陀利室词》(含《绿箫词》、《碧田词》、《红衲词》、《青琴词》、《白华词》各一卷)、《拈花词》(见王韬编刊《啸古堂诗词集》)、《芬陀利室词话》三卷、《宫调谱》三卷等。

蒋敦复是近代上海词坛早期一大家,平生主要活动在上海地区。

#### 4 近代上海词学系年初编

侯云松称其词“梅瘦而清，石瘦而峭，合梅与石为君写照，以梅之韵兼石之奇，似君气骨，亦似君词。出入于佛，不背不触，文字因缘，莫非语录。审音正误，为词功臣。斯是传作，斯是传人”。为蒋敦复词集作序题辞者甚多，兹录两首沪上词人的题辞词（皆作于1852年前后，因很难断定是否为上海之作，故存于此。另沪上词人支机、姚燮、王韬的题辞分别见1848年、1852年、1852年各人条款中）。

上海人王庆勋题辞《声声慢》：“残月屯田，野云石帚，好随诗卷长留。赌到旗亭古今，几个名流。红牙者番拍出，更堪怜、闲怨闲愁。评子细，待看花，沽酒一醉兰舟。漫说琼楼风月，甚青天碧海渺渺悠悠。溪住罗敷，烟波试语眠鸥。一镫最怜双琬，写乌丝、细画银钩。消艳福，便玉台佳咏同播千秋。”

宝山人陈如升题辞《齐天乐》：“芳荪采遍相思早，年时绮怀难诉。凤纸题香，鸳笺写梦，都似不情不绪。江湖倦旅。叹怨瑟空弹，骚心多苦。漫负才华，翠蛾颦损感迟暮。清音应洗俗耳。便零弦脆竹，何似鸥语？病蝶萧吟，哀蝉醉谏，都付十二钿柱。知音几许？祇赋就湘花，些歌凄楚。谁赠瑶珰，佩环空际度。”

本年，蒋敦复始削发为僧，自号铁岸、妙尘。避居宝山月浦之净信讲寺及罗溪之善福禅院，两地相距十八里，时时往还两地。其时与月浦的滕凤鸣、净信讲寺的诗僧瘦石、罗溪的陈希孟等诗酒往还（王韬《甕牖馀谈》）。

### 1841 年

（道光二十年庚子十二月九日至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一月十九日）

钱浴有《真意斋词谱》等刊行。顾夔、赵起、蒋敦复、张文虎、黄仁、雷葆廉、谢元淮、顾成顺等词人活动在上海



地区。蒋敦复重新填词及与沪上词人交游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顾夔里居，词作约有《湘春夜月·花朝前三日年饮胡吉夫斋，酒罢偕月塘胡荔生小步怡园，时新月未落，梅花已开至八分，清芬袭人，酒气都解，归而倚此》（《草堂前》）、《明月逐人来·题人携琴就月图》（《花深深处》）、《青玉案·雷丈存斋属题玉岵山庄图》（《春风绿遍淮南路》）、《虞美人·岸旁见古柳一株生意殆尽，老干之侧忽垂一枝，翩翩可爱，爰成此解》（《临歧洒尽年年泪》）、《虞美人·新月》（《徐娘当日夸年少》）、《齐天乐·题吴宓堂学博怡孙图》（《一生占得湖山福》）、《齐天乐·雷生约轩自吴兴归，以其近稿见示，爰倚此解》（《道场山色还依旧》）、《东风第一枝·题约轩行看子》（《悟到三生》）、《绛都春·题少眉梅花楼图》（《香寒翠冷》）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一首。《东风第一枝·题约轩行看子》：“悟到三生，都无一物，苍茫还剩诗思。记从九点峰头，跳出万花队里。东风弹指，又莲社、当年提起。最怅惘、天半晨星，落落更馀无几。生有《莲社图》，因忆嘉庆壬申，诸同人为泖东诗课，先有是图，今已二十九矣。谁会得、炼云做水。谁会得、散霞成绮。漫嗤野鹭家鸡，抹倒大苏老米。谓尊甫、研农。相思两地，却待咏、霓裳犹未。谓竹泉。付一笑、明月今身，认取众中佳丽。”

赵超（1794—1860），字于冈，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著有《约园词》十卷。谢章铤称其词“足以抑扬时局”、“蔚为词史”；“虽其词未必入胜，然亦乱离之时能词者应有之言”等（《赌棋山庄词话》卷三）。《约园词》中多有与上海有关之作，如约作于戊戌（1838）年的《六州歌头·上海夷氛尚炽》（惊飏欻起），约作于本年的《塞

翁吟·题谢默卿从戎上海所著 霜天晓角集 》,即次其韵)《海上愁吟望》,作于壬寅(1842)年的《满江红·吊陈化成将军》(白浪掀天)等。这数阙虽不一定在上海所填,但或因内容是近代上海词坛所缺少,或是为在上海所作词集题词,或反映在上海发生的重大史实,故打破时空之限而存之。

兹选二首。《六州歌头·上海夷氛尚炽》:“惊飏欻起,溟渤肆长鲸。寰宇辑,沧波静,久承平。莫知兵。仓卒谁为使,乘轩鹤,蒙虎皮,灿毛羽,张牙爪,了无能。大纛临风旷野,脂膏尽、意尚纵横。拥貔貅十万,卧甲不曾醒。海上逡巡、黯愁魂。好修战舰,造楼橹,堪决荡,殄妖氛。畏奔涛,如畏蜀,谁敢论?怅黎民,鸟鼠还同穴,洗兵雨,几时零。空遣戍,糜转饷,万黄金。苦念深宫簪目,听频颁、翠羽华缨。遂彼猖若此,谋国竟何人?有泪涔涔。”

《塞翁吟·题谢默卿从戎上海所著 霜天晓角集 》,即次其韵:“海上愁吟望,荒荒落日迷濛。久遣戍,苦无功。骇浪激奇烽。残妆草草披星出,回首血泪都红。试变计、暂牢笼,妙手已空空。匆匆。冰夷舞,歼除鬼物,海若至、擒回女戎。竟重见、恬波似镜,徵铙吹,晓角霜天,到处歌风。何因得失,杜老吟边,还赋鸡虫。”

春 蒋敦复至沪上,因受到上海县令刘光斗的追捕,既不安于沪,又不克返里,乃走南汇,避居该邑西南隅之荷花坞栀子庵。其所居室云“不住色身处之水流云在轩”(王韬《啸古堂遗集序》)。本年 蒋敦复重新填词。其填词开始于辛卯(1831)年,因闻朱绶言其“独倚声为门外汉耳”,而绝填词近十年。重新填词,热情甚高,其中“尝一夕和山中白云词三十馀首”,成一册云《山中和白云》。戈载见后赞誉:“此词家射雕手,尚何疵可指耶?”是册未刊(《芬陀利室词话》)。

又于七月成《拈花词》,其自识云:“天女散花,迦叶拈花,是一是二,有花无花,文殊不任,问疾世尊,但当微笑而已。道光辛丑秋七月书于梔子庵。”其自题诗云:“绿酒献花诗献佛,青楼听雨寺听镜。”《拈花词》多芜杂,经王韬删存 17 阕(王韬《啸古堂遗集序》)。顾成顺约于本年前后为《拈花词》题《西子妆》云:“梦醒书空,情痴绘影,倚槛有谁怜瘦。黄昏读曲怨双蛾,画帘垂、任他波皱。流光倏傴。恨池上、青青丝柳。更难堪,听鹧鸪啼处,斜阳红候。商量勾。且枕焦桐,一曲消长昼。天涯迢递阻归鸿,作凄凉、晚风还又。蕉窗斗酒。空赢得、孤灯如豆。最伤心、看到秋云尚厚。”按,此词当作于上海地区。

词作有《蝶恋花》(灯外飞飞蝴蝶影)、《双双燕·咏燕》(凄香梦稳)、《齐天乐·斋头杜鹃花冉冉落矣,……》(名花不展东风意)、《卖花声》(梦醒客无家)、《忆王孙》(画栏瘦雨病黄昏)、《瑞鹤仙》(蕙怀凉私水)、《行香子·感旧》(画舫红桥)、《祝英台近·杨花》(怕东风)、《鹊踏枝·赋莲》(好梦无端惊覆鹿)、《齐天乐·初主荷花坞,柬同社诸居士》(呼鸥竟作烟波主)、《金缕曲·顾澹翁招饮,……》(左右风怀好)、《金缕曲·闻某友宿女闾中暴卒,既知其不果,调此为戏》(君果为情死)、《菩萨蛮》(十三锦瑟量身小)、《菩萨蛮》(山眉一抹横云蹙)、《买陂塘·秋柳》(黯长亭)、《离亭燕·秋燕》(试问傍谁门户)、《望湘人·真州吴梅孙孝廉主讲雄皋,……》(正鸥边梦雨)等(《拈花词》)。

兹选四首。《齐天乐·斋头杜鹃花冉冉落矣,昔人所云断肠人远,伤心事多者,遇物言情,凄黯之声不能卒曲》:“名花不展东风意,盈盈化为春泪。冷落莺情,阑珊蝶梦,千里芳心谁寄?斜阳暮矣,看葬入香泥,酒浇不起。黯淡光阴,碧天如夜夜如水。翠禽枝上细说,一声声怨苦,零乱羁思。破驿灯昏,高楼镜瘦,未必空山无此。看来不是。是短命佳人,病恹恹地。蜀国哀弦,断魂知醒未。”

《离亭燕·秋燕》：“试问傍谁门户，欲别定巢难去。风雨一春愁里过，多谢绿窗人护。襟已不胜秋，何况暮烟无数。见了来鸿共语，也为稻粱辛苦。白玉堂前重问讯，巷口夕阳如故。若说不相思，犹系足边红缕。”按《近代词钞》尾句作“红楼”，误。

《金缕曲·顾澹翁招饮，戏云“有某妓某少年在坐”。山僧从火宅中来，久以“空”字了之，若灵山会上则无所不有，亦无所不无，钝根人未易解此，拈一百十六字以复澹翁》：“左右风怀好。便当年、司空见惯，双鬟绝妙。博簍搏蒲我辈事，走马邯郸古道。忽搔首、仰天而笑。绝代名花悲失路，为蛾眉、心死英雄老。银烛冷，漏声悄。而今短鬓秋风早，怕人间、买丝绣我，少年才调。苦恨大江流不尽，世事悠悠孰料？漫托意、天涯芳草。自古男儿须作达，奈风尘、无此佳怀抱。禅榻畔，酒杯倒。”按《近代词钞》作“双鬟（绝妙）”、“搏蒲”，误。

《望湘人·真州吴梅孙孝廉主讲雉皋，与余同修皋志。所著铁研山堂诗文集，曾为商定。入山后两年不得音耗，赋此问之》：“正鸥边梦雨，<sup>燕</sup>未晚风，绿杨丝老如此。瘦不成诗，病常中酒，别是今年愁味。黯淡书灯，寂寥江寺，故人知未？恨别来、千里心期，一字相思难寄。情绪年时尚记，自不禁忍俊，暗伤前事。道潘鬓全销，问讯沈腰何似？金门十上，著书归去，短策风尘休矣。好料理、几尺渔竿，异日相逢烟水。”

张文虎（1808—1885），字孟彪，一字啸山，号天目山樵，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著有《舒艺室全集》（内有《索笑词》二卷）等。张文虎为南汇人，但足迹主要在金陵、皖、杭诸地。曾入曾国藩幕，为金陵书局始创人之一。不过，期间常返里，晚年也以年老告归。其《索笑词》可定为上海之作者不多。故以下各年所载，多记述其行踪及词学活动。

本年冬,张文虎曾自金陵返里。其《望杏轩诗钞序》云:“辛丑(1841)冬归里,大雪寒冻不得出……”(《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

## 1842 年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一月二十日至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一月三十日)

龚自珍《定盦词》初刊。黄仁、顾夔、王润、蒋敦复、顾成顺、李墀、雷葆廉、张鸿卓等词人活动在上海地区。凭吊江南提督陈化成阵歿吴淞炮台,以及王润、蒋敦复、顾成顺等结词社于南汇成为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黄仁(1773—?),号研北,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著有《姑射山房词》等。黄仁曾官山西稷山县知县,但自近代后主要里居松江。作为词坛耆宿,与同里姚椿、顾夔等交游甚密,唱和极富,此从顾夔词作中可见一斑。

兹选一首。《水龙吟·吊陈莲峰提督化成阵歿吴淞口》:“海天独障狂澜,鸢飞欲堕愁无际。鼉梁乍驾,鹤轩何处?沙虫争避。大树思公,长城坏我,石衔填末。把纯钩欲试,唾壶频击,挥难尽,英雄泪。毕竟将军不死。跨长鲸、敌魂犹悸。金戈铁甲,云车风马,雷霆精锐。豹苦留皮,鸡羞断尾,有如江水。报馨香俎豆,御峰同寿,壮乾坤气。”(录自《清词综补》)

顾夔里居,词作有《南浦·仰山以莼菜见贻,兼侑以诗,赋此为谢》《晴丝万缕荡》《江城梅花引·家伯和以其季弟小洲梅花遗

墨 见贻,怅然成此》碧云孤拥雁声寒)《满庭芳·自康城移棹柘林游顾氏园,主人他去,其子星楂、茂才、嘉谟恂恂执弟子礼,瀹茗煮酒,颇致殷勤。予既乐其亭榭之胜,又喜星楂之风雅宜人也,倚此示之》《海上琴声》《满庭芳·陈兰洲奎与余同隶弟子员,忽忽三十六矣。兹来柘林相见惊诧,又其曾大母为余曾祖姑,其祖姑为余伯祖母,始俱髫龄未之知也。酒阑话旧,不禁怆怆(休论三生)》《望海潮·柘林镇海楼望海》(荒烟疏柳)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一首。《望海潮·柘林镇海楼望海》:“荒烟疏柳,荒村古戍,危楼一角斜阳。鳌背铸金,蛟宫耸碧,阁浮几度沧桑。曾到斗牛旁。指方壶员峤,金薤琳琅。弱水都迷,尚馀琴思付苍茫。三三两两渔艖。只汀花似雪,鼃月如霜。鸥自忘机,人谁逐臭,商量蟹舍渔庄。筹海未应忘。笑望中蜃气,空架鼃梁。蠡测如予漫从,天外说荒唐。”

王润(1802—1852),字沛堂、沛棠,号四篁,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一作嘉兴人),著有《赏眉斋自喜集》词四卷等。其论词瓣香仇山村之言,以为“言顺律外,律协言缪”俱非词家本色。蒋敦复称其词“意趣横生,情景交练,于均拍轻重清浊高下之微,不失铢寸,方之南宋,张王孙(张炎)为近”。自本年后两年,官南汇二尹。时蒋敦复易僧服避居该邑荷花坞栝子庵,王润与邑人顾成顺(澹园)、李堰(吟香)共相友,蒋氏联社填词,酬唱不断,极一时之胜(《赏眉斋自喜集·词评》蒋敦复一则和《芬陀利室词话》)。

蒋敦复一度离栝子庵至沪上,尝谒陈化成论兵事,有感于陈化成凛然气节,曾作诗《颖川将军行为陈莲峰军门作》。十月,因“避夷难”,道出沪上至松江,寓修微庵,与善隐庵诗僧仪纯、松江雷葆廉及张鸿卓唱和往还(《啸古堂诗集》)。

本年前后三年,蒋敦复成《绿箫词》一卷。王韬云:“剑人未为僧前,曾有诗集四卷,词则无之。所有《绿箫词》一卷及此十七阕(按指《拈花词》)皆于粥鱼茶版中作生活,然则倚声一道殆于中年以后始为留意乎?”(《嘯古堂遗集·序》)《绿箫词》一卷没有明确编年,但主要作于本年前后,故一并录于此处:

《浣溪沙》(海月红生夜碧流)《水龙吟·羁人善感……》(可怜宵梦无成)《生查子》(伤春愁见花)《绣鸾凤花犯·春寒水仙未花,用草窗韵写之》(淡黄昏)《无梦令》(春巷愔愔微雨)《行香子》(下了帘栊)《浪淘沙令·断肠人远……》(楼外雨潇潇)(梦里楚山孤)(孤尽好年华)(落叶满江浔)《红香·白石道人“石湖咏梅”制仙吕宫二阕曰“暗香”、“疏影”,玉田生用其调咏“荷花荷叶”名之曰“红情”、“绿意”。余咏“红绿梅”二种,兼取两家制调命名之意曰“红香”、“绿影”。红梅》(淡妆浓抹)《绿影·绿梅》(烟霏雾结)《换巢鸾凤·忆远,用梅溪韵》(月媚风娇)《浣溪沙》(豆蔻芳年二八交)《浣溪沙》(袅娜腰身半不支)《浣溪沙》(侥幸兰盟不自持)《浣溪沙》(斜月西廊素影沉)《浣溪沙》(宽著春衫瘦可怜),《浣溪沙》(簇簇新妆看上头)《浣溪沙》(不著销魂已断肠)《花犯·花阴,用清真体》(正愔愔)《春霁·柳影,用草窗体》(眉样谁描)《露华·苔痕,用玉田体》(玉阶艳冷)《霓裳中序第一·白石老仙……》(关河更渺极)《琐窗寒·九寒词分咏得寒意》(暮色侵雅)《采桑子》(去年人倚凤台箫)《大酺》(问一重山)《钗头凤》(天涯远)《百字令·春暮坐雨》(最难消受)《摸鱼儿·庭中海棠谢矣,芳韶过眼,触景言愁》(过清明)《南歌子》(蝶翠飞难起)《望江南·陈其年检讨以丙申岁至如皋,主冒氏,后别去,作“如皋忆”词。余亦以丙申(1836)年至皋,皋人呼为“检讨后身”,花间尊前,颇多影事。今卧病空山,扞除绮习,而梦后思梦,转难为怀。填此寄声黄啸谷、范子嘉、家卿斋诸君,皆当时裙屐中人也》(如皋忆)四首,

《红情·残红和朱西生》(自君之出)《绿意·新绿和酉生》(春空梦寂)《莺啼序·题顾澹园移春图,用梦窗韵》(谁禁少年意味),《西子妆·梦草黏天》《长亭怨·寄四篁用碧山韵》(看门外)《月下笛·寄李吟香用石帚韵》(短柳门前)《风入松·秋草》(红心数点晕愁根)《祝英台近·萤》(隐华灯)《祝英台近·蝉》(冷栖烟),《清平乐·女儿酒》(销魂名字)《醉太平》(衫痕衫痕)《高山流水·宋文丞相松风琴拓本》(松风一榻响潇潇)《一萼红·吾乡杨丽生绮年韶思,颇喜倚声。往时余为审定宫调,辨析微芒,妙悟击节。久不得音耗,填此寄怀》(茜窗深)《贺新凉·读纳兰容若侧帽词……》(万里悲笳起)《九张机·宋曾端伯乐府雅词中有九张机一调云传自九重。秀水朱氏谓:见高丽史·乐志教坊女弟子楚英奏新传九张机,用弟子十人。余谓据此则每一人唱一张机,连末轻丝春衣共是十一人唱也,词旨古艳,得子夜遗意,其韵平上去三声通协,间通入声,此韵学之最古者。朱氏词综所选未全,暇辄拟为之》共九阙,前后各一首诗《调笑·此调亦见乐府雅词,前有七言转韵五十六字,以末二字作起调。词综误分两段,起调作过拍,大是疏谬。案淮海集忆秦娥四首前有七言二十八字,以末三字作起调,宋人词往往有之,为选家所割去耳》(愁老)等。

兹选四首。《水龙吟·羁人善感,秋事无悖,昨影前尘,凄然欲绝,填此遣愁》:“可怜宵梦无成,酒醒空倚秋灯语。江湖十载,年光一昔,燕鸿来去。帽影围青,衫痕翦碧,峭寒听雨。甚水流花谢,人间天上,尽难著,销魂处。纵使魂销未尽,问潘郎、鬓丝何许?如今又况,飘零不似,少年心绪。怨极愁多,无情有思,几回迟暮。记宝钗楼上,黄昏小病,黯天涯路。”

《浪淘沙令·断肠人远,伤心事多,钟隐云“日来以泪洗面”,聊填数阙,亦短歌不能长也》第三阙:“孤尽好年华,好事终除。玉人前度葬桃花。何苦五更风又雨,逼近窗纱。江上冷琵琶,芳草天



涯。画楼惆怅绿阴遮。燕子背人何处去？一样无家。”按《近代词钞》作“绿阳”，误。

《霓裳中序第一·白石老仙此调自云：于乐工书中得“商调霓裳”十八阙，作“中序”二阙传于世。寒夜不寐，呼灯填此，即用其韵。词之怨抑，殆难为怀。古音亡矣，识者当相赏于文字外可尔》：“关河更渺极。庾信羁愁吟未得，人瘦不禁酒力。正檐铎乱敲，危风萧索。斜穿梦隙。剩暗灯、偷照孤客。菱花碎，起来对影，顿忆旧颜色。

岑寂。素琴张壁，怕绝调、蛟人泪织。天涯休叹浪迹。拾翠东城，榼酒南陌，玉梅通气息。便九九、寒消冷碧。凄凉也，琼思瑶想，懒卧水云侧。”按《近代词钞》作“水仙”，误。

《贺新郎·读纳兰容若侧帽词，感容若与顾梁汾救吴汉槎入关事》：“万里悲笳起。最伤心、河梁一别，故人天外。易水长歌歌当哭，两字平安季子。竟生入、玉门关矣。旷世风流然诺重，有五陵、侠少能轻利。君尚在，执鞭弭。高才自古逢多忌。叹人间、蛾眉谣诼，供他群吠。马上文姬悲远嫁，门户凋零若此。算尚有、曹瞒知己。朋友生死恩骨肉，论交情、岂独称文字。酹酒问，竟谁是？”

## 1843 年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二月一日至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一月十一日）

许玉彬、黄玉阶邀陈澧、谭莹、沈世良、徐灏等为越台词社于学海堂，秦耀曾、孙若霖、孙廷<sub>桂</sub>、孙麟趾、戈载、雷葆廉结江东词社于金陵是本年国内词坛大事。陈澧撰《唐宋歌词新谱》，张应昌《烟波渔唱词钞》正、续集，张湄《蝶花楼词钞》等词集刊行。顾夔、黄燮清、蒋敦复、张文

虎、王润、顾成顺、李墀等词人活动在上海地区。上海开埠及英人墨海书馆开办,这对后来沪上词人词学活动有明显影响。蒋敦复始提出“以有厚入无间”词学主张及其与王润等人南汇词社活动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顾夔里居,词作约有《倦寻芳·归自柘林韦人责践亭湖之约,倚此示之》(片云自在)《贺新凉·圆应古塔重修落成和桐君作》(一杵蒲老吼)《摸鱼儿·圆应塔兴修改铸新胡庐,久而未成,合尖有日,乃重修,旧者仍之,甫讫事,而新者已舆致塔下。爰感其事共成三首》(是天龙)(认前身)(羨黄金)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一首。《贺新凉·圆应古塔重修落成和桐君作》:“一杵蒲牢吼。放光明、涅槃古佛,又翻斤斗。世界恒河沙数劫,鸽梵周旋最久。怕破碎、虚空还有。过去未来都妄想,十年前,僧腊能忘否。儿戏事,莫回首。西林法嗣谁尊宿。认炉峰、当年面目,可还如旧。十八高贤曾入社,罗汉双松为友。刹那顷、云藏灵鹫。初地梯枕齐努力,趁新凉、且把登高酒。刚一笑,虎溪口。”

黄燮清(1805—1864),原名宪清,字韵甫、韵珊,别号吟香诗舫主人、两园主人,浙江海盐人,著有《倚晴楼诗馀》,辑有《国朝词综续编》24卷等。其跋张鸣珂《寒松阁词》言:“词宜细不宜粗,宜曲不宜直,宜幽不宜浅,宜沉不宜浮,宜蓄不宜滑,宜艳不宜枯,宜韵不宜俗,宜远不宜近,宜言外有意不宜意尽于言,宜寓情于景不宜舍景言情。以上数条,合之则是,离之则非。合之则为雅音,通于风骚,离之则入曲调,甚或流为插科打诨、村歌俚唱矣。此中界限切宜细辨。”丁卯(1867)年秋,张炳堃序《倚晴楼诗馀》言:“即论其词,无愧与古。联绵旷邈,哀感顽艳,裁竹依永,纂黍罔忒,故已挹周、柳之衷,入姜、张之室。”

黄燮清平生多见沪渎踪迹,惜无明确词作证之,故以下各年多记其行踪以补缺憾。本年黄燮清来上海,有编年诗《海上秋感》等为证(《倚晴楼诗集》卷四)。

本年,蒋敦复在南汇,与王润、顾成顺、李墀订方外交,以词学相切磋。此时,蒋敦复始举“意内言外”及“有厚入无间”等词学主张,顾成顺以“正法眼藏”誉之。同时为顾成顺《曙采楼词》作序(《芬陀利室词话》)。十一月,因刘光斗调离上海县令,经友人之劝,蒋敦复始返初服,自此更名“敦复”。

兹选一首。《百字令·空斋坐雨,百感侵人,顾澹园填词见示,辄为继声》:最难禁受,是落花时节,一声声雨。费尽伤春闲气力,多谢啼鹃辛苦。酒薄侵愁,灯寒压梦,长日如年度。无情草碧,天涯妨我延伫。记得前事关心,又小楼昨夜,东风如虎。禅榻萧条敲短鬓,不是双鬟妙舞。破寺吹箫,中年抱病,更有何人妒。黄昏几阵,沉沉帘影吹暮。(《清词综补》)

本年,张文虎曾在松江,初遇蒋敦复,为其诗集作序。张文虎《铁岸诗序》云:“今年秋乃遇之(指蒋敦复)松郡北郭,谈艺甚怡。……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仲秋。”(《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

## 1844 年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一月十二日至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二日)

陈澧编《灯前细雨词》及谢元淮《养默山房诗馀》、周之琦《心日斋十六家词录》(有张祥河序)、徐金镜《山满楼词钞》(有杨懋麀序)等词集刊行。黄仁、顾夔、蒋敦

复、顾成顺、雷葆廉、张啸峰等活动在上海地区。顾夔与黄仁、张啸峰等人交游唱和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顾夔里居，词作约有《于中好·题某竹径寻诗图》（碧云遮断前溪路）《于中好》（潺潺涧水清如许）《秋夜月·题宝山萧棣香承萼秋夜读书图》（不明不灭）《蝶恋花·人随春去图》，为钱鲈香作，即用其韵）《芳草池塘春已暮》《生查子》（有约钱东风）《生查子》（谯漏已三更）《买陂塘·啸峰以其从兄瘦峰振凡诗词稿属校，爰倚此解》（挂蒲帆）《鹊桥仙·题钱渊亭七夕即事图册和研北》（云罗褪了）《壶中天·题钱渊亭挈瓶图》（且浮家去）《踏莎行·题友读书秋树根图》（叶堕金梧）《东风第一枝·古心以其从兄小山锄月种梅图遗册属题，即次七榆草堂自题原韵》（月被云欺）《忆旧游·过抱香庵废址和研北》（讶三千世界）《瑞鹤仙·寿研北七十》（仙凡都不管）《蝶恋花·并头莲和研北调娶双姬者》（一双两好娇无那）《浪淘沙·玉芙蓉和约轩》（秋影忽如无）《瑞鹤仙·研北以余招饮未赴次韵见示叠前韵》（商声拈秃管）《沁园春·经旬苦虐，闻虐有鬼，姑以理谕之，作谕虐》（嗟汝么魔）《沁园春·鬼性贪饕，理所难遣，酒浆束帛，吾何靳焉？作祭虐》（未堕轮回）《沁园春·鬼饱所欲，其又何辞？故智若萌，我用我法，作驱虐》（赉汝壶觞）《南乡子·采菱词和研北》（明镜净）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二首。《于中好》：“潺潺涧水清如许。启柴扉，好山无数。渔兄渔弟谁宾主？惯留得，闲云住。一邱一壑真成痼。渚峰边，暮烟春树。鲈鱼味好莼牵缕。只怕有，闲鸥妒。”

《沁园春·经旬苦虐，闻虐有鬼，姑以理谕之，作谕虐》：“嗟汝么魔，汝且来前，我不汝尤。念堂堂正正，众生日月，荒荒忽忽，尔辈春秋。禹鼎姑摹，尧天不录，亘古鸿沟界早留。便宜甚是，沙门

法食 ,润汝饥喉。悠悠若大神州。容或有萍飘 ,与梗浮。只偷寒送暖 ,纵多长技 ,离墟远墓 ,岂算深谋。社究难凭 ,筵无不散 ,播弄休为六贼羞。回头早 ,向四无人处 ,尽汝遨游。”

秋 蒋敦复赴白门应乡试 ,至冬方返。

## 1845 年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二月三日)

孔宪彝为纪念亡妻朱屿编《小莲花室图卷题辞》,彭兆荪《小谏伤馆词》、王淑《琴趣词》刊行;“东山廊道人”序黄锡庆《铁盒甲乙稿》之甲稿。黄仁、顾夔、黄燮清、蒋敦复等词人活动在上海地区。

黄仁里居松江。兹选一首。《金缕曲·乙巳小春,怡园赏菊,韩瘦山携所藏元人朱碧山所制银槎侑酒,率填是解》:“排日琼筵启,展重阳、还来就菊,红笺分递。觞政别开生面好,贯月槎先索醉。把吞海、豪情勾起。五百年前缘久种,铸黄金、幻作鸱夷子。君看取,碧山制。霜腴花亦增欢喜,影摇红、灯光偏照,十分丰致。老我婆娑狂态在,笑嚼寒香沁齿。浑忘却、瘦人天气。玉漏沉沉都不管,问仙乡、只在银潢里。牛斗犯,客星指。”(录自《清词综补》)按《近代词钞》署“己巳小春”,误,当为“乙巳小春”。

顾夔里居松江,词作有《买陂塘·题马湘兰赠王百穀双钩并头兰,次研北韵》两首(渺湖波)(更何曾),《万年欢·老少年,

和研北》(锦片前程)《寿楼春·题张筱峰藕花香里填词图》(听箫声悠扬)《调笑令》(春暮)《买陂塘·题某指山图》(扑帘旌)《买陂塘·题杨翦园启晟小瓢图》(饱风波)《买陂塘·题叶桐君学博珪吴江载菊图》次研北韵》(小游仙)等(见《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一首。《寿楼春·题张筱峰藕花香里填词图》：“听箫声悠扬。是花花叶叶，围做红墙。几曲云深云浅，谱成新腔。风过处，含宫商。第一枝、因他花忙。正夕照衔山，蛮笺付与，莲唱近横塘。凌波步，遥相望。怕红牙细掐，惊醒鸳鸯。又怕先秋零落，楚魂招将。匀翠管，重端相。只个个、怜侬新妆。恰眉月窥时，黄昏伴伊云锦裳。”

黄燮清游沪，其《兰花会诗》之序云：“薄游申江，适蕙兰盛开，都人士各出佳种陈列邑庙之豫园……”(《倚晴楼诗集》卷五)

蒋敦复里居宝山。《芬陀利室词集》有《碧田词》一卷，该卷没有明确编年，从内容上看，以本年前后创作较多，故录可能作于上海的词作如右：《秦楼月·二分明月女子小影》(芳心怯)《蝶恋花》(眉月一丝如我冷)《菩萨蛮》(琉璃梦碎玻璃枕)《浣溪沙》(手卷珠帘上翠桷)《玉漏迟·秣陵返棹后，月坡有词见怀，次韵答之》(锦笺题字远)《月底修箫谱·雷约轩通波水阁填词图》(芷云深)《疏影·帘影》(黄花瘦矣)《疏影·阑影》(芳眠芍药)《疏影·屏影》(碧秋夜色)《疏影·帐影》(红珠翠羽)《好事近》(拆碎枕函看)《红情·顾子山比部怨红词馆图》(梦为蛱蝶)《金缕曲·题子山比部撷芳词后》(谁是多情者)《声声慢·自题纸阁双声图……草窗体》(牵萝人瘦)《瑶华·题陆蓉初梅影草堂诗馀》(香销酒力)《齐天乐·题王叔彝寄深写

远斋诗馀《瑶波淡写湘妃怨》《念奴娇·拟陈西麓体代闺人写意》《小楼人去》《徵召·往时游南沙》,潇烟楼主人以弟子礼事余,低鬟薄鬓,憔悴可怜,临别凄然,惧芳年之不永。今香销玉损,遂成语讫,用白石黄钟下徵调吊之,幽咽之音不能卒曲)(一堆艳骨迤逦土)《疏影·梦》《瑶妃怨独》《浪淘沙》《愁似万杨丝》《风入松·忆吴门旧游》《峭风吹冷绿杨枝》等。

兹选四首。《蝶恋花》:“眉月一丝如我冷。瘦到难描,怕见青鸾镜。倦又不眠眠又醒,恹恹只道三分病。弹指流光愁暗省,拈取心香,偷祝花长命。帘底小魂飘不定,峭风吹过红无影。”

《月底修箫谱·雷约轩通波水阁填词图》:“芷云深,梦浅,草阁枕孤渚。镜槛平波,波上有鸥住。微茫几点烟螺,两三沙雁,红画出、冷斜阳暮。寻好句,分明一段荒寒,芦白卷凉雨。圆渚湖边,相约伴渔父。湘弦弹瘦秋花,水仙都醒,唤小艇、载将愁去。”

《疏影·阑影》:“芳眠芍药,正春酣梦怯,压损亭角。香雾一重,夕阳一重,重重倒映池阁。退红十二无人靠,闲搭住、柳丝轻薄。甚旧家、尽日恹恹,满院刺桐花落。知否下阶小立,纤腰曾凭久,心事犹昨。行过曲廊,冷冷清清,悄地绿阴如幕。断肠天气浑难倚,谁寄语、东风休恶。认翠苔、几点荒愁,半堕絮烟漠漠。”

《声声慢·自题纸阁双声图》。余与灵石内史小隐罗敷溪上,杜门谢客,时与妇饮,质钗问字,瀹茗弦诗。好事者欲题品在凡夫、卿子间,爰为是图,并填词解嘲云。草窗体:“牵萝人瘦,倚竹天寒,故山丛桂谁留?赁庑依然,娟乡小隐风流。菱花倩描冷黛,上眉痕、总带些愁。愁细问,怕玉梅开矣,犹滞归舟。莫更牛衣中夜,笑十年英梦,都付悠悠。天际鸿,而今也学莲鸥。瑶琴听伊弹罢,醉金尊、我拂吴钩。同证取、看五湖烟水,片席高秋。”

## 1846 年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二月四日至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一月十四日)

《江东词社词选》刊刻(有雷葆廉序),清冷士岷《江冷阁诗馀》重刊(有魏禧等人序)。顾夔、蒋敦复、沈穆孙、周星誉、黄仁等人活动在上海地区。

顾夔里居松江,词作约有《水龙吟·丹徒严问樵大令保庸悼其姬人张佩珊作 孟兰梦传奇》,且倩华亭王笠甫铭图背面女郎以寄意徵诗及予,因成此调)(《伤心人谱伤心》)《忆旧游·题张书巢 泖湖秋泛图》(《认峰腰敛翠》)《齐天乐·咏瓦垄子和研北韵》(《珠田生小鸳鸯种》)《惜黄花·李月塘惠菊作此以谢,并感陆铁香》(《年年秋靛》)《长相思·鸦》(《雪一分》)《长相思·雁》(《山一重》)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二首。《忆旧游·题张书巢 泖湖秋泛图》:“认峰腰敛翠,鸦背翻红,掩映楼台。觅得瓜皮艇,趁垂杨缺处,诗境安排。嫩寒昨宵如水,侵晓暝烟开。乍蓼岸藏春,葭滩倚雪,独鹤飞来。

天涯乍归客,荡一碧湖烟,鹭怨鸥猜。解识莼鲈趣,向潮音阁畔,菱英量才。故人画里招我,天半塔铃催。正矮舳摇时,当头忽见明镜揩。”

《长相思·鸦》:“雪一分,云一分。独木桥边黄叶村,村边人倚门。未黄昏,已黄昏。飞过芦滩粉墨星,圈圈点点痕。”

秋 蒋敦复离沪赴白门再应乡试,后返里。



周星誉(1826—1884),原名普润,榜名誉芬,字叔昀或叔云,号鸥公或芝芴,河南祥符人,寓居浙江绍兴,著有《东鸥草堂词》二卷,谭仲仪序称其词“白石稼轩,去人不远”。

九月,周星誉从枫泾入沪,有《虞美人》(听风病酒秋江路)词为证。该词小序云:“九月十七日泊嘉兴,时将由枫泾入沪,不经吴门矣,感赋此解。”此次在沪上度过重九,其次年重九日至虎林,追忆而填词《忆江南·……漫赋十解》第九解云:“重九节,记得沪城宵。翠帘栊鸂鶒盏,珠灯楼阁鹧鸪箫,夜夜醉红桥。”另外,本年可能之词还有《金缕曲·得素生兄灏孙下第书,郁郁累日,被酒卧罗预馆中,梦得下字一叶,就枕上足成此解寄之》(风雨虚堂夜)《鹧鸪天·席上有伎持写柳障子乞题,口占应之》(青眼窥人漫自妍)等(《东鸥草堂词》)。

沈穆孙(生卒年不详),字彦和,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著有《碧梧秋馆词钞》(又名《苔翠词》)一卷。其为“娄东七子”之一,主要活动在上海地区。丁巳(1857)年冬十月朱熹序其词集云:“吾邑僻近海堧,土多散处,循县之西南有春雨庄焉,词人沈君小梅实居于此。潮通碧海,地接白沙,水木湛其清华,林扉远乎廛市;种松荫院,插竹编篱,庭霏杂花,楼伫凉月,比邻园叟抱瓮时来,隔溪老渔叩舷若答,其情其景,皆与词宜。”评其词云:“造语缥缈,赋情萧寥,掩抑香弦,类楚骚之哀艳;凄凉野笛,得小雅之怨诽。万花欲飞,一鹤独舞,其格高矣,其情远矣。”

本年及之前词作约有《浣溪沙》(三尺湘纹下锦枕)《齐天乐·雪珠和周秋史夫子水鱼,同稚聪兄慧孙作》(是谁敲碎玲珑玉)《齐天乐·冰花和秋史夫子,同稚聪兄作》(峭风几日晶帘外)《卜算子·春暮瑟居,小斋沉寂,爰调是解以遣孤怀》(叶叶又枝枝)《鹧鸪天》(惯拊银箏互唱酬)《忆江南》(枇杷树)《忆江南》(人何处)《暗

香·红梅和仲貽兄燕孙》(露团月壁)《疏影·绿梅和仲貽兄》(云鬟雾簇)《蝶恋花》(风入晶帘诗梦冷)《壶中天·题戴沧鸥丈德洽听竹图》(一分屋外)《高阳台·落红满阶春事都了殊怅触于余怀也》(蝶拍红稀)《水龙吟·白莲用竹垞韵》(一痕淡月飞烟)《虞美人》(枝头遍惹啼鹃血)等(《碧梧秋馆词钞》)。

兹选二首。《浣溪沙》：“三尺湘纹下锦枕，海棠枝上月朦胧，黄昏人影画楼中。蜡泪浇成双凤碧，春云里住一蚕红，鹄炉香烬梦初浓。”

《卜算子·春暮瑟居小斋沉寂，爰调是解以遣孤怀》：“叶叶又枝枝，密密疏疏影。整整斜斜曲曲阑，暮暮朝朝凭。雨雨又风风，冷冷清清境。燕燕莺莺款款飞，絮絮花花暝。”

## 1847 年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十一月十五日至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一月二十四日)

黄曾《瓶隐山房词》、徐轨《词苑丛谈》、《古春轩词钞》(有阮元传、潘素心序)、周济《词辨》(潘曾玮据抄本刊刻，卷首附有《介存斋论词杂著》)刊刻。蒋春霖焚弃诗稿，专意填词。顾夔、黄燮清、徐本立、蒋敦复、周星誉等词人活动在上海地区。本年前后已有词作反映上海开埠后的新事物。

顾夔里居松江，词作有《鹧鸪天·问婢》(月上阑干倦眼开)，《水调歌头》(独酌不能醉)，《虞美人·醉翁椅》(髯乎化作花间蝶)，《虞美人·美人榻》(懒拈针线慵梳洗)，《踏莎行·拜新年》

(彩胜新悬)《踏莎行·接五路》(斗大黄金)《踏莎行·迎喜神》(纪律森严)《踏莎行·跳马灯》(火也非牛)《探芳信·春云》(靛花泼)《探芳信·春水》(坐天上)《探芳信·春草》(画楼下)《蓦山溪·春饼》(堆盘早韭)《买陂塘·自鸣钟》(灿星辰),《买陂塘·八音盒》(是耶非)《声声慢·柳花》(前程似雪)《双双燕·语燕》(画梁对坐)《双双燕·睡燕》(旧巢补了)《南乡子·箬笠》(小样碧翁翁)《南乡子·棕鞋》(凤尾自翩翩)《南乡子·簾枕》(胜地忆天台)《南乡子·蕉席》(见出美人身)《一斛珠·碧筒杯》(偷开情窦)《一斛珠·蒲葵扇》(粗枝大叶)《菩萨蛮·箍桶》(虚空粉碎谁箍得)《菩萨蛮·补髻》(齑盐何必无家计)《菩萨蛮·钉碗》(休言榑子如余面)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二首。《买陂塘·自鸣钟》：“灿星辰、玉阶清漏，琅然声彻东亭。梯航万国参西法，晷刻不差铢黍。人巧赌，只十二、时辰宛转星躔度。南针付与。便绛帻鸡人，传呼内外，翻怕晓筹误。

书生腐，饭后遥传一杵。僧寮还自来去。铜山鸣应依稀是，考击那烦曹部。君记取，指一线、猫睛正对花光午。金徽漫抚。恰丁卯桥边，癸辛志外，荆楚岁时注。”

《买陂塘·八音盒》：“是耶非、革匏丝竹，声流堂上堂下。神工鬼斧藏机活，孔壁古音偷写。疑且讶。讶小部伶工，无个登场者。宫商压架。恍跳入壶中，神仙游戏，合乐奏宵雅。参差见，芥子中留一罇。须弥如见台榭。笙镛箫管分清浊，袖底八风同迓。梳洗罢。似脂盪、携来要把双眉画。流泉暗泻。喜锦瑟初调，宝钗共赠，拂拭执罗帕。”

黄燮清途经甬江，有编年诗《甬江望月行为何衡山茂子岳龄题行看子》等为证(《倚晴楼诗集》卷五)。

徐本立(约1820—约1874),字子坚,号诚庵,浙江德清人,著有《荔园词》二卷、《词律拾遗》八卷等。俞樾序其《词律拾遗》云“广搜博采,涉书猎史”;“词学之衰久矣……至万氏出,而规矩先民,张皇幽眇,为词家功臣。今徐君拾遗补阙,绳愆纠谬,又为万氏功臣”。徐本立词在“含怀复远,孕采幽微,语若吹花,律无爽黍”之外,也有专意世事,关心民生之誉(严迪昌《近代词钞》)。

徐本立曾为南汇县知县,前后又时来上海,苦于资料缺乏,很难确定词作系年,故录数首于此:《贺新郎·五月上浣自川沙至沪渎》,……《夜色明于水》《夺锦标·送马芝生之楚北》《烟景山上》《念奴娇·题潘麟生词稿,用石帚韵》《红羊劫后》《春云怨·夜泊黄歇渡寄张筱峰、吕行之楚南》《潮平日落》《忆旧游·金子久云间吏隐图》《爱淞云书敛》等(《荔园词》)。

兹选三首。《贺新郎·五月上浣自川沙至沪渎,泊舟城外,见洋泾浜选舞徵歌,肩舆络绎,觥飞管逐,达曙方休。褐夫睨之,私谓过当。古云“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又云“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凡百君子,其敬听之》:“夜色明于水,是何人、及时行乐,燕巢沉醉。依样姑胥纤月影,移照瀛壖佳丽。堆几许、阶前腊泪。还是柘枝颠未了,乍朝暾替却兰膏腻。长夜饮,此何地?匆匆夜漏笙歌里。更谁知、金戈铁甲,相违馀几?尽道诸戎能擒鹿,倚作长城万里。便壁上、闲观如此。同是通宵人不寐,只迂生独为闻鸡起。浑欲击,唾壶碎。”

《念奴娇·题潘麟生词稿,用石帚韵》:“红羊劫后,问而今、馀几酒朋诗侣?茂苑繁华萦昔梦,梦里花无重数。短鬓惊秋,长歌惜逝,凄绝黄昏雨。感均顽艳,绮愁都付吟句。题遍绿意红情,旧游回首,总逐云烟去。海上腥风侵客袂,夜听潮来申浦。西子湖头,莫愁祠畔,萍迹曾经住。眼明身健,未妨重访前路。”

《春云怨·夜泊黄歇渡寄张筱峰、吕行之楚南》:“潮平日落,

正渡头人语 , 西风如削。两岸断芦衰草 , 向晚客船争就泊。蟹火微茫 , 蛩吟凄咽 , 万树寒声入寥廓。津鼓挝时 , 村醪凉后 , 意绪迥萧索。 骊驹共系思京洛。记珠歌翠舞 , 街衔花萼 , 依样纤腰斗婷嫋。佳日匆匆 , 宦辙东西 , 楚山辽邈 , 胜赏何常 ? 堕欢难觅 , 漫省酒边旧约。”

周星誉自京师南下 , 路经沪上 , 遂离沪游东南诸地。词作有《迈陂塘·下第南归 , 谒文之兄沪上。梦西招饮并赋 永遇乐 词 , 命雏鬟歌以侑酒 , 即席写怀》( 恁匆匆 ) 《迈陂塘·同人也是园观荷 , 梦西邀和此调 , 既归久思未属 , 夜分不寐 , 闻风雨声萧然 , 因就枕上成。此时梦西有吴门之行 , 予亦将还山矣》( 便朝朝 ) 《永遇乐·登丹凤楼望黄浦 , ……》( 放眼东南 ) 等(《东鸥草堂词》卷二)。

兹选二首。《迈陂塘·下第南归 , 谒文之兄沪上。梦西招饮并赋 永遇乐 词 , 命雏鬟歌以侑酒 , 即席写怀》：“恁匆匆、槐花梦醒 , 天涯人又归去。飘零滋味尝都惯 , 说甚青衫迟暮。须醉舞。便海样黄金 , 买得春回否 ? 壮怀休诉。且醉卧花边 , 接 倒戴 , 把酒酹飞絮。 新词就 , 分付雏鬟细谱。江南肠断狂铸。琵琶弹得花都怨 , 只有江云寒语。君看取。看烟柳、斜阳尽是愁来处。归心正苦。把今夜樽前 , 一襟秋泪 , 飞做越溪雨。”

《永遇乐·登丹凤楼望黄浦 , 怀陈忠愍公 , 同梦西素生兄。楼在沪城东北女墙上 , 宋淳熙间立》云：“放眼东南 , 苍茫万感 , 奔赴栏底。斗大孤城 , 当年曾此 , 笳鼓屯千骑。劫灰飞尽 , 怒潮如雪 , 犹卷三军痛泪。满江头、陈云团黑 , 蛟龙敢啗残垒。 登临狂客 , 高歌散发 , 唤得英魂都起。天意倘教 , 欲平此虏 , 肯令将军死。只今回首 , 笙歌依旧 , 一片残山剩水。伤心处、青天无语 , 夕阳千里。”

## 1848 年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十二月六日)

谢元淮《碎金词谱》、马汾《樗云轩词》刊行。陆葢写成《问花楼词话》。姚椿、顾夔、蒋敦复、支机、陈元鼎、王韬、周星誉、袁祖德等在上海地区。袁祖德在宝山与邑人结词社,是本年前后上海词坛大事。

姚椿(1777—1853),字子寿、梦穀,号春木、鲁亭,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著有《洒雪词》等。其幼年随父官蜀,后曾主河南夷山、湖北荆南等地,晚年居家讲学,主讲松江景贤等书院。其《洒雪词》乃按词调编排,很难理出系年,但作为“江左奇才”(洪稚存语)晚年又居乡授学造就人才甚多,吴中推为耆硕,是近代上海词坛早期的要员之一。因本年有在上海松江的编年词《金缕曲》数阕,故把有关他在上海的词学活动一并介绍于此。

姚椿《洒雪词·自序》是近代上海早期词坛的一篇重要序跋,其中有言:“予幼时自诗外复喜为词,多赋本意,以为有合古人无题之旨。中年后刻意诗古文辞,聊藉此为人事酬应,然每遇情事曲折,诗不能尽者,辄以倚声歌之,而怀贤思古,游览寄兴之作亦多见焉。友人或规之、或誉之,皆笑谢而已。惜翁(姚鼐)别号惜抱,姚椿少学于姚鼐,少亦尝涉此,后以王凤喈光禄言,乃辍弗为。夫专力则精,杂学则粗,此盖天下之至言,而吾乃取翁所弃置者为之不已,岂为能改过者哉?虽然,文艺者大道之末,词又文艺之末,吾既从事文艺矣,其为词苟不至放僻邪荡,大有害于名教,是亦道中之一端,而又奚择焉?予于词家多所好,略如诗。然于前人,尤好辛

稼轩、张叔夏近人则陈其年检讨、吴穀人祭酒为私嗜焉。昔述庵侍郎究心词学，每以姜、张为极轨，本朝则推尊朱检讨锡鬯、厉徵君樊榭，惜翁亦言词学盛于浙中。予称词不尽同于两先生，然亦不至甚背。”

作于上海或与其有关的词作有《摸鱼子·重过三泖渔庄作》（耿平生）《摸鱼子·题黄研北刺史松江蟹舍图，次改七芻旧韵》《问吾乡》《金缕曲·寄诗舲兰州。立夏前数日偕研北、子枢弟过东荣书屋观牡丹，翌日再叠‘夏’字韵赋此》（柳色迷平野），《金缕曲·戊申五月十四日……》（明季龙蛇野）《金缕曲·今年立夏日，偶和辛稼轩雨中游福州西湖金缕曲词韵，远近和者数十家，念我仲云，不可无寄，因辄赋此寄之，此为最后之作。岁云秋矣，能无慨然？鳧香和予此阕，适会移节陇山。虽踪迹尚远，而旌旆已展。望我仲云，亦或用此例，庶几故人会合，有可预期尔》（万里牂牁野）《金缕曲·和故乡诸君寿子枢弟六十韵》（漫说抽身早）《水龙吟·月夜渡黄浦》（月明欹枕潮来）《琐窗寒·娄东过甘亭故居，感赋示哲弟筠庵》（侧月量愁）《减字木兰花·大暑后二日，黄研翁雨中招集叶园，戏赋此阕》（冷烟凄雨）《行香子·自咏》（词赋俳优）等（《洒雪词》）。

兹选四首。《摸鱼子·重过三泖渔庄作》：“耿平生、无多知己，者番孤负终竟。鸥公乞请归来后，才见后生脱颖。陂万顷。欢落落吾曹、位置居何等？瓣香自领。笑采菊纫兰，揽环结佩，都付暮天冷。功名事，久换烟鬟一艇，临流无限诗兴。桂冠谁似当年早，更过先生思颖？风乍醒。任波底莼鲈、照见貂蝉影。风流顿尽。但遥指禅庵，斜阳将下，敲断一声磬。”按，辛酉（1801）年前后，姚椿曾在“三泖渔庄”从王昶游，此词为十数年后重游之作。在“三泖渔庄”曾得识陶樾等人，他在“乙巳（1845）暮春”“毗陵舟次”之作《摸鱼子·题陶鳧香重刊红豆树馆词后》（算浮踪）引

言中云：“予与鳧香相知四十馀载，虽把晤日浅，而交契颇深。辛酉一别，况如坠雨。”此事又可见 1840 年陶樾一则。

《金缕曲·戊申（1848）五月十四日，同人直指庵脩陈、夏二公祀事，研北翁叠‘夏’字韵记之，因和》：“明季龙蛇野。有双忠、千秋碧血，古潭亭下。一代红颜为君尽，绝世娉婷晚嫁。只留得、伤心图画。鱼腹招魂呼景宋，认云中、隐隐驰风马。国殇恨，总难写。

春秋故事粉榆社。更今朝、雨声酸激，迎神来也。江左壬申文劫换，付与空王坛榭。更休问、脩罗战夜。携手佳儿师友在，问几人、风义如公者？耆旧传，纪陈夏。‘义兼师友独追随’，黄门哭考功句也。考功图中，子舍人存古侍。”

《水龙吟·月夜渡黄浦》：“月明欹枕潮来，扁舟一叶乘潮去。推篷试看，满天星斗，满身风露。又是回帆，中流急旋，几声挝鼓。叹金戈铁马，吴墟旧事，空付与，鸥和鹭。欲问春申何处？但苍凉、暮烟平楚。当年朱履，奇材剑客，亡秦三户。横海楼船，黄龙赤马，纷纷割据。只英名如此，也应消得，千秋黄浦。”

《行香子·自咏》：“词赋俳优，诗句累囚。算平生、未到清流。功名富贵，何以忘忧？有屋三间，田二顷，橘千头。不会营求，不惯钻谋，爱空村、樵唱渔讴。先生名字，谁与评留。是灌园翁，盘谷子，醉乡侯。”

顾夔里居松江，词作约有《洞仙歌·旧婢》（春风覆额）、《卖花声·围炉》（小阁起松风）、《卖花声·炙砚》（笑尔面如田）、《卖花声·烘花》（造物不糊涂）、《卖花声·煨芋》（分得芋魁无）、《踏莎行·古琴》（尾不辞焦）、《踏莎行·古碑》（岫嵎探奇）、《踏莎行·古砚》（洗处吞鱼）、《踏莎行·古画》（双管描来）、《踏莎行·古剑》（健仆初添）、《踏莎行·古镜》（似月披云）、《踏莎行·古钱》（兄更称神）、《踏莎行·古瓷》（范字名垂）、《满江红·老儒》（如许头颅），



《满江红·老渔》(船可为家)《满江红·老樵》(蹑屐穿云)《满江红·老僧》(僧腊都忘)《满江红·老道》(炼汞烧丹)《满江红·老优》(一曲淋铃)《满江红·老妓》(杨柳阴浓)《买陂塘·莲社图既作二绝句 约轩复索余词 久无应。戊申重九独酌辄醉 漫书此词》(一凝尘)《青玉案·题王叔彝 沿波舫词稿》(才人清福天难妒),《浪淘沙·题 煮茗读骚图》(家世住吴趋)等(《城北草堂诗余》)。

兹选二首。《买陂塘·莲社图既作二绝句 约轩复索余词 久无应。戊申重九独酌辄醉 漫书此词》：“一凝尘、■年弹指，红衣销落都尽。藕丝爱结情千缕，又把佛香徐引。风隐隐。是叶底声来，掺入钟鱼韵。溪边路近。每踏月僧归，携琴客去，相视笑难忍。

鸥池畔，只有苔衣成晕。笛声还听蚯蚓。倪园水石犹无恙，可惜飘零金粉。佳节趁。笑老子、婆娑似把前身认。宗风再振。待果证三乘，禅参一指，医我钝根钝。”

《青玉案·题王叔彝 沿波舫词稿》：“才人清福天难妒。任满笔、灵芬吐。岂止诗龙兼酒虎。燕燕莺莺，花花絮絮，尽把情撑住。 鸥乡高占槎东路。别做个风骚主。健笔真堪摩万古。笛脆箫凉，云痴月妩，那管陶熔苦。”

蒋敦复里居宝山。其时，袁祖德(又村)任宝山县丞，与邑人结词社，曾以词与蒋敦复质证(《宝山县志》及《芬陀利室词话》)。

蒋敦复妇灵石内史支机居宝山，于本年“冬十月”序《芬陀利室词》云：“机读写墨楼内史序朱君酉生之词曰：‘意蓄语中，韵溢弦外。’又云：‘言苦者思沉，辞隐者志郁。’喟然曰：‘何甚似吾剑人之词也！’剑人才气高迈，务为有用之学，不屑屑以诗名而竟以诗名，其于词也亦然。每一申纸，哀艳欲绝，比兴所作，绵渺无极。顾君子山评之以为‘凄厉动魂，芬芳竟体，得力在白云白石间是已’。

虽然‘词者，意内而言外也’，今海内多知言，知剑人之意乎否？夫谁与同忧患者？勿以示人可也。”

陈元鼎（约1815—1867），字芟裳，号实庵，浙江钱塘人，著有《鸳鸯宜福馆吹月词》二卷、《同梦楼词》一卷，选《词畹》八卷，辑《词律补遗》若干卷等。关于陈元鼎之卒年，《近代词钞》等多言不详，其实其女孙德聪已有明确交代。陈元鼎遗稿便由陈德聪所编录。陈德聪在陈元鼎《疏影·蒋剑人……》（香濡翠黑）词下按语云：“案此词原稿题丙寅（1866）夏日。是年六月德聪始生，先淑人尝言大父以初抱孙，故爱之特甚，乃未及一年遽谢宾客。今编录遗稿，亦止是词。清商激楚之音，不意遂成绝笔矣。”（《鸳鸯宜福馆遗词》）从“丙寅夏日”到“未及一年”，陈元鼎卒年当为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

陈元鼎曾云：“扬子云有言：‘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词云乎哉？顾二十五《离骚》为千古词人哀怨之祖。人当幽忧抑郁，姑托之美人香草以稍泻无聊之思，而遣有涯之生。亦明知作为无益，其情盖愈可悲矣。”（《鸳鸯宜福馆吹月词·自序》）谭献在《篋中词》评其词为“艳冶缠绵”，在《复堂日记》乙丑年评之为“婉约可歌，有竹山、碧山风味”。

本年岁暮至明年初春，陈元鼎在沪读。词作有《一萼红·戊申腊杪……》（可怜宵）《忆少年》（无风帘幕）《蝶恋花·晚宿黄浦》（花里啼鹃催不住）《阮郎归》（前宵窗外雨声哗）《汉宫春·题海棠春睡帐额》（一面东风）《望海潮·沪滨书感》（旌旗风卷）《柳梢青·烛影双摇》等（《鸳鸯宜福馆吹月词》卷一）。

兹选三首。《一萼红·戊申腊杪自季州至沪读，风雨连朝，岁除尤甚，比达泗泾，漏沉沉已三下矣。箫鼓不闻，灯火俱寂，今夕何夕，离怀惘然》：“可怜宵，正天涯倦旅，荒渡系轻桡。急雨侵牕，狂

飏撼檻 寒意还带江潮。问何事、华年浪掷？叹顾影、鬓雪太萧骚。  
候雁悲鸣 村鸡遥唱 来伴无聊。回念乡园今夜 定花簪彩胜，  
酒荐芳醪。爆竹光阴 浮萍身世 心绪都为愁锁。况孤负、高楼镜  
约 数行程、应是玉钗敲。待得春风到时 分付琼箫。”

《蝶恋花·晚宿黄浦》：“花里啼鹃催不住，春共人来、人又先  
春去。罗幌四垂香半炷，夜深昨夜楼深处。漏阁签声津堠鼓，  
两样黄昏、一样无情绪。今日轻阴明日雨，柳丝绿断销魂路。”

《望海潮·沪滨书感》：“旌旗风卷 帆樯云拥 重溟互市初开。  
魔舞翠眸 蛮妆绀发 颺轮驾海争来。嘘气幻楼台 尽玉<sub>璫</sub> 牕掩 珠  
蛸墙排。异种芙蓉 暗香飞处遍铜街。南征旧事堪哀 叹脩罗  
浩劫 碧血长埋。妖雾昼迷 明星夜陨 英雄热泪空揩。和议本柔  
怀 问钓鳌龙伯 谁是边才？醉把吴钩 细看虹彩绣成苔。”

王韬(1823—1897) 原名利宾 改名瀚 字懒今 又改名韬 字  
仲弢、子潜 号紫诠 别署天南遁叟、淞北逸民等 江苏吴县人。存  
词不多 可见《清词综补》。本年正月 王韬以省亲来沪。其自言：  
“丁未(1847)仲夏 先君子饥驱作客 小住沪北。戊申正月 余以  
省亲来游。”(《漫游随笔·黄浦帆樯》)

周星誉途经上海 此后几年也时来上海。以下数首具体时间  
难定 俱在1848年至1853年之间作于上海游历之中。这数首为  
《祝英台近·上海舟次》(擘鸾钗)《祝英台近》(熨愁痕)《鹧鸪  
天·自奉贤道南桥至叶谢口数十里 庐舍幽旷 水木明瑟 慨然有  
卜居之志。杂写小词六调 归示季子 使读之悦然如与仆同游也，  
五月二十六日》(路入南桥客思闲) (港子东边阿那家) (一种陂  
塘绿可怜) (水枕抛书睡味长) (夏至江村正好嬉) (红蓼梢头  
涨碧波)等(《东鸥草堂词》卷二)。

兹选三首。《祝英台近·上海舟次》：“擘鸾钗，寒麝炷，说也甚情绪。双桨<sub>幽</sub>香，又到断肠处。可堪花外潮生，柳边月落，蓦记起、别时言语。恨千缕。好与倩个帘莺，殷勤替探取。料得妆台，长是翠眉聚。问他一抹高城，拦将人住，可拦得梦魂来去。”

《鹧鸪天》：“路入南桥客思闲，水乡风景画图间。密芦绕屋浑疑海，老树遮门便当山。一路皆无山。波似镜，岸如环，清溪曲折小舟还。归人暗识村前路，逢著垂杨便转弯。”

《鹧鸪天》：“港子东边阿那家，篱根白槿乱开花。病翁缚篴簪新竹，村女分筐焙早茶。溪百折，路三叉，潮回浅草漾明沙。牛亭靠水无人语，长日松阴响水车。”

## 1849 年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十二月七日至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十八日）

沈世良、许玉彬合刊《粤东词钞初编》（有张维屏序），赵庆熺《香销酒醒词》初刊，许宗衡序黄锡庆《铁盦甲乙稿》之乙稿，林则徐序严锡康《餐花室诗馀》。顾夔、蒋敦复、陈元鼎、潘钟瑞、王韬、应宝时等在上海地区。王韬自此居沪十数年，其晚年对上海词学典籍的整理贡献较大。

顾夔里居松江，词作约有《沁园春·题张查山丈所赠徐知白摊书夜话图》《遗墨》（即次白丈原韵为俊三作）《芳草如天》《柳梢青·相思草》《雾夕烟晨》《长相思》《云一梳》《醉太平》《柳绿如烟》《一落索》《夜久慵亲书案》《生查子》《愿得不思量》《醉公

子》《红了桃花片》《人月圆》《红心绿遍阶前草》《买陂塘·题家韦人所藏云东逸史 风雨归帆卷子》……《乍匆匆》《河传》《风小》《春光好》《屏山侧》《减字木兰花》《云疏月瘦》《金凤钩》《来无准》《贺新郎·贺人新婚》《却扇诗裁未》《步蟾宫》《东风已到藏春窟》《一斛珠》《屏山六六》《生查子·己酉三月二十四日示及门诸子》《别我杏花前》《江南好》《新秋矣》《长相思》《骨珊珊》《采桑子·题叶春泉 采桑图》《枝枝叶叶湖波漫》,《烛影摇红》《翠幄云深》《台城路·题上元江晴帆词稿》《卅年前问长干渡》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二首。《买陂塘·题家韦人所藏云东逸史 风雨归帆卷子》“时从亭湖归,风雨正未已也”“乍匆匆、布帆收了,鸥边犹带残梦。中年重听潇潇雨,怕不旧愁肠动。偏懵懂,又雾湿、烟浓堆上心头重。呼晴未空。料当日图中,掩篷兀坐,懒写一鸿共。居乡惯,自叹颠毛种种,江湖怀我求仲。‘老年自是居乡惯,怕听江湖夜雨声’,云东自题句也。天涯何处无风浪?耽了许多闲恐。魂也冻,只一片、云阴<sup>阙</sup>得天无缝。中流退勇。待觅个渔桩,轻将舟系,不管浪花涌。”

《减字木兰花》“云疏月瘦,怀地帘阴波样皱。坐到宵深,画烛烧残一寸金。东风浅浅,不似杨花容易卷。也似杨花,黏住东风恋住家。”

秋 蒋敦复离沪赴白门三应乡试,后返里罗溪,与应宝时相识(应宝时《啸古堂文集·跋》)。

秋 陈元鼎在上海,词作有《拜星月慢·己酉七夕沪城旅馆,与蟾姬乞巧》《驾鹤桥成》等(《鸳鸯宜福馆遗词》)。

兹选一首。《拜星月慢·己酉七夕沪城旅馆,与蟾姬乞巧》:

“驾鹊桥成,飘驾机静,隔岁良期重款。钏影钗声,坐凉秋庭院。笑相问,未卜、人间天上今夕,毕竟谁长谁短。同梦光阴,想双仙应羨。记支机、片石携来便。斜河亘、早许银槎泛,却笑独处葡萄,枉情深缘浅。况秦台、寄迹吹箫馆,巫云拥、那有分飞怨。试起看、钿合蛛丝,也缠绵不断。”

潘钟瑞(1823—1890),字麟生,号瘦羊,别号香禅居士,江苏吴县人,著有《香禅词》(又名《百不如人室词草》),辑有《碧香词选》若干卷。蒋敦复评其词为“空灵婉约,已尽南宋诸家之妙”(蒋敦复《香禅词序》),秦云进而论其词境有“悱恻”、“清远”、“洒落”、“婉丽”四端(秦云《香禅词序》)。

其于本年来沪渎,此后一度曾在上海居住。有编年词《离亭燕·送桐生弟嘉穗至上海章铁珊师广文任所》(自小芸窗与汝),《蝶恋花·嘉定归有山房八景图主属良斋索题存四》:《蝶恋花·双峰凹峙》(何处飞来晴翠拥),《蝶恋花·南窗旷望》(浩月一轮天半堕),《蝶恋花·蕉阴听雨》(蠹壳文窗凉雾绕),《蝶恋花·春秣花国》(百宝阑干围六六),《小桃红·沪上寓斋……》(绀唾黏香藓)等(《香禅词》)。

兹选一首。《小桃红·沪上寓斋,庭多花木,清明时节,桃花红笑,愁人对之,辄为泫然》:“绀唾黏香藓,绡袖笼轻茜。可奈连宵,重门深闭,雨丝风片。算唤回、薄命旧春魂,有等闲莺燕。记得当初见,露井韶华变。欲问仙源,杳然流水,而今难辨。只崔郎、断梦不重来,况去年人面。”按,查光绪四年本《香禅词》并无此词,此摘自严迪昌《近代词钞》第1094页。

本年王韬来上海,任职于英人麦都思主办的墨海书馆,直至壬戌(1862)年回籍,长达13年。在上海期间,与蒋敦复、李善兰尤

相契 称“海天三友”。蒋敦复在《芬陀利室词话》里云：“王子久茂才（韬注，即余旧字），少工倚声，出入玉田、草窗之间，旅沪后，绝不复作。适江韵楼凤笙自吴门来，留宿子九城北草堂，与余对榻。酒酣，偶言及词，顾自矜诩。子久笑曰：‘若此等作亦易为也。’因为余吟旧作小令数阕，词句清丽，清韵缠绵，于个中三折肱矣。”王韬所吟旧作有《柳梢青》（把梦支开）、《少年游》（西风吹得愁如许）、《诉衷情》（纤纤眉月可怜生）等。王韬在沪读词作虽不多，但因其多与词流交游，晚年寓居沪读时编校刊行词集、词话等，故也是近代上海词坛一功臣也。

## 1850 年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一月十九日至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二十八日）

王僧宝《秋莲子词稿》刊刻，方廷瑚为杨夔生《真松阁词》作序。顾夔、蒋敦复、支机、潘钟瑞、俞樾、黄仁、陆文键、姚樛寮等在上海地区。金山（今属上海）人孙汝兰《参香室剩稿》有张文虎等人序、张鸿卓撰行略）刊行，及蒋敦复与邑人滕凤鸣、张镜人等唱和，乃是本年上海词坛亮点之一。

顾夔里居松江，本年及本年之后词作有《暗香·草堂后红梅试花》（粉墙一白）、《贺新郎·姚樛寮送春兴感，用辛稼轩雨中游西湖韵调见示，余谬继之，示诸同人，兼寄诗龄、兰州》（杜老衣冠野）、《贺新郎·归云堂小集叠前韵，和樛寮作示诸同人》（花竹疏而野）、《贺新郎·再叠前韵示研北、子枢，兼寄诗龄、兰州》（容我衣冠野）、《贺

新郎·三叠前韵和研北》(获则谋于野)《贺新郎·前词未寄,研北词来索和,四叠前韵兼示桐君》(与子同于野)《贺新郎·五叠前韵,答桐君学博见赠作》(坚壁还清野)《贺新郎·六叠前韵酬樗寮》(饼饵香飘野)《满江红·桐君五十初度……》(懒挂蒲帆)《满江红·意有未尽,再倚此解,并示研北、子枢》(如此烟波)《采绿吟·咏绿凤仙》(碧玉倏然出)《江城子·宝山陆蓉初文键以词稿示,余爱其卷中“桃花红上酒人船”句,即以为是解起句》(桃花红上酒人船)《月下笛·题杨铁厓先生像》(铁笛摩挲)《夜合花·病耳自嘲》(要断闻根)《台城路·醉乡》(此间尚有宽闲地)《买陂塘·题陆蓉初消夏近稿》(泻珍珠)《殢人娇·晒腹》(俭不因贫)《红娘子·摊饭》(饭颗山头走)《于中好·题马佩卿笏溪枝寄图》(一弯流水涓涓)《虞美人·题封亦愚石湖钓月图》(湖光月色浮天远)《贺新郎·钱漱六令子完娶》(今夕知何夕)《点绛唇·牡丹、酴醾》(国色天香)《好事近·杜鹃、石榴》(尽而尽情啼)《相见欢·丹桂、秋海棠》(黄金斂满园亭)《清平乐·梅花、水仙》(罗浮梦醒)《桃源忆故人·丁步洲以太湖鳊鱼见饷,倚此为谢》(太湖三万六千顷)《齐天乐·题张云阁焘听莺馆诗钞》(紫荆花满庭前树)《河传·送秋》(去去)(切莫)《买陂塘·题沈春伯碧落壶遗稿》(眼麻茶)《菩萨蛮·哺鸡笋》(一心咒汝休成竹)《菩萨蛮·海狮》(也从蜃哈分支派)《菩萨蛮·櫻珠虾》(长须国里新姻缔)《菩萨蛮·蚕豆》(沙瓶新熟西湖水)《菩萨蛮·黄鱼》(鱼天忽见中央色)《金缕曲·春酒介眉图,为李丙斋大令六十寿作》(春色浓如许)等(《城北草堂诗馀》)。

兹选三首。《满江红·桐君五十初度,倚曲绘图题曰:茸城渔唱,辄为继声》:“懒挂蒲帆,但放棹、溪山侧近。还有个、苔矶临水,十分安稳。雨笠遮将天地小,烟蓑耐得风波紧。守家风、渔弟共渔兄,通芳讯。莲唱晚,愁红粉。诗思远,搔青鬓。又木樨



开了,菊花期准。索笑忽如佳丽对,拈阄爱赌尖叉韵。问先生、重理钓丝无,留微哂。”

《河传·送秋》两首,其一为“去去,秋暮。同将恨到,撇将愁住。蓼花汀口钱君行。风声,雨声枯叶声。离情全似春怀抱,斜阳道,断送人多少?鬓丝丝,告君知,相思,梦残灯烬时。”其二为“切莫,仍复。明年暑退,重来星速。我今无复许多愁。飏<sup>飏</sup>,为君悲去留。修书欲倩伊将去。芳州路,悄向东风诉。柳眉开,早莺猜,安排,莫知愁共来。”

蒋敦复里居,曾来本邑月浦,或寓净信讲寺,或住滕凤鸣、张镜人家,诗酒流连,盛极一时。一度离沪游吴门,客张次柳家(滕固《蒋剑人先生年谱》)。其有《青瑟词》一卷,没有明确编年词,根据内容及相关背景资料,判定其中上海之作大多填于本年前后,故录此处:

《小重山》(雾阁云窗瘦玉容)《唐多令·流风独写……》(独抱一弦琴)《柳梢青》(是绣屏中)《浣溪沙》(薄病尖寒拥绣衾)《鹊桥仙》(莺痴蝶瘦)《蝶恋花》(帘外东风寒恻恻)《双红豆慢·题玉壶山人“把酒祝东风,种出双红豆”图》。此调,乐章集本一百三字,词律载逃禅作一百字者,前段“窗外月流”句多一“外”字,后段“问何时”三字下少一四字句耳。自是刻本错讹,无所谓又一体也。近人多从一百字者,以杨无咎作四声谐于俗口。鄙意当从乐章为是(《海样相思》)《临江仙慢·依乐章集体题远浦归帆图》。……《片叶下湘浦》)《西江月慢·用吕圣求韵,题朱松乔击楫渡江图》。万氏列此一百三字调于西江月后。既著调名曰西江月慢,复注云与本调无涉。固不知词之有令有慢,同此一调也。案此调属中吕宫,又入道调宫。中吕词源谓之夹钟,杀声用下一字,道调宫词源谓之吕,杀声用上字,宫声七均之第三第四运也。南

渡与唐宋乐律高下不同,则自有说》(乘风万里)《浣溪沙·帘影》(对影问声总可怜)《浣溪沙·扇影》(圆月相思倚素襟)《浣溪沙·花气》(活色生香未可描)《浣溪沙·茶烟》(慧语鹦哥唤画廊),《解花语·花魂从片玉》(绡轻蘸梦)《解花语·花泪从草窗》。草窗自注云“从乐工籍中得羽调解花语,有谱无词”。案此调自有美成一词,前段四十九字,后段五十一字,公谨岂未之见耶?所云羽调者,玉田词源云林钟羽,今名羽调谓之无射羽。宋史·律历志林钟羽为黄钟调。大晟乐律与南渡高下不同,故同一林钟在美成时为黄钟羽,在公谨时为无射羽也》(鹃红叫月)《声声慢·钗声》(鬓丝曜碧)《声声慢·钏声》(缕金连爱)《声声慢·佩声》(花阴寂寂),《声声慢·屐声》(弓弓兰屐)《虞美人·上海北门外道旁一冢树小碣曰“金珠小姐之墓”想生前亦风流放诞可怜人也,吊之以词。往时遇一妹亦名金珠,今不知流落何许矣》(荒湾野水无情碧)《芳草·芳草》(盼天涯)《高阳台·寄题红蕖碧社之居》(凤纸笺愁)《念奴娇·题陈同叔瑶碧词后》(洞箫吹罢)《惜分钗》(瑶窗静)《虞美人·泥美人》(春山迤玉春人)《虞美人·雪美人》(非非瑶想来天外)等。

兹选二首。《唐多令·流风独写,言哀已叹,古之伤心人,情见乎词。仆本善愁,摇笔多感,知我者其在兰骚菊颂间乎?独抱一弦琴,清风来竹林。但空山、谁与知音?顾影可怜人绝代,问三九,玉梅心。仙梦隔遥岑,芳蕤何处寻?听绵蛮、还感微禽。西北楼高天万里,倚愁外,碧云深。”

《临江仙慢·依乐章集体题远浦归帆图》。此调词律所载五十四字至七十四字,或令或中腔,兹其慢声也。调属中吕羽,即仙吕调,词源谓之夷则羽。南宋七羽之一均,亦用黄钟以下七律,此调居第六,当夷则之位。所用九声与仙吕宫、林钟商同,杀声用上字,与双调同。白石凄凉犯自注云“仙吕调犯商调”,商

调杀声用凡字,所住字不同,何由相犯?“商”当作“双”,传写之讹也》:“片叶下湘浦,四山暮雨,篷背潇潇。翠愁外、菊<sub>黄</sub>花几点烟飘。波遥。奈乡梦阻,碧云合、目断红桥。沙洲冷,听数声渔笛,鸥隐同招。魂销。旧曾游处,都付寒水迢迢。恨天涯芳草,仍赋离骚。空教。棹扁舟去,江湖约、载酒谁邀?归来也,只布帆无恙,门外春潮。”按《近代词钞》云本词录自《红衲词》,误。

约于本年,灵石内史支机有词寄示蒋敦复,时蒋离沪游吴门。其词为《菩萨蛮》:“垂杨垂柳满画楼。谁家夫婿拜红侯。水流别恨花飞泪,金铸相思玉琢愁。春渺渺,梦悠悠。自怜临镜怕梳头。天涯芳草知何处?一点灵犀不自由。”(蒋敦复《青瑟词》,见《芬陀利室词集》)

潘钟瑞寓居沪渎,一度离沪游秦淮河等地。

兹选词作二首。《西窗烛·海上依人倏逾一载,挑灯听雨,秋气深矣。赋谭在庵自度腔,寄曹子千甬东,追念昔日同社诸君,感从中来》:“鸥无片席,雁只孤云,也还身世飘泊。一秋多少江蓠恨,奈是处风波,秋都摇落。算甬东、不隔寒潮,已判吴根越角。

赋花萼,曾记当年,春风词笔,心事花前共托。幻<sub>黄</sub>仙去秋棠萎,子绣族叔、王拙孙皆殉难。更梅月藤阴,天涯梦各,宋浣花、刘玉叔皆无音耗。问甚时、剪烛西窗,莫忘琴尊旧约。”

《秋宵吟·客居沪渎,吊影悲秋,读许鹤巢庚曜与辛芝弟观保倡和之作,依调继声,同有身世飘零之感也》:“篆烟微,漏点悄,瘦入<sub>红</sub>花红小。人无寐,更枕上寒声,夜潮催到。念乡关,望远道,遍是荒燐衰草。微茫处,剩几点残山,几分斜照。海水天风,暮并作、青琴怨调。一尊酸酒,半局枯棋,怎把乱愁扫?劫化飞灰了,盼煞秋鸿,霜信又杳。纵依然、旧日家园,消息难托断梦

绕。(《香禅词》,此据严迪昌《近代词钞》)

俞樾(1821—1906),字荫甫,一字中山,号纶岩,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有《春在堂词录》三卷、《金缕曲廿四叠韵》一卷,常自称“不谙音律,填词素非所长”,此乃谦逊之言。

八月末,俞樾自京师南旋,经过上海。有诗《松江》、《黄浦》等为证,其中《黄浦》诗有“客路经黄浦,推窗试一观”句(《春在堂诗》编三)。

## 1851 年

(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咸丰元年辛亥十一月十日)

夏宝晋《冬生草堂词》(有自序)、张泰初《横经堂诗馀》(又名《花影吹笙谱》、《张松溪词钞》)、王润《赏眉斋自喜集》、汪蘅《红豆轩诗词》(有吴藻序)刊行;汪成璐序严锡康《餐花室诗馀》、马兰芬序张鸣珂《秋风红豆楼词钞》。戈载、张鸿卓重开吴中词社。张鸿卓、陈如升、姚燮、蒋敦复、陈元鼎、沈穆孙、王韬、徐勤庄等在上海地区。沪上出现名词人交游群,是本年上海词坛之大事。

本年,华亭人张鸿卓为宝山人陈如升《尺云楼词钞》题词曰:“织绡泉底,去尘眼中,梅溪词境也。作者仿佛似之。”蒋敦复于1858年为之作《尺云楼词钞·序》,详见1858年蒋敦复一则。

姚燮(1805—1864),字梅伯(或作某伯),号野桥(或作也桥),复庄、大梅、大梅山民、二石等,别署上潮生、东海生、疏影词史

等，浙江镇海人。姚燮一生著述颇丰，就词而言有《疏影楼词》（含有《画边琴趣》、《吴泾苹唱》、《剪灯夜雨》、《石云吟雅》四种）五卷、《续疏影楼词》八卷、《苦航海》一卷等。姚燮词有前后期差别，前期多闲情艳情之作，后期乃多乱离之音。就其后期词集《续疏影楼词》而言，《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卷五十《经籍志》丁部下称此词集“较前集更为无上乘矣。乾隆后词家必以燮为首选”。

姚燮平生与沪渎多有缘，本年之前因避乱而流寓苏、沪，卖文鬻画为生。而其间居沪之日尤多，与活动于沪渎地区的王韬、蒋敦复、张鸿卓、徐勤庄等人交往甚密，是此时沪渎词群的有力推动者。

本年或之前词作约有《声声慢·张筱峰 藕花香里填词图》（明指翡翠）《八声甘州·徐勤庄 淞南老屋图》（指江城北去是谁家）《青玉案·蒋剑人 填词图》（压栏一树桤华瘦）等（《续疏影楼词》）。

兹选二首。《八声甘州·徐勤庄 淞南老屋图》：“指江城北去是谁家，万绿绕笱簖。看柴门日夕，潮催雁远，烟抱鸥凉。定有高人倚瑟，秋梦落潇湘。消受清闲福，诗味茶香。此境应非尘世，但海声天色，无限苍茫。问何时添种，八百旧田桑。任西风、扬帆争险、让柳阴、眠月听渔榔。真难得、杜陵遭乱，不坏茆堂。”

《青玉案·蒋剑人 填词图》：“压栏一树桤华瘦。逼梦里、禅心漏。嚼得峨眉山色秀。香狸能缚，野狐不打，天乐宣龙咒。

灵根种得才名寿。珠想霏霏玉弦奏。不是千金珍敝帚。春灯芍药，晓风杨柳。魔镜时时有。”

秋，蒋敦复离沪赴白门四应乡试，遂于役江北，道出吴门。十一月馆于松江郡斋（滕固《蒋剑人先生年谱》）。

兹选其编年词一首。《水天远·宋杨恢游浯溪作“碧屋倒影”一首，末句“漠漠水天远”五字，词甚佳。惜调名不著，各家词

选、万氏 词律 俱不载，沧海遗珠，可胜叹惋。咸丰辛亥冬十月泛舟泖湖，冻云下垂，苍波不流，絮帽篷窗，四望寥廓，兴不可遏，爰填此解即用其韵。援“鱼游春水”倒名之曰“水天远”，强作解事，叩舷浩歌，得毋湖神腾笑？“白鸥唤我，看一抹、湖光如练。正雪意横空，云容欲冻，冷赋梅花铁研。烽火西南何时息，忽忆得、甘泉传箭。自起舞船头、朔风怒吼，碧琉璃卷。 游倦。叹十年心事，商量都遍。恁荡入波心，钓舟一叶，湖水湖烟不辨。前度谿山，数峰夕照，古字曾扞苍藓。无限幽思，茫茫九点黛螺远。”（《青瑟词》，见《芬陀利室词集》）

本年 陈元鼎在上海，词作有《东风第一枝·辛亥沪城元夕》（绮阁三层）《寿楼春·以素纸书 离骚，缀之以词》（聊逍遥相羊）《高阳台·春感》（密语滋苔）《三姝媚·重过镜鬟阁书感》（湘衾冰翠展）《琵琶仙·别沪渎诸友》（凉翦梅风）等（《鸳鸯宜福馆吹月词》卷二）。

兹选二首。《东风第一枝·辛亥沪城元夕》：“绮阁三层，铜街十里，东风吹动箫鼓。嫩寒乍袭鸾绡，轻尘暗黏凤屐。今宵酒醒，第一度、蟾华圆处。便从今、觅翠寻红，引起俊游无数。 春正满、试灯院宇。人再约、护香伴侣。画屏未减闲情，玉笙自翻旧谱。笼鹦无恙，尚记得、当年题句。待更深、花深雾冥，已是倦歌慵舞。”

《琵琶仙·别沪渎诸友》：“凉翦梅风，忍再听、断笛江城吹落。欢绪轻隔歌屏，离觞漫斟酌。春去远、春人又远。但添了、绿阴池阁。急雨催帆，回潮送舳，归梦初觉。 曾记得、来往扁舟。费三两闲鸥证盟约。都把云愁海思，与柔奴弦索。重步绕，亭花径柳，怕后游、易感今昨，只盼双鲤烟波，素书频托。”

本年前后，沈穆孙词作有《洞仙歌·张次柳取子野词意，颜其

楼曰“三影”，绘图纪事。家同叔升以和作见示，依韵谱此。无数杨花过无影》（笛声渺渺）《洞仙歌·隔墙送过秋千影》（深深门锁）《洞仙歌·云破月来花弄影》（冰蜍侧处），《花犯·花阴……》（晕雕兰）《春霁·柳影和剑人韵，从草窗体》（空翠波迢），《祝英台近》（剪金风）《菩萨蛮·回文》（绿丝鬟袅风前竹）《菩萨蛮》（冻泥香剔鞋头凤）等（《碧梧秋馆词钞》）。

兹选一首。《花犯·花阴和蒋剑人敦复韵，从清真体》：“晕雕兰，焉支一抹，芳情嫩如水。酿成春气，送墙外秋千，红触云起。绿鹦弄舌金铃底。东风来蓦地。卷绣幔、玉奴魂断，偷弹双袂泪。瑶阶露浓怨凄凉，低头似有约、还添愁思。银蒜下，帘波荡，粉消烟腻。罗裙舞，误兜锦幃，瑶佩响、仙龙惊自吠。更胃住、那家庭院，恹恹如梦里。”

## 1852 年

（咸丰元年辛亥十一月十一日至咸丰二年壬子十一月二十一日）

宋翔凤序邓廷桢《双砚斋词钞》，周曰蕙《树香阁词遗》与《树香阁诗遗》合刊（有戈载序）。姚燮、蒋敦复、王韬、雷葆廉等在上海地区。沪上名词人群的巩固和延续及蒋敦复对词律的诸多见解是本年前后上海词坛一大景观。

姚燮仍流寓沪渎，他在《宴清都》（移社琳霄境）一词的小序中言：“壬子春，……余亦流泊沪上。”（《续疏影楼词》卷八）在上海与蒋敦复、王韬等人交游。曾为蒋敦复词集题辞，其中有言：“大词取径于白石、玉田，参变于稼轩、放翁；一洗纤靡浮艳之习，而又

正律审音,为斯道力辟榛莽,必传无疑。时方以《三十六湖渔唱》就正,老女捧心,自忘其丑,亦恃惠子知我耳。高邮王敬之词以清真为上,绮丽次之。运清真于绮丽之中,前惟草窗,近则梅里,吾于是集亦云。(《芬陀利室词集》)

春,蒋敦复曾至宝山月浦,憩于净信讲寺,三月归罗溪。八月离沪赴白门五应乡试。冬间返沪,寓其姊丈所筑之竹林禅院。与王韬、姚燮、李善兰等人交游,详见本年“王韬”一则。其时,蒋敦复、王韬、李善兰被称“海天三友”,胡远(公寿)为此绘《海天三友图》(滕固《蒋剑人先生年谱》)。

蒋敦复有《红衲词》一卷,本卷不是一时之作,乃是其“拟作”词之归类,因本卷有本年编年词一首,故摘录于此。又蒋敦复论词主张“以有厚入无间”的同时,又多次称对词律独有所心得,曾言著三万余言,可惜没有传下。而《红衲词》中保留了他对词律的丰富见解,很有词学价值。前人在选录其词时,常常省去其中谈词律的内容,实乃不妥,今存之,也足见近代上海词学的全貌。

词作有《遐方怨·拟飞卿即用其韵》(鸾镜阁)、《一丝风·拟飞卿即用其韵》(绿语红舞花梦午)、《捣练子·拟南唐后主即用其韵》(江上路)、《相见欢·拟南唐后主即用其韵》(斜阳欲下朱楼)、《荷叶杯·拟顾夔》(懊恼红花欲语)、《竹枝·拟皇甫松》(红衣出水荷花香)、《蕃女怨·拟飞卿》(画阑明月空倚遍)、《酒泉子·拟飞卿》(瘦笛声飞)、《四字令·拟花间和草窗韵。草窗效顰十解,余初欲尽和之,嫌其用韵太宽:江城子 真、文、庚、青通用,甚至阑入侵、寻之闭口韵;醉花阴 质、陌、月、曷并叶。虽南渡诸公往往有之,究非词家正轨,学宋斋词韵之误,此其滥觞也》(梅娇晕黄)、《好事近·拟东泽和草窗韵》(花影隔墙来)、《西江月·拟花翁和草窗韵》(兰夜银蟾黯黯)、《少年游和草窗韵》(玉肌扶袖



怯纤罗)《二郎神·和徐干臣韵》(绣帘卷起)《三姝媚·和吴君特韵》(疏灯摇梦惯)《双双燕·白燕,用梅溪韵》(旧时王谢),《垂杨·垂杨,用西麓韵》(香眠未觉)《杏花天·拟簪房》(不知何物医花病)《小桃红·拟野云》(鸡犬仙家住)《撚毬乐·用《洲韵》案 词律 载冯延巳一首,即此调,名 抛毬乐。毬无撚理,词律 是也。第柳永一首一百八十七字乃其慢声,字数虽多,宫调无异。万氏不知宫调,往往前列小令,后以中腔、慢声为又一体,此其谬处。学者不可不知》(陌上香车早盼)《鬲帘听·拟 乐章集。此调《乐章》后段“隔帘听”九字,与前段“认绣履”九字对,惟句法少异耳。词律“隔帘”下脱一“听”字,不知调名,即取此三字也。近一友人沿其误,吴门戈顺卿驳正之。余更谓末句亦脱一字,凡结均字数较少者,均前一字去声字为多。声声慢、齐天乐等调是已。此仍用平声,当仍如前段“三字豆四字句”共七字,姑识之以俟博雅》(十二绣屏深窈)《昼锦堂·拟花翁即用其韵》(梦雨敲愁)《夜合花·拟花翁即用其韵》(鸾镜黏红)《最高楼·用蛻庵韵》(神女怨)《春声碎·用在庵韵》(愁望木兰舟),《红窗睡·拟淮海》(刚被红鹦呼欲起)《燕归梁·拟乐章》(尽日东风惹绿杨)《法曲献仙音·拟弁阳老人即用其韵》(珠箔飘烟),《被花恼·拟紫霞翁自度腔即用其韵》(潇潇昨夜画楼东)《谒金门·拟蒲江》(帘影悄)《一络索·拟梅屋》(多谢啼鹃辛苦)《乌夜啼·拟放翁》(梁燕双栖梦)《金人捧露盘·拟竹屋》(病红颜)《探春令·拟小山即用其韵。此调 词律 所载起韵有四字三句异后段者,结韵有三字两句同前段者,皆列之又一体。后梦窗、玉田二首明系慢声,亦谓之又一体,奚啻痴人说梦?万氏论律虽不精,自不可少,惜乎其不审宫调也)《蝶衣红酣》《绛都春·拟陈君衡体即用其韵。此调 江湖渔唱 自注云:“旧上声,今改平声。”案仄调中入声、上声俱可改平,惟去声韵不可。 满江红 有平入两

调。以平仄论,上去入三声为类;以音韵论,平上去三声为类。万氏律独严去声,此其是处,但专论字句,未辨结声耳(清明近也),《绛都春·拟吴君特体即用其韵。此即君衡所谓上声韵也。梦窗此词较平韵前后段第四韵多一衬字,又一稿中“春来雁渚”一首仍九十八字,则少二衬字矣。万氏不取衬字之说,余谓词为曲祖,曲有衬字,词岂无之?且词有摊破,即衬字也。知此则不必名为又一体矣。君衡既改平调,而起调四字、过拍二字俱不叶韵,恐非尽美,安得起古人而问之》(红闺翠线)《庆宫春·拟弁阳老人即用其韵。……》(结鹭寻烟)《庆宫春·拟日湖渔唱即用其韵。西麓改平调而白石、碧山、梦窗、草窗诸家所作俱仄调也。惟俱用入声韵,故可改平。入声不可改去声韵,当无不可改作平调者。惜六丑、兰陵王、暗香、疏影未有能按谱易声者。审音之难,何敢作妄庸人呓语耶?填此别海红天碧楼主人》(觴浅斟离),《玲珑四犯·和白石道人韵。……读白石“文章信美知何用”句,慨然赋此》(客鬓渐丝)《秋宵吟·和白石道人韵。此调戈氏定为双拽头,余以旁谱案之良是。白石自注云“越调”。越调者七商一韵之第七律,唐人谓之黄钟商,则第一运也,杀声用六字,配黄钟清,词源谓之无射商者。南宋七商亦如七宫,用黄钟、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夷则、无射,此调又当无射之位也。若琵琶录之无射商,词源又以为夷则商。不明古今乐律高下之故,宫调难乎言之》(夜漫漫)等。

兹选三首。《酒泉子·拟飞卿》:“瘦笛声飞。帘外又黄昏。奚。月冥冥,花碎碎。露凄凄。翠禽幽梦啼难起。今夜梨云冻。怨新桐,留小凤。稳双栖。”

《庆宫春·拟弁阳老人即用其韵。此调词律以为“庆春宫”作“庆宫春”者误,然调名如帝台春、寿楼春、沁园春、越溪春、汉宫春者不一而足,何所据而必非“庆宫春”乎?至词综“庆春泽”

之误,亦“庆春宫”误之也。壬子三月将归罗溪,填此解别沪城王韵卿:“结鹭寻烟,呼鸥分雨,客愁鬓影如雪。古垒春寒,空江天远,夜潮声带呜咽。浩歌归去,记十载、荆高乍合。剑花飞舞,蜡烛光摇,银龙吹裂。日日痛饮狂吟。博簺樗蒲,两人痴绝。春明骑马,软红十丈,怕负故乡风月。著书珍重,料不是、寻常阔别。他时清梦,太华峰头,碧莲同折。”

《玲珑四犯·和白石道人韵。案白石自注云:“此曲双调,世别有大石调一曲。”词律所载片玉、梅溪、梦窗诸作与此大异,即所谓大石调也。双调者商声七调之一,即仲吕商,词源谓之夹钟商,南宋律高故云夹钟商,杀声用上字。大石调亦商声,即太簇商,词源谓之黄钟商,杀声用高四字。二调相近,中隔一高。大石调亦犹念奴娇,本大石调于双调中吹之为湘月。湘月鬲指字句不异,此则字句随调而易。所云犯者,白石自注,玉田词源言之甚详,谓之四犯,所犯四调,同一杀声,归于本律也。读白石“文章信美知何用”句,慨然赋此》:“客鬓渐丝,梅花应笑,伤春人瘦如许。无憀身四海,有恨心千古。登临仲宣罢赋。望湘云、渺然湘浦。西北楼高,东南日出,谁识此情苦?悠悠眼看行路。傍双飞燕子,王谢门户。柳绵莺思窄,花落鹃声去。十年一剑飘零矣,叹落落、风尘孤旅。待寻得盟鸥,共江湖倦侣。”

冬十二月上旬,王韬于“沪城北郭蘅华行馆”序《芬陀利室词集》云:“闻剑人名久矣。辛亥(1851)冬始见之于海上,买醉黄垆,踏雪联句,逸兴遄飞,豪气勃发,名下固无虚士也。翌日即偕梅伯、壬叔、约轩访剑人于竹林禅院。出诗词相示,自谓于词之音律颇有心得,今世失传久矣。剑人固不甘以词人自居。即以词论,绮丽清淑、豪放缠绵,兼而有之。出入南宋诸名家,殆可抗手,夫岂近人所可及哉?读竟为志倾倒。”

## 1853 年

(咸丰二年壬子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二日)

潘德舆《养一斋词》、沈范孙《又希斋诗馀》、阮恩滦《慈晖馆诗词》刊行,金绳武辑刊《评花仙馆词》(《泡影集》与汪淑娟《昙花集》合刊),孙澍辑刊《同人词选》,邵建诗序刊孙麟趾编选的《国朝七家词选》。袁祖德、张鸿卓、姚燮、蒋敦复、支机、陈钟祥、庄棫、沈穆孙等活动在上海地区。一些词人始避兵至沪上,袁祖德死于上海令上及姚燮《苦航海》撰成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本年,陈元鼎在京,填词回忆沪渎旧游,有词《瑞龙吟·与杨小田泰来话沪渎旧游,词以志感,用清真韵》(《春江路》)等为证(《鸳鸯宜福馆吹月词》卷二)。

袁祖德(生卒年不详),号又村,浙江钱塘人,随园先生文孙,兰村通守哲嗣。蒋敦复称其“佐贰起家,风雅夙嗜”“其人与词并可存也”“才性聪敏,绘事篆刻,无艺不精”(《芬陀利室词话》)。

八月五日,袁祖德死于上海令任上,之前数年在沪渎诸邑供职,与蒋敦复有交游。其殉难后,蒋敦复特写词话一则记之,其中云其“丞吾邑时,曾以词相质证。乃摄令上海,余亦作寓公,竟不往见。癸丑八月五日君殉守土之节,余乃往哭,为作《殉难本末》一篇,刻拙集中”。另,其兄弟袁起(生卒年不详,字竹畦)也有词记之。该词为《满江红·得友伯兄书,惊悉又村弟摄上海令殉匪难,招魂祭之,时柔吉妹先于金陵殉难》:“凶耗惊传,顿令我、肝肠摧裂。浑不信、凌霄荆树,一枝先折。百里岂堪酬夙志,九原遽恣埋忠骨。叹无家、难慰白头亲,空啼血。 讶小丑,

何猖獗，焯壮岁，成长诀。是功名误尔，恨凭谁雪？同气惨罹兵燹劫，英魂定扫妖氛灭。任弹枯、老泪不成歌，悲弥切。（见《画延年室词》）

兹选袁祖德早期词一首。《浪淘沙·题 芬陀利室词集》：“何处玉人簫。吹度长桥。风前垂柳雪中蕉。不是个中人不省，翡翠兰苕。碧海任萍飘。往事如潮。拈花回首惹魂销。钵里青莲留一瓣，舌蕊心苗。（《芬陀利室词话》）

张鸿卓（约1800—1876），字伟甫，号筱峰、小峰等，江苏娄县（今上海松江）人，著有《绿雪馆词钞》、《百和词》等。蒋敦复称其“早擅才名，倚声尤所专嗜”；所著《绿雪馆词》，卷帙之富，与吴门戈顺卿相埒”；《绿雪馆词》多赋长调，东泽绮语，山中白云家风，故是未坠小令中调，亦有瓣香君家子野者（《芬陀利室词话》）。惜其词战乱后重刻仅存一卷，且系年难以确定。本年十一月，张鸿卓署任宝山训导，时公廨已毁，借居罗溪三元阁（《宝山县志》及《绿雪馆诗钞》）。兹选二首数年后之作，存于本年，以见一斑。

《高阳台·百年老屋毁于兵燹，仅砌角菊花一丛于废瓦中凌霜独灿，犹忆是数年前亡孙声远植以娱老人者。花尚依依，心弥惻惻，因述此解，不禁泫然》：“坏瓦苔攒，颓垣蔓络，可堪旧日房栳。劫后重来，凄迷一片西风。团圞骨肉今馀几？最伤心、堂北萱空。况西东、子舍阶墀，半掩蒿蓬。禁寒剩有荒庭菊，尚铁撑傲骨，锦绚秋容。记得童孙，那时手植娱翁。兰摧无复重生望，更何堪、雪样霜浓。便留教、晚节长荣，怕说前踪。”

《水龙吟·吴歌》：“一篙软浪吴淞，船唇月淡三更近。风前四起，贯如珠串，高低不定。万籁萧然，一丝独袅，江空天迥。记枫桥夜半，征帆乍卸，怀人梦、频催醒。木落横塘烟冷，一声声、动人幽兴。采莲越女，莺喉清脆，羞堪相并。蟹舍灯青，洲露白，老

鱼出听。怎知人别自，偷拈红豆，把新声订。”（《绿雪馆词》）

本年早期姚燮仍流寓沪渎，后离沪移家浙江鄞县小浹江北岸，名其居曰息游园。姚燮在沪渎数年填词颇丰，其中值得一题的是其《苦航海》一卷。据王韬《瀛壖杂志》卷一所述《苦航海》为《沁园春》组词108首，是姚燮于咸丰三年游沪“为狭邪游”之作。此集组词虽写沪渎妓院之事，但旨在“世惩”，是为晨钟。可惜未见刊本，兹录姚燮《苦航海》自序以观大概：“复道人（姚燮别署）尝为狭邪游，今行年将五十，凡此中声色香味触法，殆尽阅矣。屡欲著之辞以为世惩，而未果。今来游沪，沪之堂名，其蛊人尤甚于他方，阅岁阅月，终陷其中而不自拔，以至于而贫且贱，而病且死，不知凡几也。道人悯之，因著《沁园春》词一百有八阕，以当晨钟百八，唤醒痴聋。如曼倩共谐，灌夫善骂，道人何敢焉。由他魑魅千般影，不出秦台一镜中，读者其谅而省之。”（转引自赵杏根《姚燮著述考》，见《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

兹选词作一首。《宴清都·壬子春，吴中余春帆集同人十馀辈于华阳观，任渭长为作雅集图卷记之。因同卷中周存伯调题寄春帆，时渭长、存伯俱客润州，余亦流泊沪上，词末二语，盖谓两君也》：“移社琳霄境。题襟客，大都苔绮兰莹。青柯冢院，催弦燕急，候诗莺静。无端击动茶磬。漾仙梦、春甜昼暝。问此时、可辨花香酒香，扇影簪影？”等闲北寺樨浓，南泉茭老，辛亥秋，余客吴中，张君次柳曾招同人于元都七泉上修禊；王君新桥曾于画禅寺作书画雅集，余皆与焉。披卷聊省。楼台月隔，江天雁放，旧梦谁证。何当带佩重整。倚紫凤、琼栏醉凭。奈眼前、织女黄姑，东西汉迥。”（《续疏影楼词》卷八）

蒋敦复寓居上海城北草堂，与袁祖德之关系详见本年袁祖德

一则。其有《白华词》一卷,从内容看大多作于去年及本年,而上海之作主要作于去年冬及本年,故一并录于此:

《扬州慢·茸城北郭外一兰若……》《修竹茅庵》《齐天乐·题花月因缘簿……》《茫茫天上春如海》《一萼红·张啸峰藕花香里填词图》《渺夫容》《长亭怨·啸峰赋悼亡词和原韵慰之》《尽销西》《绣鸾凤花犯·张伴莲女子绣诗图》《曜帘衣》《翠楼吟·沈绣竹女士翠阁吟诗图》《阑角秋红》《洞仙歌·张次柳取子野三影句填此调各一首,江文通拟古诗十九首例也,在倚声家为创格。暇日和之,至事外远致别有怀抱,非复邯郸故步。无数杨花过无影》(恹恹人瘦)《洞仙歌·隔墙送过千秋影》《墙头青粉》《洞仙歌·云破月来花弄影》《昨宵无月》《永遇乐·龙女牧羊图》《玉骨冰肌》《离亭燕·小青题曲图》《碧海青天孤影》《减兰》《梨花夜色》《柳梢青》《问讯年华》《西湖月·于辛伯南湖柳影图》《不知垂柳垂杨》《百字令·钱鼎卿眠琴图》《绿阴如幕》《貂裘换酒·题铁云山人瓶笙馆修箫谱传奇四种。卓女当垆》《赋卖长门未》,《烛影摇红·樊姬拥髻》《白发青尊》《瑶台第一层·酉阳修月》《万古销魂愁易老》《大江西上曲·博望访星》《黄河东走》《国香慢·兰仙女子往时遇之吴门玉艳花明,顾影自矜,今来沪上,酒阑话别,殊有怨抑之色。余谓之曰:“此间竟画胭脂牡丹,卿空谷姿能点染时世妆否?”兰闻此,黯然乞赠一词,为填弁阳老人自度腔,流离世故,自伤情多,有心人为我唤奈何耳》《此恨绵绵》《琐窗寒·霜花怜影图,为陈且陶悼季姬作》《梦冷金蕤》《鬢云松·姚梅伯画松下士女》《鬢云松》《探春慢·姚子箴司马西泠采绿图》《柳翠藏莺》《一枝春·腊梅花篮,同梅伯、子箴、次柳作》《巧绾银丝》《疏影·沪城每岁三月于豫园中作兰花会,名种毕至,贵者价过百金。且陶案谱绘图,梅伯题曰“幽香留影”亦一韵事也,属填此解》《佳人乍别》《虞美人·兰有翡翠蟾者,且陶绘册中第一品也,乞余赋之》

(翠生生地兰魂悄)《临江仙》(庭院昏黄蕉梦绿)《昭君怨·明妃出塞图》(身在胭脂山外)等。

兹选三首。《扬州慢·茸城北郭外一兰若,往时余以方外服结社于此。壁间得董香光与草衣道人石刻残字。案道人姓王名微,字修微,往来峰泖,从高人韵士游,亦奇女子也。因名是庵曰“修微”。雷约轩作修微庵志,谓余实发其端,不可无言。乃依白石自度腔次张啸峰学博韵》:“修竹茅庵,疏灯禅榻,当时曾下南州。又江湖去也,听夜雨孤舟。莫重认、荒苔断石,美人何在?云散风流。想黄梅入道,十年一梦红楼。玉梅万树,酹香魂、西子湖头。算花月因缘,人天慧福,难得双修。小劫华鷄过了,情禅破、绮恨都收。只香光多事,飞鸿残雪痕留。”按,《近代词钞》作“黄梅”,误。

《一萼红·张啸峰藕花香里填词图》:“渺夫容。隔苍烟一片,凉意入银塘。帝子愁深,佳人梦浅,无数水佩风裳。断霞晚,吟边日暮,听渔唱、谁和白蘋乡?木叶微波,菱花满镜,遥忆琼妆。天际湘灵鼓瑟,但数峰青峭,红冷斜阳。弄水船头,罗裙里鸭,何似覆取鸳鸯。更留得、瑶花采采,荡兰桨、越女艳歌长。可惜西风瘦影,楼外香光。往时寓居南汇香光楼,绘《荷坞填词图》。”

《昭君怨·明妃出塞图》:“身在胭脂山外,心在琵琶声里。青冢是何人?汉功臣。万里胡天冰雪,千古蛾眉奇绝。有女更伉离,蔡文姬。”

约于本年,灵石内史支机曾在家书中附一词寄示蒋敦复。该词为《浪淘沙》:“鹃语最分明,唤梦谁醒?有流莺处有春情,花底间关啼不住,可是双声?丝雨入帘轻,灯外愁生。小鬟低怨说三更,红晕镜潮羞病颊,幽思盈盈。”蒋敦复答词为《浪淘沙·寄答灵石内史。内史诗词秘不肯出,年来多病,更不轻作。今



春家书后忽附此词，意有所讽，亦太慧心矣，次原韵解嘲》：“鸳梦怕分明，酒已全醒。不多听得也伤情，花外疏钟灯外雨，一两三声。何事别离轻？恼恨今生。桃笙悄拥坐深更，蜡烛背人红不亮，孤泪盈盈。”（《白华词》，见《芬陀利室词集》）

陈钟祥（1811—？），字息凡，号香草词人，著有《香草词》等。其生年当为1811年，莫友芝（1811—1871）在《香草词·序》中言“同岁息凡子夙擅诗笔”，由此可推。本年春，陈钟祥来沪读。他在《望海潮·海东泛宅第五图》（三峰飘渺）一阕之小序中言：“咸丰癸丑春，由越之官北直，值粤寇扰金陵，江淮间阻，挈家取道吴淞，附海运粮艘泛东北洋五千馀里，始达津沽……”（《香草词》）

庄棫（1830—1878），字中白，号蒿庵，一名忠棫，字希祖，江苏丹徒人，著有《蒿庵词》（又名《中白词》），见《蒿庵遗集》。其在《蒿庵词·自序二》里曾说：“余自壬子（1852）学为词，至今十八年，综所作记之几三百。始以为难，继以为易。丙寅（1866）以后由易而知难矣。于是向从北宋溯五代十国，今复下求南宋得失离合之故。”

本年，庄棫避兵沪读。其《蒿庵诗集·自序》云：“癸丑岁，避兵海上。”（见《蒿庵遗集》）

本年前后，沈穆孙词作有《齐天乐·春游用王可竹韵》（衰罗香惹濛濛雾），《清平乐·用卢蒲江韵》（镜丞春晓），《清平乐·用卢蒲江韵》（绿芜庭院），《台城路》（匆匆又归花朝后），《摸鱼儿·莼……》（笑蛟人），《齐天乐·蝉，同稚聪兄作》（香莎仙蜕红尘远）等（《碧梧秋馆词钞》）。

兹选一首。《摸鱼儿·莼，用王可竹韵，同稚聪兄作》：“笑蛟

人、织绡泉底,丝丝都化冰缕。三泖澄波圆罩玉,绿浸沙窝凉雨。  
移棹去,更要倩、渔娘指点松陵路。烟光欲暮。看采蘋菱塘,金钗  
膩滑,秋思满吴楚。西风起,晓梦鲈鱼暗度,垂虹秋水如许。  
宦海季鹰归兴触,笠泽冷萦孤绪。盐豉取,煮翠带、双条碧浪翻银  
箸。登盘色舞。共鹭芹芽,鸥汀荻笋,隹味话今古。”

## 1854 年

(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三日至咸丰四年甲寅十一月十二日)

谭献二十二岁,开始学习填词;龙启瑞《汉南春柳词钞》有临桂唐岳《师友文钞》录本,吴怀珍序谭献《复堂词》,翁大年校辑文澜阁本《乐府指迷》(《晚翠轩丛书》本)。另黎兆勋《葑烟亭词钞》、阮恩滦《慈晖馆草词》、翁大年校辑文澜阁本《乐府指迷》、潘曾玮《玉注词》、凌祉媛《翠螺阁诗词稿》、沈世良《棣华室词》、阮恩滦《慈晖馆草词》刊行。蒋敦复、张修府、王庆勋、庄棫、沈穆孙、朱熹、张鸿卓等在上海地区活动。一些词作反映从戎、遇兵经历是本年上海词坛值得注意的现象。

蒋敦复自上海城北草堂迁居于西人仙楼居,为英人艾约瑟西席,与法兰西学士院教授儒莲通讯,讨论中国文学,帮助他翻译《大唐西域记》(王韬《蘅华馆诗录》)。

张修府(约1820—1880后),字允六,号东墅、梅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著有《小琅环园词录》(一作《小娜嬛园词录》,又名《梦龕词》)等。关于张修府生卒年,《中国词学大辞典》等多言

不详,此略考如右:其生年约为1820年,他在编年诗1859年之作《辰州客舍除夕》一诗对自己的生平行踪多有交代,其中有“四十明朝独悲咤”句,由此可推生年;其卒年当在1880年之后,其《小琅环园诗录》编年至1880年止。

张修府虽为嘉定人,但里居与外游各占其半。其家位于南翔槎溪,对此,他在诗词里多有描述,如《槎溪朱孝子诗为朱处士镇作》(约作于1845年)一诗小序中云:“予家嘉定县南翔里,有上中下三槎浦,曰槎溪。”(《小琅环园诗录》卷一)又如《听秋榭右构亭一椽,暇日登临,辄有梁公云舍之感,命之曰望云亭》,诗云“吾家琅环有池馆,槎溪烟树青葱葱”,且自注曰“予家槎溪之东有园曰小琅环”,故以此名其诗词集(《小琅环园诗录》卷二)。其词又名“梦龛”,此乃词人“京邸斋名”也。

本年,张修府从戎于上海,有编年诗《上海营雪夜》等为证(《小琅环园诗录》卷一)。兹选其词作一首。《忆旧游·沪城军次,为葛稚侯太史题梦龛听雨图》。梦龛者,予京邸斋名,君与程稚蘅、朱筱云两君燕赏之所。时两君尚滞燕中,触绪言愁,不自知其声之怨抑矣:“认疏花冪雾,密筱横烟,隐约柴扉。瘦到寒灯影,有诗魂酒梦,一片迷离。旅愁那回桄触,今日转相思。剩画里潇潇,脰边瑟瑟,古佛能知。龛中旧供达摩像。天涯幻萍絮,恁乡园烽火,换了鸿泥。一样联床夜,只少年情味,不似当时。又添算云离恨,旧雨负芳期。听今宵帐外,声声画角催鬓丝。”(见《小琅环园词录》)

另外,张修府于他年作于上海的词作还有《百字令·秋尽日和王问莱师韵》(西风江上)、《念奴娇·次韵寄答上海王叔彝观察庆勋》(蜚云海月)等。

本年,庄棫仍寄居沪渎。词作有《忆旧游·草》(试平原极

目)《玉楼春·闭门海上,春事寂然,午梦阑珊,不禁成咏》(空庭人静香篝冷)《南柯子·夜起露坐》(尘满芙蓉镜)等(《蒿庵词》,见《蒿庵遗集》卷十)。

兹选一首。《玉楼春·闭门海上,春事寂然,午梦阑珊,不禁成咏》:“空庭人静香篝冷。睡起无言妆懒整。莺声转转绕花旂,燕子双双穿藻井。游丝袅向秋千影。佳约雨云无定准。梦中好事梦难寻,倦眼微睨徐自忖。”

本年前后 沈穆孙词作有《氏州第一·除夕祭词,用清真韵》(昂首青云)《踏莎行·和戈顺卿丈载韵》(蝴蝶高飞)《踏莎行·隔舫和戈顺卿丈韵》(昔日花阴)《壶中天·朱伯康煮自京南旋……》(千山雪簷)《高阳台·花魂》(薄暝霾愁)《高阳台·花梦》(燕语阑时)《高阳台·花香》(铅水凝丹)《高阳台·花韵》(雨溼红香)《高阳台·家康伯晋属题 秋灯忆梦图,为其淑俪胡潘两女史作也》(镜槛波寒)《瑶华慢·题同叔 绿梅花下填词图》(阑疏补梦)《疏影·春影和张篠峰学博鸿卓元韵》(芳笼绮陌)《声声慢·春声和张篠峰学博元韵》(鸠呼雨绿)《踏莎行·用梦窗韵》(绣摺罗巾)《一痕沙》(何处梦儿可寄)《摸鱼儿·伯康 杏花斜月填词图》(碧濛濛)《满宫花》(蝶情凄)《醉翁操·题同叔 摹红词》(琴边、香前、调铅)《金缕曲·河东君小像》(泊凤飘鸾后)《霓裳中序第一·明皇秉烛夜游图,用草窗韵》(鸾云镜浪叠)《沁园春·闺人取凤仙花染指,见戏咏之,以续花史》(捣凤阑阴)《踏莎行》(罗扇招凉)《高阳台·杨师白敬傅 眉影填词图》(绿晕螺痕)《金缕曲·序伯丈属题 秋雨填词图》(已是秋深候)《哨遍·此解平仄互叶,亦备词家一格,戏以闲情写之,音节绵丽,识曲者自知耳》(唤醒蝶儿)《高阳台·题 唐围纪游图 和钱芝门恩荣原韵》(石甃嵌冰)等(《碧梧秋馆词钞》)。

兹选二首。《壶中天·朱伯康煮自京南旋，道出河间，适逢寇警，归属程序伯丈庭鹭绘风雪南辕图索题，为填是解》：“千山雪皚，想萧然匹马，麾鞭而去。莽莽关津行不得，万里邮程艰阻。烽火漫天，尘沙扑地，十丈河冰互。旌旗云黯，玉龙鳞甲飞舞。更奈画角悲号，金笳凄咽，月黑边城戍。背地吟鞍侵晓发，催送声声鼙鼓。冀北人归，江南花落，梦绕芦沟渡。征鸿息影，莫寻泥爪何处。”按，本词当作于甲寅（1854）年春。汪承庆有《忆旧游》（记昏鸦避冷）一阕，该词小序便言：“甲寅春初，朱伯康煮归自辽东，道出河间，适逢寇警，因属序伯丈作《风雪南辕图》征题，并自填《忆旧游》一解，即依原韵。”（汪承庆《兰笑词》）

《声声慢·春声和张篠峰学博元韵》：“鸠呼雨绿，鹃诉烟青，阑阴寂听愁生。漏滴花丛珊竿，玉戛风轻。鸢筝乍鸣弦，紧又圆、飞双鸽银铃。歌缓缓，续觴箫，宛转唱遍芳坰。红褰珠帘半下，正惺忪，笑倚翠呵笙。蹴鞠拦街，今年闹过清明。旗亭马嘶柳岸，想阳关、三叠刚停。钱簸罢，把金钗抛掷有情。”

## 1855 年

（咸丰四年甲寅十一月十三日至咸丰五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三日）

孙麟趾《绝妙近词》有陈庆溥序，王庆勋《诒安堂诗馀》刊行。王庆勋、蒋敦复、姚燮、王韬、庄棫等在沪上。

王庆勋曾在松江。他于次年为松江人顾夔《城北草堂诗馀》所作序言中，既有对顾夔词的评价，也有对二人交谊及在上海行踪的交代，故全录如右：“顾丈卿裳，天才峻拔，少负盛名。由翰苑出宰山右（按：山西），三阅星霜，遽抽手版，归卧于峰泖间。跌宕词场，以骚

坛倡后进者将二十载,不可谓非林下福也。余年届冠始与丈识面。虽谬承借奖,而地阻一江,又以道路驰驱,不获数数见,音问亦常梗。及乙卯(1855)夏再至茸城,丈已归道山久矣。老成凋谢,惆怅曷已?今年(1856)秋驻军江右之玉山,训练馀闲,检行篋所藏故人诗,得《城北草堂词》一卷,乃吾友张啸峰广文、雷约轩茂才于丈身后录寄者。自愧行踪靡定,熟读未遑。兹募得之戎幄中,不禁惊喜交集。爰呼老兵剪烛酹酒,读之如悬崖削立,惊涛怒飞,老鹤盘秋,孤猿叫月。时际霜严铁甲,万马皆暗,按节而歌,俨与画角刁斗声相酬答,吁何其壮也。因不揣樛昧,略加编纂,并以词馀附后。俟振旅东还日,授诸手民,非欲市惠于泉下也。然以丈之隆名久享,而此集刊成,乃出于当日之隅坐少年,丈若有灵,能弗诧为非意计所及者哉。咸丰六年季秋月同郡王庆勋拜识于信州十里山军中。(见《城北草堂诗馀》)

蒋敦复与姚燮同居上海。姚燮为蒋敦复《芬陀利室词集》作序。蒋敦复在《芬陀利室词话》卷二曾有一则,记述了姚燮在沪上的一些词学活动,兹摘录如右:“(姚燮)与余论词于海上,旨趣颇合。其序余词有云:‘高楼明月,如此琼箫,寒竹空山,奈何翠袖。’又云:‘诸公方弓刀乞贵,我辈犹花月言愁。’洋洋大篇,推许过当。为余团扇上书二词,今录于此。《好事近》云:‘回渚柳稀疏,柳外画城云漠。城上一眉山影,挂新蟾一角。’扶肩醉向酒家归,霜迳踏黄萼。四五点灯明处,是谁家水阁。《浪淘沙·寄兰语楼主人吴中》云:‘飘燕逐风翔,孤负华堂。花囚月桎梦颠当。能耐几梳青鬓发,几寸回肠。’

百计替思量。谁短谁长。天涯处处有斜阳。便向吴头迁楚尾,总是他乡。’兰语楼其所欢也。梅伯在沪,属意者三人,此其一。……”

王韬寓居沪渎，兹摘日记数则，以观其在沪渎的词学活动。8月13日“偶翻筱峰《绿雪馆词》阅之，笔致胫径，洵系作家，惜未极纤秀耳”。10月2日“（周）荫南宜兴诸生，以其父《介存斋志古文词稿》四册赠予”。10月9日“棣芎出其《微波阁词》相示，略阅一过，未能知其妙也”（《蘅华馆日记》）。

本年二月，庄棫曾离沪归扬州，有《瑞鹤仙·乙卯二月自海上归扬州，见新燕赋》（燕飞妆懒整）一词为证（《蒿庵词》，见《蒿庵遗集》卷十）。

## 1856 年

（咸丰五年乙卯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咸丰六年丙辰十二月五日）

高恩齐等撰《聚红榭雅集词》、张熙（曾官上海宝山）与储淳士合撰《平陵主客词》、赵起《约园词稿》、邵彥《情田词》初刊。王庆勋、黄燮清、蒋敦复、庄棫、黄文达、沈穆孙、陈如升、钱恩荣等在上海地区。被誉为“浦上三子”之一的黄文达来沪上及陈如升等人聚会，寥城是本年上海词坛值得注意的事。

黄燮清路经甬江，有编年诗《甬江行》、《甬上返棹留别伴石》等为证（《倚晴楼诗集》卷十一）。

本年，庄棫又曾返回沪渎。兹选词作一首。《珍珠帘·归海上作》：“熏风乍引齐纨扇。绕空阶、曲曲阑干行遍。香裊画帘深，又簾纹初展。倚枕支颐情缱绻，浑不觉、梦儿萦转。流眄。任寂寞

闲庭 ,落红成片。 谁遣茧纸敲窗 ,似人来几案 ,乱翻书卷。 蓦地起相寻 ,见白云天远。 芳草满川梅雨后 ,只望断、江南何限。 凄惋。 对茶鼎沉沉 ,闲煎绿荈。”(《蒿庵词》,见《蒿庵遗集》卷十)

黄文达( 1835 ? —1884 ) ,字笠雨( 或作笠渔 ) ,号石瓢 ,原籍安徽婺源( 今属江西 ) ,移籍江宁( 今江苏南京 ) ,黄文瀚兄 ,著有《绿梅花龕词》等。按 ,关于黄文达的生卒年 ,《中国词学大辞典》等多言不详 ,此据相关资料考证如右 :其生年约为 1835 年 ,黄文达于 1861 年诗作《卧云叔祖为作书画便面赋此志谢》自注云“ 达六龄时曾持扇求画 ,今追忆之已廿年矣 ” ;其于 1883 年有诗作《自题四十七岁独立小影》等( 两诗见《石菖蒲馆诗钞》 ) ,由此可推生年。其卒年当为 1884 年农历六月 ,黄语松于 1884 年所作编年诗《冬至节后予将之馆 ,王丈梅父以诗见赠 ,依韵酬之》中“ 哭弟残衫渍泪痕 ”句自注云“ 仲弟莅雨于六月病故 ”( 见《其馀集》卷二 ) ;同时 ,王孟洮在“ 丙戌( 1886 )二月 ”所作《黄文达传》里有言“ 前年六月君归道山 ”( 见《石菖蒲馆钞》 ) ;另外黄文瀚在《己丑( 1889 )四十生朝感怀四首》第二首“ 弹指半生驹过隙 ,伤心七载雁离群 ”句自注“ 仲兄莅雨亡已七载 ”( 见《揖竹词馆诗钞》 ) ,此当为虚算 ,因为黄文达《石菖蒲馆诗钞》中依然有编年诗“ 甲申 ”年之作数首。

关于黄文达的词 ,沈祥龙《黄文瀚揖竹词馆词草跋》评其词为“ 婉约 ”( 参见 1865 年黄文瀚一则 ) ,张文虎《绿梅花龕词序》称其词“ 深入白石、草窗、玉田之奥窔 ”( 参见 1878 年张文虎一则 ) 。另 ,王孟洮在《黄文达传》里有言“ 君生平好吟诗 ,尤喜为长短句。性简傲厉 ,言词出语 ,恒咄咄逼人。诗词称是 ,令人生畏 ,而人转喜读之 ,以其精深刻露、多动情处也。”(《石菖蒲馆钞》)

黄文达寄居沪渎 20 余年 ,生平所交也多沪渎人士 ,如为之作



传的上海西林村人王孟洮,与其“订神交”、为其词集作序的南汇人张文虎,为其词集题词的上海人葛其龙和松江人沈祥龙等。其中,沈祥龙题词诗第二首云:“廿年海畔寄吟身,别有襟怀抗古人。好约旧朋图主客,善商良药配君臣。挑灯时仿花间集,对酒应歌陌上春。更羨惠连才调美,谓瘦竹。池塘芳草梦常新。”黄文达在沪读期间被誉为“浦上三子”之一。王孟洮《黄文达传》有言:“君诗隽永迈常,寓居浦上有三子之称谓。同曾君懒萍钰、葛君隐耕其龙,而余谓君诗当出二子上,盖命意往往深入一层也,至长短句二子非所长。”

本年,黄文达始来上海。其《忆刘霭云》诗云:“君来吴下又杭州,我亦携家海上游。从此茅山两不见,最难回首晚枫秋。”本诗自注云:“乙卯岁(1855)客句曲,秋暮曾共霭云登茅山,丙辰(1856)淳化告警,霭云去杭州,余徙黄浦,往事重思不无鸿泥之感。”(《石菖蒲馆钞》卷一)

本年前后,沈穆孙词作有《洞仙歌》(红楼天远)、《洞仙歌·题朱鹄侯延射剪烛填词图》(西窗漏静)、《露华·燕笋和汪稚泉承庆,从玉田体》(换班王积)、《眉妩·蚕豆和稚泉,从石帚体》(正宣寒宜暖)、《凤蝶令·题稚泉画扇》(浪影青蟠鸭)、《金缕曲·题张楔亭修事西湖载酒图》(容易春光老)、《金缕曲·赠朱子谌定华》(造物无情耳)、《满庭芳·题秦少园兆兰啸沅词,即次集中题潘季玉曾玮玉淦词集韵》(讽绿珠怜)等(《碧梧秋馆词钞》)。

兹选一首。《金缕曲·赠朱子谌定华》:“造物无情耳。把人间、男儿磨灭,暗销英气。世上浮云都不管,携酒一壶花底。便醉倒,倩人扶起。笑嚼冰梅清沁骨,算仙乡还我真滋味。年少恨,尽休矣。心能知足皆如意。更何须、金龟玉印,封侯万里。莫道乾坤如斗大,枉自踢天踏地。但放浪、形骸而已。秋老鲈鱼长尺

半愿从君垂钓淞江水。鸥梦在碧波里。”

陈如升(生卒年不详),字同叔,“娄东七子”之一,著有《尺云楼词钞》(又名《寥红词》)。约于本年春,陈如升在嘉定嚈城,与同为“娄东七子”之一的钱恩棨游。有词《高阳台》(瘦烛啼珠),该词小序言:“嚈城梅花书屋,唐叔达先生读书处也。今春梅花盛开,娄东钱芝问恩棨挈伴来游,绘图纪事,遍征题咏,为述是解,即依原韵。”

《尺云楼词钞》明确编年,作于本年之前的词作有:《鹧鸪天》(鸳径苔深忆旧游)、《长亭怨慢·春暮怀蒋剑人敦复》(又香径)、《买陂塘·题张筱峰广文鸿卓藕花香里填词图》、《渺烟波》、《祝英台近》(画帘垂)、《探春慢·与家小梅穆孙别三年矣,屡荷寄词未及一答,草堂人日对梅花一枝,偶有所触,拈此奉寄》、《蛾蕊飘寒》、《摸鱼子·春夜拨闷》(谢啼鹃)、《疏影·帘影》(斜阳弄碧)、《疏影·屏影》(罗纹隐碧)、《浣溪沙》(微雨空濛湿玉钩)、《瑞鹤仙》(乱莺啼梦醒)、《洞仙歌·“无数杨花过无影”,张次柳凯取子野句,颜其楼曰“三影”,绘图纪事,并填洞仙歌三曲,属为和之,同小梅作》、《画堤似暝》、《洞仙歌·隔墙送过秋千影》(苔阶月午)、《洞仙歌·云破月来花弄影》(春阴似水)、《喝火令》(粉瘦红栖蝶)、《浣溪沙》(雨过蔷薇褪薄妆)、《浣溪沙》(睡起惺忪思不禁)、《浣溪沙》(嚼蕊吹花总可伶)、《浣溪沙》(画舫年年载酒过)等。

兹选三首。《长亭怨慢·春暮怀蒋剑人敦复》:“又香径、愁红如扫。几许离情,暗萦芳草。如此江山,此时不似旧怀抱。采兰倦矣,空怅望、知音少。留得一分春,尽消受、燕昏莺晓。春杳。盼迢迢碧水,隔岁未通孤棹。美人何处?定延伫、骨萝幽沼。是甚日、共赋登楼,更共听、箫声凄悄。算游冶匆匆,未许闲踪闲早。”

《买陂塘·题张筱峰广文鸿卓藕花香里填词图》：“渺烟波、藕花千顷，隔花微听人语。画陂卅六寻难见，应在闹红深处。裁妙句。料水珮风裳，漾尽吟边暑。瓜皮艇驻。待艳拂金笺，醉横铁笛，商略试新谱。销魂境。添得浓香几缕。湿衣都是珠露。鸳鸯纵有双栖福，何似知音鸥鹭，携俊侣。羡三影、才名惯向旗亭赌。湖天小住。算蟹渚秋高，鲈香梦稳，好景更谁数。”

《浣溪沙》：“画舫年年载酒过。围灯拥髻唱回波。相思人似隔银河。索笑惯教遮宝扇。通辞还恐掷金梭。斜门静掩绿阴多。”

## 1857 年

（咸丰六年丙辰十二月六日至咸丰七年丁巳十一月十六日）

陶樾《红豆树馆词》付梓（名人序跋甚多），关锬《梦影楼词》、秦兆兰《焦诗馀音》初刊。蒋敦复、王韬、黄文达、汪承庆、陈如升等在上海地区。《沧江乐府》始刊于本年，这是本年上海词坛的大事。此集汇刻了“娄东七子”之词，即嘉定程庭鹭的《柳塘秋词》、宝山朱熹的《东溪渔唱》、太仓杨敬传的《眉影词》、宝山沈穆孙的《苔翠词》、镇洋汪承庆的《兰笑词》、宝山陈如升的《拳红词》、太仓钱恩桀的《祢云词》。

蒋敦复在沪上，始号江东老剑，曾赴吴门访齐学裘。本年“娄东七子”始汇刻词集《沧江乐府》，除了陈庭鹭、朱熹外，其余五人皆邮寄各自词集请蒋敦复去取。其中，沈穆孙虽经蒋敦复去取，而刻时不甚从蒋意。为此，蒋敦复叹曰：此事自有千秋定论，非一人

之私言所能轻重 ;况余所献箴言 ,实出朋友相爱之识耶 ! (《芬陀利室词话》及《沧江乐府》重刻本 )

黄文达寄居在上海黄浦东乡的姜家村。其《桃花行》诗之序言云 :“丁巳( 1857 )余客黄浦东乡之姜家村。其地桃树最盛 ,春来吐花 ,无地不遍绿 ,作桃花行志之。”(《石菖蒲馆钞》卷一)

汪承庆( 生卒年不详 ) ,字馨士、稚泉 ,江苏镇洋( 今太仓 )人 ,著有《墨寿阁词钞》( 又名《兰笑词》) 。蒋敦复评其词云 :“长调音节浏亮 ,顿挫生姿 ,瓣香纳兰容若 ,而绝少衰飒气 ;小令中腔 ,芬芳悱恻 ,不堕南宋人云雾。”( 转见徐珂《清代词学概论》)

本年春 ,汪承庆在嘉定县南门外的寥城。兹选一首。《曲游春·丁巳花朝后二日薄游寥城 ,集饮唐园梅树下。酒波乍浮 ,一月独朗 ,弦索未绝 ,万花齐开 ,感胜赏之易阑 ,惜芳春之尚稚。歌此付韵莲录事 ,以云和鼓之 ,当有山禽起舞耳》 :“艳雪当筵散 ,正彩旛初剪 ,春到香国。嫩约前宵 ,记花阴罗袜 ,钿车芳陌。鬓影阑干侧。料翠羽、飞来曾识。指树头、数点羊镫 ,窥见那人颜色。 倾倒。离愁暗织。奈韵歇珠喉 ,光堕瑶魄。第一相思 ,是偷拈钗股 ,蛎墙频画。蜡泪铜荷湿。叹水样 ,年华轻掷。等恁时酒社寻盟 ,坠欢更拾。”

陈如升约于本年在上海。兹选一首。《凄凉犯·沪城客夜 ,黯然谱此》 :“一声画角。吹才起、离愁入夜如织。燕帘卷也 ,银尊浅注 ,杏衫深湿。莲壶悄滴 ,叹红泪、鸾绡渐积。剩凄凉、城头淡月 ,筛影照檐隙。 因念妆楼上 ,懒凭危阑 ,晚<sub>正</sub>重剔。凤箫漫响 ,记年时、翠蛾曾识。数尽冰潮 ,问何事、鱼笺又寂。更无聊、隔院到晓送短笛。”(《尺云楼词钞》)

## 1858 年

（咸丰七年丁巳十一月十七日至咸丰八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七日）

丁至和《萍绿词》、王锡振《茂陵秋雨词》、许谨身《师竹轩词抄》、潘遵璈《香隐庵词》、赵我佩《碧桃馆词》、边浴礼《空青馆词》刊行。张景祁序章黼《梅竹山房词稿》，何咏序蒋春霖《水云楼词》。黄燮清、蒋敦复、黄文达等词人在沪上。《沧江乐府》剞劂将成及蒋敦复多篇词集序跋是本年上海词坛一大景观。

黄燮清作沪上游，其次年所作《挽秦次游》组诗之第四首自注云：“去年四月同客申江，予赋《洋泾竹枝词》二十四首，君极为击赏，手自录稿。予先期归，与君话别寓斋，絮絮至夜分，后竟不得再见。”（《倚晴楼诗续集》卷一）

蒋敦复居沪上，曾赴吴门。

仲春，蒋敦复为宝山人陈如升《尺云楼词钞》作序。该序言：“有必传之词，有必不传之词。窈窕千古，磅礴寸灵，感物喻志，出风入骚，必传之词也。搜香猎艳，浮烟浪墨，<sup>端</sup>声绘调，千古一喙，必不传之词也。同叔知之，故其词务为深沉之思，屏去靡曼之习，镂冰一寸，中具楼台，<sup>削</sup>三峰，<sup>半</sup>别施斤凿，<sup>森</sup>碧而单丝直上，临镜则万花吐妍。往者余举‘词以有厚入无间’之说告之，同叔不河汉吾言也。要其为人，<sup>纫</sup>兰蕙，<sup>纁</sup>左珩右璜，宅理不腐，发情独挚，有立于词之先者，亦异乎人之词矣，欲无传，得乎？戊午仲春同邑蒋敦复。”

“夏四月”，蒋敦复在“海阔天空之居”，为潘钟瑞《香禅词》作

序。此序有言：‘往时戈弢翁订正《词律》特严四声，于宫调尚未及究，学者已苦其难。近词风日炽，独宫调茫昧如故，夷考历代乐书辄为古人所愚，复颇留心于此，著录三万馀言，尚未成书，苟非至精至当不敢出以问世。若夫南渡后词自与北宋以上截然不同，学者竞尚姜、张，日趋于空滑而不自知，不吝近又著《词话》，举一‘厚’字及炼意之法，欲救今日之弊。’（见潘钟瑞《香禅精舍集》）

黄文达在上海，有编年诗《过张家浜小饮》、《侵晓至洋泾镇》等诗为证（《石菖蒲馆诗钞》卷一）。

## 1859 年

（咸丰八年戊午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咸丰九年己未十二月八日）

王锡振《龙壁山房词》刊行。黄燮清、蒋敦复、王韬、张筱峰、张景祁、汪藻、陈寿祺、李慈铭、黄文达等词人在上海地区。蒋敦复与王韬等人谈词论学，汪藻漂泊上海地区填词甚富是本年上海词坛一大景观。

黄燮清在云间，有编年诗《云间留别袁敕六观察芳瑛》等为证（《倚晴楼诗续集》卷一）。

蒋敦复曾离沪游杭。

王韬寓居沪渎，兹摘录日记数则：2月23日“宝山蒋剑人来……言近著《词话》已得二卷，于阴阳清浊之间，极为留意；李笠翁所论固非，即《词律》中舛误亦不少，填词家未可以为法也；古

人所谱之调,长短高下,悉合宫商,非任意轻制;今人作词,开口便错,因不先明韵学耳。予曰:‘韵学切母之法,乃系梵音。古人本无平仄四声,亦无所谓韵,而所制韶濩诸乐,自有天然节奏。《诗》三百篇,皆可被诸管弦。其中所作,不尽文人,虽妇人稚子,讴吟谣咏,亦能入拍。至后世法则愈多,讲论愈密,而愈不能明,所作亦无有及古人万一耳。固何也?’剑人曰:‘细穷其源,即我亦不解其何故也。’”

4月20日“下午,同壬叔入城,途遇蒋剑人,因偕访筱峰、步洲,邀至酒楼。……酒间,剑人抵掌雄谈,声惊四座,自言所作诗词骈体,皆已登峰造极,海上寓公无能抗乎,独于古人尚不敢自信。……筱峰闻之,意若微有不满,引杯言曰:‘谈词章者尚有姚梅伯,明历算者亦有徐君青,恐其亦至海上,则二君(蒋敦复、李善兰)不得专美于前矣。’因转谓予曰:‘足下当力可传之学,与二君鼎足而立,毋使其独享盛名也。’(方行、汤志钧编《王韬日记》)

张景祁(1827—?)原名左钺,字孝威,更字繁甫,又字韵梅,号新蘅主人,浙江钱塘人,著有《新蘅词》九卷、外一卷。其分别于光绪二年(1876)和光绪九年(1883)作《新蘅词·自序》,叙说其填词经历,表明其词学观念。谭献曾评其词云“韵梅早饮香名,填词刻意姜、张,严声鏊律”;“乱后重见,君已摧锋落机,谢去斧藻”,“中年……不无黄钟瓦釜之伤”;“倚声日富,规制益高,熯熯乎北宋之坛宇,江东独秀,其在斯人乎”(《篋中词续》)。

本年及后几年,张景祁在上海地区,词作有《摸鱼儿·己未春仲,与高茶庵同赴云间,舟中出茶梦庵填词图索题。余交茶庵已十年矣,……》(《记相逢》)、《霓裳中序第一·青村城隅野桃作花繁盛,念远成赋》(《湾头锦浪接》)、《金缕曲·云间春感》(《不见西湖柳》)、《解连环·题宫人斜倚熏笼图》(《麝沉金鸭》)、《忆旧游·薄

游吴淞 旅况萧然 惜别伤春 并成凄调(又春帆带雨)《渡江云》(江南已春半)等(《新蘅词》)。

兹选二首。《金缕曲·云间春感》：“不见西湖柳，但濛濛、吹来絮影，似无还有。点点愁心黏不住，却把愁根种就。早池面、青萍如绣。絮自分飞萍自聚，便漂流终有相逢候。身世感，几回首。茸城作客飘零久。记当初，菱塘散发，药栏携手。水盼兰情无限意，只在灯前扇后。剩清月、照人依旧。烽火乡关尘梦警，唱刀环何日归来又？离思苦，况无酒。”

《忆旧游·薄游吴淞 旅况萧然 惜别伤春 并成凄调》：“又春帆带雨，暮角吹寒，梦远吴天。拟伴梅花住，奈征尘点鬓，不似当年。翠尊其时同照，落月屋梁边。有多少离情，啼莺不语，江柳摇烟。飞仙，渺何许，怕说与依依，归燕堂前。满目风光换，只青袍草色，飘泊谁怜。但凭鲤鱼潮信，珍重递吟笺。想扑蝶帘栊，愁春未醒人倦眠。”

汪藻(?—1863)，著有《绣蝶庵词钞》等。癸亥(1863)年，华亭张鸿卓题其词集云：“统观此集小令则金荃兰畹，慢词则玉田草窗。江山风月，豁其襟灵；花鸟烟云，助其墨韵。融情景于寸管，谐音节于九宫。意兴所至，语无不宣。舒卷自如，乃复曲包馀味。千秋盛业，有劳可操也。”并题《虞美人》两阕，即《虞美人》(凤城梦忆东华路)、《虞美人》(桃花潭水深千尺)。

约于本年，汪藻因避乱浪游春申江畔，两年后卒于春申浦上。其表弟潘瑞麐在《绣蝶庵词钞》后记里说：“鉴斋表兄所著《怡轩诗》五卷、《绣蝶庵词》五卷，光绪四年冬刊成，去鉴斋之歿十六年矣。鉴斋以造乱流徙，客死春申浦上。”汪藻是在中秋后一日漂泊至沪渎的，他在《水调歌头》(今古大圆镜)一词的小序里说：“季玉以固安旅夜中秋用东坡韵词见寄，忽感是夕全家漂泊海滨，余更有



缺月之慨，倚声和之录寄沪上。（《绣蝶庵词钞》）

汪藻本年词作较多，皆在漂泊中写成，足见他造乱流徙沪渎之情状。《浪淘沙·雨夜有怀上洋》（鲸浪拍前滩）《浪淘沙·悔庵见和前词次韵答之》（惨黛不曾开）《浣溪沙·十月五日为茱阳夫人百日，悼亡三首》（缺月弹沈廿五弦）（借得凉云一片低）（申浦飘零一叶舟）《更漏子·翌日又作》两首（镇纹犀）（剪秋菰），《卜算子》两首（雁字怅江天）（强坐到更深），《浣溪沙》两首：（一日柔肠一百回）（已恹裙腰瘦绿罗），《浣溪沙·感旧》两首：（泪竹斑斑不可收）（怜命怜才只等闲），《浣溪沙》两首（欹枕无眠泪眼开）（风里愁丝绿唾绒），《浣溪沙·即景》两首（无事寒檐日亦长）（懒把围棋赌一枰），《浣溪沙》四首（酒浅何如别意深）（有泪须经堕泪碑）（千万相思尺寸鳞）（秋社喧阗到市西）。（《绣蝶庵词钞》卷五）

兹选三首。《浣溪沙·十月五日为茱阳夫人百日，悼亡三首》之第三首：“申浦飘零一叶舟，累他小妹感残秋，不堪话雨借山楼。夫人之妹时适同寓。一炷心香容易烬，手捧香炉今犹在也。两行蜡泪总难收，那时叮嘱记从头。”

《卜算子》：“强坐到更深，怎说还闲坐。年少心情怕再提，早拥寒衾卧。梦影亦飘零，一蝶香魂簸。纵使江南也得归，蓬鬓星霜和。”

《浣溪沙·即景》：“无事寒檐日亦长，况挨永漏剔凝缸，满天雪白月如霜。何处青山容腐骨，几时碧海转回肠，生生世世莫思量。”

陈寿祺（1829—1887），本名源，字子穀、珊士，号云彩，绍兴人，著有《青芙馆词钞》一卷、《二韭室诗馀别集》一卷等。

本年前后陈寿祺寄居上海，兹选二首。《虞美人·三月十一，

海上卧病,闻浙省寇警,欲归未能,感拈此解》:“牡丹花底红阑折,燕与人俱客。闲情已是不禁春,何况春来小病与愁并。飘零身世伤乱离,不管丝魂断。家书一纸未开缄,先向题签两字看平安。”(《二韭室诗馀别集》)

《水调歌头·中元,浦江客邸对月感赋》:“人在万山顶,明月不能高。老蟾今夜妩媚,为我照青袍。吟弄碧云深处,摘得秋星盈把,带绿煮松瓢。飞泉兜不住,一白界岩腰。还记否,瓜步梦,秣陵涛。可怜廿四桥月,冷咽玉人箫。试把素娥拍醒,潜入凄凉曲子,天也怕魂销。砧声响何处,万里玉关遥。”(《青芙馆词钞》)

李慈铭(1830—1894),字伯,初名模,字式候,号莼客,室名越缦堂,人称越缦老人,浙江绍兴人,著有《霞川花隐词》二卷、《桃花圣解庵乐府》一卷。其自序词集云:“今天下之学,未坠者词乎?盖其道卑下,其语轻弱,儇薄之士多好之。公卿大夫稍嗜风雅者,又喜其近乎俳优谄谀,而称重奖借,渐相模仿。于是上下靡然,以为天下之不必读书而工者,莫若此也。上之可以结欢贵要,为曳裙吐茵之媒,下之可以悦闺檐,狎歌舞,采兰赠芍,为蹇修之具。酒边花间,人为一集,而世之变遂日亟,词之雅道亦遂亡。”

春,李慈铭路经上海嘉定、嘉善等地。兹选二首。《谒金门·己未春晚,舟行吴淞江中》:“江上道,临水画楼春早。迟日养蚕帘影悄,隔帘闻语笑。朝暮蒲帆征棹,愁见殢人芳草。烟陌青青同一稿,夕阳无限好。”

《祝英台近·暮春游嘉善秦氏小园》:“绮廊疏,芳径转,楼阁浅深见。迤迳珠帘,多半隔花卷。殢人一曲朱阑,是谁频倚,恁沾袖、馀香犹暖。恨春晚,回首檀板金尊,年前几欢宴。题榜风流,还问旧家燕。园额为王烟客太常所书。更怜临水纱窗,杨花堆雪,正闲煞、嫩晴庭院。”(《越缦堂词录》)

## 1860年

(咸丰九年己未十二月九日至咸丰十年庚申十一月二十日)

钱国珍《寄庐词存》、陈钟祥《香草词》等五种、李肇增编选《淮海秋笈集》刊行。王学增为杜文澜《采香词》作序。蒋敦复、潘遵祁、周藤虎、潘观保、黄文达等在沪上。一些词人因避乱而至沪上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二月朔,蒋敦复再次离沪游杭。九月泛海旋沪,应上海县令刘郇膏之请,修《上海县志》(《上海志》)。

潘遵祁(1808—1892)字顺之、觉夫,号西圃、简缘退士,江苏吴县人,著有《西圃诗馀》一卷、《西圃词续》及《三续》一卷。杜文澜评其词为“游行自在,天趣盎然”;“无一字不锻炼和平”(见《憩园词话》卷二)。曾避乱上海,主讲蕊珠书院,后归隐邓尉。

本年秋,潘遵祁避乱至沪渎,其在《汪鉴斋诗稿序》里言“庚申”秋余从山中至沪上”(《西圃文集》卷一)。自此,寓居沪渎达五年之久。

周藤虎(1818—1862)字韬甫,原名瑛,江苏阳湖人,著有《餐芍华馆诗集》八卷,附《蕉心词》一卷。自本年后两年,周藤虎主要在上海活动,最后病死沪渎。嘉善金安清为之作传,其中有言:“庚申(1860)苏城陷时,君方入资叙部郎,为徐忠节公擘画兵事,流离徒跣,几以身殉。辗转至崇明上海,思纠合义旅,号召洋人之有才智者,为保全东路计。当事忌之,几陷以不测。君乃……赴皖……至沪渎而病,三月遽不起”(见《餐芍华馆诗词集》)。查

《蕉心词》,无在沪读词作。

潘观保(约1825—1894),字辛芝,江苏吴县人,著有《鹤泉山馆词》一卷等。

约于本年,避乱寄居沪渎,词作有《秋宵吟·侨居沪渎……》(短衣单)《浪淘沙·遭乱以来……》(倚枕数残更)《浪淘沙·再和“寄怀壶园沪上”原韵,计余风雨扁舟之日,正舅氏自沪上赴临山时也》(前度荻花滩)《浪淘沙·客窗除夜感作,和周晋仙“明日新年”词韵》(枉费买山钱)《哀江南·家山一别,倏又春深,劫火茫茫,欲归无所。自度此腔,命之曰“哀江南”。仆本恨人,抑郁善感,伤时怀旧,不自觉其音之嗷杀也》(腊易成灰)等(《鹤泉山馆词》)。

兹选二首。《秋宵吟·侨居沪渎,岑寂寡欢,无家可归,忧思成痼。适鹤巢寄赠此阕,因依白石体并用其韵,率成丰酬。此黄钟商调也,余之此解有变徵之音。海天辽阔,于参横月落时,谱以铁笛,愀然怨矣,知音者审之》:短衣单,炮烛咬,夜浦潮来人悄。家何在,怅望断长天,数星横晓。数莲筹,倚桂葆,听彻乌啼林表。凄凉甚,是第一伤心,故园荒草。半载飘零,叹鬓发,丝丝渐老。冻笳吟怨,画角催寒,眼看阵云绕。愁绝霜飞早,恨别茫茫,归去信杳。恁无端,坐久灯昏,楼角明月夜半了。”

《浪淘沙·遭乱以来,山居半载,九月初为恶氛所迫,仓卒入太湖、过洞庭、赴沪滨,风雨经旬,转徙甚苦。读箫珊舅氏藻“避乱临山和吴引之太守艾生”是调,依韵和之》:倚枕数残更,去催程程。自怜病骨强支撑,滚滚秋潮空泻恨,恨煞今生。夜静玉绳横,缺月徐行。怎生无梦到长亭?却向灯前温旧梦,梦也零星。”

本年,黄文达由浦东的姜家村移居沪上,一度寄居在上海西林

村。有编年诗《移居沪上，由戚家庙泛舟至申浦作》、《刘霭云由山左寻亲来沪，访余于西林村，次王丈梅甫孟洮韵奉赠》等诗为证（《石菖蒲馆诗钞》卷二）。

## 1861 年

（咸丰十年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一日）

蒋春霖《水云楼词》、李若虚《海棠巢词稿》（重刊，原名《塞外词》）、周佩荪《浣馀集》刊行。杜文澜《词律补遗》及校勘记刊于《曼陀罗华阁丛书》。李肇增序杜文澜《采香词》，李肇增、褚荣槐序蒋春霖《水云楼词》。黄燮清、蒋敦复、张文虎、刘履芬、张炳堃、张鸣珂、王清霞、潘遵祁、俞樾、黄文达、陈如升等在上海地区。黄燮清、蒋敦复等与沪上寓公谈词交游及一些词人避乱沪上是本年值得关注的现象。

黄燮清至楚就官，路经上海，停留两月。吴镡铁序《倚晴楼诗续集》云：“辛酉（1861）贼陷海盐，倚晴楼毁于火，所镌诗词乐府悉归一炬。穷无复之，间关至楚，藉一官谋升斗。”此行黄燮清有诗数首记之，如《饶军门廷选兵援浦江，两溃不振，浦城陷，予自萧山携家赴甬》、《十月十五日夜自甬江航海至沪，寓同里金棣园振华之楼。楼本冯壻缙斋夫妇所赁，遂同居焉》、《十二月十五日乘轮舰航海自沪往楚》等。

此次，黄燮清寓居沪渎两月，与居沪词坛名流多有交游，如陶绍源（有《赠陶锥庵茂才绍源》），石中玉、张鸣珂（有《石生莲航孝廉中玉、张生玉珊茂才鸣珂皆禾中隼才也，顷来沪上，各以诗

稿就质,不因离乱而丧其学,是可嘉已,赋诗勉之》)、蒋敦复(有《余将之楚,蒋剑人茂才敦复作序赠行,余亦赋诗言别》)等(《倚晴楼诗续集》卷二)。

蒋敦复在沪上,与来沪的胡鼻山人及沪上寓公胡公寿、李善兰、张鸣珂辈往还谈艺(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与航海来沪的刘履芬往还论词,并跋刘履芬之弟刘观藻《紫藤花馆诗馀》,仍以其“有厚入无间”之说绳词,评刘观藻词“虽兼白石、玉田、草窗、日湖之胜,然犹未入北宋人之室”(刘履芬《古红梅阁遗集》)。冬,与经沪的黄燮清及寄居沪上的陈如升相与纵谈宋元词学源流(陈如升《病榻怀人诗剩稿》)。

本年冬,张文虎曾在沪上,遇马慎甫。张文虎《马慎甫慎庵图跋》有言“咸丰十一年(1861)冬,遇慎甫沪城”(《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下)。

刘履芬(1827—1879),字彦清,号泖生、沅梦,浙江江山人,著有《古红梅阁集》,内附《沅梦词》一卷。吴棠题其词集《金缕曲》有云“猿鹤沙虫成幻梦,填海怨禽何益?叹窈渺、天心莫必。起舞中宵鸡膈膊,拨铜琶、呜咽江声濤。缄愁思,素书尺”。

约为本年,刘履芬航海至沪,与蒋敦复交游,详见本年蒋敦复一则。兹选一首。《金缕曲·蒋剑人以碧山白云草堂竹屋之图属题并以寄怀》:画个闲庭宇。更添将、疏疏落落,几重云树。一带青山罗户牖,中有词仙小住。浑忘却、天涯羁旅。残月晓风轻梦稳,傍垂杨仍是江南路。此知际,甚情绪?江乡几日惊鼙鼓。莽回头、萧萧短发,僧庐听雨。行卷尚存重检校,别有伤心无数。只秃笔,尚堪千古。头白孙郎月坡今不见,醉旗亭、莫漫逢人赌。

愁黯淡，岁华暮。（《沅梦词》）

张炳堃（约 1815—？），谱名瀛皋，字鹤甫，号鹿仙，浙江平湖人，著有《抱山楼词》四卷，助黄燮清校辑《国朝词综续编》。黄燮清称其词“以秦柳之缠绵，写苏辛之豪迈，芬芳悱恻，能移我情”。丁卯（1867）年秋，张炳堃序黄燮清《倚晴楼诗馀》云：“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思力靡举。矧乃参差变唱，曲折赴节，意内言外，滋润婉切，心巧手妍，锱铢精讨。乐章有府，比音成文，固风雅之余响，亦骚辨之苗裔也。然而美人香草，托旨幽蔚，琼楼玉宇，寄情遥深，劳人缀曲，怜河上之同声，奇思凌云，换尊边之低唱，懂而有作，屑以为名哉。”

本年后三年，张炳堃始避地沪渎，后由沪远赴他方，复又返沪。他在己卯（1879）年所作词《沁园春》（饥走三年）首句自注云：“辛酉癸亥三年中，由沪而淮而秦而豫，复由豫而沪，往返九千馀里。”在沪期间，与苏松太道词人应宝时相识，此见其己卯岁之词《浣溪沙》（风鹤声中寄一廛）中“来游何幸识仁贤”句自注。这段避居沪渎的生活对张炳堃后期词的创作有较深远的影响（《抱山楼词》）。

王清霞（生卒年不详），字湘波，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王清霞为词人顾夔妻，著有《小娘嬛室诗馀》，附刊于顾夔《城北草堂诗馀》后。本年，王清霞避乱于上海高桥，此书原稿被毁。其子顾莲在 1888 年所作《小娘嬛室诗馀·序》里有言：“太安人旧有手书《小娘嬛室词》一册，约百馀阕，附以古近体数章，经先府君点定。咸丰辛酉（1861）年避粤寇于高桥陆氏。其冬寇猝至，寓庐毁，词册被烬。比寇退，检搜遗集，仅得此稿。”（《城北草堂诗馀》附后）《小娘嬛室诗馀》无编年，且所剩不多，其中在上海地区所作大致有《浪淘沙·送外入都销假》（目极水云低）、《谒金门》（云不定）、

《虞美人》(飞飞鸦影浓于墨)、《定风沙》(渐好春光渐月圆)、《一剪梅》(云影波纹透碧纱)、《浪淘沙·秋晓》(云浅月微明)、《行香子·秋雨》(月暗银蛸)等。

本年,俞樾因避兵乘坐火轮船来上海。有诗《贼陷绍兴,与余所寓槎浦相距甚近,因避居海上草舍中,赋此识慨》等为证(《春在堂诗》编五)。

黄文达在上海,有《余避居姜家村凡四年余,庚申(1860)年春移居筠溪后风鹤迭警,不来此村几一年矣。今春有事沪上,重过其地,与村人话旧,徘徊者久之,不禁生萍蓬之感,缘赋四十字以志》等诗为证。本年曾由西林村避居浦西,有《二十日由西林村避居浦西》等诗为证(见《石菖蒲馆诗钞》卷二)。

## 1862 年

(咸丰十一年辛酉十二月二日至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十一日)

孙祐培《味红阁词》(有自序)、陈元鼎《鸳鸯宜福馆吹月词》(刻于沪上)、陆蘅《倩影楼遗稿》(重刊)刊行。  
蒋敦复、潘遵祁、陈元鼎、俞樾、黄文达、劳乃宣等在沪上。

潘遵祁寓居沪渎,其在《谱桂义泽记》称自“庚申乱后”,乡人“至是以沪上为安土,死亡之余稍稍来集。余寓此亦三阅寒暑矣”(见《西圃文集》卷三)。本年其在申江旅社作《西圃诗集·自序》。

本年夏,陈元鼎养疴春申浦,回忆旧作编辑成集《鸳鸯宜福馆



吹月词》并作自序云：“今年夏，养疴春申浦，约略记忆尚得如干首。烽烟满目，故乡已沦为贼藪，家室飘摇，埋骨不知何地？半生结习，敝帚自珍，亟录而梓之。有白江州其人乎？或听商妇琵琶而为之青衫泪湿也。同治壬戌（1862）年中秋前三日，钱塘陈元鼎实庵氏自识。”该词集于本年刻于沪渎，陈德聪在《鸳鸯宜福馆遗词·跋》里说：“先大父自定《吹月词》录自道光乙巳迄同治壬戌凡二卷，刻于沪上。”

春，俞樾仍在上海，旋离沪赴京。有诗《壬戌春自上海附海船至天津，发吴淞口，因成一律》、《黄沙歌》等为证（《春在堂诗》）。

黄文达在上海，有《月夜泊舟浦江有感》等诗为证；一度离沪赴江苏，有《崇川晓发》、《廿三日到金沙作》等诗为证（《石菖蒲馆诗钞》）。

劳乃宣（1843—1921），字季瑄，一字玉初，号渠斋、韧叟、劳山居士，浙江桐乡人。著有《桐乡老人遗稿》等。其虽幼耽吟咏，但所作不多，在上海所填之词更少。不过，作为近代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其足迹又常至沪渎，故录存其相关经历。

本年，劳乃宣奉母自泰州赴上海，寄居邹氏（《韧叟自定年谱》）。

## 1863 年

（同治元年壬戌十一月十二日至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一日）

杨希闵编选《词轨》八卷、《补录》六卷成。蒋敦复、张文虎、潘遵祁、黄文达、许玉琢等在沪上。

本年春夏,张文虎在沪上,遇张鸿卓。张文虎《张伟甫纪事图序》(同治三年撰于皖城宾馆)有言“去年夏相遇沪上”(《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章斗山家传》又云“予与张鸿卓不相见者四年,同治二年(1863)春,遇于沪城”(《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下)。本次至沪,乃因避乱。张文虎《一树梅花老屋诗序》云“粤贼之乱,予避居沪上,既而走皖江,遂客金陵十年”。直至癸酉(1873)冬,以年老告归(可见唐仁寿《舒艺室随笔跋》)。(《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

黄文达一度离沪赴筠溪,有《四月十有二日携眷渡海,一帆烟雨。比近吴淞,风紧潮催,危樯忽折,舟几覆,幸邀天眷得免。十四日抵筠溪,惊喜交集,得五律二首》等诗为证(《石菖蒲馆诗钞》)。

许玉琢(生卒年不详)本年春来沪上,其约于1887年所填词《疏影》(江干思发)之序言云:“壬戌(1862)冬,避乱真如邬,……癸亥(1863)春,将之沪上,曾作落梅诗志别……”(许玉琢《诗契斋词钞》)

## 1864 年

(同治二年癸亥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同治三年甲子十二月三日)

张鸿卓《绿雪馆词》与朱紫鹤《万竹楼词》合刊,王锡振再刻《龙壁堂词》。蒋敦复、潘遵祁、陈元鼎、杨葆光、黄文达、张文虎、周庆云等在沪上。杨葆光与张文虎等人谈词交游是本年值得注意的景观。

5月,蒋敦复自序《随园轶事》。是年入苏松太兵备道丁日昌

幕,并为其友姚燮作墓志铭(王韬《淞滨琐话》)。

自庚申之乱,潘遵祁避居沪渎有五年之久,本年冬始自沪旋里(潘遵祁《捋先茔记》,见《西圃文集》)。虽居沪渎时间较长,但查其《西圃诗馀》及《词续》、《三续》,无一明确为沪渎词作,玩其诸词,兹选一阕,以补遗憾。

《买陂塘·补之弟自广陵寄示游平山堂词,倚声和之》:“悄无端、一灯如醉,乱愁飞上吟幌。别离容易将春误,不道江梅偷放。君独往,料拍遍阑干、还倚东南望。红桥画桨,问浅载诗心,低摇客梦,谁与共惆怅? 风波恶,昨夜金焦吹涨,布帆赢得无恙。亭长堠短前路,从此天涯惆怅。依暗想,有几点模糊、鸿爪堪重访? 曹腾近况。正檐铎风尖,蒜钩月小,疑是驮铃响。”(见《西圃诗馀》)

本年秋,陈元鼎在上海,词作有《金缕曲·甲子秋与杨小田重逢沪渎,酒间话旧,人事俱非,不胜凄感,倚此阕书之团扇,以为异日相思之资》:“夜剪西窗烛。叹欢场、红悽翠惋,梦残难续。层叠琼台无端涌,销尽闲愁万斛。况多少、雨云翻覆。尚有高楼近明月,幸凉风卷去惊尘速。搔鬓影,雪同扑。 中年陶写烦丝竹。对银屏、秦筝倦倚,素弦声促。忍见香山青衫湿,肠断杨枝旧曲。问何处、镜盟钗卜。我更伤心歌长恨,剩秋坟鬼唱衰芜绿。提往事,泪如菽。”(《鸳鸯宜福馆遗词》)

杨葆光(1830—1912)字古酝,号苏蠡、红豆词人,江苏娄县(今属上海松江)人,著有《苏蠡词录》一卷。杨葆光平生常至沪渎,罢官后又客游沪渎,任丽则吟社社长。其自序《苏蠡词录》云:“词人自束发读书,见重耆宿,所期望不止此,所自待亦不止此,其止此,岂非命耶?”

本年 杨葆光在沪与张文虎、蒋卓如等人交游。其在《题蒋卓如梦归图记》里言：“既金山不守，贼氛遍黄歇浦已南，卓如弃所有，移家沪上。时南汇张君啸山与予同在沪，卓如每与予两人者游，夸然不以流离为苦。……今年复遇于沪，有不能不戚然者。”该文有言“癸亥（1863）之秋归自吴陵，与卓如别一年矣”，由此可推本文当作于甲子（1864）年（《苏龠文录》）。

周庆云（1864—1933），字景星、逢吉，号湘舲、梦坡，浙江乌程人，编有《浔溪词徵》等。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生上海城内旧校场旅社。先是咸丰庚申（1860）年南浔三次遇兵（指太平军），辛酉（1861）年东太平军逼上海，周庆云家人拟贾舟为浮海计。越岁同治壬戌（1862）年太平军围解，更徙旧校场赁瞿君止园宅（周延祜《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 1865 年

（同治三年甲子十二月四日至同治四年乙丑十一月十四日）

杜文澜《采香词》（又名《曼陀罗花阁词》）刊行。蒋敦复、张炳堃、王成瑞、潘曾玮、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张炳堃、王成瑞、潘曾玮等人交游及黄文瀚来沪上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蒋敦复在沪上，是年应宝时任苏松太道，蒋敦复仍为道署幕宾（王韬《淞滨琐话》）。

本年春，张炳堃寓居沪渎，与王成瑞、潘曾玮等交游，词作有《南

楼令·自庚申乱后……》(斫地裂歌声)《清平乐·题王次宣枫林晚眺图》(夕阳红敛)《台城路·乙丑春寓沪……》(悲笳吹冷莺花海)《浣溪沙·玉注以“北行词”浣溪沙四十阕见示,遂同其调奉题》(识字男儿绝可怜)等。暮春离沪赴扬州、如皋等地,秋又由沪入都,词作有《金缕曲·沪滨感旧》(柳暗清溪曲)等(《抱山楼词》)。

兹选四首。《南楼令·自庚申乱后,余与王云卿成瑞别已五年,乙丑春相遇沪上,出际闽游草数种,爱其声情激越,洵得江山之助。余冉冉老矣,间关行旅抑有甚于云卿者,赋此曲归之,当为余愀然而悲也》:“斫地裂歌声,浮踪感絮萍。说前游、沧海曾经。高唱未谐箏笛耳,只分付、与龙听。晨镜鬓添星,羁愁得未曾。算年来、我更飘零。马背晓霜篷背雨,问何日、弃行旌?”

《台城路·乙丑春寓沪,惜吴门潘玉泉观察曾玮将至,寄此速之,兼述别后情事,并柬吴平斋观察云》:“悲笳吹冷莺花海,欢云散成愁雾。邻壁灰飞,前军瓦解,援绝孤城一旅。仓皇夜渡。问谁整偏师,绣旗行部。辛酉冬,浦东诸邑尽陷。壬戌春,君由海道入都,定会防之议。见说而今,绿枕枪已卧台础。英雄心事最苦。君方任吴门善后之役。江山如诉别,金粉尘土。茂苑萤飞,丛台鹿走,何况莺帘燕户。前游记否?记紫桂楼深,蹲蹲夜舞。为约延陵,倘来寻梦雨。”

《浣溪沙·玉注以“北行词”浣溪沙四十阕见示,遂同其调奉题》:“识字男儿绝可怜,春愁端合付吴笺。吹花嚼叶过中年。

谢傅未成东墅隐,先师太傅文恭公毙于京邸。杜陵重赋北征篇。师门回首一凄然。”

《金缕曲·沪滨感旧》:“柳暗清溪曲。认闲门、停桡借问,流莺先哭。似说栖香无缘分,注定雨飘风泊。却枉了、桃花命薄。我亦人间伤心史,又争禁此语多振触?填海水,恨难赎。年时谁把欢期促,惨临分、恨人不起,泪珠交错。一别悠悠浑如梦,此梦竟

谁先觉？还道是、寻常离索。夜月归魂无消息，有雪狸屏底窥人熟。迟去掉，荡寒渌。”

黄文瀚(1850—1895)，字师竹，号瘦竹，别号揖竹词人，原籍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移籍江宁(今江苏南京)，著有《揖竹词馆词草》、《词律摘要》等。关于其词，松江沈祥龙曾由为《揖竹词馆词草》作序，而独抒己意，其中多有精辟之论。可以说沈祥龙这篇词序不仅解读了黄文瀚及其兄黄文达词的主要特色，而且也是近代上海词坛的重要序跋。其中有言“黄君瘦竹与其兄石瓢皆工词，石瓢之词婉约，而瘦竹之词豪放。余读石瓢《绿梅龛词》心好之，而于瘦竹词亦未尝不爱也”，接着征引了刘熙载的“心得之语”，诸如“词自唐人已分二派”，即以李白为代表的尚豪放和以温庭筠为代表的尚婉约，“二者不可偏废”、“词不可过于设色，亦不可过于白描”、“词须得屈子之缠绵悱恻，又须得庄子之超旷空灵”等，以此愿与黄氏兄弟共勉(《揖竹词馆诗词草》)。

黄文瀚幼丧父母，自本年随叔父来上海，此后主要生活在沪渎地区。其在沪渎的词学活动在舒昌森《揖竹词人传》中多有交代。在沪渎生活期间，与本地词人多有交往，如作《揖竹词馆诗草·序言》的是上海人黄协埙，作《揖竹词人传》的是宝山人舒昌森，作《揖竹词馆词草·序》的是松江人沈祥龙等等。本年黄文瀚无词。

## 1866 年

(同治四年乙丑十一月十五日至同治五年丙寅十一月二十五日)

薛时雨《藤香馆词》、陆初望《怀白轩词》、恽珠《红香馆诗词草》(重刊)刊行。蒋敦复、张文虎、陈元鼎、薛时

雨、俞樾、李慈铭、黄文达、黄文瀚、杨稚虹等在上海地区。  
杨稚虹自本年寄居青村(在奉贤县附近)开始了与众人  
谈词唱和,这是本年之后数年上海词坛一大景观。

本年,张文虎曾自金陵返里。其《周浦纪略序》云“今年予自金陵返……同治五年(1866)八月”《南塘张氏诗略序》亦云“同治丙寅(1866)予自金陵归”(《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本次回里,遇词人朱紫鹤,为其《万竹楼词》作序。

该序对张文虎及朱紫鹤在上海地区的活动多有交代,故全录如右:“向有以子鹤所刊贺方回词见诒者,服其搜辑之勤,心识之。壬戌(1862)就居筠溪,子鹤亦避寇遇此。以许姬殉节事索题,并惠读《万竹楼词》,于是始知子鹤。盖子鹤虽祖居莫漕,而常客我郡席。故资无他嗜好,独好为长短句。以为言情之作,莫善于此。又尝与其乡先辈戈顺卿游,多闻绪论,故其为词持律甚严,而用意深细,其师法在姜张二窗。凡世所尚,以叫嚣为豪、涂饰为丽、尖刻为巧者,皆所不屑也。中年得许姬,闺房静好,唱和为乐。人谓神仙中人。比遭乱倾覆,姬骂贼死,君逃难奔走,转徙浦江南北,索居凄沧,有不堪回忆者。然其于许姬感悼不已,时见之于词。而今昔菀枯之戚,未尝及焉,亦足见其志趣已。今年春予归自金陵,君合前后稿凡二册属为序。予曰‘存稿不必多,贵精而已’,请简为一卷以贻君。君曰‘诺’。盖予知君,君亦自知之深也。有议此卷为少者,其非子鹤知己也。同治丙寅长夏。”(《舒艺室杂著乙编》卷上)

陈元鼎在沪上,词作有《木兰花慢·丙寅春……》(《燹馀寻胜赏》)《洞仙歌·定甫客冬过扬访眉生,消息不得,曾有词怀之。顷来沪滨,谈宴累日,将航海归矣。因次原韵为别》(《五湖一舸》)《疏影·蒋剑人索题姚梅伯梅花画册。忆余道光甲午在杭以词获交于

梅伯,比其歿之前一年犹及沪上一握手,盖始终三十年矣,可胜悼哉)(《香濡翠墨》)(《鸳鸯宜福馆遗词》)。按,定甫,即王拯。

兹选二首。《木兰花慢·丙寅春仲眉生招同王定甫通政拯泛舟鸳鸯湖,寻烟雨楼故址,定甫倚此调见示,因即继声》:“燹馀寻胜赏,是芜没,几春秋。但断砌埋榛,残碑卧藓,悽对沧洲。前游,竟如梦里,问天涯何处仲宣楼。赖得烟波浩荡,尽容三两沙鸥。悠悠,把酒欲忘,愁揽镜,总添羞。奈东风犹是,沉阴柳锁,积雨花留。都休,兴来兴尽,望寥空一片幻云浮。蓑笠盟言未改,明朝垂钓中流。”

《洞仙歌·定甫客冬过扬访眉生,消息不得,曾有词怀之。顷来沪滨,谈宴累日,将航海归矣。因次原韵为别》:“五湖一舸,但轻装柔舳。海国寒多坐春雨。尽银笺,斗韵绛炬催题,天涯怨,分付锦围香步。停云留胜友,各有生平,醉按吴钩为君舞。小劫耗华年,梦冷缁尘,况零落,江关词赋。待手折花枝寄相思,听铁笛声高,桂林深处。”

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著有《藤香馆词》,内含《西湖舫唱》、《江舟欸乃》二种。本年冬,他自序《江舟欸乃》时曾说:“自取读之,律疏而语率。无柔肠冶态以荡其思,无远韵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是犯一‘直’字。”蒋敦复在《芬陀利室词话》卷二曾对薛时雨诗词予以高度评价。

薛时雨本年曾两度涉黄浦:“丙寅自章江归,再经里门,泛秦淮,涉黄浦,重入钱塘,往返七千里,舟中壹意倚声,积成一册,题曰《江舟欸乃》”(《江舟欸乃·自序》)。词作有《望海潮·舟泊黄浦》(《浪拥江声》)、《青衫湿·申江感旧》(《申江水涨胭脂腻》)(《藤香馆词删存》)。

兹选二首。《望海潮·舟泊黄浦》:“浪拥江声,云浮海气,奔



流直下吴淞。巨壑腾蛟，危楼结屋，遥天万里空濛。<sup>歇</sup>薄起鱼龙。念苍茫身世，寄与鱣鼈。浊酒孤斟铜弦，高唱大江东。八蛮重译来同。算汉家长策，只是和戎。水驿驰轮，楼船激箭，海门百道能通。落日大旗红。叹藩篱久撤，谁靖边烽。聊把黄金买醉，歌舞向西风”。

《青山湿·申江感旧》：“申江水涨胭脂腻，春在个侬家。琼枝璧月，朝朝暮暮，占尽繁华。彩云一散，珠帘放燕，青粉栖鸦。梦中锦瑟，怀中锦字，都是虚花。”

俞樾曾来上海。他在《题乔忠烈公画像后》一诗的小序里说：“余至上海（徐顺之）因出以乞诗。”（《春在堂诗》）

李慈铭途经上海，雨中饮酒，追忆昔日在沪生活情状。

兹选一首。《洞仙歌·雨中饮沪上王氏犀禅阁，听殷姬度曲，追感旧游》：“旧游如梦，又坠鞭扶路。烂熳江湖暂归去。认春申，城郭杨柳溟濛，刚恰是，帘幕家家梅雨。金尊停几日，重问当筵，到处流莺换前度。花里小分楼，屏格玲珑，还浅试、春葱弦柱。问曲里潇潇几时休，记檀板银灯，那回情绪。”（《越缦堂词录》）

黄文达曾离沪回江苏应试，有《岁暮偕兄语松回省应试，江丈漱芳斋中度岁口占四绝》等诗为证（《石菖蒲馆诗钞》卷三）。此后数年，黄文达便往返于沪渎与江宁之间。

杨稚虹始寄居青村（在奉贤附近），此后数年便在此处。起先与黄天河、林仲夔、林味荪“晨夕过从，诗酒缔约”，后于庚午（1870）年又遇马湘艇、贺少楼、陆少葵，遂成诸家唱和词。因青村在东海之滨，故名《海滨酬唱词》。该集有65首，多为记游招饮、

题画咏物之词。各词下署名皆为化名,依次为昆池钓徒、钵池山农、醉禅外史、茧绪外史、问梅主人、金华山樵、题花词客。该词集有杨稚虹光绪二十四年香海阁刊本,中有葛其龙同治十二年序、昆池钓徒同治十年序和钵池山农同治十年跋。

## 1867 年

(同治五年丙寅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六日)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馀》(一卷)、李贻德《梦春庐词》(附其诗集后)、黄燮清《倚晴楼诗馀》(又名《拙宜园词》,有张炳坤序)刊行。蒋敦复、刘熙载、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应宝时刻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蒋敦复病殁于沪上及刘熙载来沪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一字熙哉,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著有《昨非集词》、《艺概》等。关于他的词,他自序《昨非集词》有言:“词要有家数,尤要得未经人道语。前人论词,往往不出此意。然语之曾经人道与否,岂己之所能尽知?亦各道己语可也。余词不工,却间有自道语。至家数,自不患无之。何也?工是家数,不工亦是家数也。然则余当以不工者自以为家数,又安能沾沾求工,至转失自道语哉!且不必工者,非独词也。夫吾之自为词序,亦若是则已矣。”关于他的词学观点,详见于他《艺概》中的《词曲概》,诸如“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词三品”说、“词之大要,曰厚而清”等(《刘熙载集》)。

本年,刘熙载始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与此同时,著名学者俞樾主讲于杭州诂经精舍。两人时相过从,齐名当世。刘熙载“性嗜

酒 ,招之饮 ,欣然往 ,虽醉不乱。榷时亦频至上海 ,至必访君。君亦数数来 ,谈谐甚乐 ,初不觉其藐然高厉也。”刘熙载在上海时间较长 ,从同治六年( 1867 )至光绪六年( 1880 ) ,历时十四年 ,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其与诸生讲习 ,终日不倦 ; 每五日必一一问其读何书 ,所学何事 ,讲去其非而趋于是。丙夜 ,或周视斋舍 ,察诸生在否 ”。因而赢得“ 以正学教弟子 ,有胡安定风 ”的社会声誉( 俞樾《左春坊左中允刘君墓碑》)。

刘熙载《昨非集词》无明确编年 ,居住上海之词系年很难判定 ,这里姑且一并录出《卜算子·沪上喜雨》( 地渴一春馀 )《虞美人·填词二首》( 填词有意夸工巧 )、( 好词好在须眉气 )、《一剪梅·醉中对月》( 陶写闲情托玉壶 )《唐多令·题齐翁玉溪归不归图》( 壮志乘桑弧 )《贺新凉·改旧稿》( 觅句怜长爪 )等。

兹选三首。《卜算子·沪上喜雨》云：“地渴一春馀 ,雨忽崇朝沛。似我无田喜不支 ,何况田家意！ 更愿祝天公 ,洒润无边际。淮海流民返故乡 ,一样邀丰岁。”

《虞美人·填词二首》：其一为“填词有意夸工巧 ,工处还非妙。要全本色发天机 ,试问桃花流水岂人为？ 湘渔拨棹歌清调 ,歛乃谁能肖！爱渠从不解填词 ,自后填词填字可休提。”

其二为“好词好在须眉气 ,怕杀香奁体。便能绮怨似闺人 ,可奈先抛抗脏自家身。 刚肠似铁经千炼 ,肯作游丝罥？仰天不惜效歌乌 ,正要歌姝几辈献揶揄。”

## 1868 年

( 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七日至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月十八日 )

张曜孙辑刊《同声集》。赵庆熹《香销酒醒词》( 西泠

王氏重刊)、钱斐仲《雨花庵诗馀》刊行。刘熙载、李慈铭、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

李慈铭自武昌返沪。兹选一首《台城路·戊辰十月自武昌返沪渚,访汪氏西桥,喜遇武林诸故人,听曲而别》:“锦帆乍卸松滋雪,骄骢又穿吴树。细陌停觞,津亭打鼓,犹记别时情绪。屏山暂阻。问珠履筵前,几吟鹦鹉。笑捻梅花,翠帘不隔梦云路。天涯况逢俊侣。倾囊争赌曲,消受眉妩。扇约炉薰,钗围鬓影,怜取眼前羁旅。才停雁柱。趁烛尽香残,坠鞭归去。莫忘尊前,画楼今夜雨。”(《越缦堂词录》卷二)

## 1869 年

(同治七年戊辰十一月十九日至同治八年己巳十一月二十九日)

张观美自定《寄影轩词稿》。江顺诒《愿为明镜室词稿》、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等刊行。刘熙载、潘遵祁、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

潘遵祁来沪上,有编年诗《重至沪上》,旋离沪(《西圃集》)。

## 1870 年

(同治八年己巳十一月三十日至同治九年庚午十一月十日)

俞樾编定自著《春在堂词录》三卷。孙德祖《寄笈词》、陈嘉《茶梦厂词稿》等集刊行。齐学裘、刘熙载、冯

煦、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

齐学裘(1803—?)，字子治，一字蕉窗，号玉谿，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著有《云起楼词》(含《蕉窗词存》、《卖鱼湾词》等)等。齐学裘于咸同年间时来上海，光绪年间曾寓居上海，与同时寓居上海的蒋敦复、刘熙载、毛祥麟、程秉钊等人时相过从，多唱酬之作。

上述数人也多为齐学裘词集作序跋，因大多作于上海，故摘录如右。宝山人蒋敦复于咸丰戊午(1858)年夏六月为其作《蕉窗词存跋》。其中有云：“玉谿诗名满江湖，刻集至三十馀卷，不载一词。学者几疑其不能倚声。今年夏下榻天空海阔之居，暇始出此本见示。虽寥寥数阙，已奄有南北宋诸家之长。气之浩瀚似苏辛，情之深婉似周史。感物托兴，意思弥长，是真能得词家三昧者。才人之笔，无所不可，如是如是。”婺源人程秉钊于同治己巳(1869)落灯夕在海上寓斋作《卖鱼湾词跋》。该跋有云：“有词人之词，有诗人之词。词人之词，炼句炼字，守声律，务合绳尺而已。诗人之词，出自机杼，不主故常，如大家女子粗服乱头，其妩媚乃在肌里。二者境地别若黑白。颠翁诗人非词人，计平生所历有三：早岁似苏斜川，中年似白香山，晚值流寓，则如杜少陵、陆剑南。其悲天悯人之泪，诗有不能尽洒者，别于倚声传之。豪情朗韵，固自不与箏琶竞响。然非陶养性情，啸傲风月，数十年沉酣载籍，则亦不能本真意而为填词也。微乎！微乎！雅颂为之主，而骚辞其奴，奚秦柳，奚辛苏。”刘熙载《卖鱼湾词跋》云：“尊著妙词读之再四，味美回觉，非壮夫大人物不能作此，非雕虫篆刻比也。”(见《云起楼词》)

本年前后，齐学裘皆寓居上海。此选二首。《满江红·庚午中秋玩月沪上作》：“海上栖迟，又逢著、中秋佳节。莫负却、十分

圆满,今宵明月。万里纤云风扫净,一轮宝镜光清绝。想嫦娥、高处不胜寒,居银阙。朋满座,今尊凸。身是客,豪情发。幸光明世界,劫馀重阅。鬼蜮邪魔当此遁,蟾宫丹桂凭谁折。向清歌、妙舞恣欢娱,忘华发。是夕金桂轩观剧。”

《满江红·赠刘融斋先生》:“老客天涯,喜良友、时时观我。顿唤起、懒残成癖,北窗高卧。只爱鹭湖明月好,浑忘茆屋秋风破。怪长虹、一道出檐前,高轩过。斋十笏,淹留坐。霏玉屑,清言吐。听阳春白雪,曲高难和。抛弃高官如敝屣,潜修天爵尊王佐。算龙门、讲学得先生,真堪贺。”(《卖鱼湾词》,见《云起楼词》)

冯煦(1843—1927),字梦华,号蒿庵,晚号蒿叟、蒿隐,江苏金坛人,著有《蒿庵词》(一名《蒙香室词》)二卷、《蒿庵词话》一卷,辑有《宋六十一家词选》十二卷等。冯煦晚年寓居上海,其词集所录多为少作,虽很少有在上海之作,但作为一个“早饮香名,填词大手”(冒广生语)的近代著名词家,其选评之著影响甚巨,对近代上海词坛也多有建树。谭献曾说:“阅丹徒冯煦梦华《蒙香室词》,趋向在清真、梦窗,门径甚正,心思甚邃,得涩意。唯有涩笔,时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当救以虚浑。单调小令,上不侵诗,下不堕曲,高情远韵,少许胜多,残唐北宋后成罕格。梦华有意于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复堂日记》)

本年末,冯煦赴海上,其《霜叶飞》(断肠时候)词之小序言:“冬十一月二十三日漱泉来自宝应,相见欢甚,而岁序将阑,予又将归海上,南朔异趣,旷若相代,黯然其为怀也。于是漱泉之归曾赋此解为别,因更倚此以和之。”(《蒿庵词》)

## 1871 年

(同治九年庚午十一月十一日至同治十年辛未十一月二十日)

汪士进《鬢云轩词》、齐学裘《云起楼词》、许宗衡《玉井山馆诗馀》、赵国华《青草堂诗馀》、周治纂《静一斋诗馀》、周翼纯《冷香斋诗馀》刊行。汤承烈为陆循烈《鸥汀词》作序。刘熙载、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

自 1866 年至本年,黄文达居住上海西林村,往返于沪渎与江宁之间。其《绿梅花龕词》没有编年,因此以下关于其词作系年的安排,多取大约。本年之前词作有《疏影·纪梦》(啼莺乍歇)《点绛唇·清明雨中偕王寿芸酒楼小饮》(节序催人)《浪淘沙·乱后偕同人游妙相庵》(风雨湛清华)《忆江南》(残醉醒)《台城路·春草和赵石史韵》(东风吹醒蘼芜梦)等。本年词作有《点绛唇·和赵石史秋郊晚步韵》(迤邐寻秋)《一萼红·白秋海棠》(玉玲珑)《齐天乐·秋蝶》(伶俜强作翩翩舞)《忆江南》(凭槛坐),《离亭燕·留月待吟诗处与石史茗话》(苔掩柴扉幽寂)《调笑令·征雁》(征雁)《烛影摇红·寒窗偕瘦竹、云门瓦炉煮雪,梅花点茶,遥忆寿芸,漫拈此解》(风峭烟凝)《如梦令》(窗外一痕残雪)《西江月》(杨柳小桥茅店)《调笑令》(寒重)《瑶台聚八仙·江村眺远有怀冬华庵主》(云树苍茫)等(《绿梅花龕词》)。

兹选二首。《离亭燕·留月待吟诗处与石史茗话》：“苔掩柴扉幽寂，吟馆尽堪容膝。地僻喜无尘梦扰，坐拥琴书闲适。小鸟下疏篁，踏碎一窗寒碧。缕缕茗炉烟直，红觥画帘斜日。香泛冰瓯琼液冷，多少热肠俱涤。久坐话诗情，野外疏钟催夕。”

《瑶台聚八仙·江村眺远有怀冬华庵主》：“云树苍茫，伊人

远、江上水阔天长。别愁几许，萦住缕缕垂杨。目极鄞山何处是，天涯路怎比回肠。独彷徨。数声堠角，吹冷斜阳。平生知己落落，偏遭逢不偶，一样行藏。坎坷功名，身世共误文章。愧说男儿七尺，早辜负萧萧两鬓苍。空惆怅，剩酒酣、拨剑斫地悲凉。”

黄文瀚仍寓居上海西林村。本年冬，黄文瀚一度离沪赴邛江，旋返。其在《雪窗赋寄俞小石表弟彬》六首之第一首“把晤两番无几日”句自注曰：“辛未（1871）冬晤于邛江信宿即别，今秋（按：当为1873年）返鹭洲相聚十馀日耳。”（《揖竹词馆诗草》）

其在上海的词作很少有编年，因此除了一些有明确编年的或根据相关材料可确定的，其他皆取其大约。本年之前在沪读的词作有《忆江南·申江道中》（申江去）、《齐天乐·送别洪樾农宜荣姻叔》（十年小别萍踪杳）、《金缕曲·题杨稚虹文彬海滨酬唱图》（翘首呼天语）、《十六字令》（青）、《满江红·杨稚虹偕令弟彝乡入都，马子茧绪绘乘风破浪图，赠别索题》（如许才华）、《买陂塘·风雨重阳，喜王丈芷卿彬、赵子词甫淇过访，持螯对菊，醉后倚声》（怅今朝）等。本年词作有《点绛唇·秋郊晚步》（山半斜阳）、《点绛唇·旅次漫兴》（对影消愁）、《一萼红·白秋海棠》（粉墙东）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二首。《十六字令》：“青！书馆兰闺昵一灯。愁深浅，只是尔分明。”

《金缕曲·题杨稚虹文彬海滨酬唱图》：“翘首呼天语。问尘寰，才人多少可能常聚。痴愿笑余非只此，敢乞生生相许。天似道、亦难作主。萍水苔岑缘有定，任人曹、各自寻头绪。感此意，泪如注。逍遥君本神仙侣。有湖海、名流佳士，唱酬风雨。缝月裁云皆妙手，疑是苍苍私付。更莫怅、飘零羁旅。月夕花晨饶韵事。算人间，第一快心处。惜雅集，吾难与。”



## 1872 年

(同治十年辛未十一月十一日至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二月二日)

王诒寿《望月词》、《花影词》刊行;易顺鼎十五岁,刻《眉心室存悔词》诗词各一卷;陈寿祺《青英馆词钞》、《二韭室诗馀》刊于《滂喜斋丛书》。蒋彬蔚为汪士进《鬘云轩词》作跋,张炳堃为《国朝词综续集》作序。刘熙载、黄文达、黄文瀚、沈曾植等在沪上。蠡勺居士任主编的《瀛寰琐记》月刊在上海创刊(此为中国的文学专业刊物,以刊载诗词、散文为主)。

刘熙载在上海龙门书院。大病,旋愈,有诗《沪上病剧旋愈》。

黄文达寄居上海西林村,往来于沪渎、江宁等地。

词作有《蝶恋花》(烟霭沉沉笼碧树)、《醉太平·同人拈“春愁黯黯独成眠”为题,漫填此解》(薜萝掩门)、《柳梢青·花朝偕华丈约渔、赵石史过豁然园》(绿醉红香)、《好事近》(迢迢踏莎行)、《好事近》(断续篆烟飞)、《沁园春·花魂》(春满园林)、《沁园春·鸟梦》(怜尔何知)、《好事近·前词意有未尽复得二阕,花魂》(娇小怯春寒)、《好事近·鸟梦》(倦羽寂无声)、《如梦令·送春》(飞絮落花庭宇)、《百字令·渡江至京口,兼怀寿芸》(按:此词虽非在上海之作,但因词人有编年诗《京口夜泊月下望焦山》,可知该词当为1872年之作,这对推断黄文达及黄文瀚一些词作的系年意义甚大)、《霜叶飞·落叶》(凭楼凄抱)、《高阳台》(坠叶飘烟)、《探春慢·寒窗雨夜,独酌梅边,寄怀寿芸,然不知愁之何以深也》(雨黯灯昏)〔此词有“极目鄞山”句,疑作于浙江〕、《高阳台·岁云暮矣,即事言愁,为拈



气玉消磨。此心已共红蕉碎,又遇孤灯细雨多。”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盦、巽斋、谷隐居士、寐叟等,浙江嘉兴人,辛亥革命后隐退上海,著有《曼陀罗寢词》。叶恭绰称其词“乃词中之玉川、魁纪公也”(《广篋中词》)。

沈曾植本年自京师航海南归,路经上海,遂逆江西上赴成都(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 1873 年

(同治十一年壬申十二月三日至同治十二年癸酉十一月十二日)

潘祖荫重刊周济《宋四家词选》,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二十四卷(有潘曾莹、张炳坤、胡凤丹、诸可宝等人序)刊行,宗源瀚辑刻蒋春霖《水云楼词续》(并作序),何兆瀛《心厂词存》、唐璩《苏厂诗馀》、严廷珏《小琅玕山馆诗馀》(重刊)、徐本立《词律拾遗》刊行。诸可宝为《词综续编》作序。张文虎、刘熙载、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刘熙载《艺概》成书刊行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本年冬,张文虎以衰老辞归,后主讲于南菁书院,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

仲春,刘熙载所著《艺概》成书刊行,作《艺概》自叙,时在上海龙门书院。该叙言:“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盖得

其大意 则小缺者为无伤 且触类引申 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见《刘熙载集》）

黄文达寄居上海西林村 室名“石菖蒲馆”。

词作有《高阳台·花朝坐雨 兼怀江干故人》（倦旅心情）《青玉案·用子峨原韵》（腰肢一捻因春瘦）《高阳台·韶景撩人 春阴连日 垂帘静坐 言愁欲愁 为拈此解》（草色烘云）《高阳台·灯窗坐雨 冷伴残梅 复踵前韵 以寄同人》（铁马敲愁）《高阳台·落梅》（残雪烘晴）《满庭芳·苔钱》（露气镕青）《东风第一枝·柳绿》（碧玉缦烟）《青玉案·韶华艳把江山绣》《蝶恋花》（深院无人 门掩乍）《菩萨蛮》（纱窗碧染相思草）《浣溪沙》（睡鸭沉沉翠篆消）《浣溪沙》（帘卷虾须午昼长）《惜红衣·晓日初上 清露未晞 偕云门携酒过芷卿丈豁然园观荷 小饮池畔 清芬徐来 因拈白石老仙无射宫一解纪之》（羽扇招凉）《齐天乐·秋夜独坐石菖蒲馆 有怀寿芸 时寿芸在省应试 填此代柬并志期望之意》（豆棚凉意西风峭）《虞美人》（豆棚瓜架丝丝雨）《虞美人·用前韵》（芭蕉叶战声如雨）《虞美人·用前韵》（秋阴露滴宵疑雨）《虞美人·和词甫原韵》（几回伫立闲庭悄）《虞美人·与石史 瘦竹、云门两弟秋窗茗话 斗拈此解》（一灯红聚诗人影）等（《绿梅花龛词》）。

兹选二首。《高阳台·韶景撩人 春阴连日 垂帘静坐 言愁欲愁 为拈此解》：“草色烘云 梅香喷雪 春光恰好三分。姹紫嫣红 东风吹暖花魂。飞来燕子寻巢急 盼雕梁 重认泥痕。闭闲门 镇日帘垂 坐冷香温。 当年绮梦都抛却 奈芳心一寸 早种情根。冷雨幽窗 能销几个黄昏。青衫旅食游踪倦 莽天涯 沦落王孙。抚芳辰 愁绕垂杨 目送征尘。”

《齐天乐·秋夜独坐石菖蒲馆 有怀寿芸 时寿芸在省应试 填此代柬并志期望之意》：“豆棚凉意西风峭 闲阶乱飘梧叶。络

纬纒愁 莼鲈系梦 天酿新秋时节。怀君最切。望烟水秦淮 碧云千叠。倚遍栏杆 壁灯偎影意凄绝。空馀一襟离思 任鳞鸿往复 心事难说。野寺飞觞 河桥听雨 犹记龙江初别。相思寸结。盼香满蟾宫 桂枝高折。泛舸来游 菊畦同醉月。”

黄文瀚仍寓居上海西林村 本年秋 黄文瀚曾离沪返里(江宁)。其在《乙亥六月曾为谢姬……》诗中“莼菜秋风一棹旋”句自注曰：“癸酉秋余以急务返里 订约而别。”(见《揖竹词馆诗草》)

约作于本年的词作有《清平乐》(昨宵中酒)《锁阳台·朱君与蟾 嘉禾名下士也 薄游海上 与某校书有啮臂盟 将迎桃叶之舟人 如大令重访柳枝之宅 梦冷韩翃。余方叹絮弱随风 花轻逐水。而与蟾藕丝难杀 梅意多酸 成断肠词四律 索同人和。爰题是解于卷末 聊纾平子之愁 匪惜崔徽之艳 有心人当鉴之》(月下敲棋)《芰荷香·南园观并蒂莲 归途咏之》(去探奇)《金缕曲·题贺少楼憩棠 鹤溪渔隐图》(世事何时了)《南楼令·夜半酷热 推窗纳凉 明月满天 曷禁枵触》(愁到酒醒时)《忆王孙·题仕女拈红豆纨扇》(饲馀鹦鹉意疏慵)《浪淘沙·步云门四弟韵》(檐铁响冬丁)《南楼令·中秋对雨偕仲兄石瓢四弟云门小饮》(香篆袅帘栊)《浪淘沙·桐阴觅句图 为洞庭陆子峨荣题》(曲曲画阑东)《忆秦娥·步云门四弟秋思韵》(愁重叠)《柳梢青》(深掩重门)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二首。《南楼令·中秋对雨偕仲兄石瓢四弟云门小饮》：“香篆袅帘栊 尊开桂苑东。最无情、秋雨秋风。盼到良宵偏淅沥 一阵阵 湿梧桐。愁钥锁重重 柔情一缕浓。助凄凉、四壁鸣蛩。欲向嫦娥私语问 问底事 闭蟾宫。”

《柳梢青》：“深掩重门 残阳满院 又近黄昏。城上悲笳 墙头新月 最易销魂。无端闲绪纷纷 频望断、天涯雁群。一点心

情,两弯眉色,并化愁痕。”

## 1874 年

(同治十二年癸酉十一月十三日至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二十三日)

赵国华辑刊《明湖四家词钞》,韩闻南《雪鸿吟馆词》刊行,陈廷焯编选《云韶集》成。刘熙载、黄文达等在沪上。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约有《南浦·春水和张玉田韵》(懒绿漾参差)《秋波媚·和芷卿丈》(浮空云影黯江浔)《江城梅花引》(猩红枝上彩幡飘)《鬓云松令·和芷卿丈,即怀寿芸》(燕捎青)《虞美人·豁然园杏花正放,夜来风雨,想落红不知多少矣,填此柬芷卿丈》(箫声里花朝过)《高阳台·菜花》(野陌含芳)《齐天乐·梨花》(轻盈半露春风面)《东风第一枝·杏花和云门弟韵》(馆署争春)《柳梢青》(情事纷拿)《金缕曲·闲门寂寂,花事匆匆,绿瘦红肥,一庭愁色;莺飞草长,千里乡心,怅矣无言,恍然忆旧,因用黄仲则集中韵纪之》(篱落妖桃放)《金缕曲·题林黛玉葬花诗后叠前韵》(湘馆晶帘放)《金缕曲·题小青上某夫人书后,再叠前韵》(怎把眉头放)《金缕曲·怀王寿芸白下,三叠前韵》(惟尔空疏放)《蝶恋花》(风送残红来曲榭)《忆旧游·题袁丈翔甫随园琐记后》(记寻诗泛舸)《浣溪沙·秋夜》(薄拥罗衾梦未成)《点绛唇·秋暮雨窗怀寿芸》(风冷残秋)《卜算子·古寺》(香冷佛无灵)《台城路·秋柳》(临流无复婆娑影),《台城路·秋草》(夕阳凄碧江南道)《如梦令·溪上晚归》(隐约

村灯如豆)《浣溪沙》(欲浣愁肠泼瓮霞)等(《绿梅花龕词》)。

兹选二首。《金缕曲·题林黛玉葬花诗后,叠前韵》:“湘馆晶帘放。怪飞来双双燕子,画梁偷望。中有伤春人病起,一斛泪珠难量。独悄对、落花惆怅。何事东风情太薄,筑香坟、泣把残红葬。愁不语,芳魂荡。归来倦倚妆台上。正淅沥、敲窗细雨,凄凉闲况。为念明年今日里,能否红颜无恙。听宵鼓、遥催深巷。绣被寒生眠不稳,瘦银缸、冷照芙蓉帐。檐际铁,作愁响。”

《忆旧游·题袁丈翔甫随园琐记后》:“记寻诗泛舸,挈酒嬉春,胜地曾游。天酿红羊劫,把琼楼画阁,一例均收。再来不堪凭眺,荆棘满山秋。剩鸟下寒芜,虫鸣败叶,夕照都愁。悠悠。百年感,尽往迹追维,记载从头。夜雨灯窗下,溯琴樽幽况,犹睹风流。为问昔时俦侣,无复旧盟鸥。慨境幻云烟,相期此卷终古留。”

## 1875 年

(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光绪元年乙亥十二月四日)

管绳《莱凤孙楼词》、沈景修《井华词》、恩锡《蕴兰吟馆诗馀》、顾复初《绛纱词稿》、谭献《篋中词》、王崑《佩秋阁词》(有冯桂芬等人序)、郑兰孙《莲因室词》刊刻。刘熙载、张景祁、黄文达、黄文瀚等在上海地区。申报馆辑文学专刊《瀛寰琐记》改名为《四溟琐记》。

重午,张景祁来云间,旋返里,继赴武昌等地。词作有《冒马索·乙亥重午,访公束于云间,示余魏槃仲分书“听雨”二字横额,并属书蒋竹山虞美人词于后。旧雨重逢,倏焉赋别,因以“听

雨”为题作此寄之》：“碎秋心，半是芭蕉半丛竹。铃阶暗滴，似倾孙楚愁千斛。檐花细落，酒人都老，苦忆连床离情促。王驿桥夜火微明，笛里潇潇断还续。幽独。那回曾听，画楼残点，罗帕闲题旧时曲。此去孤篷何许，汀洲烟翳鸣荒绿。湖天梦晚，又报迎梅，啼<sub>梅</sub>声中流光速。待与君一尊、重话剪尽，西窗几枝烛。”（《新蘅词》）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有《点绛唇·草，用白石道人韵》（芳恨迷离）《齐天乐·寓中春感》（落花帘外啼鹃懒）《卜算子》（花落绿阴间）《卜算子·叠前韵》（虚牖纳微凉）《浣溪沙》（烟雨霏霏半月阴）《卜算子·斑竹扇为俞久堂题》（血泪溅珠红）等（《绿梅花龕词》）。

兹选一首。《浣溪沙》：“烟雨霏霏半月阴。无聊天气最难禁。琴书触目总伤心。午夜梦随蝴蝶幻，一春愁比落花深。背人双泪下涔涔。”

黄文瀚由江宁回上海，仍寓居西林村。六月二十三日，为自己任沪读所交红颜知己谢杏仙赋《忆昔词》。与谢杏仙相识，是黄文瀚前期沪读生活的重要情感经历，对其诗词创作影响颇大。他在《忆昔词》之前的《谢杏仙小传》中说谢杏仙“本良家女，发逆之乱，流离转徙，为伶父诱隶平康籍”；“神清若水，顾影自怜。工诗词，善谐谑，尤豪于饮”；“余因避兵薄游海上，始识姬焉。姬与余独加青目，消受名花不知几生修到”；“癸酉（1873）秋余将返里，别姬于红肥绿瘦轩”；“姬吟‘从此天涯明月夜，各自凄凉’之句，哽咽不成声，三复之始辨”；“益思重返申江，再图良晤”等等。又在《乙亥六月曾为谢姬……》诗中“伤怀为立秋娘传”句自注曰：“姬于甲戌（1874）春埋香黄土。”（《揖竹词馆诗草》）由以上数则可推断，黄



文瀚自前年自沪返里,停留时间较长,1874 年不在沪读。

约作于本年的词作有《浣溪沙》(十丈风涛阻爱河)、《浣溪沙》(芍药阑干薜荔墙)、《罗敷媚》(齐纨新制秋中月)、《点绛唇·读石瓢仲兄落叶词,顿触予怀,漫拈一阕,即题词后》(我本工愁)、《卜算子·秋夜不寐,倚枕歌此》(云破月来花)、《满江红》(试问愁丝)、《一萼红·蓼花》(一丛丛)、《齐天乐·寒窗岑寂,默默寡欢,抚事感怀,怅焉成此》(归鸦阵阵)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二首。《点绛唇·读石瓢仲兄落叶词,顿触予怀,漫拈一阕,即题词后》:“我本工愁,何堪更读新词语。柔肠几旅。容得愁如许。无限伤怀,尽在江南句。中有句云‘更莫问江南画稿’。凄然处。蘼芜旧路。又是斜阳暮。”

《满江红》:“试问愁丝,因甚把、吾侪束约。直飘得、英雄气短,文人体弱。纵有太阿神剑在,也难缕缕从根削。怨苍苍、何必定生伊,将人缚。朝复暮,眉尖搁。去复返,心头觉。况怀人风雨,更形萧索。身世百年终尽也,此重公案谁逃却。对圆冰、消瘦旧容颜,今非非。”

## 1876 年

(光绪元年乙亥十二月五日至光绪二年丙子十一月十六日)

顾翰《拜石山房词钞》、万树《词律》及《词律拾遗》(石印本)、蒋春霖《水云楼词续集》(严州刊本)、张泰初《横经堂诗馀》(重刊)、庄盘珠《秋水轩词》和《秋水轩诗》合刊、周维德《千里楼诗馀》(附《千里楼诗草》)刊行。刘熙载、黄文达、黄文瀚等在沪上。文学月刊《四溟琐记》又改名为《寰宇琐记》,发行十二期后停刊;文学月

刊《候鯖新录》在上海创刊。

刘熙载在上海龙门书院《寤崖子》成书，作《寤崖子序》。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约有《南楼令》（客里易伤春）《蝶恋花·墙阴海棠数丛，吐花幽艳，凉飔疏雨，坠粉飘红，伤秋人得毋黯然消魂耶》（瘦影伶俜凉倚翠）《点绛唇·蟋蟀》（断续声喧）《蝶恋花》（烟霭朦胧庭院暝）《如梦令·蜘蛛和懒萍》（屋角夕阳正好）《齐天乐·秋燕》（年年江上常为客）《好事近·题雪蕉便面》（院宇白无声）《好事近·题雪梅便面》（林下朔风尖）《台城路·黄叶》（新霜几度疏林染）《浣溪沙·秋夜》（凉逼秋衾酒乍醒）等（《绿梅花龕词》）。

兹选一首。《台城路·黄叶》：“新霜几度疏林染，秋容绘来如许。古寺盘鸦，空山泣蟀，憔悴斜阳无语。因风自舞。与蛱蝶成团，欲飞还住。蜡屐声喧。野僧寒踏乱云去。哀蝉夜凉咽露。汉宫人已老，幽怨空诉。海角村荒，江南梦远，一棹扁舟何处。飘零最苦。更谁忆崔郎，旧时诗句。旅馆挑灯，打窗宵听雨。”

黄文瀚仍寓居上海西林村。词作有《百字令·丙子新正，杨稚虹寄岁暮感怀之作索和，即倚元韵寄怀》（桂花香里）《买陂塘·赵词甫以竹窗填词图索题，谱此应之》（种琅玕）《金缕曲·洞庭陆子峨同寓西林十馀年，煮酒论诗。情极欢洽。丙子秋将有还山之行，赋诗留别，为之黯然。漫拈此解以作他日鸿爪云》（久矣成相契）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一首。《百字令·丙子新正，杨稚虹寄岁暮感怀之作索和，即倚元韵寄怀》：“桂花香里，记今帆稳挂，故人分手。妙翰忽从双鲤得，计日刚逢五九。快读新词，狂浮大白，沾尽浇愁，酒临风

三叹。骚坛谁是君偶。安得夜雨联床，晴窗论字，慰我钦心久。望里吴门烟水阔，锦<sub>霞</sub>春回时候。邓尉探梅，苏台问柳，应为寻诗瘦。衍波频惠，免教天末翘首。”

## 1877年

(光绪二年丙子十一月十七日至光绪三年丁丑十一月二十七日)

沈道宽《话山草堂词钞》、蒋曰豫《秋雅词》(见莲池书局所刊《侑石遗书》)刊行。刘熙载、张景祁、黄文达、黄文瀚、张祖同等在沪上。

刘熙载仍在上海龙门书院。四月，编《昨非集》成，有三月自序。

约在本年，张景祁自津门南下，路经沪城，有词记之。兹选二首如下：

《浣溪沙·自津门乘轮船南旋，夜宿吴淞》：“绝顶蓬莱不可留，鼙轮直下海东头。一枝铁笛老龙愁。远树渐昏津鼓动，繁星乱飏估樯收。不知何处是高楼。”

《金缕曲·舟泊黄浦，对月写怀》：“唤起银蟾语。问因何、攀香镜里，带侬飞去。幻作团圆人面样，穿入珠帘绣户。携彩笔、替传眉妩。堕马妆成云鬓委，拨鹍弦邀我尊前顾，亲揽袖，恨重诉。

刘郎已隔蓬山路，叹风尘、一般沦谪，此情非故。纵使青鸾无羽翼，忍遣良期再误。更休道、姮娥偷妒。鱼子兰香仙荔熟，愿生锦瑟华年度。乘一舸，可能否？”(《新蘅词》)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约有《暗香·罗浮香梦图》,为顾少梅题《冻花弄色》《虞美人》《春归人去朱楼静》《鹊桥仙·秋宵不寐,触耳成愁,为拈此解,以写余怀》《月明如昼》《清平乐》《乡关远隔》等(《绿梅花龛词》)。

兹选一首。《鹊桥仙·秋宵不寐,触耳成愁,为拈此解,以写余怀》:月明如昼,宵凉似水,薄拥罗衾无睡。风摧梧叶作秋声,听一叶、一声憔悴。故园远隔,故人远别,江上鲤鱼来未。谁家午夜<sup>持</sup>寒砧,把叠叠、乡愁敲碎。”

本年,黄文瀚仍在上海西林村。词作约有《庆春泽·堤边柳色触我闲愁,楼上花枝笑依独宿,怅关河兮渺渺,抚节序兮依依。拈笔填成,即寄伊人天末》:万缕情丝,满腔愁绪,可怜容易昏朝。回首欢情,如潮泪涌红绡,阿侯学步空相盼,似昙花、才现旋凋。警芳心,一线春来,青锁眉梢。天涯草长王孙去。欢凄凉两地,一样蓬飘。间阻关山,万重烟水迢迢。知君辛苦耽词翰,恐年来、清减吟腰。怅何时,明月楼头,同倚疏寮。(《揖竹词馆词草》)

张祖同(?—约1905),字雨珊,号词缘,湖南长沙人,著有《湘雨楼词》五卷。张祖同为晚清三湘词群的代表人物,王闿运在《湘雨楼词序》中对其高度评价。关于张祖同的生卒年月,相关资料多言不详,此据其婿郑业本《湘雨楼词跋》可推出其卒年。此跋云:“公归道山且八载矣。……癸丑重七郑业本审安跋。”由癸丑年(1913)年上推八年,当为1905年。

约于本年,张祖同自京师返回长沙,路经沪渎,填《望海潮·海上》《风来无地》、《绛都春·沪上》《中原此地》等词记之(《湘雨楼词》)。

兹选一首。《绛都春·沪上》:“中原此地。问甚日换了,西风

人世。树顶画楼，花角幽亭斜阳里。春申浦外秋无际，更休翦吴淞江水。海舟才泊，红桥翠港，暮潮来矣。佳丽，钿车绮袖，恁骢辔、去远略无尘起。雨过路晴，月让灯繁逍遥市，江南旧景如何似。料莺燕、都难重记。不知弦管谁家，夜阑未已。”

## 1878年

(光绪三年丁丑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光绪四年戊寅十二月八日)

谭献批周济《词辨》、汪藻《绣蝶庵词钞》、龙启瑞《汉南春柳词钞》及其妾何慧生《梅神吟馆词》(附在《经德堂全集》)刊行。张文虎、刘熙载、黄文达、黄文瀚、冯煦等在上海地区。

自癸酉(1873)年，张文虎自金陵返里，此后数年多在上海地区。本年秋，张文虎作《绿梅花龕词序》，这是近代上海词坛的一篇重要序跋，兹录如右：“往在金陵，尝与周缦云侍御论词。缦老曰：‘竹垞言南宋诸家皆宗白石(见《黑蝶斋诗馀序》)，然窃谓梦窗实本清真，于子何如？’予曰：‘白石何尝不出清真，特变其秾丽为淡远耳。自国初来，以玉田配白石，正以得其淡远之趣。近时诸家又挑姜、张，而趋二窗，顾草窗虽深细，门径稍宽，或易近，似未见有涉梦窗之藩篱者，此犹白石之于清真矣。’缦老曰：‘善。’予曰：‘此吾妄言耳。凡事必深历其奥窔，而后知其利病。吾于词虽间喜之，实未尝致力于此。庸詎知吾以为如是者，人见以为不如是耶？’缦老笑曰：‘然则姑存其说，以俟明者质之可乎？’迄今十年矣。松郡鲜刻意为词者，即有之，以鄙人不工词，未尝及也。岁之孟秋，青浦沈锐卿上舍寄眎其友金陵黄君石瓢《绿梅花龕词》属序，读之诚深

入白石、草窗、玉田之奥窔者。忆纓老言，因书前所见以折衷之，倘有以告吾也。光绪戊寅秋分前一日南汇张文虎识。（见黄文达《绿梅花龕词》）

九月，刘熙载著《四音定切》四卷成书，并作自序。十月，刘熙载《说文双声》上下卷成书，并作自序（见《刘熙载集》）。

冬，黄文达离沪返里，有《冬十一月十一日扶小园季父棹归葬白下，潜然赋此》等诗为证（《石菖蒲馆诗钞》卷三）。

词作约有《浣溪沙·花朝坐雨》（风雨良辰转寂寥）《眼儿媚》（萋萋芳草绿横斜）《琐窗寒·春渔为余画雪蕉梅花横幅，谱此题之》（弱絮团风）《踏莎行·春昼》（历乱杨花）《鹊桥仙》（惜惜庭户）《柳梢青·春光已老，触目生愁，缘拈是解》（容易残春）《一萼红·陈圆圆遗像画册，为嘉定周丈叔米文禾题，并序……》（睹惊鸿）《好事近·自题花下睡美画帧》（枕石抱香眠）《虞美人·自题小青画帧》（碧纱窗外廉纤雨）《高阳台·九秋中浣过访子耆丈，时园中秋色如画，花光媚人，伫立移时，神怡心旷，缘填此解，留赠主人》（桂粟抛金）《清平乐·访旧有感》（几回怅望）《画堂春·江村暮归》（萧萧木落晚烟中）等（《绿梅花龕词》卷一）。

兹选二首。《清平乐·访旧有感》：“几回怅望。别后应无恙。载得相思来画舫。重访枇杷深巷。依然杨柳藏门。当前不见真真。一院海棠无语，夕阳红冷秋魂。”

《画堂春·江村暮归》：“萧萧木落晚烟中。纵横雁字书空。霜枫斜近酒楼红。买醉西风。浅水环通渔艇，疏林远隔溪钟。芦花头白笑龙钟。艳倚芙蓉。”

黄文瀚仍在上海西林村，其次年之作《庆春泽·寄西林诸

子,用石瓢仲兄韵》一调上阕云:“柳下垂竿,溪边按笛,去年正值春分。韵斗尖叉,问谁销瘦吟魂。……”(《揖竹词馆词草》)这首词疑是词人明年返里,在白下之作。根据所引,词人今年仍在西林村。

词作可能有《清平乐》(眉峰重整)、《水调歌头·雨窗感怀》(春已过江半)等(《揖竹词馆词草》)。

冯煦来上海,有《香山生日招集愚园倒用梅叟索字韵》等编年诗为证(《蒿龠类稿》卷六)。

词作有《浣溪沙·六月十日同屋卿、达泉、雨田游愚园,柳影荷香,淹留竟日,赋此纪之》(一角南园掩碧晖)等(《蒿庵词》)。

## 1879 年

(光绪四年戊寅十二月九日至光绪五年己卯十一月十九日)

葛湘《春艳词》、吴鼐《百调一萼红词》、郭麐《灵芬馆词》(许增重刊)、黄承勋《眠鸥集遗词》、张观美《寄影轩词稿》刊行。刘熙载、黄文达、黄文瀚、冯煦、黄式权等在沪上。刘履芬代理嘉定县知县,因台宪扑杀县民,履芬虽知怨,但既无以申救,又遭轻侮,忧愤之极遂刺喉自绝。

二月,刘熙载完成《说文叠韵》四卷,并作《说文叠韵序》,时在上海龙门书院(《刘熙载集》)。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有《浣溪沙·春日访旧,怆然于怀,为谱此解》(漠漠苔痕锁院门)、《四犯玲珑·江楼雪夜……》(堠角语

低)等(《绿梅花龕词》)。

兹选一首。《四犯玲珑·江楼雪夜,寒不成眠,冻角吹愁,残灯漾影,岁华将晚,百感纷来。昔白石老人‘越中岁暮,闻箫鼓感怀’,为谱黄钟商写之,音旨清寂,因效其体以遣予怀》:“堠角语低,邻鸡声倦,寒宵闲绪何许!砚田生计拙,有笔贫无补。匆匆岁华又暮,感王孙、卅年歧路。梦冷关河,愁深风雪,谁识旅怀苦。思量此生多误,对惊心节候,嗟负芳杜。镜中双鬓改,莫挽朱颜驻。琴弦海上终孤调,问何日知音重遇。怜寂处,欣犹有、梅花伴侣。”

六月,黄文瀚离沪返里,又九秋初旬返回沪渎,有《己卯六月于役里门,九秋初旬又将旋沪,走别王君绶云,信宿寓斋,挑灯共话,触事感怀,爰得三律,即呈绶云》等诗为证。回到沪渎后仍卜居西林村里,其在本年所作《绮怀》十首之序言里说:“仆旧居建业衡门,在白鹭洲边,今寄沪滨旅舍,卜西林村里。”此后八年,便一直在沪渎,没有返里,他在《春日郊游即景成诗》“枉教负却故园春”句下自注云:“自己卯秋返里后迄今又八载矣。”(《揖竹词馆诗草》)

词作可能有《庆春泽·感旧》(笺展乌丝)、《清平乐·饯春日偶成》(怨他杜宇)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一首。《清平乐·饯春日偶成》:“怨他杜宇。忍速春归去。偏向人前啼不住。勾起离愁千缕。恹恹闷倚帘栊。伤心泪洒芳丛。多事还巢燕子,双飞衔入残红。”

冯煦在上海,有编年诗《愚园六朝石歌用渔洋山人六朝松石韵》等为证(《蒿龕类稿》卷六)。



## 1880 年

( 光绪五年己卯十一月二十日至光绪六年庚辰十二月一日 )

邓由熙《涟漪词》、顾复初《梅影厂词》刊行。袁祖志、黄文达、黄文瀚、冯煦、黄式权等在沪上。以“杨柳楼台”为中心的唱和群体是本年前后上海词坛一大景观。

刘熙载因寒疾离上海龙门书院回兴化故乡，次年去世。

袁祖志( 1827—约 1900 年 )，字翔甫，号仓山旧主，浙江钱塘( 今杭州 )人，著有《海外吟》、《海上吟》，合称《谈瀛录》。晚年寓沪，结庐吟社，名“杨柳楼台”。“仓山旧主袁翔甫先生祖志，为随园老人之孙，著作等身，才名遍大江南北。晚年赁庑沪北四马路之胡家宅，适其地有杨柳一株，临风摇曳，图画天开，先生因颜其居曰‘杨柳楼台’。一时骚人逸士争相过从，诗酒留连，殆无虚夕，居数载，下至贩夫走卒无不知有杨柳楼台者。夫以区区半弓之地、一角之楼，设他人居之，虽有杨柳安足萦怀，虽有楼台谁为注目，乃以先生之故，竟而地以人传，始知人杰地灵，古人言确有见地。今虽沧桑变易，杨柳为摧，楼台已渺，而过其地者犹时忆先生当日折柳怀人、倚楼觅句时也。”( 孙家振《退醒庐笔记》 )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约有《踏莎行·绿蝴蝶》( 弱翅青垂 )、《点绛唇·立春后雨，意垂垂不知愁之何以生也，谱此遣之》( 江上春回 )、《齐天乐·梅花》( 年年开向冰雪里 )、《疏影·烧灯节候，旅思纷如，江馆清寥，姮娥笑我，调此寄江干故人》( 炉烟乍歇 )、《谒金门·次周草窗韵》( 花信晚 )、《高阳台·春阴连日，苔长闲门，时

节撩人 闲愁万种 香残茶罢 凄然成声)(密雨丝柔)(《祝英台近》(惜芳时))《祝英台近·和瘦竹弟原韵》(雨帘纤)(《水龙吟·春恨和弁阳老人韵》(怪他芳草无情))《浣溪沙·花朝喜晴》(剪剪东风断雨丝)(《高阳台·二月十六日嬉春城北,……》(碧煖晴波))《临江仙·案头水仙吐花甚繁 香溢四座 谱此写之》(皎皎凌波罗袜))《临江仙·案头水仙吐花甚繁 香溢四座 谱此写之》(滑腻瑶簪欹雨))《浣溪沙》(烟袅疏帘宝篆残)(《祝英台近》(望天涯))《菩萨蛮·题 红豆相思图》(落花飞尽东风懒))《扫花游·寒食郊外闲游 感而谱此 用草窗寒食原韵》(冶游巷陌))《蝶恋花·清明》(临水夭桃含笑靥))《台城路·海棠》(嫣然一笑疏帘外))《菩萨蛮·春渔为画芭蕉兰石堂幅 因题此解》(芳园梅雨连番足))《一萼红·吊赵烈妇 并序:烈妇姓赵氏 字端云 广陵人 郭军门子美姬也 年十五流落青楼 军门以千金脱其籍 携之古北口 任事军门三载 有贤声 光绪庚辰(1880)四月 军门卒于官 赵氏越三日饮阿芙蓉死 嗟乎!烈妇殉夫 古来恒有 然出于青楼女子则仅矣 因谱此吊之》(可怜依)按:本词小序对编黄文达词系年意义甚大]《齐天乐·蝉》(一枝聊寄槐阴里))《浣溪沙·秋夜》(雨后新凉入夜生))《满庭芳·江村散步 秋色宜人 漫拈此解》(原草浮烟))《菩萨蛮·题陈丈子彭持菊独立行看子》(卅年奔走江南北)等(《绿梅花龛词》)。

兹选二首。《高阳台·二月十六日嬉春城北 风日韶丽 芳景宜人 士女如云 车驰马骤 归途谱此以志冶游之盛》:“碧煖晴波,红飞绣陌,二分春到虹桥。电掣云驰,马蹄得得声骄。往来油壁围莺燕,趁香风、十里花娇。最魂销、媚眼偷窥,脸晕红潮。匆匆日落游人散,看楼台不夜,灯火深宵。皓魄谁家?清歌低和琼箫。风流争买千金笑,说相思、泪染蛟绡。恁逍遥,绮梦谁醒?暮暮朝朝。”

《齐天乐·蝉》：“一枝聊寄槐阴里，清商度林时发。韵叶薰风，饥餐夜露，谁识芳踪高洁。低吟似咽。叹人世炎凉，几番经阅。断续声声，自含幽怨向谁说？园林残暑退早。渐红稀绿黯，无限凄切。暮雨惊飞，斜阳独语，秋老深宫黄叶。馀音乍歇。正瘦柳荒湾，一钩残月。鬓影萧疏，倦鸣愁暗结。”

本年，黄文瀚在上海，与奚颂南、黄式权、袁翔甫等人交游。有《偕奚颂南宪镛、黄式权协燠过杨柳楼台，访袁翔甫大令祖志，赋呈二律》等诗为证（《揖竹词馆诗草》）。

词作有《金缕曲·稚虹来海上，出示香海阁诗馀，倚此题之》（同作飘零客）《金缕曲·题林颢卿葬花诗后》（春又阑珊矣），《齐天乐·题袁丈翔甫祖志随园琐记》（年时白下归帆挂）《罗敷媚·题自绘落英蛱蝶便面》（春来一霎春归去）《点绛唇》（明月窥窗）《浪淘沙·王君春渔樵绘菊花老少年凤仙横幅见赠，盖寓三秋之意，谱此谢之》（尽在不言中）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二首。《齐天乐·题袁丈翔甫祖志随园琐记》：“年时白下归帆挂，仓山记曾登眺。石蚀顽苔，琴鸣野水，依旧斜阳遥照。寒烟蔓草。幸墓碣犹存，尚容相吊。世界清凉，劫灰何事亦飞到。

东南名胜已矣，叹流传百代，惟此新稿。逸事空群，风流绝世，想见当时怀抱。几回梦绕？况生长斯园，更增伤悼。此后天涯，卧游知不少。”

《金缕曲·稚虹来海上，出示香海阁诗馀，倚此题之》：“同作飘零客。向茫茫、软红堆里，共留萍迹。几度申江欣把臂，快睹翩翩风格。论家学、渊源莫测。一卷琳琅今示我，读从头、齿颊芬芳溢。频击节，为浮白。超群才调谁堪匹。尽疏狂、豪情跌宕，声铄金石。学士铜琶差可拟，天付如椽大笔。更说甚、枉抛心力。君曾倩余镌，枉抛心力作词人‘小印。试向大江东去唱，恐洪涛、飞

起蛟龙出。千载下,流传必。”

冯煦在上海,有编年诗《六月二十一日范月查丈招集愚园祀欧阳文忠生日感而作歌》等为证(《蒿龠类稿》)。

## 1881 年

(光绪六年庚辰十二月二日至光绪七年辛巳十一月十一日)

江顺诒辑《词学集成》八卷、汪渊《藕丝词》、姚诗雅《景石斋词略》、孙麟趾编选的《绝妙近词》(蒲孙批注本)、殷秉玘《玉箫词》刊行。黄文达、黄文瀚、沈曾植、袁祖志、黄式权等在沪上。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约有《清平乐》(风僝雨僽)、《清平乐·和前韵》(莺僝燕僽)、《清平乐·和前韵》(几回僝僽)、《西河·乱后返白下,过秦淮、雨花台、白鹭洲等处,颓垣断础,满目凄凉。今追忆之,不胜沧桑之感,因次周清真“金陵怀古”韵吊之》(金粉地)、《虞美人·虞美人》(剑光飞处红颜老)〔按:本年词人有编年诗《咏虞美人和懒萍》一首,见《石菖蒲馆钞》〕、《换巢鸾凤·吴门管秋初为德配潘孺人徵题,因拈此解,用梅溪韵》(风妒花娇)、《虞美人·为曾少卿题桐阴背立仕女纨扇》(鸭炉香尽兰闺寂)、《浣溪沙》(悄倚雕栏若有思)、《蝶恋花·观梅有感》(冬心独抱无人识)等(《绿梅花龠词》)。

兹选一首。《西河·乱后返白下,过秦淮、雨花台、白鹭洲等处,颓垣断础,满目凄凉。今追忆之,不胜沧桑之感,因次周清真“金陵怀古”韵吊之》:金粉地。沧桑世事愁记。销沉铁锁失东

南,虫沙四起。六朝佳丽尽成尘,青山依旧空际。几回画,楼悄倚。柳枝解把愁系。荒台黑夜走青磷,月迷故垒。更谁歌舫问丁帘,斜阳呜咽流水。杏花冷落卖酒市。草萋萋、难辨乡里。父老已非当世。剩苍苔、瓦砾荒凉,樵牧闲话兴衰,松阴里。”

黄文瀚在上海。词作可能有《祝英台近》(唱荒鸡)《大江西上曲·朱君九甫运霄戟笔游汉上,同人作蝴蝶会饯之,谱此赠别》(一尊相饯)《沁园春》(怪雨蛮风)《虞美人·题云窟慵仙红豆仕女屏》(厌厌情思慵梳里)《沁园春·忆旧》(轻衫团扇)《沁园春·自题 揖竹图》(万紫千红)《水调歌头·前词成,砚有馀墨,复得是解》(非我阿私好)《庆春泽·黄君式权协垠以 惨绿吟 大著索题,谱此应之》(句每吟红)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一首。《沁园春·自题 揖竹图》:“万紫千红,孰称可意,竹最情亲。看凌霜瘦骨,君真同我,临风雅度,我亦如君。为揖深深,将词默默,石上三生种夙因。疏狂甚,任形骸放浪,宾主无分。何缘。堕落红尘。怎一晌、韶华卅二春秋。叹寿夭难必,荣枯有定,容供憔悴,身历艰辛。丰韵飘萧,情怀悵悵,落拓江湖空怆神。从今后,更勤加培植,莫误干云。”

春 沈曾植自嘉兴来游沪上,夏赴粤(见王蘧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 1882年

(光绪七年辛巳十一月十二日至光绪八年壬午十一月二十二日)

吴宝生《箴仙词稿》(活字本)、谭献《篋中词》六卷(刊

于《半厂丛书》)、沈莹《留鸥吟馆词存》、姚正镛《吾意厂长短句甲乙稿》、江瑛《绿月楼词》刊行。秦云序潘钟瑞《香禅词》。黄文达、黄文瀚、周庆云、袁祖志等在沪上。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有《卜算子》(枝上乱莺啼)、《浣溪沙·正月十三日坐梅花香中作》(几案无尘篆影浓)、《声声慢·正月十四日寿芸自津门来,杯酒话旧,一罄离惊,旋有湘乡之役。欲留不可,谱此送之,用弁阳老人韵》(家山迢递)、《祝英台近·悔迟生自津门南旋,同人饯别于寿县华馆,因举竹山“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句嘱条道人赋秋生合作成图,盖伤春意也,邮寄索题,谱此应之》(惜芳华)、《柳梢青·题贺秋碧双卿女史雪压轩诗词后》(憔悴芳香)按:本年词人有编年诗《读绡山贺秋碧双卿女史雪压轩诗词,怜其才,悲其遇,尤重其德,爰成二律,即题其稿》,见《石菖蒲馆钞》]《十六字令》(钟)、《十六字令》(春)、《好事近·和云门弟韵》(寂寞苦伤春)、《浣溪沙·半耕居养病》(经月愁中复病中)、《南歌子·病蝶》(翅弱飞无力)、《高阳台·一病经秋,雨夜少寐,拥衾趺坐,悄对残灯,触绪纷如,为拈此解》(雨织愁痕)、《点绛唇》(室拥维摩)、《月下笛·小雨匝月,秋光倏深,雨和鸣蛩,夜不能寐,不觉忧思之如焚也,谁能遣此?黯然成声,用玉田体》(梦拥藤床)、《好事近》(抱影独悲秋)、《蝶恋花·见梁燕感填此解》(昔日园林非故主)、《好事近·苔》(雨后碧蒙茸)、《忆秦娥》(西风紧)、《浣溪沙·寓楼寒夜》(小巷深沉远世哗)等(《绿梅花龛词》)。

兹选四首。《十六字令》:“钟!僧打空山夕照红。风吹急,飞堕入云峰。”

《十六字令》:“春!香冷梅花夜闭门。金闺寂,凉月照啼痕。”

《高阳台·一病经秋,雨夜少寐,拥衾趺坐,悄对残灯,触绪纷如,为拈此解》:“雨织愁痕,灯摇病影,拥衾难遣秋宵。倦不成眠,

数残更漏迢迢。经时已断还乡梦，纵还乡、梦亦无聊。感蓬飘、卅载天涯，琴剑萧条。惊心节序匆匆换。剩药炉茗椀，相伴终朝。晓镜羞窥，潘郎短鬓先凋。东篱寂寞黄花老，好光阴、兴味都消。首频搔，海上闲鸥，笑我劳劳。”

《浣溪沙·寓楼寒夜》：“小巷深沉远世哗，夜寒砧杵急邻家，荒城倦柝离悲笳。画槛红摇灯影乱，绣屏青晕篆烟斜，一帘残月梦梅花。”按，本年黄文达有编年诗《寒夜》，与这首词意境相似。

黄文瀚在上海。词作约有《百字令·久未得樨虹书，倚调寄怀》（去鸿来燕），《高阳台·和柳影词人马相如宝文春柳元韵》（过雨含烟），《锁阳台·王君绶云客津作，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图，壬午春道出沪滨，以斯图索题，谱此应之》（燕语啼烟），《祝英台近》（惜韶光），《买陂塘·邹翰飞弢以潇湘侍立图属题，适读顰卿秋宵风雨词于槃右，填此，其顰卿默启余衷乎？》（看词人），《采白吟·……壬午夏，先生介瘦鹤词人索余倚声，即追和蒋君自度腔就正》（芳心慧敏）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一首。《采白吟·许烈姬者，名德苹，字香宾，又字采白仙子。为洞庭朱紫鹤先生和义簪室。本扬州邓氏女，幼失怙恃。其母姨适吴门许某，早寡无子，挈归抚为己女，笃爱之。家贫，犹令入塾读。性慧，遂能诗词。数年母姨卒，其嗣子诱入籍中。屡投环求死不得，故不轻见人，惟以吟咏寄慨。鸩母无如何。适先生丧偶，乃以诗定情，以金脱籍。归先生后，布衣椎髻，并臼缝纫，悉任之。暇则以长短句与先生角胜，有和漱玉词、涧南词各一卷。缠绵宛约，不让易安，已寿枣梨问世。辛酉二月，赭寇陷洞庭，仓皇走避于石家坞。与贼遇，贼悦姬，欲污之。不从，反大声詈之。贼怒。遂遇害。年仅三十有六。大吏采其事，以闻诏旌其庐。先生痛姬之亡也，属同邑冯敬亭太史为立传。海内艳其烈者，以诗歌吊之。

宝山蒋敦复明经以道宫犯仙吕调制新声 和者颇众。壬午夏 先生介瘦鹤词人索余倚声 即追和蒋君自度腔就正》：“芳心慧敏 弱质伶仃 叹身世等飘萍。算风尘孽满 追随词客慰平生。翻酒政 闲拈旧句 惜花晨、漫谱新声。修到几生艳福 消他无限柔情。忽教烽火惊心 正仓皇奔避 草木皆兵。怪云愁泉咽 殆因仙子返琼京。坚节操 九原含笑就霜锋。一夕完贞 卅六年华小劫 千秋彤管褒容。”

周庆云于十一月赴上海 有《海上夜游诗》。（《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 1883 年

（光绪八年壬午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光绪九年癸未十二月三日）

石赞清《紫荃山馆诗馀》、刘荃、刘大受等《影事词存初稿》六卷、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徵初编》、怀宁《江上小蓬莱吟舫诗馀》（家刻）、汪梅村《诗馀》（由门人张士珩校刊）、丁绍仪编选《国朝词综补》、张景祁《新蘅词》（百忆梅花仙馆板）刊刻。黄文达、黄文瀚、黄炳堃、周庆云、袁祖志、黄式权等在沪上。

黄文达在上海。词作约有《台城路·杨花》（东风吹老旗亭路）《浣溪沙·草绿裙腰渐合围》《高阳台·惜月感花图，为程滄斋题》（宝镜尘昏）《浣溪沙》（桑叶成阴碧满堤）《虞美人》（芭蕉叶上萧疏雨）《醉太平·秋夜不寐》（灯摇断絮）《浣溪沙·小病初起，知交不来，瓦炉煮茗，谱此以破岑寂》（镇日门无过客



挝)《卜算子·送别》(杯酒饯西风)等(《绿梅花龛词》)。

黄文瀚在上海。词作约有《返香魂·紫鹤先生避乱申江,四载未归。有自故乡来者云:庭中老梅被贼戕,死而复生,今已着花。先生闻之恍然,忆梅可返魂而香姬不可复生,未能忘情,为绘图索同人题,自度是调为倡,丙寅(1866)正月事也。越十七年徵题及余,爰倚原调原韵归之》(《花返魂》)《南乡子·雨中偕王铁梅学裘、黄式权乘马车至徐汇,访瘦鹤词人,归途倚声》(《夹道绿阴浓》)《柳梢青·程涤斋国铎索题 惜月感花图,谱以补白》(《紫玉烟沉》),《卜算子·铁梅将归广陵,填此送别》(《才喜报君来》),该词下阕有“君久滞维扬,我久羁申浦”句。《高阳台·悔迟生录瘦蝶词一阕及散花禅原作见示,凄婉动人,未忍卒读。后作跋语云:“梦中说梦,何色何空?薄倖自怜,非仅怪东皇无赖也。质之搢竹词人,请为我辈更进一解。”嗟乎!仆本恨人,自居情种,甘为情死,苦为愁生,偶逢秋月春花,尤多感慨。悟到萍踪絮果,各有因缘。潦倒青衫,离怀莫遣,萧骚绿鬓,忍俊曷禁?漫倚新声,爰和原调,添君绮恨,写我闲情》(《细雨湔愁》)《踏莎行·秦砚畦锡田属画折扇为绘背面仕女凭阑观书,倚此题之》(《倦绣心情》)《百字谣·砚畦归里,谱此赠别》(《冻云开合》)《罗敷媚》(《玉炉香断琴徽涩》)《清平乐》(《夜长漏永》)等(《搢竹词馆词草》)。

兹选二首。《清平乐》:“夜长漏永,灯瘦摇寒影。喔喔荒鸡催梦醒,如茧重禽耐冷。起来半启窗纱,庭前六出飞花。何用乘风归去,琼楼玉宇人家。”

《卜算子·铁梅将归广陵,填此送别》:“才喜报君来,又送君归去。来固欢然去便愁,憔悴旗亭树。君久滞维扬,我久羁申浦。申浦维扬路一千,有梦无寻处。”

黄炳堃(生卒年不详),号笛楼,著有《希古堂词存》等。崔师

贯序其词集云：“笛楼先生则粤产而流寓于外，故时鲜知者。先生为张南山门下士，元本见闻于诗，及骈散文皆操之极熟。中岁始为词，用力甚勤，初犹囿于浙派，盖时尚使然，既而趋于龟溪、玉笥、草窗、汀畦自辟，洵为豪杰之士矣。……”

三月，黄炳堃自都南旋，绕道上海，作词回忆以前在沪上的生活旧事。他在本年所作《绮罗香》（燕小窥人）一词小序中说：“曩寓沪上，与徐雨之诸子选胜徵歌，极嬉春之韵事，嗣以饥驱客路，劳燕西东，不见盖二十五年矣。癸未三月自都南旋，绕道黄浦，雨之置酒重理前游，而旧日酒徒零落殆尽。不特琵琶犹是，门巷都非已也。醉后倚此，笛响凄然。”离开上海时又作《高阳台·留别沪上》一首，该词云：“别泪波凝，柔肠水曲，销魂草茁芊芊。依黯心情，伤春不尽凄然。催归已是声声唤，酒未阑、还听啼鹃。更何时、醉觅弓鞋，醒拾珠钿。收帆莫傍垂杨岸，有垂杨绿处，便忆眉弯。分随飞絮，漫天东风不解，吹愁去，只吹人，独上离船。最无聊、夜火如星，晓梦如烟。”（《希古堂词存》）

周庆云父卒于沪。周庆云继业丝，往来苏杭浔沪间，读书兼习贾自此始（《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 1884 年

（光绪九年癸未十二月四日至光绪十年甲申十一月十五日）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十七卷、方濬颐《古香凹诗馀》、刘澹年《约园词》、应宝时《射雕词》（于《红蕉馆丛书》中）、顾文彬《眉绿词》、项廷纪《忆云词》（刊入《榆园丛刻》）、厉鹗《樊榭山房全集》（重刊）、张鸣珂《寒松阁

词》(初名《秋风红豆楼词钞》,江西书局本)等刊行。张景祁、黄文达、周保障、黄文瀚、高翀、黄式权等在上海地区。本年前后,黄文瀚、邹翰飞、黄式权等谈词交游是沪上词坛值得注意的景观。

约于本年,张景祁曾来沪尾,词作有《台城路·薄暮由艤舸乘小轮船赴沪尾,夜宿山店》(海门双峡螺起)等。此后,与上海有关的词作还有《喜迁莺·升官图,海上新图出售,凡涉西学洋务升迁最捷,戏咏此解》(一官轻掷)等(见《新蘅词》)。

兹选一首。《台城路·薄暮由艤舸乘小轮船赴沪尾,夜宿山店》:海门双峡浮螺起,飞轮浪花惊溅。估舶连云,渔罟晒日,卅里波程如箭。潮平汉浅。指灯火沿流,夜深犹见。寂寞鱼龙,此中楼阁万千变。山前茅屋似艇,解鞍聊寄宿,桑下谁恋。曲巷琼箫,荒台画角,客里悲欢难遣。风尘倦眼,总输与,沙洲早春归雁。酒醒孤吟,一星寒穗剪。

六月,黄文达卒。去年卖药于沪城,本年岁首一度还乡。有编年诗《终岁卖药沪城,岁首还乡安闲数日。雪窗独酌,醉后漫成。即呈语松大兄、瘦竹、云门、星庐诸弟》等诗为证(见《石菖蒲馆诗钞》)。清明曾返筠溪,有《浣溪沙·清明返筠溪》等词为证。本年词作有《菩萨蛮·罗浮香梦图》(罗浮山下春风暖)等(《绿梅花龛词》)。

周保障(1844—约1900),字峩卿,号镜湄居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著有《镜湄长短句》四卷等。早年在家乡,也时来沪读,词作有《减字木兰花·二月十五夜作》(花朝过了)《菩萨蛮·寓沪上作》(异乡无奈中秋节)《醉太平》(檐铃自摇)等。曾沿江

湘湖 本年回乡里居 词作有《蓦山溪·甲申七月归自杭州……》(越溪柔舫)《沁园春·闻法人凌虐安南人感赋》(一战闽中)等(《镜湄长短句》)。

兹选二首。《菩萨蛮·寓沪上作》：“异乡无奈中秋节，殷勤再四看圆月。月照瓦沟凉，夜深天欲霜。后庭人悄悄，霜鼎香犹袅。谁会此时情，掩窗挑暗灯。”

《蓦山溪·甲申七月归自杭州，由大盈浦渡入顾浦，两浦皆吴淞江支流，南北相直，故其地名“四江口”等。同治壬戌，官军连战，破贼于此，为下流制胜之始。比因法人扰海口，方以战舰连江为备，感赋是调》：“越溪柔舫，摇破吴淞雨。岸豁四江分，是战血、几番流处。而今廿载，水净稻花香，斜日里，老渔樵，犹话遭兵苦。愁添归路，乍听连船鼓。秋卷大旗风，又警醒、眠沙鸥鹭。新翻棋局，此劫甚时休？平野阔，暮云低，漠漠天无语。”

黄文瀚在上海，此后数年，其在上海的居处多有变化，其词作也很难确定具体写作年份，此一并录于此处：

词作有《金缕曲》(一事休称怪)《好事近·立春》(江上又春回)《好事近·除夕》(红烛照辛盘)《大江东去·陈曼寿明经鸿谥载笔游日本数载未归，辛酉(1861)年春，其季子季磐善福航海省亲，胡公寿杨南湖二君合笔写东海省亲图，赠行，季磐属题，曼倚此解》(布帆无恙)《减字木兰花·旅夜》(雨纤风峭已是愁)《拜星月·题太痴生乞巧楼图》(天上佳期)《满庭芳·题太痴生芍药裯唤眠图》(酒社称雄)《倦寻芳·题管秋初藜床卧读图》(昼长漏永)《摸鱼儿·十月中浣过徐汇……》(向天涯)《南楼令·寄高太痴莹玉苏州》(两载订神交)《高阳台·题意中人小影》(绮阁探春)，《琴调相思引·红药开残，春归天上，小窗坐雨，言愁欲愁，复倚是解

题之)(不遇黄衫可奈何)《木兰花慢》(问何年种得)《金缕曲·题味榄余民红楼絮别图》(酒绿灯红处)《满庭芳·凹晶馆月夜联吟图》(秋气满天)《南乡子·筱塘以两面绘手拈红豆打鸳鸯纨扇属题,谱以应之。右题正面》(和影立)《南乡子·筱塘以两面绘手拈红豆打鸳鸯纨扇属题,谱以应之。右题背面》(杨柳青)《黄金缕·题初庭照》(杨柳丝丝风景异)《瑶华·题舒少卿昌森问梅图》(寒香馥郁)《惜馀春慢·馀春小影》(邂逅前番)《忆王孙·题惜馀春馆芳草仕女图》(恹恹情思强支持)《沁园春·题春江小识》(僻处一隅)等(《揖竹词馆词草》)。

兹选一首。《摸鱼儿·十月中浣过徐汇访邹翰飞、黄式权,为雨所阻,勾留两日,谱此留别》:“向天涯、客中作客,萍踪偶尔相聚。秋风吹我成消瘦,不似当时丰度。朝复暮,奈绮恨、琼愁底事萦眉妩。年华暗度。叹心已成灰,鬓将点雪,憔悴竟如许。挑灯话,漫把离怀细诉,飘零同是羁旅。雄谈抵掌迟莲漏,难得联床风雨。情缕缕,又握手、河梁能不生凄楚。一言记取。正此后天寒,加餐珍重,各自力须努。”

高翀(1885—约1919),字太痴,晚号清逸道人,苏州人,著有《百盆花斋词剩》、《希社题衿词初集》等。高翀为一时名记者,主《沪报》、《苏报》撰席,长期寓居沪渎,为近代上海中后期词坛的重要词人。其存词近五百首,在沪上之作甚富,故对其不作全录,各年摘选数首。

本年春暮,高翀游沪上。兹选二首。《临江仙·甲申春暮附舟游沪》:“挥手朱门离别去,片帆初指申江。闷怀无酒怎能降?矮篷横膝坐,听彻雨淋浪。新旧闸桥都过也,弄晴沙柳成行。轻车乱飏碧油幢,东洋车乌篷绿里红缚,乍见颇觉悦目。堤边随意唤,一笑入洋场。”

《临江仙·访缕髻仙史蔡紫黻、瘦鹤词人邹翰飞、梦畹生黄式权、藜床旧主管秋初，并晤雾里看花客钱听伯、高昌寒食生何桂笙、朵红仙侣苏稼秋、小楼主人王松堂诸名流，即席奉赠》：“沪海茫茫谁识我？居然访友先来。神交至此笑颜开，风流文采地，何幸许追陪。诗虎酒龙吟啸起，一时坛坫齐开。刚逢倒屣即衔杯，只惭年最少，未有陆机才。”（《百盆花斋词剩》）

## 1885 年

（光绪十年甲申十一月十六日至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一月二十六日）

窥生《铁斋词》三种、题冰馆主人《冰鸥词钞》、袁通《捧月楼绮语》、谢朝徵笺《白香词谱》、戈载《七家词选》七卷（杜文澜刊校）、黄承勋编选的《历代词腴》（“黛山楼”本）刊行。丁丙《西泠词萃》由是年起至十三年刊完，清赵植庭辑录的《樽酒消寒词》由方楷编校、蒋伟刊刻成。王韬、黄文瀚、文廷式、梁鼎芬、高翀等在沪上。王韬在上海刊蒋敦复《芬陀利室词集》五卷、《芬陀利室词话》三卷，文廷式、梁鼎芬沪上交游是本年上海词坛大事。

王韬于甲申（1884）年自日本回国，定居上海，主持格致书院，创办弢园书店。本年王韬在上海刊行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孟冬序之于沪滨“淞隐庐”。又因该序对象是近代上海早期词坛一大要员蒋敦复的词话，故全录如右：“余既为剑人刻《啸古堂诗》、《芬陀利室词》，搜其遗集，复得二卷，悉付剞劂。一日，其哲嗣伯威携词话三卷、兵鉴四卷来，皆剑人生前手自定者。兵鉴仅有唐一

代,未得为完善书。词话固剑人生平得意之作,第止寥寥数十页,亦未断手。剑人著述,余最爱其词,诗次之,文尤其次也。剑人词谱,余向曾获见其手抄本,辨析宫商,剖别音调,订正于阴阳清浊之分,学者殊苦其难。及究其归宿,剑人亦未有以应。尝自谓著录三万余言,非至精至当,不敢出以问世。余以问之伯威,伯威云未之见。盖生前既未成书,身后亦并散佚,顾其大旨悉见于词话。剑人作词,欲上追南唐北宋,而举有厚入无间一语,以为独得不传之秘。余亦谓词之一道,易流于纤丽空滑,欲反其弊,往往变为质木,或过作谨严,味同嚼蜡矣。故炼意炼辞,断不可少。炼意所谓添几层意思也,炼辞所谓多几分渲染也。余于词,入之未深,十七八岁时,曾问倚声之学于朱丈仲洁,以所作就正,蒙许为可传。忧患余生,概从摈弃,零编剩稿,百不存一。不意剑人词话中,犹采及鄙人旧作,展卷沉吟,恍如隔世。其中词人,大半相识,以余所知,未及甄录者尚多,剑人于此,不无遗憾焉。矧夫近日名流,纷起如云,几欲互张南北之军,争执骚坛牛耳。惜乎剑人往矣,未得周旋于珠槃玉敦之间而为雄长也。光绪十有一年,岁次乙酉,孟冬中浣,吴郡王韬紫诠甫识于春申浦上淞隐庐。”

本年黄文瀚在沪读,先由西林村迁居沪南,旋笔耕沪北。舒昌森在《揖竹词人传》里有言:“乙酉(1885)冬,与从弟云门迁居沪南,适招商分局某君延司笔札,涉足纷华,本非所愿,而入不敷出,盖郁伊寡欢。未几,云门携眷客广陵,词人亦徙居沪北。茕茕独处,感逝伤离,更无聊赖。有姊适河间而寡,携一子依伯氏居金陵,中途子殇,词人迎养沪上。”黄文瀚在《虹波柳月吟·自序》中言:“乙酉(1885)冬笔耕沪北,去寓舍里许,有跨东西岸而渡行人者曰虹桥,或罗縠纹生,或急流澎湃,鸭头鹳首,汛汛中流,日入崦嵫。……爰名之曰虹波柳月云。光绪丁亥(1887)浴佛后二日

揖竹词人自识。(《揖竹词馆诗词草》)本年无明确编年词,可参见 1884 年一则。

文廷式(1856—1904),字道希,号云阁(或作芸阁)、蓼德、罗霄山人、纯常子,江西萍乡人,著有《云起轩词》。文廷式于辛丑年春东去日本,归国后在沪读参与筹组“爱国会”。时人对其词多有评说,其自序《云起轩词》云:“余于斯道,无能为役,而志之所在,不尚苟同。三十年来,涉猎百家,榘校利病,论其得失,亦非扞籥而谈矣。”

本年前后,文廷式曾同梁鼎芬等人来游上海,彼此多有唱和之词,具体证据可见本年梁鼎芬的介绍。文廷式词作大约有《蝶恋花》(九十韶光如梦里)、《蝶恋花》(满卷真珠云影瘦)、《蝶恋花》(每到河桥临泊处)等(《云起轩词抄》《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

兹选一首。《蝶恋花》:“九十韶光如梦里。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落日野田黄蝶起。古槐丛荻摇深翠。惆怅玉箫催别意。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

梁鼎芬(1859—1920),字伯烈,更字星海,号节庵,广东番禺人,著有《欽红楼词》。

本年前后梁鼎芬曾与文廷式同游沪渎,多有唱和。他曾和文廷式《蝶恋花》(九十韶光如梦里)一词而作《蝶恋花》(酹淡春晴初酒里),该词小序云:“同芸阁至上海,……芸阁归江西,予亦南下,作此为别。”又填《蝶恋花·同芸阁在上海十日,因纪其事》(忆昔高楼明镜里)等(《云起轩词抄》《同声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



## 1886年

(光绪十一年乙酉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十二年丙戌十二月七日)

张云骧《冰壶词》、孙传<sup>述</sup>《清涛词》、丁丙辑录《西泠词萃》校刻)、汪鹤孙《汇香词》(又名《蔗阁诗馀》,重刊)、林则徐《云左山房诗馀》(附《云左山房诗钞》)、陈锐《袁碧斋词》、王廷鼎《紫薇花馆词稿》刊刻。易顺鼎随父易佩绅在苏州任所,与郑叔问、张子苾、蒋次香(文鸿)等创立吴社联吟。王鹏运在京师,与同官友好作词唱和,编此时所作为《薇省同声集》。郑文焯、胡延、黄文瀚、高翀、袁祖志等在沪上。

郑文焯(1856—1918),字小坡,一字叔问,又字俊臣,号大鹤山人,别号冷红词客,奉天铁岭人,著有《冷红词》四卷、《比竹馀音》四卷、《苕雅馀集》一卷、《瘦碧词》二卷,后删定为《樵风乐府》九卷;又著有《词源斟律》二卷、《绝妙好词校释》一卷等。

郑文焯为近代著名词人,居吴有数十年,时来上海,对上海近代词学的建构起的作用较大。其自序《瘦碧词》云:“余生平慕尧章之为人,疏古种淡有晋宋间风。又能深于礼乐以敷文博古自娱。当时名公硕儒贤之遇之者,既众且笃矣。”张祥龄《瘦碧词序》说:“君(姜夔)则组织酌雅,琢雕秉闲,寄闲情于微瑕,托袞芳于骚佩,匪饰羽之画,亦后素之绩尔。故梦窗骋其密,叔夏扬其逸,克清振其肆,碧山挖其丽,瘦碧启其华。兼善则白石片玉,偏美则竹屋梅溪。若孔门而用,词则姜夔升堂,清真入室,君特、张炎童冠之数,君与数子且高揖于尊俎之间矣。”朱祖谋在《苕雅馀集叙》里说:“海内称词家,高流而精于音吕者,必首高密叔问先生,盖声文之

感人深者,可以知其工矣。”

本年郑文焯来上海。词作有《台城路·文卿阁学奉使泰西,海上赋别》:“卧龙腾啸三山走,嘘成海天云气。北斗重斟,西溟一吸,何羨安期高誓。乘风万里。载侠士仙姝,剪波同济。回首蓬莱,指弹楼阁拓空起。当年汛棹汉使。怪星边凿空,窥破天咫。铁戟飞霆,艨艟掷火,泄尽千秋机事。沧桑影底。看鳌背英雄,几回如此。百感茫茫,碧霄长剑倚。”(《瘦碧词》)

胡延,字长木,号研荪,四川成都人,著有《苾刍馆词集》等。

本年胡延自西沿江东下,至沪渎小留。词作有《百宜娇·书上海静安寺所见》(电马飞红画)《烛影摇红》(象口吹烟)《二郎神·咏电灯》(珠胞射)《凤凰台上忆吹箫·申江歌楼之盛甲于吴越,丙戌(1886)春日听歌颜玉楼,有雏姬自击小鼓唱西秦,调以吴侬而传击缶之音,亦曲尽呜呃之妙,又歌场之变调矣》(燕子身材)《六州歌头·火轮船泛海》(鼙轮震响)等(《苾刍馆词集》卷三)。

兹选二首。《百宜娇·书上海静安寺所见》:“电马飞红画,轮演碧花,底浅深朱户。乍颺帘尘细,倾茶馥,历历羞颜来去。同心艳觅,莫漫负、如今黄浦。只凭伊、低唱铜鞮胃,关欢子如许。流水样官人细数《梁那呵滩曲》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问万柳千花,好春谁主?擅舞衫儿承,歌扇子、尽与裁量花谱。登楼望极,正甲煎、星星归路。定知相将折,檐垂鞭,访箫侣。”

《二郎神·咏电灯》:“珠胞射。恰细雨、铜街微洒。渐入夜银辉黄道,正嘘冷焰,星桥高挂。玉女投壶看不定,哆一笑、神光出罅。趁影底、细车如织,也有轻雷相亚。真假。烧从镜底,绕枢照野。看啖啖、新开岩下目,应早共、王戎讨价。斗月欺风天不管,任分系、回廊芳榭。愿鞭起冰虬,捧到骊宫,春宵闲话。”

## 1887 年

(光绪十二年丙戌十二月八日至光绪十三年丁亥十一月十七日)

冯煦选《宋六十一家词》十二卷(刊于《蒙香室丛书》)、成肇麟辑刊《唐五代词选》二卷(有冯煦序)、郭钟岳《和天倪斋词》、陈克劬《红豆帘琴意》、张友书《倚云阁诗馀存》、潘曾玮《咏花词》刊行。郑文焯、仇炳台、黄文瀚、袁祖志、高肿等在沪上。

岁末,郑文焯旅往上海。词作有《夜行船·将发沪渎,月夜舟行淀山湖,使风如马,翦镫嚼墨,剧有奇致也》(俊羽凌风飘玉),《恋绣衾·沪北舟中次史梅谿韵》(晴江还作梅小春)《解花语·饮沪滨钱氏冷红阁,见旧题因赋用周清真韵》(垂镫小阁)《摸鱼儿·金山留云亭饯沈仲复中丞,酒半,闻江上笛声起于乱烟衰柳间,感音而作,不自觉其辞之掩抑也》(渺吴天)等(《瘦碧词》)。

兹选一首。《恋绣衾·沪北舟中次史梅谿韵》:“晴江还作梅小春。溯空波,人坐片云。吴雁苦、呼霜阵,绕残庐,吹送断魂。

几年钱客黄公浦,算潮来,犹浣梦痕。慢望极,江南北,向镫桥,夜语暗分。”

闰四月,华亭人仇炳台为顾夔《城北草堂诗馀》作序。该序不仅评介了顾夔词,而且介绍了近代上海早期词坛中“三泖渔庄”的情况,故录如右:“昔晋贤汪氏叙朱竹垞太史《词综》,谓词本于三百篇并汉之乐府。吾郡王述庵司寇又推言:‘词继古诗而作,而诗本于乐,乐本于音,音有清浊高下、轻重抑扬,故词句有长短。’旨哉斯言,诚词家之正轨也。吾师顾荃士夫子倚声之学,上追太史,又与司寇时相后先,得闻其绪论。年少负盛名,与郡中诸老倡和。

长州王惕甫学博一见惊异,叹为‘ 柳东七子 ’之冠。既而入翰林、宰剧邑,归田后复与黄研北刺史执牛耳,为骚坛长。一时词人推襟送抱,几与司寇‘ 三泖渔庄 ’埒,於虞盛矣。古之诗人本其敦厚温柔之意,谱之乐章,以宣其气,而达其音。此其中必有不能自己之故,而后托为歌谣,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婉转,皆以导其心志之和平而一归于正。非若后世徒以绮靡为工,甚或至于媒褻。试与读吾师之词,其亦可知诗与乐之所以教人者至深远矣。……光绪十有三年岁次丁亥闰四月受业仇炳台谨序。”

## 1888 年

( 光绪十三年丁亥十一月十八日至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 )

郑叔问《瘦碧词》、王鹏运编刻《四印斋所刻词》、王颐正《痕梦词》、应宝时《射雕词》续集刊行。《宋名家词》由钱塘汪氏据明毛晋刊本重刊。王庆昌、冯开、黄文瀚、高翀等在沪上。王庆昌《昔梦词》成是本年上海词坛值得注意的景观。

王庆昌( 1833—1892 ) ,字雨湘,晚自号“ 离恨天宫墙 笳 笛生 ”,上海人,著有《昔梦词》等。《昔梦词》都 83 首,乃王庆昌悼室人黄淑仪之专集。黄淑仪歿于“ 光绪丁亥( 1887 )十一月 ”,本词集词始作于戊子初春。《昔梦词》在近代上海词坛独具特色,不仅以一年之时,为一人而作,而且多记事之什,突破词体多言情少记事之不足,实属罕见。对此,陈去病题词《虞美人》云:“ 奉倩情天空自悼,鸾笺谱尽伤心稿。”王文濡题诗曰:“ 历数词家派数殊,梦窗典缙稼轩尘。何如只道家常话,尽得风流古所无。”(《昔梦词》)

本年,王庆昌在上海作《昔梦词·自序》和《亡室黄宜人行述》等。在《亡室黄宜人行述》中,不仅叙说了黄淑仪的美德,而且也提供了词人自己前期在上海的活动情形。兹录其《昔梦词·自序》:“去岁自夏徂秋,厄于二竖,……呜呼伤已!寒夜孤灯,耿耿不寐。追溯畴昔,恍惚如梦。前尘影事,一以寄声写之。明知凄戾之响,不无率直,惟一言一事,皆据当日亲历者陈之,不欲以谬托比兴者致晦而不明之憾。断肠人远,伤心事多,孤雁哀鸣,谁其来和?他日黄泉相见,抱此册以质之,料寒机织素,人亦不免掩卷唏嘘也。入春后,偶有所触,间作小词,亦附于后。言愁欲愁,藉舒余痛。光绪戊子仲夏,离恨天宫墙<sub>拆</sub>笛生识。”

词作有《青衫湿》(春蚕到死丝方尽)、《鹊踏枝》(喘息终宵全不语)、《蓦山溪》(尘绿将了)、《国香》(悄唤轻揉)、《水调歌头》(一病死何遽)、《丑奴儿令》(往生净土天应许)、《沁园春》(追思我生)、《贺新郎》(莫说新来妇)、《风入松》(晓来戒旦惯鸡鸣)、《台城路》(轻衫初试新罗碧)、《木兰花慢》(良宵刚七夕)、《浣溪沙》(记得中秋十日前)、《满庭芳》(虎窟宵离)、《虞美人》(回文那漾苏家巧)、《踏莎行》(铺垄苗肥)、《燕山亭》(残腊寒除)、《虞美人》(飞蓬久掩菱花镜)、《惜秋华》(小病新凉)、《庆清朝》(春桨潮回)、《金缕曲》(残腊匆匆过)、《一丛花》(浮家记得泊张泾)、《凄凉犯》(贼烽夜半连西北)、《探春慢》(雪压天低)、《满江红》(东去沧溟)、《疏影》(慈颜远隔)、《玲珑四犯》(就傅及时)、《风入松》(强行强坐绝堪怜)、《一萼红》(趁轮舫)、《少年游》(五年避地)、《凤栖梧》(道蕴清才和扁手)、《高阳台》(恰趁新秋)、《侍香金童》(小结精庐)、《忆旧游》(记深深款款)、《念奴娇》(经师慈训)、《洞仙歌》(黄杨记厄)、《渔家傲》(刻意周防春到暮)、《桂枝香》(朱衣点额)、《渡江云》(邻畦分半亩)、《南谱》(斋期又届恰)、《减字木兰花》(矮墙西侧)、《卜算子》(善果结何时)、《菩萨蛮》(闲阶小草春深长)、《菩萨蛮》(蛙儿阁

阁宵来课)《浣溪沙》(楂不如梨居可怜)《浣溪沙》(风雪光阴寂寂门)《浣溪沙》(雏凤分飞玉化烟)《浣溪沙》(听得饥荒与水荒),《貂裘换酒》(花甲将周了)《黄金缕》(骇浪惊涛今纵远)《过龙门》(客路去三千)《巫山一段云》(南海朝真阙)《夏初临》(苦恋单衣)《薄倖》(病来消瘦)《临江仙》(今夕年年同守)《祝英台近》(试灯风)《思佳客》(一粟银缸<sub>tt</sub>焰不红)《雨淋铃》(堂前趋谒)《丑奴儿慢》(断笺幅幅堆得丛)《湘春夜月》(检箱奁)《高阳台》(廿载良朋)《意难忘》(追溯椿椿)《凤凰台上忆吹箫》(经卷抛残)《声声慢》(前身姑射)《梦扬州》(艳阳天)《摸鱼儿》(猛回头)《双双燕》(日长昼静)《台城路》(瑶笺题罢回肠句)《风流子》(倚楼空怅望)《西窗烛·山谷诗云:“解道江南断肠句,世间惟有贺方回。”贺词向少专集,莫厘朱紫鹤丈曾搜刻百数十阕行世,即和其《万竹楼集》自制曲韵索之)《湖滨旧隐》《解语花》(枯藤缚树)《青门引》(灯掩孤帏冷)《减兰》(零风断雨)《渔家傲》(恨海茫茫流不去)《卖花声》(病起正无聊)《唐多令》(莺燕语笙簧),《醉花阴》(黯黯茼蒿风更雨)《甘州》(酿轻阴花信过番番)《点绛唇》(风送香来)《雨中花》(已卷得残红满)《水龙吟》(怎能销得多愁)《瑶华》(丝丝鬓影)等。

兹选五首。《青衫湿》:“春蚕到死丝方尽,病危诵此。和泪听遗言。艰难万种,无多心血,销向年年。白头记得当初约,此约也曾坚。今生已矣,从新细溯,知否黄泉?”

《满江红》:“东去沧溟,刚卷起、怒涛如雪。还自讶,军声十万,隔江来截。极目家山从此远,惊心烽火何时灭。裹呱呱堕地未经旬,愁萦结。亲串侣,难中撇。呵护愿,求神烈。向海天空阔,瓣香遥献。绣佛长斋今日誓,乘风破浪馀生窃。倚半帆合掌首飞蓬,真闰杰。”按:王庆昌在《亡室黄宜人行述》里说:“庚申(1860)粤贼自金陵下窜,东南郡县相继陷。初避兵青浦乡,继还

匿沙泾墓舍。谋返沪上，而重兵顿城下。四方避寇，至者塞衢巷，讹言日数四至。于时宜人已生维杰、维泰皆幼，维城在母已弥月。不得已依所亲南汇之北蔡里，免身而徙崇沙。”

《意难忘》：“追溯桩桩，算班头、士女好样。闺房钗环周急用，荆布称身妆。人去远，意难忘，渐发见苍苍。怎自禁、长歌当哭，仔细思量。人天万古茫茫，问偷声减字，有恁心肠。幽怀谁替写，只影不成双。忧患事，累亲尝，便说也堪伤。又恐伊，形销息灭，少个流芳。”按《近代词钞》作“椿椿”，误，应为“椿椿”，简化字作“桩桩”。

《风流子》：“倚楼空怅望，梅花里、五月落江城。正泪渍酒痕，今宵何处？曲终人远，短梦无凭。且莫说、文通紫别恨，骑省寄闲情。闷损光阴。斜风细雨，无憀庭院，嫩柳娇莺。思量难禁处，新愁与旧恨，并上心旌。便算鬓丝禅榻，已悟前因。奈重门独掩，形单影只，寒帷苦忆，香冷灯昏。剩得一场衰歇，待与谁论。”

《瑶华》：“丝丝鬓影，灯剪秋心，又雨声敲碎。相思点点，空滴尽，一片乱愁如洗。天寒袖薄，记日暮、牵萝情味。只抱琴、已是无弦，独剩凄凉焦尾。飘零，漫惜而今，任（偌）大轮回，高厚天地。恒河莽莽尚有日，竟把扬沙团起。多情月老，更红线、暗中重系。算他生、定再相逢，还恐旧缘难记。”

冯开（1873—1959），字君木，号阶青，浙江慈溪人，著有《回风堂诗馀》等。其晚年旅食上海，与朱祖谋、况周颐、程颂万、吴俊卿等著名词人交游。

冯开于本年之后旅往上海，有《松江忆家园桂花》等诗为证（《回风堂诗》）。

## 1889 年

( 光绪十四年戊子十一月三十日至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二月十日 )

蒋左贤《梅边笛谱》、张炳堃《抱己楼词》、侯文灿《十名家词集》( 栗香室刊本 )、朱景行《咏花馆诗馀》( 与南唐二主词合刊一册 )、王士禛《衍波词》( 许迈孙刊刻 )、钱牧《微波亭词》( 许迈孙重刊 )、顾翰《拜石山房词》( 许增重刊 )等词集刊行。10 月,文廷式离京南下至苏州,与郑叔问、蒋次香、张子苾等结词社于郑叔问之壶园。袁祖志、黄文瀚、高翀等在沪上。

## 1890 年

( 光绪十五年己丑十二月十一日至光绪十六年庚寅十一月二十日 )

杨文斌辑《三李词》( 香海阁刊 )、《薇省同声集》( 彭銓编刊 )、郑文焯《词源斟律》( 潘祖荫作序 )、叶衍兰《秋梦厂词》、王先谦编刊《诗馀偶钞》六种( 又名《六家词钞》)等刊行。陈廷焯在《云韶集》基础上,七易其稿,成《词则》二十四卷。黄文瀚、况周颐等词人在沪上。

况周颐( 1859—1926 ),原名周仪,字夔笙,又作葵孙,号蕙风,别署玉梅词人,广西临桂人,著有《新莺词》、《玉梅词》、《锦钱词》、《蕙风词》、《菱景词》、《二云词》、《餐樱词》、《菊梦词》、《存悔词》等词集九种,后合刊成《第一生修梅花馆词》五卷,又删定为《蕙风词》二卷;又著有《蕙风词话》,辑成《薇省



词钞》等。

王鹏运说他“目空一世之况舍人”(朱祖谋《彊村词剩》卷首);王国维说“夔笙在沪颇不理于人口,然其人尚有志节”(《王国维未刊书札四封》)。王国维曾说:“蕙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沉痛过之。彊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人间词话》)叶恭绰曾说:“夔笙先生与幼遐翁崛起天南,各树旗鼓。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各有真价,固无庸为之轩轻也。”(《广篋中词》)

关于况周颐的词学思想,主要有以重拙大为轴心的重词格、以词境为中心的重体验、以诗馀新说为重心的重格律及后期浑成思想(杨柏岭《况周颐、王国维词学思想比较研究》,载《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部分内容的写作及全部内容的整理工作约在来上海之后。龙榆生在《清季四大词人》里说况周颐“所为《蕙风词话》,彊村先生推为千年来之绝作”。蔡嵩云在《柯亭词论》里说:“其《蕙风词话》五卷,论词多具卓识,发前人所未发。”况周颐是“晚清四大家”之一,一生以治词为业,入民国后,久居上海,直至1926年病歿上海寓次。因此,他对近代上海词学的贡献极大。其生平不仅在上海创作了大量词作,删定了《蕙风词》、《蕙风词话》等,而且诸如前面提到的重词律思想、重浑成思想等就是上海期间日臻成熟的。可以说,况周颐是民国后上海词坛的一个核心人物。

本年春夏间,况周颐离京南下,首经苏州,道出沪上至广州。况周颐《兰云菱梦楼笔记》说:“庚寅秋,迺钞鲍渌饮手斟本《断肠集》于沪上。”(《蕙风丛书》)

## 1891 年

(光绪十六年庚寅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光绪十七年辛卯十二月一日)

吴重熹刻《山左人词》十九种四十六卷。杨芳灿《听雨小楼词稿》由西溪草堂活字版刊行。周天麈《水云欵乃》、《泥爪词》、《竹窗秋籁》、《悔馀词》与萧恒贞《月楼琴趣》合刊。程颂万、赵熙、黄文瀚、高翀等词人在沪上。

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鹿川,号十发居士,湖南宁乡人,著有《美人长寿庵词集》、《定巢词》等。他自序词集云:“昔先君子与同里曾先生传均竺好为词,酷嗜耆卿、稼轩、美成而极之于白云、白石,其于昭代词家蹊径,毋汎涉焉。颂万夙承庭学,艺能无似。凡兹撰录,聊遣有涯。夔笙乃谓:‘消息清真,不囿于南北两宋流派。’张雨珊在《湘雨楼词话》里说:‘程君子大填词,清丽绵婉,渊源家学,用笔尤尚中锋。’况周颐在《定巢词》序言里说:‘子大先生属余斟酌词集,余颇有刍荛之献,乃荷壤流,不择一声一字,斟酌靡遗,且必互商而后定稿,可谓能充谦受之量者矣。子大词本清丽,近更沉著,收五代之华藻,入南宋之高格,周吴可作,何以易之?’余尝谓清真词是两宋关键,子大胜处酷似清真,是不为南北两派所囿者。”

本年,程颂万由湘赴京兆试,路经上海。又自京南下岭南,再经上海。其中北上时在沪上词作有《汉宫春·海上醉赠王梦湘》(黄歇浦边)《八声甘州·送张白琴太守入浙》(把西施网得付君边)《买陂塘·金陵王木斋追送予海上,以词录别,倚韵和答》(一舟停)等。南下时在沪上的词作有《念奴娇·夜入吴淞口》(未归南北)等(《美人长寿庵词集》)。

兹选两首。《汉宫春·海上醉赠王梦湘》：“黄歇浦边，问四洲人在，何者为公。歌楼一时，相遇插帽花红。悬河出口，似倒翻、海上奇峰。正几日、明光献赋，笔端横截长虹。十载苏云湘月，有狂名道子，子亦闻依。日边此去万里，愁堕蛟龙。今宵醉耳，倚双鬟、磨墨帘栊。到明日、黑风吹汝，那分南北西东。君将之宁波。”

《念奴娇·夜入吴淞口》云：“未归南北，又长江西上，扁舟东逝。大九州才注数点，中外平分一水。醉吸琼杯，寒披鹤氅，目断森轮驶。羁愁搅梦，海天清角吹碎。翻睨水阁吴娘，五湖去，不共天随子。一块人间无用月，辛苦照人何意。燕北呼屠，岭南续雅，万五千馀里。重寻黄歇，雕楼横矗烟际。”编者按：此词在《定巢词集》里为《念奴娇·吴淞口》（未归南北），词句多有改动。其中“醉吸琼杯”为“醉领琼杯”；“目断”为“目倦”等，下阕改为：“过眼浪迹徒存，天浮山转，穷发茫茫里。一块人间无用月，辛苦相随何意。燕北呼屠，岭南续雅，汗漫青衣指。重寻黄歇，戍楼横矗烟际。”

赵熙（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四川荣县人，著有《香宋词》。关于《香宋词》的写作情况，龙榆生在《小传》里曾说：“熙素不填词，壬子（1912）自沪归里后，于六百日中，成《香宋词》三卷，丁巳（1917）刊于成都，自后决不复作。”因此，表面上看，作为词人，赵熙似乎与上海无关，但实质上他在上海的经历对其词学活动有深刻的影响，故存之。关于他的词，王仲镛在《赵熙集·前言》里说：“豪宕骚雅，体近稼轩、白石，论者以为‘吾国不朽词人中，又新填一座矣’。”（胡先骕：《论香宋词》）赵熙自己说：“余于词，诚所谓不知而作之者。”（《香宋词·叙》，见《赵熙集》）

本年冬，赵熙北上应会试，沿江东下，路经上海，有《上海》、《雪中怀顾印伯》、《待船》、《出吴淞口》等诗为证（《香宋诗集》）。

## 1892 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十二月二日至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

程颂万《十鞵词》、曹宗载编《硃川词钞》、杜文澜《曼陀罗花阁词》(扫叶山房重刻)、杨永衍辑选《粤东词钞》二编、承龄《冰蚕词》(又名《大小雅堂诗馀》,附其《大小雅堂集》)、况周颐《第一生修梅花馆词》等刊刻。黄文瀚、况周颐、冯开、张德瀛、高翀等在沪上。

况周颐于二月初离苏返京,首途上海。郑文焯《蛾术词选跋二》有言:“夔生别余旬日,此篇寄自沪上。……壬辰二月十四日。”

冯开旅往上海,有诗为证:《绵交篇赠应启墀》曰“三年淞水游,涂轨间川陆”(见《回风堂诗》)。

张德瀛(1860?—?),字采珊,号山阴上人,广东番禺人,著有《耕烟词》五卷、《词征》六卷等。精音律,所为词多注明宫商调。

约在本年,张德瀛自南而北,途经沪上。兹选二首。

《高阳台·商调,沪上旅寓过徐氏废园有作》:“槛曲观鱼,廊虚架树,波光映彻红桥。放一分晴,空怜草色迢迢。阴沉石洞穿扉入,挂纤萝、时有风摇。悄无人,秃柳根蟠,雪意全消。江南佳丽传来久,怪河山陈迹,如此萧萧。问讯前番,琴樽几度招邀。而今过客重回首,听陌头、吹遍觴箫。乍惊心,梅萼开残,明日花朝。”(《耕烟词》卷一)

《霓裳中序第一·商调,泊舟吴淞口赋晚霞》:“垂杨绕隔岸。蜃气青红看隐现。日脚横拖几片。共鸳鸯镜光摇,春痕深浅。石鲸

夜战。讶半空、阴火烧断。长桥外，辉辉相映，忽逐晚风转。  
波面。靴痕互卷。恰正对、远山葱蒨。寒林归鸟赴暝。更催动诗情，虹光跃砚。赤城金是殿。莫误认、仙姝重见。渔歌歇，飞来孤鹭，漠漠海天远。（《耕烟词》卷三）

## 1893 年

（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四日至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

刘炳照《留云借月庵词》、史念祖《弢园词》、潘飞声辑选《粤东词钞》三编、王鹏运编刻《宋元三十一家词》、项廷纪《忆云词》（许氏榆园校刻本，名《忆云词甲乙丙丁稿》）等刊行。李慈铭序张鸣珂《寒松阁词》。黄文瀚、冯开、高翀等在沪上。

冯开旅往上海，有诗为证：《雨夜上海旅店》、《申江候潮》（见《回风堂诗》）。

## 1894 年

（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二月五日）

朱绶《知止堂词录》（湖南思贤书局）、黄振钧《比玉楼遗稿》、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八卷、丁绍仪编选的《国朝词综补》等刊刻。况周颐编选《薇省词钞》成。黄文瀚、赵熙、梁启超、冒广生、高翀等在沪上。

赵熙于本年春入京应殿试(王仲镛《赵熙年谱》)。由四川沿江东下,路经上海,有诗《上海》等(《香宋诗集》)。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沧江,广东新会人,著有《饮冰室词》等。梁启超虽不是词学专门家,但其词学造诣极深。

本年,梁启超来上海,旋返广东。十月二十八日,于黄浦江送别夫人李蕙仙归贵州,此次送别给梁启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后有词作多首纪念之。词作有《齐天乐》(平生未信离愁苦)《清平乐·十一月十八夜宿酒刚醒,猛忆前月今夕乃黄浦送别时也,惘然得句》(别来几日)《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记时当在道中》(暝烟直)等(《饮冰室词》)。

兹选一首。《齐天乐》:平生未信离愁苦,放他片帆西去。三叠阳关,一杯浊酒,做就此番情绪。劝君莫醉。怕今夜醒来,我依行矣。风晓月残,江潭负手向何处?天涯知是归路。奈东劳西燕,寥绝如许。满地干戈,满天风雪,耐否客愁滋味?几多心事。算只有凄凉,背人无语。待取见时,一声声诉汝。”按:此词乃梁启超送走李蕙仙后所作,作此词时,梁启超尚未返广东,当作《兰陵王》(暝烟直)一词后不久即返广东。

冒广生(1873—1959)字鹤亭,号疚斋、钝宦,江苏如皋人,著有《小三吾亭词》、《小三吾亭词话》、《疚斋词论》等。叶衍兰序其词集云:“其为文,气咄咄若朝日,固宜其早成也。顾性好词,虽从余游而时有以启余,尝与余言:词虽小道,主文谲谏,音内言外,上接骚辩,下永词歌,自古风盛而乐府衰,六朝人《子夜》、《采莲》之歌,未尝不与词合也。又言学词当从唐人诗入,从宋人词出。每怪今日词家极轨南宋,黄七、秦九已成绝响,亡论温、李。”

词作有《满江红·客路逢范仲林同年》(划地烽烟)、《金缕曲》有两首(半剪吴淞水)(八手惊鸿影)等(《小三吾亭词》)。

兹选二首。《满江红·客路逢范仲林同年》：“划地烽烟，相见尔、黄金台侧。谁更让、云间日下，世无其匹。冀北马应空旦晚，河东凤早传畴昔。君昆季肯堂、胄门并知名。向苍茫九万里而遥，奋然击。谈诗重，笔当掷，论人物，箸当失。恁群公衮衮，平戎无策。我辈忍言孤注博，中原未了残棋劫。问君家甲兵满胸中，可消得？”

《金缕曲》：“半剪吴淞水。尽教人、肠回魄荡，浅深同醉。认得谢家楼阁影，软煞夕阳红里。倩垂柳斑骓轻系。长记枇杷花下立，乍相逢蓦地惊回避。犹只是、憨憨地。宵惊背坐银缸底。拨檀槽、凄然为诉，杨枝身世。我亦伤心同白缚，打叠为卿憔悴。卿试看、京尘衣袂。落尽樱桃春已去，算飘零一样天涯泪。歌当哭，唾壶碎。”

高翀自甲申(1884年)至本年主要活动于上海地区，填词甚富。本年之前佳作还有《木兰花慢·赠天南遁叟王紫诠丈韬》(一生多阅历)、《定风波·由渤海入黄海，三昼四夜飓风，抵沪自慰》(顺逆由来迥不同)等(《百盆花斋词剩》)。

兹选二首本年之作。《满江红·甲午三十初度》：“堕地遥遥，已虚度、十千馀日。还记取，桑弧蓬矢，金章画戟。明月当头仍朗照，秋风过眼都陈迹。算髭髻少壮几何时，同驹隙。抚身世，空自惜，捩抱负，何曾得。只低昂万古，心胸郁郁。为国勤劳如有分，此材盘错宁无益。但从今慎莫苦穷愁，凋颜色。”

《沁园春·甲午重九》：“屈指堪惊，春申浦上，十度重阳。算筠笼贮蟹，新螯又掰，槿篱栽菊，晚卉仍芳。胜友登高，奇才作赋，自顾平生也擅场。知何故，只每逢佳节，愁病相妨？况当时事堪伤，有岛寇狼烽传海疆。慨藩封又削，谁湔国耻？壮怀空负，难赴戎行。怒发冲霄，儒冠堕地，岂学参军落帽狂。升平颂，颂来年

此日 ,痛饮壶觞。”

## 1895 年

( 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二月六日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十六日 )

王鹏运《味梨集》( 有康有为序 )、夏秉衡《历朝名人词选》( 清绮轩重刊 ,又名《清绮轩词选》)、文廷式《云起轩词钞》、谭献编《粤东三家词钞》、江标辑《宋元名家词》( 湖南思贤书局刊 )、顾奎光《顾双溪集》( 翻刻 )等刊行。徐乃昌始编《闺秀词钞》。黄文瀚、文廷式、冒广生、袁祖志、高翀等在上海。

四月望日 ,搢竹词人黄文瀚死于沪北。舒昌森在《搢竹词人传》里言 :“ 词人生而质弱 ,中年已病喘 ,妇程又得肝厥疾 ,屡濒于危 ,而素不肯以贫干人 ,既忧家贫 ,复忧妇病 ,遂于乙未四月望日遽归道山。”(《搢竹词馆诗词草》)

四月 ,文廷式乞假出都 ,南归道出上海 ,遂返都( 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

词作有《虞美人·乙未四月作》( 无情潮水声呜咽 )等( 见《云起轩词抄》)。

兹选一首。《虞美人·乙未四月作》:“ 无情潮水声呜咽。夜夜鹃啼血。几番芳讯问天涯。不道明朝已是、隔墙花。 夕阳送客咸阳道。休讶归期早。铜沟新涨出宫墙。海便成田容易、莫栽桑。”

冒广生数往返苏沪( 冒怀苏《冒鹤亭年谱》)。词作有《琵琶



行·乙未十一月二十日,观伶人演 长生殿 弹词》(冷落霓裳),《长亭怨慢·黄仲弢伯舅以 潞舸词 属题》(又还作、江湖羁旅)(按:该词作于上海或苏州,虽很难确定,但黄仲弢此时在上海开设强学会则无疑)。(《小三吾亭词》)

兹选一首。《琵琶仙·乙未十一月二十日,观伶人演 长生殿 弹词》:“冷落霓裳,更谁问、开宝当时遗谱?无奈客里销魂,愁深屡回顾。浑不信、蛇皮弦子,惯弹得、泪珠如雨。满地江湖,极寒宫阙,回首何处? 便从此铁板铜琶,把棋局沧桑为君诉。多少琼花璧月,总春风尘土。才几日,淋铃曲罢,怨天涯、肠断声苦。又是一抹斜阳,暗迷烟树。”

## 1896年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一月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二十七)

缪荃孙辑刊《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况周颐《粤西词见》二卷(自为序跋)、金绳武与汪淑娟《评花仙馆词合集》(徐乃昌刊)、郑文焯《词源斟律》及《冷红词》(归安沈氏耦园刊本)等刊行。王鹏运、况周颐、缪荃孙等在北京结为咫村词社,并邀朱孝臧入社。文廷式、万钊、冒广生、高翀、麦梦华等在沪上。

文廷式被削职,即南归至上海,过着陶情诗酒的生活,遂离沪去金陵、汉口。此次削职是因李鸿章授意御使杨崇伊奏劾所致(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

万钊( ?—约 1898 ),字<sub>嗣</sub>盟(或作剑盟),<sub>嗣</sub>民,江西南昌人,著有《<sub>波</sub>波词》。关于万钊生卒年《中国词学大辞典》等多言不详,兹考证其卒年如右:蒋彬若《双双燕》(杜鹃最苦)一阕之序云:“万子<sub>嗣</sub>民,肖园明府族孙也。其先世游江浙间,后为吴下寓公。<sub>嗣</sub>民工诗善书兼精倚声,近客海军戎幕,偶通问。肖公亟赏之,允岁赠百金以资笔札。丙申(1896)九秋招游吾邑山水,余兄弟始与订交,旋匆匆别去,词翰常相往来。去岁忽久不得书,今春始知其已归道山,不禁有人琴之感,为倚前题其《<sub>波</sub>波词》原调哭之。”(《替竹庵词》)蒋彬若该词约作于 1899 年,据此可推万钊卒年约为 1898 年。

万钊在沪读海军戎幕时间较长,是近代上海词坛不可忽视的词家。他不仅精于倚声,而且善于论词,认为填词泥于律则晦,失于律则野,至于专学一家,则尤迂拘而不化,实不足取,主张“下笔终须有我”。本年前后数年,万钊皆在沪读海军戎幕。其中,本年秋一度离沪赴吴下,旋返回沪读。除了前引材料外,蒋彬若还有《八声甘州·赠万<sub>嗣</sub>民顷由肖园邑侯函招自沪上来》(正重阳风雨冷诗魂)(《替竹庵词》)、蒋兆兰有《八声甘州·万<sub>嗣</sub>民钊来自沪读,肖园师招同家严及愚昆季为文酒之会,即席歌赠<sub>嗣</sub>民,用梦窗“秋登灵岩”韵》(《莽西风一舸送君来》)(《青蕤庵词》)等为证。

冒广生数往来苏沪。春夏间,冒广生在上海,始识梁启超,并晤林旭于上海王家库(今南京西路一带)。梁启超跋冒广生《冒巢民先生年谱》云:“丙申春夏间居上海,始见冒君鹤亭,英姿飒爽,气咄咄若朝日,问姓氏,里居,辄忆其先德巢民先生言论行事,而口摩之,而心追之。”又,冒鹤亭在林旭《晚翠轩集》上题词曰:“光绪丙申、丁酉(1896—1897)间,余数往来苏、沪,瞰谷(按:林旭字)亦依妇翁(按:指沈葆楨子瑜庆)居王家库。”

麦梦华(1875—1915),字孺博、汝博,号蛻庵、蟠庵等,广东顺德人,著有《蛻庵集》,收词21首。陈三立称其诗词“抑郁善感,婉约冲夷如其人”(《蛻庵集·序》)。本年,麦梦华来上海,为《时务报》撰文,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交往甚密。

## 1897 年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八日)

无锡张荃据微云草堂藏本重刊顾贞观、纳兰成德合选的《今词初集》,由万钊、李光沅校订,此后本书由上海书坊据以石印,改书名为《绝妙近词》。王闿运自序《湘绮楼词选》(又名《湘绮楼绝妙词选》)。文廷式、冒广生、麦梦华、梁启超、高翀等在沪上。

春,文廷式由湘返萍乡,旋往上海。秋冬之间,康有为入都,过上海,得文廷式密札数通(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在赴上海途中,有词作《念奴娇·题壁》(一村临水)。在上海有词作《摸鱼儿·惜春》(恁啼鹃)(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霜叶飞·丁酉冬间……》(海风吹老敲檐树)、《清平乐·有忆》(画罗双凤)等(《云起轩词抄》)。

兹选一首。《霜叶飞·丁酉冬间》,闻粤中故人如叶兰台、陈孝直、陶春海辈先后凋谢,余少长岭南,一时名流,咸得款待,如许涑文侍讲、颜夏廷兵备,则父执也;李仲约侍郎久相识,后为余朝考师,张延秋、姚桢甫两编修,林杨伯、明仲两主事,许天倬副贡、陈庆筌秀才诸人,并文酒追从,乐数晨夕。十馀年来,仅有存者,新阡宿

草,杳漠何期?诚知天道变衰,早死未为不幸,特文字之习,犹不能忘。海上客游,为填此阕谱入笛声,当不减山阳之赋也》。海风吹老敬檐树,幽窗凉夜偏早。前尘依约越山中,问甚时重到。忆俊侣、英游不少。金鞍宝马呼鸾道。更珠江浩渺。良月滟、笙船众花,齐映欢笑。因甚耆彦风流,十年前后,新坟尽长秋草。江山满目泪沾衣,是而今怀抱。算不及、魂归朱鸟。波涛万顷珠沉了。待近约、梁鸿去,谓梁节菴。踏遍青山、万山斜照。”

冒广生词作有《念奴娇·同叔先生以词留别,谱此即送其归宝山》(《鸥夷单舸》),未注。时余亦将归如皋(《小三吾亭词》)。

兹选一首。《念奴娇·同叔先生以词留别,谱此即送其归宝山》:“鸥夷单舸,问先生、此去可曾安置。湖水湖风秋万顷,大好幽居清睡。箬帽捞虾,竹弓射鸭,足了平生事。销磨淮海,元龙豪气除矣。想像老屋灊东,薄田阳羨,种菜藏书地。手植玉梅三百树,沁得诗魂都醉。钱凤何人,董龙是狗,莫问今何世。茫茫江水,不归吾亦堪誓。时余亦将归如皋。”

麦梦华一度赴澳门,七月又回到上海,与梁启超、谭嗣同等创立不裹足会。明年春始离沪赴京。

## 1898 年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九日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十九日)

贺双卿《雪压轩词》、黄家鼐《艺蘅山馆词》、徐乃昌檀栾室汇刻《闺秀词》十集、翁之润《题襟集》、李宗祥《双

辛夷楼词》、况周颐编选《薇省词钞》等刊行。王鹏运举  
 咫村词社，郑文焯、朱孝臧、宋育仁皆社友。沈曾植、文廷  
 式、冯<sub>开</sub>、王国维、冒广生、李叔同、高<sub>鼎</sub>等在沪上。昆池  
 钓徒辑《海滨酬唱集》成，一些词人避乱沪上是本年上海  
 词坛大事记。

沈曾植来上海。

词作有《渡江云·赠文道希》（十分春色去）《渡江云·再赠  
 文道希》（银管频催）《曼陀罗寐词》）。

兹选一首。《渡江云·赠文道希》：“十分春色去，孤花隐叶，  
 惓惓倚阑心。客游今倦矣，珍重韶光，还共醉花阴。长亭短堠，向  
 从来、雨黯烟沉。人何处？匣中宝剑，挂壁作龙吟。登临，秦  
 时明月，汉国山河，尽云寒雁唳。行不得、鹧鸪啼晚，苦竹穿林。寻  
 常总道归帆好，者归帆愁与潮深。苍然暮，高山流水鸣琴。”

文廷式本年寓上海，广交友朋。八月，京师政变作，康有为、梁  
 启超俱出亡，文廷式匿迹海隅，有被捕之谣（钱萼孙《文芸阁先生  
 年谱》）。

词作约有《清平乐·冬日》（川流昼夜）《更漏子》（翠茱疏），  
 《点绛唇·戊戌重九，是日霜降》共二首（青女司霜）（布被新  
 霜）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南歌子·咏蝶》（著雨花如  
 绣）《鹧鸪天·赠友》（万感中年不自由）《少年行·日本艺妓瓢  
 箏书来，戏题其后，日本人谓葫芦曰瓢箪》（清<sub>静</sub>映雪）《虞美人》  
 （眉上雅黄钗上凤）《玉楼春》（南来北去经行惯）《玉楼春》（洞  
 天福地何森爽）《踏莎行·为人题照》（淡淡修眉）《菩萨蛮》（帘  
 波轻漾屏山悄）等（《云起轩词抄》）。

兹选二首。《玉楼春》：“南来北去经行惯。历历关河长在眼。

仙山无树鹤书稀 沧海生波龙穴浅。袖中剩有阴符卷。醉里  
不辞游侠传。借如李令拥旌旗 何似顾荣摇羽扇。”

《玉楼春》：洞天福地何森爽。芝草琅玕日应长。浩歌华月  
碧山间 九点齐烟如在掌。清狂试演霓衣唱。自扣铜钲神益  
王。一杯举手劝长星 江水滔滔前后浪。”

冯开 于本年前后旅往上海 有诗《将之上海留别叔申贞伯诸  
子》等为证(《回风堂诗》)。

王国维(1877—1927) 字伯隅 号静安 浙江海宁人 著有《观  
堂长短句》一卷、《人间词话》 蜚声词坛。樊志厚序《人间词甲稿》  
说其词：“往复幽咽 动摇人心 快而沉 直而能曲 不屑屑于言词  
之末 而名句间出 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 意决而辞  
婉 自永叔以后 殆未有工如君者也。”王国维一生与上海有不解  
之缘 对近代上海词学的建构意义甚大。

2月 王国维由同学许默斋的介绍 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上  
海 进入《时务报》馆任书记。3月前后 又入东文学社学习。7月  
因为脚病 曾一度离沪回里 《王乃誉日记》7月18日载：“静沪回  
人极狼狈 脚病 竟不得起。”11月末 再次离家赴沪(见袁英光、刘  
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

冒广生疑从如皋起程赴上海 晤张季直 始识吴保初 论谈诗  
文 亦甚融合。秋 重游广州(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李叔同(1880—1942) 幼名成蹊 改名文涛 字叔同 号息霜、  
苦李 继名广平、李哀、李岸、李婴 别号晚晴老人等 法名演音、字  
弘一 浙江平湖人。李叔同一生与上海多有因缘 其在上海的经历

也多反映在他诗词创作之中。

八月,李叔同携眷奉母,避祸上海,加入城南文社。关于李叔同避祸的原因及其加入城南文社的情况,林子青编著的《弘一大师年谱》有详细的叙说:“是年,清光绪采纳康梁维新主张,下诏定国是。大师(即李叔同,下同)亦以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自存,赞同康梁变法。传曾自刻一印曰:‘南海康梁是吾师。’八月,戊戌政变宣告失败,康梁亡命国外。京津之士,有传其为康梁同党者,遂携眷奉母,避祸上海。初赁居于法租界卜邻里。时袁希濂、许幻园等假许氏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由张蒲友孝廉评阅,定其甲乙。十月,大师本‘以文会友’之义,初次入社,诗赋小课《拟宋玉小言赋》,写作俱佳,名列第一,自是才华初露。”袁希濂在《余与大师之关系》里说:“此为余与师相识之始也。”说的就是李叔同加入城南文社之时。

本年,高翀在上海,兹选词作一首。《满江红·戊戌政变后作》:“独奋乾纲,薄海仰、我皇英断。正丹诏、九天纷下,兆民欣忭。侧陋竞占茅茹吉,金壬忽搆宫廷变。把瀛台险比古轮台,重搬演。痛新政,成反汗;哀俊及,遭诛窜。尽苍宏碧血,藁街飞溅。朝局隐忧方厝火,人心发愤如流电。料阙前荆棘卧铜驼,行将见。”(《百盆花斋词剩》)

## 1899 年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

项廷纪《忆云词》(思贤书局刊本)、叶璧华《古香阁

词》(有黄遵宪、叶衍兰序)刊行。王鹏运校刻《梦窗词》。舒昌森、文廷式、郑文焯、赵熙、冒广生、李叔同、高翀等在上海地区。

舒昌森(生卒年不详),字问梅,号梅庵,宝山人。本年,他检读整理黄文瀚遗稿,赋诗《己亥孟夏三日检读瘦竹遗稿题后》,作文《揖竹词人传》,填词《风入松·题揖竹词馆词草》(竹摇瘦影小窗深)等,对黄文瀚生前在沪的词学活动及两人的交谊有交代。诗中有句“春申浦上供侨居”,文里追忆:“余与词人定交沪北,日以文学道义相切劘。每有所作,常就正焉。”(《揖竹词馆诗词草》)

兹录其词。《风入松·题揖竹词馆词草》:“竹摇瘦影小窗深,香烬昼愔愔。清词一卷重翻读,证交情、兰雪题衿。不负韶华如绮,离怀凄绝而今。梅边幽梦渺难寻,痴想托灵禽。白头潦倒天涯客,溯前尘、宿草人琴。几度临风击节,恍闻山水遗音。”

文廷式在上海,正月二十五日、二月二十日曾两度游龙华寺(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

词作有《齐天乐·己亥正月二十五日……》(芳塘水暖鳧翁浴)《渔家傲·古意赠今人》(妾愿苕萝村下住)《踏莎行·为人题照》(舞蝶娇春)等(《云起轩词抄》)。

兹选一首。《齐天乐·己亥正月二十五日游龙华寺,道中梅花盛开,然天寒春迟孤艳迥绝。二月二十日再游,则桃花如海,夹道杨柳新绿垂阴,菜花绚黄,梅萼亦未尽落,江南春色使心怦怦,乃知时光感人。非寄之语言,不能陶写也》:“芳塘水暖鳧翁浴,初桐嫩遮窗窈。碧瓦云骞,香车露拂,人意不禁春烧。垂杨自嫋。映千顷霞光,乱翻晴昊。可似千番,淡妆临水数枝袅。层阑依空缥缈。凭高望不极,飞燕能到。层迳遗钿,旗亭解佩,何处荒



烟残照。萧郎渐老。记不起当时，冷香怀抱。苦恨鹃声，劝侬归去好。”

郑文焯本年曾来上海，兹录词作一首。《浣溪沙·沪江雨泊》：“听雨江舟白发新，悲秋何意抵伤春，一年惆怅付闲身。西上行鱼东下水，南来候雁北归人，梦飞碧海几回尘。”（《比竹馀音》）

赵熙于本年九月起程入京，将应明年例转御史廷试（王仲镛《赵熙年谱》）。由四川沿江东下，路经上海，有诗《上海别孝怀》、《上海雪中寄叔海》等近十首诗（《香宋诗集》）。

秋，冒广生抵上海，从吴保初始识其里人陈诗，又晤范当世（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李叔同在上海，仍时常参加城南文社集会。除作诗词赋外，极好书画，与江湾蔡小香、宝山袁希濂、江阴张小楼、华亭许幻园尤为莫逆，五人遂结金兰之谊，称“天涯五友”。是年，得清代纪晓岚藏《汉甘林瓦砚》。

是年，因诗文俱佳，许幻园奇其才，特辟城南草堂一部，并奉其母而居之（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

高鹗在松江应院试，兹选一首。《青玉案·院试获售，口占自嘲》：“苏城人向茸城考，竟鹊起、文名噪。辛苦十三场过了，金花焕彩，红笺送喜，端的风光好。细思无意科名早，早岁叠丁四艰，小试因而中辍。怎又把、龙门跳。雀顶<sub>翻</sub>衫何足道，良缘已阻，初心未遂，应悔徒劳扰。”（《百盆花斋词剩》）

## 1900 年

(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一日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十一月十日 )

《庚子秋词》选成( 有王鹏运等人序 ) ,庄兰佩《盘珠词》、杜贵墀《桐花阁词钞》、赵起《约园词稿》( 重刊 )等刊行。沈曾植、文廷式、郑文焯、吕景蕙、冒广生、夏敬观、王国维、李叔同、高翀等在沪上。词界名流多寓居沪上 ,是本年前后上海词坛一大景观。

五月 ,沈曾植自里北征 ,六月 ,至广陵。但因义和拳事起、八国联军入都、“两宫西狩” ,沈曾植“悲愤不知所出 ,停于上海” ,遂以上海为中心 ,奔走于南京、武汉等地 ,与盛宣怀、汪康年、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商约中外互保之策。秋 ,养病于沪上 ,盛宣怀延其主南洋公学讲席( 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夏 ,文廷式自日本回上海 ,六月 ,参加了筹组爱国会的张园会议。“时带甲天地 ,京师士大夫多南还 ,若沈子培子封兄弟、费西蠡、张季直、丹徒丁叔衡立钧、瑞安黄叔颂绍裘、如皋冒鹤亭广生辈 ,与先生朝夕咸集 ,极一时文酒山河之感。此外 ,先生故旧 ,若王木斋仁和、王子展存善亦皆沪上 ,同先生游。新建夏剑丞敬观亦常相过从。庐江陈子言诗从其师吴彦复至沪 ,居先生邻巷 ,袖诗挹谒。……门人番禺叶誉虎恭绰亦来谒 ,先生教以为诗之道甚悉。……”( 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 庚子辛丑之间 ,道希寓黄歇浦“( 冒鹤亭《小三吾亭词话》卷一)。

词作有《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 恹恹飞榆塞 ) 《临江仙·金陵忆别》( 檀板声停箫吹咽 ) 《卜算子·新柳》( 雪意化春

云)《谒金门》(秋未老)《念奴娇·旅思》(杜鹃啼后)《摊破浣溪沙》(竹粉黏青露点衣)《念奴娇·乱后京津乐籍大半南渡,……》(江湖岁晚)等(《云起轩词抄》)。

兹选二首。《念奴娇·乱后京津乐籍大半南渡》李伯元茂才于酒肆广徵四十余人评鹭残花之举,为赋此词:“江湖岁晚,正少陵忧思、两鬓衰白。谁向水精帘子下,买笑千金轻掷。凄诉鹍弦,豪斟玉斝,黛掩伤心色。更持红烛,赏花聊永今夕。闻说太液波翻,旧时驰道,一片青青萝。翠羽明珰漂泊尽,何况落红狼藉。传写师师,诗题好好,付与情人惜。老夫无语,卧看月下碧。”(又见夏敬观《忍古楼词话》)

《忆旧游·秋雁》庚子八月作:“怅霜飞榆塞,月冷枫江,万里凄清。无限凭高意,便数声长笛,难写深情。望极云罗缥缈,孤影几回惊。见龙虎台荒,凤凰楼迥,还感飘零。梳翎。自来去,叹市朝易改,风雨多经。天远无消息,问谁裁尺帛,寄与青冥。遥想横汾箫鼓,兰菊尚芳馨。又日落天寒,平沙列幕边马鸣。武元衡诗‘万里枫江莫问程’。”

郑文焯本年在沪上,兹选词作一首。《摸鱼儿·沪江送春词》:“更尊前、几回西笑茫茫。时事如许。长安一雨分新旧,惟有夕阳无主。春思苦。怕花满、红桑无地悲离黍。春归甚处。但残燕空林,乱莺芳草,总是断魂路。嗟迟暮、休倚兰成词赋。江关赢得孤旅。高楼纵续笙歌梦,愁带北来笳鼓。乡信阻。想寂寞、珠帘尚卷西山雨。凄弦自语。恁冷泪成波,荒波变酒,浇遍赵州土。”(《樵风乐府》卷五)

吕景蕙(约1873—1924),字若苏,号璇友,江苏阳湖(今常州)人,著有《纫佩轩诗词草》(有词一卷)等。关于吕景蕙生卒年,相

关资料多言不详,兹略加考证。赵尊岳《纫佩轩诗词草·序》中有言“十年转眼,华屋山邱之感”,该序作于1934年,以此推出吕景蕙卒于1924年前后;吕景蕙之妹吕雪侔在《纫佩轩诗词草·跋》里言“秭殁年五十一”,根据前之卒年再推生年为1873年前后。另《中国词学大辞典》“吕景蕙”条认为吕雪侔此《跋》作于“同治十三年仲冬”,误。《纫佩轩诗词草》有赵尊岳序、吕雪侔跋,两者皆为甲戌之作。前者不难判断为1934年,后者并未署“同治十三年仲冬”,而是署“甲戌仲冬”,根据该《跋》内容可以肯定作于1934年,而不是1874年。诸如该《跋》言“外甥良年少老成,才识优异,毕业于交通大学,今留意习航空”等等,无须借助其他材料,也足证《中国词学大辞典》判断之误。

吕景蕙“性亢爽嗜学,年十五即博通古今,善诗文,经伯兄幼龄指授艺益进”,里居时,在女校教读,并设帐授徒,藉谋升斗。后随长兄嫂旅居海上,赁庑设塾并就外馆数处,几席不暇煖,教诲后进极有法度,远近争执,成就至众,识与不识至今称道不衰也”。“综其生平殆无日不在拂逆之中,然虽处困顿,一编不去手,志洁气愉,时时流露于感怀触兴之作”(吕雪侔《纫佩轩诗词草·跋》)。

吕景蕙现存词33首,没有明显编年,兹选三首与上海相关之作(其中多有对沪渎生活的回忆)以观其大概。

《买陂塘·奉题粟香世丈先生欠泉倡和集,即依酬穀厂元韵》:  
“展瑶编、诗人循吏,披吟如挹风度。苍梧几辈留陈迹,空忆当年烟树。寻坠绪,仗丹荔、黄蕉渲染新题句。泉清亭古。算石铍银床,漫郎去后,剩有藓痕补。江乡好,偶为莼鲈小住。前游历历堪据。费他多少才人笔,绘出南荒风土。微哦处,怎一样、词坛此便金汤固。墨花试舞。看珠玉前头,笋琶细响,也要离宫羽。”

《买陂塘·秋夜寄怀伯兄沪上》:“甚萧条、西风容易,吟魂一片无据。井梧摇落枫江冷,几点归鸦斜度。闲凝伫,记刻烛、宵深

题遍池塘句。商声几许。正黄叶敲愁，疏帘织梦，寂寞渭城树。

关心处，最是砌蛩絮语。和将清漏如诉。萼香鲈美江乡味，忆否故园鸥鹭。牵别绪，剩一抹、秋容认取山眉妩。听琴海屿。待商略扁舟，淞波烟月，同话茜窗语。”

《貂裘换酒·病中即事寄呈伯兄》：“帘押深深护。认宵深、玉蟾影亚，金猊香炷。瞥眼韶华如过客，赢得病魔几许。只一点、离痕难诉。回首春申江上月，最关心花萼楼深处。联咏地，应重过。

迷离蝶梦浑无主。怎禁他、风樵月悴，莺欺燕妒。别有情怀愁未了，付与落花飞絮。剩宛转、柔肠千缕。倚遍屏山凝望久，大雷书喜报兰芽吐。时伯兄得子旬日矣。欣入手，双鱼素。”

冒广生自京师来，四月至上海，晤张季直、周彦升等人，出示《孙文节公遗墨》。旋离沪至扬州，遂又返上海（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夏敬观（1875—1953），字剑丞，号盥人、映庵，江西新建人，因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作长沙人，著有《映庵词》及续刻一卷、《词源溯源》、《忍古楼词话》等。夏敬观早年寄居上海，习诗填词，1919年之后复退居上海，筑室康家桥，与词坛名流唱和啸咏其间。陈锐评其“词则奄有清真、梦窗之长”（陈锐《映庵词序》）。朱祖谋评《映庵词》为“葩耀放金翠之采，激昂流丝簧之音”，认为“君之所造，颇烦邦贤，沉思孤迥，切情依黯。融斋之论词曰‘如异军突起，如天际真人’，是能于西江前哲，补未逮之境，抑且于北宋名流，续将坠之绪也”。（朱祖谋《映庵词序》）

本年寓居上海，始学填词，与文廷式相交游，且从其学。他在《忍古楼词话》第一则言：“余作词始于庚子，时寓居上海，与萍乡文道希兄弟日相过从，道希颇授予作词之法。”一夕，李伯元茂才

于酒肆广徵京津乐籍南渡者四十余人,为评鹭残花之举。余首赋《念奴娇》词,道希辈颇击节叹赏,和者遂十余人。”文廷式词见本年该人一则中。

词作有《菩萨蛮》(啾啾松柏东陵道)、《蓦山溪》(桃花香海)、《少年游》(海棠初放)、《破阵子》(扑簌一庭花叶)、《清平乐》(平生放荡)、《鹧鸪天》(往日城南乍解舟)、《蝶恋花》(故国东风寒料峭)、《玉楼春》(兰舟约水轻如剪)、《玉楼春》(故栽碧柳听莺语)、《玉楼春》(赤貂玉领春寒重)、《临江仙》(极目蒹葭彼美)、《临江仙》(细雨庭花寥落)等(《忍古楼词话》及《映庵词》)。

兹选二首。《念奴娇·乱后京津乐籍大半南渡,李伯元茂才于酒肆广徵四十余人,为评鹭残花之举,为赋此词》:“催花羯鼓,怪声声动地,渔阳挝急。吹起辞枝红乱旋,莫道东风无力。析木青萍,桑乾白柳,梦见伤心色。黄尘走马,旧衣曾浣京陌。分付红粉歌筵,金尊休浅,同是江南客。行遍天涯都不似,却悔年时心迹。冱树游丝,迸盘清泪,思绕肠牵直。四条弦上,数声如诉如泣。”夏敬观自注云:“此词余集中不载,今日视之,正是小儿初学语也。”(见《忍古楼词话》)

《清平乐》:“平生放荡。哀乐人中壮。薄有浮名翻得谤。何似浅斟低唱。落花遍地飞红,长天流水春空。便拟泛舟江海,不知谁是西东。”(见《映庵词》)

本年5月,王国维离沪自杭州回海宁。秋后,再至上海,住在罗振玉家。此后王国维去了武昌(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

正月,李叔同作《二十自述诗》,自为序。春,应许幻园之邀,举家移居城南草堂。许幻园为书“李庐”二字赠之,李叔同便自称

李庐主人。三月,与上海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

是年,李叔同长子李准出生,叔同作《老少年曲》(梧桐树)一阕以自勉(《小说世界》1927年第八期“李叔同未出家时手写诗词手卷”庚子条)。

初夏,许幻园夫人宋贞(梦仙)作《城南草堂图》,自题一诗,征求和作。许幻园为此作《城南草堂图记》。因在城南草堂的生活对李叔同思想及其以后的诗词创作影响特大,这里特摘录一段许幻园的《城南草堂图记》:“沪滨繁华,鸡犬桑麻,又是一番世界。人家多临水居,男妇皆朴重,盖犹有古风存焉。余性耽静僻,厌弃喧哗,于丁酉(1897)之春,筑草堂于此。庭植杂花,当盛开时,幽香满室,颇得佳趣。北临青龙桥,岸旁遍栽杨柳;东望黄浦,来往帆樯,历历在目。……”1915年,李叔同在杭州曾作歌曲《忆儿时》,丰子恺在《法味》里说:他(指李叔同)从来教音乐时,曾取首凄凉呜咽的西洋有名歌曲:“My dear old sunny home”来改作一曲《忆儿时》,中有“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之句,恐怕就是那时居城南草堂的自己描写了。”

高翀寓居沪上,兹选词作二首。《翠楼吟·庚子六月,拳氛未靖,沪亦一夕数惊。予方初婚,内家不允住沪,同学侯君叔寅绍祖招往主其家,遂居沪西王家巷。虽在赋闲,倡随固甚乐也》:“北极狼烽,南疆鹤惊,移家避向村野。鹿门高隐士,欣招我、溪边林下。三椽低舍。爱树护篱根,花侵檐罅。消残夜,竹林高卧,昼长多暇。

静夜,穿牖风凉,趁乱蝉嘶罢,酒杯同把。双栖贫也乐,正梁孟、初谐婚嫁。时方戎马。且僻壤句留,闲情陶写。银缸,未成鸳梦,晓光先射。”

《定风波·昨夜闻大声发于沪南,疑为炮也。今探系制造局

火药轰炸。危乱之秋，忽肇此变，人心惶恐为何如耶，故追忆之》：“帝座欃枪彻夜明，南中草木已皆兵。闲与闺人灯下语，忧虑，无端巨响似雷霆。一霎才过村犬吠，如沸。移时万籁又无声。遥望天空凉月满，宵半。不知底事倍心惊。”（《百盆花斋词剩》）

## 1901 年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十一月十一日至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一日）

《庚子秋词》之续集《春蛰吟》、吴重熹编选《石莲庵汇刻山左人词》、邵香《听花词》、胡延《苾苾馆词集》、王锡元《梦鹤词》、朱隽瀛《玉屑词》、孙莹培《翠薇仙馆词》等刊行。沈曾植、文廷式、郑文焯、劳乃宣、冒广生、夏敬观、李叔同、高翀等在沪上。

沈曾植基本上在上海。此年，南洋公学附设东文学堂于虹口，十一月，沈曾植聘罗振玉为监督，明年赴地方任（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文廷式本年曾居沪渎。是秋九月，离上海至金陵、南昌，自宜春返萍乡（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词作有《点绛唇》（水际春回）《玉漏迟·辛丑七夕》（懒寻天上巧）《思佳客·古意》等（《云起轩词抄》）。

兹录一首。《玉漏迟·辛丑七夕》：“懒寻天上巧，夜阑愁对，碧窗秋悄。细数更筹，重忆旧时怀抱。多少人间别恨，浑不传、金云来早。灵约杳。一痕淡月，笼云凄照。羡他碧汉无波，便万



岁千秋 后期难了。自轸琴心 漫托彩鸾同调。一晌梦游处 恰又似、浮槎仙岛。人易老。南楼几番清啸。”原注：“一晌”句周草窗用五字句 今从之。

郑文焯于本年曾来沪上 词作有《惜秋华·沪江过宋滋老僦舍 置尊赏鞠 一花深碧有殊色 为赋此解赠之》：“醉过重阳 更扁舟、载访临江游旧。花事未阑 相将隔篱呼酒。寒香一掬馀杯 澹然暎、绡屏如绣。留连 近珍丛、翠染悲秋吟袖。三径怎轻负。待簪英侧帽 南山归后。便欲共、西笑去 问花知否？休惊惨绿年华 算晚节、霜中孤秀。回首。怅秦云、卷帘人瘦。”（《比竹馀音》）

劳乃宣于本年四月前后在上海。先是心疾复发 就医于青浦朱家角陈莲舫家 返至上海 盛宣怀以南洋公学总理相属 谓地偏事简 风景清旷 可以养病。劳乃宣勉应其命 居两月 病如故 复辞归嘉兴（《韧叟自定年谱》）。

冒广生三至上海（冒广生《陈子言诗序》）。四月 冒广生从如皋来上海 于时务馆见汪康年。九月 冒广生返里过沪 访丁叔衡于黄浦旅馆 适沈子培在座 遂请二人题词《冒巢民手书菊饮诗卷》（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夏敬观仍寓居上海 与词流相交游。其光绪丁未（1907）年之作《惜红衣（箭水分江）》一词小序言：“庚辛之际 一时朋辈咸萃沪渎 颇极谈燕之乐。今道希、季廉先后物故 仲宣、彦复、幼沂、小沂诸人相率北去 惟子言、公达尚滞迹其间 思旧摅怀 四叠姜韵却寄。”（《映庵词》）

正月,李叔同曾离沪拟赴河南探亲(据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说,自去年庚子之役,京津骚然。李叔同仲兄文熙家逃难至河南内黄),至天津后,以交通阻塞,未至内黄,居天津半月,返沪。此行往返,将途中见闻及与亲友交往以日记体写成《辛丑北征泪墨》,于本年五月在沪出版,其中有诗词十馀首。赴津前,曾为许幻园所撰《城南草堂笔记》作《跋》,其中说:“庚子初夏,余寄居城南草堂。”是年,李叔同改名李广平应考入读盛宣怀奏办的南洋公学之特设班,从蔡元培受业,与黄炎培、邵力子同学。秋,上海名诗妓李萍香以诗书扇请正(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

词作有《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杨柳无情,丝丝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小说世界》1927年第八期“李叔同未出家时所写诗词手卷”)

高翀寓居沪上,兹选词作二首。《沁园春·玉琴小字庄儿,淮安人也。方其雏年,献技苏沪间,予颇为提倡。入都见赏于王公贵人,隶南府,圣眷益隆。去夏国变,两宫西巡,供奉匿迹京师,郁郁匝岁。顷者托故南旋,因得复晤席间,赋此赠之》:“我爱庄儿,庄儿爱我,天语传扬。向阅是楼前,勤宣侍坐,颐和园里,妙舞登场。藩骑凭陵,乘舆播越,西望长安事可伤。宫槐冷,叹未回龙驭,谁按霓裳? 漫言凝碧池荒,竟急管繁弦奏夜长。时大内为德帅瓦德西所据。奈曹部飘零,空遗法曲,故人潦倒,偏遇江乡。回首当年,惊心小劫,郑重相进一觞。君须记,是落花时节,闲话沧桑。”

《青玉案·初至崇明,夜闻潮声,辄为不寐而作》:“孤城四面皆环海,况海近、南门最。新旧两塘资障碍,朝冲夕刷,东顷西涨,又恐成灾害。千军万马喧城外,却原是、潮来快。风雨挟潮声更大,旅人灯下,闺人枕上,一样心疑骇。”(《百盆花斋词剩》)

## 1902 年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二十二日至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二日)

陈作霖辑刊《国朝金陵词钞》八卷。沈硯传为郑文焯刊行《比竹馀音》四卷。王鹏运、沈曾植、郑文焯、张仲炘、朱祖谋、王国维、李叔同、陈栩、高翀等在沪上。词学名流唱和沪上,是本年前后上海词坛大事。

王鹏运(1848—1904),字佑霞(幼霞、幼遐),号半塘,晚号鹭翁、半塘僧鹭,祖籍浙江绍兴,其先人宦游广西,遂著籍为临桂(今桂林)。著有《袖墨词》、《虫秋词》、《味梨词》、《蛸知词》等,后删定为《半塘定稿》;又汇刻《四印斋所刻词》等。王鹏运为晚清词学宗师,承常州词派馀绪而开临桂词派。徐珂评其人其词云:“幼霞天性和易,而多忧戚,若别有不堪者。……其遇厄穷,其才未尽其施,故郁伊无聊之慨,一于词陶写之。其词导源碧山,复历稼轩、梦窗,以还清真之浑化,与周济之说固契若针芥也。”(《近词丛话》)叶恭绰也说:“清季能为东坡、片玉、碧山之词者,吾于先生无间矣焉。”(《广篋中词》)

本年王鹏运来上海,遇朱祖谋、沈曾植等词人,相互填词唱和。词作约有《声声慢·辛园小憩同旭庄》(杂花铺绣)、《霜叶飞·海上喜晤沅尹》,……《酒边孤绪》、《鹧鸪天·登元墓、还元阁,用叔问重泊光福里韵》、《角招·南来遇乙盦沪上》,……《漫回首》等(《半塘定稿》与《半塘剩稿》)。

兹选二首。《霜叶飞·海上喜晤沅尹,用梦窗韵赋赠。时沅尹持节岭南,予适有吴趋之行,匆匆聚别,离绪黯然矣》:“酒边孤

绪游情倦、闲云自恋江树。槎风欣送故人来,看汛梅根雨。叹冉冉、流光迅羽,残灰愁忆昆池古。好寄似南枝,岭上早春回,莫负玉娥幽素。回首秋鬓惊尘,觚棱北望,黯然肠断愁赋。白头不拟此重逢,喜入灯唇语。看驿柳、烟丝飏缕,吴篷先载闲鸥去。剩梦君、沧江上,霓节干云,使星明处。”

《角招·南来遇乙盦沪上、瞻园金陵,皆赋此调见贻,依调酬之》:漫回首,花间一笑相逢,且尽醇酬。衫轻怜骨瘦。影入秋灯,残梦非旧。危阑伫久,讶望里、云山如阜。寂寞江湖载酒,算牢落北征吟,省杜陵僝僽。休负,题琼句就。倚楼人健,意外还携手。凉蟾明似昼。惯识狂奴,放颠时候。吴丝解奏,只莫奏、玉关杨柳。共浥天涯泪袖,怕今夕、玉绳低,愁又来。”

本年春,郑文焯来上海,与张仲炘有交游。

兹选一首。《江梅引·揭来黄浦,夜雪归帆,有岁晚江空之感》:江花送客独铮飘。拾兰翘。夜回桡。怆怆十年,春梦去来潮。又载淀山湖上雪。洗征袍。天涯泪、恨未销。一枝欲定岁寒巢。倦南翔、云水招。五湖旧约,悔轻负、世外渔樵。老去不堪,人事日萧条。犹忆暗香低唱处,冷红箫。空回首、十四桥。”(《苕雅馀集》)

张仲炘(?—1919),字慕京,号次珊,湖北江夏人,著有《瞻园词》等。本年春在沪上。

兹选一首。《塞翁吟·壬寅春季晤叔问同年于沪渚,盖别又五年矣,颓然各老,握手无可言者。临别属题词卷,漫拈清真涩调以应命,正如来教所云“聊充相思券耳”》:梦迹凋春绮,衰鬓海国重逢。念往事,雨声中,叹客寄孤鸿。无言自有伤心处,沉恨半掩青铜。对酒浊,怨春浓,况金缕歌慵。匆匆,铜驼路,清秋素

裕,才几日、啼妆换红。听曲里、伊凉变调,杳何处、楚泽行吟,佩结兰丛。闲愁万顷,且欹吴歌,休画眉峰。(《瞻园词》)

朱孝臧(1857—1931),谱名祖谋,字古微,号沅尹、彊村,浙江归安(今湖州)人。著有《彊村语业》,晚年删定为二卷,曾校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馀家成《彊村丛书》;辑有《湖州词徵》二十四卷、《国朝湖州词徵》六卷、《沧海遗音集》十三卷等。在“清季四大词人”中,朱祖谋声誉最高,影响最久。自1904年出为广东学政,因与总督不和而引疾辞归,便退隐于沪、苏间。20世纪前30年里,他在上海的活动较频繁,对上海近代词学的建构功不可没。

关于他的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说:“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彊村词之隐秀,皆在半塘老人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百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张尔田在《彊村遗书序》里说其“自所为词,亦复跨常迈浙,凌厉躋朱,迥然而龙鸾翔,邈然而兰茝发,拟之有宋,声与政通,如范、如苏、如欧阳,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三熏三沐,尤近觉翁。先朝大臣词嶮筠、稚圭固不论,并世词流,半塘之于碧山,叔问之于白石,夔笙之于梅溪,敷芬散条,殆亦莫能相掩。”(《词学季刊》创刊号)

本年秋,朱祖谋奉使岭南,简放广东学政,自塘沽乘舟路经上海,遇王鹏运等词人。《霜叶飞》(乱云愁绪)一词的小序云:“秋晚奉使岭南,……越日待舟唐沽,感音寄和。”(《彊村语业》)他于1905年夏五月在《彊村词剩稿》的记语里说:“明年秋(1902年)遇翁于沪上,出示所为词九集,将都为半稿定稿,且坚以互相订正为约。”(《彊村遗书》)

兹选一首。《霜叶飞·沪上喜遇半塘翁作》:“过江人暮。经年事,灯床重话秋雨。北风驱雁暂成行,飞泊寒筝柱。伴独客、零

宫断羽。天涯惟有啼鹃苦。漫浪说浮家,冷梦落、沧波几队,白鸥同住。长记堕策吹尘,浮云蔽眼,上东门外歧路。剩烽惊断后,归魂、呜咽铜驼语。笑一夕、枯槎倦渡。腥尘还傍蛮江去。要故人登临倦,自结春帆,素馨开处。”(《彊村语业》卷一)

另外《虞美人·拟小山》有两首(朝朝愁黛羞鸾镜)、(瑶台不恨惊鸿远),其中第一首上阕为:“朝朝愁黛羞鸾镜,肠断安排定。玉梅传盏筵开,却道未须花谢便归来。”此两首疑为本次离沪南下之作,但内容与上海经历相关(《彊村语业》卷一)。

本年1月,王国维由武昌经沪返海宁。2月,离海宁经沪赴日本留学。夏,因脚气病大作返国至上海,住在罗振玉家。11月末一度回里,旋又乘船赴上海(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

陈栩(1879—1940),初名寿高,字昆叔、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惜红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有《新疑雨集》、《海棠香梦词》等。陈栩平生多在上海活动,在上海十分热心出版事业,他在《栩园芟剩诗自序》里说:“予自髫龄嗜吟咏,有所述作辄付剞劂以资投赠。自设著作林社于海上,专事搜集友朋之作刊于丛编,而拙作诗词反多散佚。”(《栩园丛稿》)少时即习诗词,他在1924年写的《栩园丛稿自序》里说:“余自五龄旧熟,七岁而孤,习于慈训,乃辨四声。”关于他的词,吴承烜在1915年写的《栩园丛稿》的序言里说:“词则逢云裁月,织雨组风,白石才情,碧山品俊,仰攀沈约音辨四声,俯挹张先句工三影。”倪壮青于1916年在《栩园丛稿》序言里说:“偶过友人处得读先生所著《新疑雨集》暨《海棠香梦词》各若干卷,盖慨然想慕先生之为人,为之拳拳不自己。”

去年,陈栩已来上海,本年有诗《申江客社题壁》、《游愚园纪

事》、《游龙华所见》、《申江席上》等,由此可见他在沪的一些情况。其中《申江客社题壁》有言:“客里欢场渺似烟,琴书故我又经年。负他黄浦滩头月,不照花枝照独眼。……”(《栩园诗集》)

春,李叔同仍就读南洋公学特设班。七月七日,过名妓谢秋云妆阁有感,诗以谢之。秋,曾离沪赴河南纳监应乡试,又即赴浙江乡试,皆未酬,仍回南洋公学。冬,退出南洋公学(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

## 1903 年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十二月三日至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一月十三日)

曹宗载编选的《硖川词钞》刊行。叶德辉觅得朱彝尊《曝书亭词》手稿 12 卷,校刻成《曝书亭删余词》一卷。王鹏运、郑文焯、赵熙、冒广生、陈去病、金天翮、秋瑾、高旭、王国维、李叔同、吴梅、柳亚子、高燮、高增、高翀等在上海。

王鹏运本年来上海,词作有《汉宫春·沪楼暝坐》,……(愁入西楼)《法曲献仙音·用梦窗韵》(颺麴尘流)《夜游宫·夜雨秋镫旅怀凄异,三十年未历此境矣。然清逸之致有足术者,谱此索渔公和》(点滴空阶夜悄)等(《半塘定稿》与《半塘剩稿》)。

兹选一首。《汉宫春·沪楼暝坐,待叔问不至,用梦窗韵寄怀,叔问近刻所著《比竹馀音》,有《杨柳枝》词极工,因并赋之》:“愁入西楼,正曲尘涨海,秋暗明漪。花前怕听怨笛,翻谱琼枝。

江南旧梦,记当年、思曼清姿。无那是、怀人时候,吴天冷雨霏霏。

唤起吟边残醉,说澜分烟翠,一箭帆影。重揩劫余泪眼,载酒休辞。驿桥弄暝,甚维舟、今夜偏迟?谁遗得、重云如墨,栖鸦万点归时。”

郑文焯来上海。兹选一首。《兰陵王·海上倦游,以词遣日,忽值半塘老人来自邗江,觞咏累夕,既慰羁望,兼寻西崦卜邻之盟,继声歌此》:燕樯直。门外沧流绕碧。狂尘涨,金粉夜明,化作尊前水风色。青芜旧霸国。谁识鸥盟冷客。凌波路,三百画阑,楼阁连云去天尺。春江盛游迹。有锦幄分香,珠履堆席。金槃玉饌仙家食。看一镜花影,百年泡幻,销魂桥上第几驿。梦愁度江北。情恻。恨兼积。正酒坐低回,诗境寥寂,清风来慰相思极。似缩地飞步,隔江邀笛。梅根重醉,试露饮、冷翠滴。(《苕雅馀集》)

陈去病(1874—1933),原名庆林,字佩忍、巢南、病倩,笔名有垂虹亭长、季子、醒狮等,江苏吴江同里人,辑有《笠泽词征》等。夏秋间,陈去病自日本回国,主讲于上海爱国女学校,并参与《警钟日报》、《江苏》、《二十世纪大舞台》、《国粹学报》的编辑工作。

金天骖(1874或1873—1947),初名懋基,字松岑;后名天骖,又改天羽;号鹤望、天放楼主人、鹤舫老人等,江苏吴江人,著有《红鹤山房词》(收在《天放楼续集》中)、《词林撷集》一卷(未刊稿)等。本年,金天骖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章炳麟、邹容、蔡元培等人相交游,以文学鼓吹革命。



秋瑾(1877—1907),原名闺瑾,字璿卿,别署鉴湖女侠,留学日本时易名瑾,字竞雄,浙江山阴人。秋瑾喜作诗词,大约在11岁时已习作诗,偶成小诗,清丽可喜(秋宗章《六六私乘》),并且时常“捧着杜少陵、辛稼轩等诗词集,吟哦不已”(徐双韵《记秋瑾》)。可惜秋瑾著作因生前随手散弃,遇难时家人又予以焚毁,传世已无全豹。据《秋瑾集》现存词有38首,苦于资料不足,又因秋瑾词多直抒胸臆,很少留有地点痕迹,故无法判断哪些是在上海的作品。这里多收集一些秋瑾在上海的活动经历,弥补不足。

本年秋瑾春随夫王子芳进京,途经上海,稍留。结识琴文,二人言谈颇投机,琴文旅费告绌,秋瑾慨助若干。至京后,秋瑾在《致琴文书》里说:“如伯母在沪晤语,意合情投,惜相见恨晚,相离之速,天隔一方,未卜何日得重睹芳颜耳。”夏,秋瑾侍婆携子南旋。不久,复携女北上,途经上海有诗《重上京华申江题壁》(郭延礼著《秋瑾年谱》)。

高旭(1877—1925),字天梅,又字慧云、剑公、钝剑,别号自由斋主人,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著有《天梅遗集》、《浮梅词》等。他与柳亚子、陈去病被称为南社三巨头,对上海近代诗学、词学建构起了很大作用。

1月,高旭、高燮、高增在松江创办《觉民》月刊,次年赴日本留学。

王国维在寒假时自南通返海宁,路经上海,遗失行李。此后数年,王国维在北京的时间为多,辛亥革命后再赴日本(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

李叔同与尤惜阴居士(俗姓龙,名雪行,别号惜阴,又号无相

道人)同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旋又离去(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

吴梅(1884—1939),字瞿安,一字灵鹣,号厓,晚号霜厓,室名奢摩他室,江苏长洲(今苏州)人,著有《霜厓词录》、《词学通论》等,辛亥革命后曾任上海民立中学教席,1917年离沪。

本年,吴梅来上海,于东文学社习日本文(卢前编、徐益藩补《吴梅先生年谱》)。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号亚卢,复更名弃疾,号亚子,后遂以亚子为统一名号,江苏吴江人。著有《磨剑室诗词集》,其一生写诗五千馀首,词百馀阕;他还与陈去病、高旭等人创建了南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柳亚子的诗词,茅盾曾说:“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光明集·序》)柳亚子论词独推崇辛弃疾,曾说“慷慨悲歌又此时,词场青兕是我师”(《为人题词集》)。

春,柳亚子自同里镇来上海。因为在镇上不能立足,遂与蔡治民、陶亚魂、任味知(侠)等同来上海,加入爱国学社,始识章太炎、邹威丹、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始确定革命宗旨。因此,本年在上海的际遇对其思想的变化至为关键,使其由资产阶级维新派转向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未及暑休,因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会内讧,爱国学社脱离教育会独立,柳亚子辍学返黎里家居。不数日(6月29日)《革命军》被清廷查禁,《苏报》案发生(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 1904 年

(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十一月十四日至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 )

王鹏运、况周颐为檀栾室《闺秀词》作序。徐乃昌编选《皖词纪胜》( 缪荃孙序 ) 刊行。文廷式、冒广生、陈去病、秋瑾、高旭、于右任、李叔同、庞树松、吴梅、柳亚子、陈栩、高珩等在上海地区。一批后来加入南社的成员来沪上 , 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文廷式离萍乡 , 经南昌至上海。在上海与陈子言同游张园 , 品评人物 , 甚爱张园风物。在上海留连五旬 , 以病归萍乡 , 冒鹤亭送之登舟。别不久 , 遽归道山( 钱萼孙《文芸阁先生年谱》, 按 : 据该谱 , 文廷式此次至上海是 1903 年 , 此据《冒鹤亭年谱》改 )。

秋 , 冒广生转赴上海 , 晤文廷式。又 , 本年冒广生重晤杨度 ( 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

暑假后 , 陈去病往上海 , 任《警钟日报》主笔 , 并创刊《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陈去病在上海过除夕( 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 )。

二月 , 秋瑾因资助王照出狱 , 自己准备赴日留学的学费告绌 , 又为王子芳阻挠 , 遂离京 , 始曾随吴芝瑛在上海小住数日 , 有《申江题壁》诗 , 抒发对此时上海那种醉生梦死的生活的不满 , 旋离沪赴杭。四月底 , 由绍兴过杭州来上海 , 遂自上海乘轮赴日( 郭延礼

《秋瑾年谱》)。

6月前后,高旭到上海,在访问警钟报社时,始识陈去病。9月,由沪赴日本留学(见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

四月,陈栩来上海。有诗《丙午四月朔,监湖社主以灯舫载酒饯于留园,喜晤饭牛、镜龛、苏渔。明日买舟棹旋沪。……》为证(《栩园诗集》)。

于右任(1879—1964)自陕亡命上海。春,于右任赴开封应礼部试,已登录矣,因“昌言革命”案发,被革。乃亡命上海。马相伯招入震旦公学。这次虽然是亡命上海,但那时的上海已经成为于右任所向往的地方。他在《牧羊儿自述》里曾回忆道:“我此时心目中,常悬着一个至善的境地,一桩至大的事业,但是东奔西走,终于找不到一条路径……及闻上海志士云集,议论风发,我蛰居西北,不得奋飞,书空咄咄,向往尤殷。”

李叔同与同仁办“沪学会”,经常召开演说会,办补习学校(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在上海也时常与一些艺人交往。姜丹书在《弘一大师小传》里对此曾有描述:“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迹燕市,抱屈宋之才华,恨生叔季之时会。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曾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抑莲为君子之花,皤然泥而不滓。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已。”本年词作就有《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一阕,1906年,李叔同在日本时,又有《高阳台·忆金娃娃》一阕。

兹选一首。《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秋老江南矣。忒匆

匆,春馀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情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本年及明年,庞树松在上海。他在《冯春航传》中说:“樗农曰:甲乙之际,余游海上,风潇雨晦之夕,辄翛然以听歌为乐。”(《南社丛刻》第八集)这里,樗农就是庞树松,甲乙之际,指的是甲辰(1904)与乙巳(1905)之际。

吴梅在上海,明年春离沪赴吴县(卢前编、徐益藩补《吴梅先生年谱》)。

柳亚子始用“磨剑室”名,暑假中,从黎里赴上海。从蔡元培省视章太炎于虹口西狱,以未得见邹威丹为恨。秋,离沪游苏州,后返黎里(《柳亚子自撰年谱》)。

## 1905 年

(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二月六日)

王鹏运《半塘定稿》(羊城刻本)、朱孝臧《村词》、王鉴《怀荃室诗馀》、陈锐《衰碧斋词》(扬州刊本,附于《衰碧斋集》中)等刊行。金武祥、况周颐序檀栾室《闰秀词》。秋瑾、王国维、邓实、陈栩、于右任、李叔同、许瘦

蝶、柳亚子、高肿等在上海地区。

二、三月间 秋瑾自日归国省亲至上海。三月上旬 秋瑾持陶成章介绍函谒蔡元培于上海爱国女学校。中旬 离沪赴南京 旋复归上海。初夏 离上海返绍兴省亲。五月底 又离绍兴来上海 会陶成章 并经陶介绍与会党发生联系。有诗《沪上有感》。六月上半月 由徐锡麟介绍 在上海加入光复会 15 日 离沪东渡日本。十二月初 秋瑾自日本归国抵沪 回绍兴(郭延礼《秋瑾年谱》)。

王国维在上海 以填词自遣。

邓实(1877—1951) 又名君实 字秋枚 号枚子 别署野残 广东顺德人 平生多在上海活动。1 月 邓实在上海。他在《国学保存会小集叙》一文中说：“粤以甲辰季冬之月 同人设国学保存会于黄浦江上。”

本年 陈栩曾两度来沪。一次为了九香楼。九香楼乃陈栩的女中知己 二人意深情笃 惜家人阻拦 二人交往多曲折。陈栩在本年所写的《自题箏楼聚影图》一诗中写了千字的长序 诉说二人的情谊。其中有云：“渐侦知女僦寓吴淞 而讳其姓氏。余造访 为閨人所阻 力辩非女 余亦莫可以决。”(《栩园诗集》)数月后赴沪 却收到九香楼之电邀。他在《长亭怨慢》(辜负了、明朝重九)一词的小序里说：“乙巳重九前一日赴申。舟次时应九香楼电招。”(《清可轩词》)

词作有《浣溪沙·题春晓图》(窈窕文窗六扇开)《浣溪沙·愚园所见》(万点飞花落满地)《长亭怨慢·乙巳重九前一日赴

申,舟次时应九香楼电招。独夜耿耿不寐,举念情爱如饮醇醪。倚簃自遣,偶成此解》(辜负了、明朝重九)等(《清可轩词》)。与在上海经历相关或可能作于上海的词作还有《氏州第一·西园》(镜槛涵花)《曲游春·小坐惜红精舍有怀却寄》(农绿遮窗暝)《洞仙歌·闺情》有五首(银房寂寞)、(湘帘放下)、(薄衾单枕)、(纱窗淡白)、(银瓶索酒)等(《栩园遗集》)。

兹选二首。《浣溪沙·愚园所见》云:“万点飞花落满地。绿波如镜炤芳姿。被人偷见未曾知。一晌凭栏还懒懒。几回欲语又迟迟。为谁如此苦相忆。”

《长亭怨慢·乙巳重九前一日赴申,舟次时,应九香楼电招。独夜耿耿不寐,举念情爱如饮醇醪。倚簃自遣,偶成此解》:“辜负了、明朝重九。三尺孤篷,一杯闷酒。耳热些时,想伊屈指问来否?水程迢逗,谁为我、先通候。来日定相逢,再不做、参辰卯酉。回首。算别才半月,恍有万千昏昼。前路茫茫,怎换尽、五更长漏。纵良宵、真值千金,情愿让、别人消受。但换取西风,吹我梦魂先走。”

于右任离开震旦公学,于8月筹备完成复旦公学。“复旦”二字乃于右任所建议,有“不忘震旦之旧,更会复兴中华的意思”(《于右任年谱》)。

二月五日,李叔同母王太夫人在上海逝世,挈眷扶柩乘轮回津。八月,东渡日本留学(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自1898年至本年,李叔同在上海生活近六年,他认为:“我自二十岁至二十六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丰子恺《法味》)

词作有《菩萨慢·忆杨翠喜》(燕支山上花如雪)、《菩萨慢·

忆杨翠喜》(晓风无力垂杨懒)《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披发佯狂走)等。

兹选一首。《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难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留。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此据《小说世界》1927年第十期、十一期所刊“李叔同未出家时所写诗词手卷”。)

柳亚子于暑假偕学社同学沈丹忱、王凤书赴上海,入中国教育会所办的通学所。始识刘季平。暑假后离沪经同里返黎里(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许瘦蝶,著有《梦罗浮馆词钞》等。他自序词集云:“余夙耽韵语,尤喜填词,而于声律宫调茫然无所窥,偶有所得,信手散佚。且以涉足市廛,未暇研究为憾。癸卯(1903)囊笔游刘江,适古歙周子病鸳创吟社于海上,集者千余人,因得与诸同文结翰墨缘,而获交泉唐陈子蝶仙。陈子为词曲专家,见余词颇加谬赏,谓可精造。余不敏,益自奋勉,肆力于兹。戊申(1908)之岁,南北两社对峙,词采相映。余亦得投笺入社,随诸君子之后,以事观摩。”从此序可知,许瘦蝶填词技艺的提高与上海有关。他自序其《啸秋阁诗钞序》说:“癸卯夏客刘江,得闻郁丈佩如绪论。时海上同文沪报方附设消闲社专刊,乃投笺入社,与海内吟坛相周旋,获交社中诸健者。”(《许瘦蝶全集》)

本年许瘦蝶来刘江。刘江即刘河、娄江,与嘉定县交界。词作



有《如梦令·刘江道中,见溪畔芦花感作》(点缀汀洲秋色)等(《梦罗浮馆词钞》)。

## 1906年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十二月七日至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六日)

何震《鞠芬室词甲乙稿》(铅印)、王国维《人间词甲稿》、李家骥《撷云阁词》(铅印)等刊行。朱祖谋、徐自华、麦梦华、罗振常、秋瑾、高旭、高燮、于右任、傅熊湘、郑文焯、吴伯宛、柳亚子、高翀等在上海地区。

朱祖谋自粤归籍后,于本年以病乞解职,卜居吴门,时来上海,在此过除夕。据《郑孝胥日记》1906年记载:自八月至十二月,朱彊村几乎皆在上海,其中,郑孝胥于十二月十五日又赴朱彊村之约,于庭筠里花凤英家,座中有丁叔雅、麦梦华、吴印丞等人。

词作有《西子妆·酬吴彦复》(津柳著阴)、《三姝媚·秋夜饯北客,离席闻歌,感音成拍》(烛花摇短夜)、《齐天乐·寒夜同麦孺博、潘弱海》(黄昏连树拳鸦噤)、《彊村语业》、《唐多令·双清馆赋菊苏龛》(钿阁月初斜)、《彊村词剩稿》等。

兹选二首。《三姝媚·秋夜饯北客,离席闻歌,感音成拍》:  
“烛花摇短夜。扑帘衣新霜,唳鸿来迓。劝酌清吭,是未秋云鬓,泰娘声价。掩抑弦弦,传怨入、吴兰残帕。彩笔休辞,无数闲愁,泥他陶写。门外酸风凄射。又送客衰兰,短亭嘶马。换叠阳关,促翠筵圆月,背人西下。似酒流年,禁几度、觥船狂泻。便逐鸥夷归舸,沧江恨惹。”

《齐天乐·寒夜同麦孺博、潘弱海》：“黄昏连树拳鸦噤，江寒笛声不起。拥叶惊波，呼风断角，凄别归鸾千里。灯窗自倚。渐冰折吴绵，薄醪慵理。尚有残香，夜深不煖旧心字。荒鸡空唤倦旅，未应霜霰集，谁整归计。箭水繁听，棹纱淡色，落尽凉蟾无寐。西楼翠被。怕一夕将愁，玉珰难寄。曙蜡红啼，梦痕持泪洗。”

徐自华(1873—1935)，字寄尘，号忏慧，浙江石门人，著有《忏慧词》等。徐自华早年诗词学唐宋诸贤，受李清照影响最深。她填词十分推崇李清照，曾说自己“倚声愧乏易安词”（见《水调歌头·冷雨疏烟候》），其词委婉清丽，多悲苦之音。南社著名诗人诸宗元在《五言二截句奉题寄尘女士词卷》曾说：“我读闺秀词，昔嗜庄莲佩。我读近人词，今慕徐忏慧。”（《忏慧词》卷首题词）陈去病在1908年写的《忏慧词·叙》里说：“生平修行于家，慕尚风谊，慈悲慷慨，与桐城吴芝瑛齐名。今世所称徐吴二夫人者是也。少承家学，笈好典籍，为诗文词特工。”顾独好文字，往往抽笈染翰，斐然有作，缠绵凄楚如闻羌笛，而听哀笳鸣呜然，其离鸾别鹄之音也。”

夏，徐自华至沪，与秋瑾同住半月，得家书，急返语溪。先是，张弁群创办浔溪女学，请徐自华主持校务。本年2月，秋瑾就聘该校任教，徐自华与她一见如故。4月，秋瑾离浔溪赴沪，徐自华有词《金缕曲·送秋璇卿妹之沪，时将赴扬州》（送子春申去）。本年初冬，秋瑾在沪筹创《中国女报》，徐自华与徐蕴华均大力赞助，并捐款一千五百元（郭延礼编《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年谱简编》）。另，本年有诗《沪上即目戏成竹枝词》。

去年及本年，麦梦华在上海。何澄一跋《蜕庵集》云：“光绪乙巳丙午以还，余与麦君蜕庵同客海上。”

兹选二首。《解连环·丙午送魏铁三之沈阳》：“十年重见。

便黄尘席帽,鬓丝搔短。问旧日、湖海元龙,其酒兴吟怀,老来都减。我亦飘零,笑一例、无涯蓬转。休剪灯再话,铜<sub>鼙</sub>消息,玉龙哀怨。回头岁华荏苒。道揽芳纫佩,寻春未晚。怕夜来、无赖东风,偏搅絮吹花,春光零乱。休更凭阑,对烟柳、斜阳肠断。有故人、青眼高歌,楼头倚遍。”

《三姝媚·去岁徐园菊花盛开,与若海、秋枚、澄一、孝高、舍弟曼宣载酒花下,觞咏竟日。曼宣远客英伦,孝高亦南归。花时重见,俊游非昔,徘徊篱下,惘然久之。若海先赋此解,余亦继声》:“西园芳讯早。问墙角孤丛,秋痕多少。送酒人来,强孤欢消得,二分花恼。梦涩篱东,秋意算、病蛩能道。瘦影扶霜,帘暝阑深,回灯重照。记否玉骢曾到。有人淡如花,双鬟钗袅。游屐重经,剩残英簪鬓,冷香黏抱。百感情怀,但消得、半阑残照。待折芳馨寄远,别怀千绕。”(《蜕庵集》)

罗振常(1875—1944),字子经,号心井、邈园,室名自怡悦斋、蟬隐庐,浙江上虞人,著有《颓檐词》、《浮海词》、《旗亭词》,后自编为《徵声集》,民国十年(1921)于上海蟬隐庐用仿宋聚珍字铸板印行。罗振常曾于1906年至1910年旅沪,辛亥革命后,随其叔兄罗振玉侨居日本数载,回国后寓居上海,以笔墨自娱。他自序《颓檐词》说:“余自光绪癸卯(1903)之春,北堂萱萎,闭门惨沮,无复为人。既而甑釜生尘,穷卧无术,遂于丙午(1906)薄游沪滨,时年三十有一。奔走四方于斯,而始铅槧之暇,偶为小词以写烦忧,不能工也。”自序《浮海词》说:“余自丁未(1907)以降,闭门养疴,成《颓檐词》一卷,此后奔走南朔,此事遂辍,辛壬之交,大盗移国,宇内骚然,爰随叔兄避地东瀛。”(《徵声集》)

自本年至1910年旅沪间,罗振常作词二十馀首,结集为《颓檐词》。该集按词调排列,不按年代排列。除少数几首能确定写作

年限外,大多难定,故一并抄录于此:《采桑子》(晴鞭影共游丝袅)《采桑子》(晴江四面山如画)《踏莎行》(月殿遥开)《鹧鸪天》(月洗高梧露点浓)《如梦令》(曲罢乍低眉妩)《浣溪沙·去沪别辛园 时园将易主》(几树垂杨一幄春)《浣溪沙》(风卷黄埃作浪漩)《浣溪沙》(堞影参差带水环)《点绛唇》(鹧首徐迴),《点绛唇》(月迴天高)《剔银灯·新月》(素影弯弯依旧)《渔家傲》(浅笑轻颦闲态度)《渔家傲》(榄外梨花如雪放)《生查子》(低髻绿窗前)《蝶恋花》(乍听林梢莺百啭)《蝶恋花》(中酒恹恹人欲病)《蝶恋花》(弱柳牵风摇隔院)《蝶恋花》(夜夜夜长长不尽)《天仙子》(银竹睨人心胆碎)等。

兹选二首。《踏莎行》:“月殿遥开,风帘半卷。停针斜倚人初倦。洛阳此日对门居,楼高赢得朝朝见。鬓影云轻,眉痕黛浅。回头不觉宫花颤。相逢便去似无情,谁教惯露芙蓉面。”

《浣溪沙·去沪别辛园 时园将易主》:“几树垂杨一幄春。三年于此遣芳晨。踏青游女正如云。此去莺花应恋我。再来亭榭属何人。斜风细雨又黄昏。”

初夏,秋瑾由浔溪至上海,于中国公学助力甚多。夏,秋瑾在上海结识陈华,后至南浔。六月,秋瑾偕徐自华同轮抵沪,欢聚半月,徐自华忽接家书离沪。七、八月,秋瑾在上海虹口厚德里,与陈伯平、张剑崖等人以“蠡城学社”为名,联系会党,从事革命活动。初冬,秋瑾赁庑于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九十一号,筹创《中国女报》。十月上旬,秋瑾离沪赴杭见徐锡麟。冬,再离沪去杭州,后赴绍兴、金华等地(郭延礼《秋瑾年谱》)。

词作可能有《满江红·题郑叔进名沅孤帆细雨下潇湘图》(尺幅丹青)。该词云:“尺幅丹青,藏多少辛酸痛泪?想那时帘纤细雨,魂销帆驶。画荻欢成永叔业,道輿不获崔邠侍。恁慧一去见无

从,伤心始。客儿声,长已矣。思亲泪,何时止?剩潇湘诗句,兰闺遗志。纵有虎头灵妙笔,难传仁杰缠绵思。盼何时懿像画甘泉,荣青史。(《秋瑾集》)

4月,高旭在上海创办建行公学,至明年夏,其主要活动在上海地区。柳亚子在《致蒋慎吾函》(写于1934年12月7日)中说:“1907年暑假后,建行公学停办,高先生也在松江。”

高燮(1879—1958),字时若,号吹万,别署志攘、黄天,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著有《高燮集》。金山人丁承溥称其词“清微淡远,似一缕游丝,晴空独袅,令人拍案叫绝”(《商兑通信录》,见《国学丛选》第十二集)。

词作有《念奴娇·闻清五大臣遇刺感赋》(车场如市一声雷),《百字令·题桃花扇》(模糊张望)《浪淘沙·题小雅楼集》(歌哭几时休)《满江红·题张苍水集》(用岳武穆韵)(破碎河山),《临江仙·感怀》(大好江山谁是主)《金缕曲·怀旧》(终日愁眉锁)《满江红·题冬青树》(步书中宋昭仪王清惠驿中题壁原韵)(满目沧桑)《百字令·题香祖楼》(即用书中池上联句李若兰和作原韵)(良缘美满)《浣溪沙·题牡丹亭还魂记》(一点痴情不自持)《金缕曲·丙午正月》(……)(往事休提及)等(《高燮集》)。

兹选二首。《念奴娇·闻清五大臣遇刺感赋》:车场如市一声雷,震破双双两耳。面血洒将黄马褂,几点鲜红竞美。药雨无灵,弹烟空掷,枉学屠龙技。大索不得,莫是远颺去矣。却惭荆聂遗踪,虚无劳躅,如汝差可喜。碎魄零魂犹战栗,屋上骂声又起。巡警汗喘,赏悬百万,秦法殊难恃。燕云莽荡,暗杀风潮未已。”

《金缕曲·丙午正月》题先聘妻遗像,宵深灯烛,凄绝万端,偶聆前尘,愁怀顿触,因书此阕,时去先聘妻没已十年矣:“往事休

提及。忆当年,丝梦牵住,喜欢交集。修到梅花成幻影,肠断芳年锦瑟。况又值蓼莪泣血。十载痴怀谁遣此,冀寻君,梦里俱难得。即相见,何曾识。思量容易寻呜咽。到如今,妆台久伺,爱情胶结。偏是空花忘不了,吾亦未知何说,只惘惘令人欲绝。尘世偶留真色相,妻兄顾敬贤为予言,此遗像系从他像中择出者,而容貌却能酷肖,亦一奇也。似怜依愁绪无终极。仔细看,泪如织。”

傅熊湘(1882—1930),一名专,字文渠、君剑,号钝安、钝银、钝艮,湖南醴陵人,著有《钝安词》等。

七月,傅熊湘来上海。与宁调元、陈汉元办《洞庭波杂志》于上海,倡言革命。旋复与丁慧仙、胡适之等在上海办《竞业旬报》。是年冬离沪返里(《傅钝安先生年谱》)。慈利吴恭亨在《傅钝安墓碑》里说傅熊湘“为人有本末好善之量,见推侪类”。岳阳李澄宇洞庭在《傅钝安墓志铭》里说:“钝安少敏决。”(《钝安遗集》)

春,柳亚子至上海,先是进钟衡威所办的理化速成班。不久,生病。病愈后,欲入建行公学读英文,又为高天梅、陈陶遗所拉,使主国文讲席。始识马君武、孙竹丹、苏曼殊、刘申叔诸人。又与朱少屏交往。章太炎出狱,迎赴吴淞中国公学。谒孙中山于吴淞口外海舶中。八、九月间,偕陈陶遗、高天梅僦居于八仙桥鼎吉里四号,署其门曰“夏寓”。始识宁太一、傅钝安、陈汉元。10月初,离沪经吴江县平望镇返黎里(《柳亚子自撰年谱》)。11月,再赴上海,母费太夫人及妻郑宜夫人亦同往。本年,始用“亚子”名。后离沪返黎里(《柳无忌《柳亚子年谱》》)。2月,经高旭、朱少屏介绍,加入同盟会;又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光复会。本年柳亚子在建行公学,他说:“丙午的上半年,算在建行住下,一面教书,一面编《复报》。”期间常与高旭相唱和。(《五十七年》,见杨天石、王学庄编

著《南社史长编》)10月,柳亚子离沪归里,他在《怀人诗》的序言里说:“今年春夏间,侨寓海上,得识四方贤豪长者,时相过从,至足乐也。秋冬归里……”

## 1907年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十七日至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二十七日)

王芷馥编《秋瑾诗词》(章炳麟、苏曼殊作叙,何震作跋)、王国维《人间词乙稿》(托樊志厚作叙)、王鹏运《半塘定稿》及《半塘剩稿》(小放下庵刻本)、文廷式《云起轩词抄》(南陵徐氏刻本)刊行。郑文焯、朱祖谋、梁启超、徐自华、陈去病、秋瑾、高旭、高燮、高翀、刘师培、吴梅、柳亚子、于右任等在上海地区。神交社雅集、词坛名流唱和沪上是本年值得关注的景观。

本年,郑文焯往来苏沪间,与同样往来苏沪间的朱祖谋、在沪读的吴伯宛以词相交,多有唱和。其中可能作于苏州,但却与在上海的朱祖谋、吴伯宛相唱和的词作有《扫花游·卧雨西楼》和《梦窗寄怀彊村沪上》(《苕雅馀集》)《惜红衣·中秋夜,彊村翁踏月见过,秋花宛变,襟韵清浹,因和白石自制无射宫一曲,兼寄伯宛舍沪上》,《惜红衣·秋来,久不得伯宛消息,感叹岁暮,胥疏江湖,时无延引之者。昨彊老书来,述其将治北装,秋期违践,复事远游,怅然继声白石,不能无西园之思也》(《别梦催秋》)《惜红衣·彊村翁早退遗荣,旧有吴皋卜邻之约,謁来沪江,皇皇未暇,近将移家小市桥吴氏听枫园,先以书来,商略新营,作苍烟寂寞之友,却寄此以坚其志,再和白

石》《玩月来时》等(《樵风乐府》)。另外郑文焯为在沪发行的《国粹学报》三周年纪念专号赋《浣溪沙》词(另见《苕雅馀集》)。

兹选一首作于上海的词。《解蹀躞·旅沪有怀同彊村作》：“冷枫又飘吴锦，梦转雕轮路。倦吟刚缀。连筒趁鸥聚。还见半剪淞波，满怀绿黯，红凄故、人行处。悄凝伫。春事回廊云缈，歌尘荡花步。有情霜月来依慰幽阻。一夜横笛催归，那堪残酒，残镫小、楼眠雨。”(《苕雅馀集》)

朱祖谋多来上海，昭倚、叔问等也来上海，相互交游，感话时事，时有羁旅之感。

词作有《鹧鸪天·丙午沪滨除夕》(莫厌屠苏酒入唇)(《彊村词剩稿》)《渡江云·沪上遇伯弢，……》(江风残酒夜)《惜红衣·张园秋晚，……》(倦侣哀时)《惜红衣·晦鸣、病山别五年矣，荒江卧病，音书寂寥。病山邮示新篇，兼道晦鸣天南宦迹，漂零旧侣离忧如何，用白石韵寄晦鸣，靖州遂报病山不胜岁寒之思矣》(万感逃虚)《惜红衣·叔问暂客淞滨，……》(病减霜尊)等。可能之作还有《扫花游·花朝日微雪和梦窗》(网空淡色)《木兰花慢·陈泊平使君吟席话旧》(榜沧浪桂树)《洞仙歌·丁未九日》(无名秋病)等(《彊村语业》)。

兹选三首。《渡江云·沪上遇伯弢，旋复别去，歌酒相劳声为此词》：“江风残酒夜，软潮半落，带梦卷回帆。断镫春尚浅，溅泪看花，冷约背梅崦。嘶骝罢跃，渐领略荒雪江南。吟望低、白头谁侣，照坐有颓蟾。恹恹。哀时词赋，送老关河，搅尊前百感。休更将、危阑烟柳，分付何戡。明朝照鬓秦淮绿，怕雨昏、风暝愁兼。歧路语、重逢竟湿青衫。”

《惜红衣·张园秋晚，草木变衰，昭倚扶病来游，感话近事，和白石》：“倦侣哀时，长谣送日。断愁无力。病里登台，霜林媚红



碧。当唇注酒，持一笑、刚肠从客。喧寂，惊雨雁声，识殊方栖息。

明镫广陌。盈掬狂尘，苍波荡愁藉。湛卢迸泪，去国海西北。断得故山归思，何地钓游寻历。酌晚英无语，知是谁家秋色。”按，“惊雨”《近代词钞》作“凉雨”，误。

《惜红衣·叔问暂客淞滨，屏绝歌酒，楼灯坐雨，兀对忘言，重感旅逸，悄焉叠此》：“病减霜尊，阴沉海日。苦吟犹力。定侣耽慵，忘情远山碧。匡床踞晚，闻去雁、楼头如客。羁寂。香烬簌沉，阅濛濛千息。罗窗粉陌。百感无端，飘花泪波藉。樵风但恋，水国送南北。却扫闭关何用，不断乱愁来历。办钓竿幽计，斟酌石湖天色。”

4月23日，梁启超为组织政党一事，从日本到上海，5月5日即返日本（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04页）。词作有《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子》（瀚海飘流燕），此词虽不作于上海，但与上海经历密切相关，故存之（《饮冰室词》）。

兹选一首。《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子》：“瀚海飘流燕。乍归来、依依谁认，旧家庭院。唯有年时芳俦在，一例差池双剪。相对向、斜阳凄怨。欲诉奇愁无可诉，算兴亡、已惯司空见。忍抛得、泪如线。故巢似与人留恋。最多情、欲粘还坠，落泥片片。我自殷勤衔来补，珍重断红犹软。又生恐、重帘不卷。十二曲阑春寂寂，隔蓬山、何处窥人面。休更问，恨深浅。”

12月2日，徐自华来沪，住开泰栈，准备赴吴芝瑛府面商赴山阴葬秋瑾事。越二日，接家书，云爱女蓉患白喉症，急归语溪（郭延礼编《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年谱简编》）。

陈去病在上海。清明,陈去病准备赴苏州,谒虎丘明末抗清英雄张国维祠,未果。6日,与高旭、朱少屏、刘三、沈砺五人自上海赴苏州。事后,作词纪念。8月9日,陈去病生日,在上海邀友自祝,作词抒发对浙皖起义失败的感慨(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又,陈去病在《南粤分疆设治议》一文里说:“往岁丁未,余在海上,闻粤东西多故。”(《南社丛刻》第八集)曾住上海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柳亚子《南社丛略》),又有诗作为证《丁未八月海上藏书楼夜坐杂感》(《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词作有《念奴娇·丁未清明,虎阜谒张东阳祠,不果》(人人争道)《天仙子·重谒张东阳祠》(短艇轻桡随处舫)《念奴娇·丁未七月朔日,……》(韶华荏苒)《虞美人·五人墓》(吾人已矣何消说)《减兰·席上有感》(人衰代谢)《惜分飞·欲游支硎,未果,戏代船娘谱此阕》(淡粉轻烟春欲暮)等(《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兹选二首。《天仙子·重谒张东阳祠》:“短艇轻桡随处舫,又到中丞香火地。神鸦社鼓不成声,哀欲死,无生气,入门撮土为公祭。痛饮黄龙今已矣!亮节孤忠空赍志。满园花木又飘零,馀碧水,向东逝,祠在绿水湾。盈盈酷似伤心泪。”按,本词是词人回到上海后所作。

《念奴娇·丁未七月朔日,马齿三十有四矣。漂泊海上,百感填膺,适值秋至,因邀秋枚、晦闻、真长、屏子、天笑、厘庐、无涯、式如小饮,酒间赋呈》:“韶华荏苒,又桐飘一叶,惊秋时节。碌碌浮生卅四载,忧患始从今日。入海探珠,登山采玉,流转曾无益。归来江上,依旧布袍长铗。可堪卷地风潮,吴山越水,两处频凄恻。弹断薰琴浑不竞,土气天南如墨。祈死无灵,疗愁鲜术,抚剑空呜咽。信陵醇酒,算了这生归结。”

一、二月间,秋瑾以办学为名,屡去沪杭。在沪的联络点有天

宝客栈(五马路口)、人和煤号(新闻路仁和里)、浙江旅沪协会等。五月中旬,秋瑾赴沪,并以“危机已露”之语告诉由安庆来上海买武器的陈伯平,以约定五月二十六日师期相告。同时,至爱国女学校访徐自华,当徐自华问起义准备情况,秋瑾奋书两断句:“此别不须忧党祸,千秋金石证同盟。”后别无他语,旋赴杭州。六月六日(7月15日)英勇就义(郭延礼《秋瑾年谱》)。

4月6日,高旭曾与陈去病等人自上海赴苏州游览,归后,有词记之。5月倩人绘制《万树梅花绕一庐》卷子;“托此孤芳,用以寄意”,征求海内外“诗豪词杰”题咏。9月10日,上海建行公学被迫停办,时高旭在松江,有《风马儿》词记之,发表于当日的《神州日报》(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百字令·绿水湾谒张国维中丞祠》(高祠展拜)《水调歌头》(风立高岗口)该词见《神州日报》1907年4月24日),《满庭芳·题“万树梅花绕一庐”卷子》(月影玲珑)《风马儿》(鹃声带血剧凄清)等。

高燮词作有《一剪梅·题天梅“万树梅花绕一庐”卷子》(空山指点影濛濛),按:高钰等人编《高燮集》定本词为1906年之作,误,因为“万树梅花绕一庐”卷子本年方绘制成。《台城路·题汉宫花》(故宫回首真凄绝)《念奴娇·自杭至苏,由苏返沪,……》(西湖游遍)等(《高燮集》)。

兹选一首。《念奴娇·自杭至苏,由苏返沪,晤去病、勉后、天梅诸人,知于数日前亦曾偕游吴门,并得谒张公国维祠。苏之有张祠,余初未知也,填此志憾》:“西湖游遍,看祠堂、历历曾彭左李。南麓独寻苍水墓,大抵无人来此。古木含愁,残山不语,俎豆全荒矣。两回凭吊,乙巳四月曾谒苍水墓。痛哭斜阳堆里。乃前日杭游时

所感。 谁信一掬椒浆 ,闾閻城外 ,庙奉东阳祀。一样堤兵期灭虎 ,公与苍水同时举义。未许腥羶忘荐。故国魂香 ,孤臣血碧 ,种性终难死。缘慳展拜 ,令我凄然无已。”

约为本年 ,高翀在奉贤。兹选二首。《采桑子·客奉贤县署作》:“荒城一个真如斗 ,才进西门 ,便出东门。两道官街十字分。 出门一望知何有 ?不是烟痕 ,即是波痕。莽莽平林蔼蔼村。”

《采桑子·客奉贤县署作》:“同侪约散公馀闷 ,文庙观瞻 ,邑庙盘桓。二庙荒凉阒寂 ,实无可游。小市鱼虾听晚喧。 苏台到此多周折 ,先盼航船 ,再盼邮传。盼得书来烟已穿。”(《百盆花斋词剩》)

2月20日《神州日报》出版 ,其中有词林栏目。本年 ,因人事纠纷 ,于右任退出《神州日报》。又 ,因父新三病危 ,曾潜归陕西 ,旋返上海(《于右任年谱》)。

刘师培(1884—1919) ,字申叔 ,号左庵 ,江苏仪征人 ,著有《左庵词》等 ,他一度在沪与邓实、黄节等创“国学保存会” ,出刊《国粹学报》。

本年刘师培由日本至上海 ,旋赴云南。有诗《冬日旅沪作》为证(《左庵诗录》)。

8月15日 ,吴梅应柳亚子之邀赴上海 ,参加神交社雅集。《瞿安日记》云:“光绪二十余年(应为三十三年——编者) ,吴江柳弃疾结神交社于海上张园 ,余与祝心渊秉纲赴之。同集者为邓秋枚实、黄晦闻节、陈佩忍去病、沈屋庐昌直及刘三与余也。时余喜谈革

新,海上名流,辄多倾盖,即今日执政者,如叶楚傖、叶、胡朴安、韞玉、戴季陶、传贤亦时相瞻对,盖南社尚未生也。”另,这次集会,一说在愚园,柳亚子《神交社雅集图记》云:“丁未七夕,神交社同人修秋禊于海上之愚园,一时贤豪长者罔不毕集。”(《南社丛刻》)柳亚子在家未参加神交社雅集。

柳亚子主要在黎里乡居,与在上海地区的高旭多有唱和。高旭《愿无尽庐诗话》说:“丁未春月,余作倚声,每成一解必寄亚庐,亚子为一一和之。余拟合刊为《废民唱和集》,亚子亦极力赞成,惜人事多故,匆促尚未偿所愿。”(《太平洋报》1912年4月2日)

冬,柳亚子方离黎里赴上海,交游甚广。偕刘申叔、何志剑夫妇、杨笃生、邓秋枚、陈巢南、高天梅、沈道非、张聘斋、朱少屏有结社之约,是为发起南社之始。后离沪返黎里(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柳亚子在黎里与高旭的和作不一一列举,这里只选几首与上海有直接关系的词作。《卖花声·怀道非海上,和慧子韵》(往事梦中牵),其中有“往事梦中牵,十幅鸟笺,相逢黄歇古城边”句。《金缕曲·建行殂落,慧子有词告哀,倚此和之,知天下犹有伤心人也》(啼血鹃声苦)。另外,乡居的柳亚子时常怀念在上海的生活,也很关注在上海发生的事情,有词为证《金缕曲·哭冯绍清》(岂料真如此)《百字令·夜梦慧子、卧子及亡友绍清握手谈笑,欢若生平,占此纪之》(蓦然相见),其中有“黄歇江边,田横岛上,离恨天难补”句(《南社丛刻》第三集),词作还有《念奴娇·游杭、苏归来。自杭至苏,游苏返沪。晤去病、勉后、天梅诸人,知于数日前亦曾偕游吴门,并得谒张公国维祠。苏之有张祠,余初未知也。填词志愿》(西湖游遍)。(《磨剑室词补编》)

## 1908 年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九日)

王国维据《花间》、《尊前》诸集及《历代诗馀》、《全唐诗》等书辑成《唐五代二十家词》。朱孝臧刊行《梦窗词》四卷《补遗》一卷《札记》一卷。樊增祥编选《微云榭词选》刊行。梁令娴自序《艺蘅馆词选》。缪荃孙编选《宋金元明人词》成。沈彭年著《乐理概论》成书。徐琪辑《徐氏一家词》。沈宗畸编《今词综》一卷,刊于《晨风阁丛书》。郑文焯《冷红词》再刻。

朱祖谋、徐自华、陈去病、夏敬观、高旭、陈栩、于右任、周曾锦、柳亚子、高翀等在上海地区。

本年上海词坛大事较多,南社于本年成立于苏州虎丘,但实际运作于上海,在此后的数年间发展极为迅速,更多的词人参与进来,上海成为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活动中心。王国维著《人间词话》上卷,在上海《国粹学报》第47、49、50期连载。徐自华《忏慧词》刊于沪。

朱祖谋在上海过元宵。词作有《点绛唇·试灯夜微雪,和梦窗》《六丑·沪上元夕……》(渐梅英堕粉);词作还可能有《瑞龙吟·寓园钱春,伯弢和清真韵见贻,率酬一解》(吴皋路)《瑞龙吟·和梦窗韵》(市桥路)《八声甘州·和柳耆卿韵》(殢春残、病酒近黄昏)《秋宵吟·和白石自制曲》(小窗虚)《小重山·戊申中秋作》(翠湿篁阴小阁寒)等(《彊村语业》)。

兹选一首。《六丑·沪上元夕和梦窗“吴门元夕风雨”韵》:

“渐梅英堕粉，翠幄暖、花风新掣。剪淞半江，春绡冰晕减。密逗芳节。细漏丁东际，绣旂双影，近宝台高揭。蕃街走马嘶尘热。雾络消香，波帘卷缣，沉沉酹寒城阙。被琼箫成阵，迤迤吹彻。吟惊渐歇。况侵年苧发，记起传柑事，情味别。春芳又迟鸣鹧。溅行云倦趁，曲坊巾袜。银荷烬、闹蛾飞绝。不堪是、掷遍金钱换了，旧时月色。歌尘定、犹旋回雪。听笑语、凝白阑干外，清铅暗结。”按《近代词钞》作“明月”，误，应为“月色”。又，作“笑话”，误，应为“笑语”。

春，徐自华赴沪，住十日，返里，有诗《沪江返里留别诸姊妹》。夏历九月，徐自华来沪，居沪达半年。原因是清廷御史常徽请奏削平秋瑾墓，并参奏徐自华、吴芝瑛为秋瑾同党，徐自华急忙电请陈去病回浙，商量对策，因之避居上海日侨丸乔医院半年（郭延礼编《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年谱简编》）。徐自华在上海，参加了欢迎陈去病返沪的酒会，有词记之。本年，徐自华《忤慧词》刊于沪，她在《笠泽词徵序》说：“戊申岁暮（陈去病）曾为余刻《忤慧词》。”（《南社丛刻》第十集）她在1909年写的《忤慧词》后记里说：“去冬，馨女刊此稿于沪，值岁阑人还，委其责于手民，草草未之校也。今岁书成视余，见其篇第凌乱，字句讹夺，心甚歉然，因重加删次，去其繁芜，而记之如此。宣统元春王正月寄尘自记。”

词作有《金缕曲·春江即事……》（好剪西窗烛）（见《中华新报》1909年4月1日）《满江红·感怀用岳武穆韵》（岁月如流），《高阳台》（寒雨帘栊），《台城路·十月十五日蓉女生日赋此代哭》（芙蓉零落秋江冷）；可能之作还有《渡江云·问秋》（霜风吹渐紧）等（《忤慧词》）。

兹选三首。《满江红·感怀用岳武穆韵》云：“岁月如流，秋又去，壮心未歇。难收拾、这般危局，风潮猛烈。把酒痛谈身后事，举

杯试问当头月。奈吴侬身世太悲凉，伤心切！亡国恨，终当泄，奴隶性，行看灭。叹江山已是，金瓯碎缺。蒿目苍生挥热泪，感怀时事喷心血。愿吾侪炼石效娲皇，补天阙。”

《高阳台》云：“寒雨帘栊，残灯旅馆，宵深犹坐窗前。客怀黯黯，满腔愁思堪怜。朝朝准拟归来也。祝西风、吹送行船。又争知，屡爽归期，望眼空穿。灯花何事全无准。任抛残红豆，暗掷金钱。山遥水阔，鱼书可到君边。梦魂飞渡吴淞去，奈魂轻、江水漫天。恐相逢，落尽梅花，不是今年。”按，郭延礼在《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年谱简编》里提到的《高阳台·沪江客次盼归人不至》一词，疑即是此首。

《金缕曲·春江即事。巢南先生归自粤中，同人咸集，酒酣，先生为述游迹，慷慨若不胜情。会余亦有所感激，即席填此，示无畏、志剑、曼殊、天笑、秋枚、屏子、嘯公、千里、楚伦、亮奇及家妹小淑、女儿馨丽》云：“好剪西窗竹。喜今宵、吴侬来也，灯花休卜。风雨崖门新感慨，尽有愁肠万斛。争怪得、相逢颦蹙。别绪生憎如茧吐。一丝丝写入词盈幅。重取出，待君读。吴淞江水连云绿。集群英、论文樽酒，细倾春醪。回首西泠无限恨，岂谓伤心我独。且付与、哀丝豪竹。摆脱尘襟拼一醉，效东山携得人如玉。听歌彻，懊侬曲。”

1月，陈去病在上海，与柳亚子、刘师培、高旭等人交游，旋离沪赴杭州、绍兴、汕头、香港等地。12月方自粤返沪，同人置酒相迎。23日，为徐自华《忏慧词》作叙，在上海度岁（杨天石、王学庄编著《南社史长编》）。

夏敬观一度在上海，后离沪赴台湾。词作有《过秦楼·吴淞校斋》（散帙空堂）、《拜星月慢》（露蛩沉弦）、《六丑》（占吴楼近



海)等(《快庵词》)。

兹选一首。《过秦楼·吴淞校斋》：“散帙空堂，珊窠枯树，倦客眼明秋霭。霜屏挂蝶，霜叶沉蝉，枕畔梦听澎湃。时抱<sup>溟</sup>洞忧端，高积终南，泼天尘壒。叹浮蛆入瓮，难浇胸垒，鬓青催改。追念昔，凤翮人闲，鴟夷江上，万事尽堪惊骇。浮曦媚穀，沧海生桑，匝地草乾风<sup>戕</sup>。何处烟波画船，淞市蓴鲈，吴盘鲑菜。便鸣榔远去，还向芦中欸乃。”

高旭在上海地区。词作有《百字令·寄亚庐沪江》(江山无主)《酷相思·春感》(正值花开三月雨)《罗敷媚·海上迟巢南、亚庐不至，为写此解寄之》(故人天末应怜我)《长相思·感近事写示亚庐、巢南》两首(怨眉梢)(隔天涯)《浪淘沙·题太一辟支庐诗词集》(君抱楚骚愁)《如梦令·感事和太一》(空谷幽兰谁种)，《虞美人·题亚庐磨剑室词》(冷蛩啼壁声凄楚)《蝶恋花》(望断靡芜无恙否)《一剪梅》(背人悄步傍花阴)《贺新郎·遣闷和君剑韵》(满地花如雪)《齐天乐·题吹万叔拜鹃室词，即步其惠题拙稿原韵》(手擎杜若天南倚)《踏莎行·竟忧近有江苏日日新闻之刊行，移书索为题词，倚此以祝》(笛里笳愁)等(《南社丛刻》第三集)。《青玉案·戊申春日，……》(沪西城角偕游地)《虞美人·戊申六月十三日作，用钝银韵》(人灾鬼虐谁能记)《少年游·春光大地，神州陆沉，顾影自怜，凄然欲绝，填此寄怀亚子、钝银、太一，世无同忧患者，不以示人可耳》(碧纱窗外落花深)《少年游·次韵答太一、钝银》(愿填碧海自深深)《桃源忆故人·感事和太一韵》两首：(思量旧雨兼今雨)(南风绿绮劳延伫)《浪淘沙·题钝银废雅集》(小雅思无邪)等(见《南社丛刻》第六集)。

兹选四首。《百字令·寄亚庐沪江》：“江山无主，剩酒徒几辈，天涯萍聚。一种芳菲忘不得，悔被西风耽误。痴梦寻仇，骚魂



堪回首 ,知我者其怜此志焉可耳。”(《夏声》第二期)

词作有《踏莎行·送杨笃生》:“绝好河山 ,连宵风雨 ,神州霸业凭谁主?共怜憔悴尽中年 ,那堪漂泊成孤旅。 故国茫茫 ,夕阳如许 ,杜鹃声里西人去。残山剩水几回头 ,泪痕休洒分离处。”于右任自按:杨笃生为《神州报》总主笔 ,因《神州报》改组将去英伦。时文叔问(按:即清末词人郑文焯)先生以《冷红词》赠予 ,予见其中有“神州霸业凭谁主”之句 ,戏谓笃生 ,此似赠公者 ,因为足成此词以送其行。予以戏作多采文句 ,故集中不载。右任特记(《剥果词话》《夏声》第五期 ;又见杨博义辑录《于右任诗词集》,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周曾锦(1883—1921),字晋琦 ,号卧庐 ,江苏南通人 ,著有《香草词》、《卧庐词话》等。民国八年(1919)夏 ,周曾锦自序《香草词》言:“锦自髫年好为韵语 ,于古人词集每喜玩索 ,间仿为之 ,弗能工也。客游四方或寂处一室 ,意如云兴 ,辄复弄笔。然雕虫小技 ,心知无益 ,友朋相爱亦稍稍见规 ,由是辍弗作者亦有年。既而藩柵屡抉 ,弗能自坚 ,甚且浸淫不已 ,亦以见结习之难除 ,改过之不勇也。”

本年 ,周曾锦来上海 ,有编年诗《沪上柬徐淡庐》等为证(《藏天室诗》)。

柳亚子在上海活动的时间较多。1月7日 ,与刘师培、高旭、沈砺、陈去病等相聚上海 ,此次 ,陈去病提议要继续明末云间(今松江)几社的事业 ,组织文社。3月 ,柳亚子再至上海 ,对同人分散的现状深有感慨(《南社史长编》)。这次柳亚子赴上海 ,重晤朱少屏、沈道非 ,其他诸友大多星散各地。旋自沪返里 ,家居读书 ,与陈巢南、高天梅时相唱和。又去上海 ,晤苏曼殊、刘申叔、何志剑、朱

小屏、邓秋枚等合摄一影(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词作有《百字令·余在海上》,……《小屏红烛》《百字令·题寄尘女士《忤慧词》,用定庵赠归佩珊夫人韵》(奇才如许)等(《南社丛刻》第三集)。可能之作还有《金缕曲·题慧云沧桑红泪词》(杜宇声声里)。(《磨剑室词》)

兹选二首。《百字令·余在海上》,慧子有词见寄,即步其韵,兼怀卧子白门、巢南汕头、刘三武林:“小屏红烛,正去年今夕,与君相叙。问息寻消刚一载,料理重逢偏误。幽恨词笺,峥嵘剑气,迟汝从头絮。一灯古店,低徊往事如许。最怜絮迹萍踪,天涯地角,哀怨谁能语。江左夷吾无恙在,歌泣新亭何处。南国行人,西湖狂客,迢递双鱼素。晨星寥落,海天无限凝伫。”

《百字令·题寄尘女士《忤慧词》,用定庵赠归佩珊夫人韵》:“奇才如许,有青绫障外,谢家琼树。生小女儿溪畔路,弄月评花闲住。漱玉新词,断肠旧恨,谁辨今和古。蛾眉绝世,人间脂粉如土。伤心风雨联吟,江湖结客,往事休重数。坏土西冷留未得,剩尔骚坛一旅。翠羽萧条,梅花零落,进入哀弦去。因缘文字,一编珍重曾睹。”

## 1909 年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十二月十日至宣统元年己酉十一月十九日)

梁祚昌《倚萝山馆词钞》、王萑《佩秋阁词》(重刊)刊行。王国维校《南唐二主词》,辑《后村词》。潘飞声、黄宾虹、冯开、徐自华、陈去病、高增、高旭、蔡守、高燮、于右任、王钟麒、庞树柏、叶楚傖、俞锷、柳亚子、阮式、许瘦蝶、高肿等在上海地区。冬,《南社丛刻》第一集在上海

出版,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陈去病、高旭分别为文、诗编辑员),收10位词人共108首词。活动在沪上的词人多为南社成员。

潘飞声(1858—1934),字兰史,号剑士、老剑、独立山人,广东番禺(今广州)人,著有《海山词》、《花语词》、《珠江低唱词》、《长相思》各一卷,后合为《说剑堂集》;又著词话《粤雅词》二卷等。早年曾留学德国,归国后加入南社,为“南社四剑”之一。辛亥革命后,居上海,鬻文为生。在沪期间,与名流唱和,参与创办《词学季刊》和编纂《全清词钞》等。

本年游沪,约明年离沪北上赴京,有诗《邓秋枚鸡鸣风雨楼图》、《赠吴趸人》、《静安寺》、《黄宾虹招饮市楼,奉赠即以留别》等为证(《说剑堂诗集》,见《说剑堂集》)。

黄宾虹(1865—1955),原名质,字朴存、朴人,别号予向、虹庐、虹叟,安徽歙县人,生于浙江金华。

本年在上海,为蔡守作《仿程穆倩枯笔壶天阁图》,蔡守有《湿罗衣》一词记之。当时,蔡守与黄宾虹皆是《国粹学报》插图撰稿人(裘柱常著《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

冯开到上海养病,有诗《病久不愈之上海就医,杨省斋师同居逆旅中,朝夕在视将获备至,感呈一首》等为证(《回风堂诗》)。

徐自华在沪,春夏间,陈去病腿上生疮,极其危险。徐自华资助其进同济医院治疗。南社第一次雅集虎丘时,柳亚子推荐徐自华担任《南社丛刻》词选编辑员,因陈去病反对而作罢。词作可能有《蝶恋花·题扇和病倩韵》等(郭延礼编《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年

谱简编》)。

春,陈去病因腿疾卧病上海医院,徐自华为之尽心照顾,高旭曾寄《金缕曲·简佩忍》(吾友巢南子)一词慰问陈去病。8月离沪返里,旋至苏州(《南社史长编》)。

高增(1877后—?)字岫云、澹安,号卓公,江苏金山(今属上海)人,著有《啸天庐词存》等。

词作约有《念奴娇·十月朔日,南社诸子会于吴门,怅然有怀,填此以寄》(翩然来矣)、《金缕曲·再记南社诸子雅集吴门事,用楚伦韵》(匪凹伤吾道)按:高增未参加吴门南社雅集,疑在上海地区作词寄之)、《金缕曲·日来连接警告,……》(一觉邯郸道)等(《南社丛刻》第三集)。

兹选一首。《金缕曲·日来连接警告,百感交集,再叠楚伦韵以写我忧》:“一觉邯郸道。猛回头、四郊多垒,羽书驰到。大宛康居齐入寇,愤把界碑推倒。枉金币、年年修好。鹿走中原悲劫运,让群雄争向围场噪。可容得,商山老。剥肤漫说时犹早。恨蚩蚩、依然醉卧,妖氛谁扫。跨上昆仑敲法鼓,义勇军声何杳。思救国、人前高叫。唇齿相依君解否?怕秦亡韩魏将图赵。拼蹈海,此生了。”

高旭主要活动于上海地区,或在上海市或居金山张堰镇。10月,与周祥俊相遇于民呼报社。他在《更生斋诗序》里说:“去岁仲秋,余薄游沪渎,晤周君仲穆于民吁社。……庚戌春二月下浣云间高纯剑。”(《南社丛刻》第二集)

词作可能有《蝶恋花·和安如暮春有寄》两首(如许佳期偏又误)、《密约今生堪几误》、《虞美人·同里汪氏味兰斋……》两

首（果能识得西来意）（遗徽铜雀犹存样）《桃源忆故人·和太一韵即寄》（人生最易容颜老）《鹧鸪天·用钝银韵即寄》（帘影沉沉芳信迟）《卖花声·聘夫与其夫人张倾城合绘梅喆海棠图见贻，填词为谢》（一幅艳容光）《貂裘换酒·仙甫感某君营救事填一阕，寄示嘱和，倚韵和之》（搔首西风叹）《减字木兰花·录别》两首（是何年纪）（妙处相逢）《满江红·吴君小枚……》（我与而兄）《如梦令·用天一韵即答》（满眼湖山非旧）《金缕曲·南社诸子……》（说与君知道）《南歌子·仙甫集所作愿歌及至日怀人之什，为南幽百绝索题》（幽径寻芳草）《百字令·巢南见示永历钱索题，且云：“仆尽精力于帝至矣，此殆天阴有以报我耶？”此言良信，倚此寄之》（此钱堪爱）《蝶恋花·和太一韵》（花正开时人已散）等（《南社丛刻》第一集）。

兹选四首。《虞美人·同里汪氏味兰斋藏有梁大同瓦，为题词以张之。瓦上文为“能仁寺比丘正鹫仿铜雀刹瓦五万片舍入法忍寺愿先妣董氏十九娘超生佛界大同元年四月陆墓廿郎造”，共四十三字》两首：其一为“果能识得西来意，成佛生天矣。入家心性出家身，证到大乘境界，最多情。沉吟陆墓廿郎造，刻画诚稀少。应知作者古名家，硬笔盘空鼻兀，复安排”；其二为“遗徽铜雀犹存样，把玩临风怅。一千三百有馀年，即此零星片瓦，已堪传。北人碑板喧流俗，拓跋真寥廓。间来掘鼠叹无聊，只向莽榛芜处，问南朝”。

《满江红·吴君小枚移书告其妹其德女士自殉事，倚此吊之》：“我与而兄，弹指忽、二年离别。瞥惊见、秋桐一叶，飞来凄绝。惨淡红衫脓血史，凄凉黑狱沧桑月。问可权、太不识人权，空饶舌。女士未婚夫为饶可权。芙蓉瘡、香波咽。女士以鸦片墮命。申江岸，芳尘歇。女士留学上海。痛杜鹃啼恨，恨何能雪。秋女善悲天已醉，春晖未报花先折。女士绝命词‘花残不足惜，何以谢春晖’之句。

唤红儿、谱入玉参差，声声血。”

《金缕曲·南社诸子会于吴门，楚伧自汕头填一解驰至，因亦继声》：说与君知道。料今夜、千人石上，梦魂飞到。击筑弹筝豪士态，惹我临风倾倒。祝陈夏、风流长好。恨未狂歌惊满座，听断鸿声里哀蝉噪。愁黯黯，苍天老。梧桐叶落悲秋早。奈麋鹿、苏台如画，荒凉难扫。扶目胥门伤往事，一片降幡影杳。祇古冢、龙泉时叫。毕竟文章成底用，况湖山久已非朱赵。馀霸气，消沉了。”按：此次雅集，高旭未去吴门。

蔡守(1879—1941)，原名珣，字奇璧、哲夫，号成城、寒琼，广东顺德人，著有《寒琼遗稿》等。岁暮，蔡守来上海，直至1911年春始归里。此番旅迹给词人后来留下了丰富的写作材料。具体词作在1913年“蔡守”条下。

高燮在上海地区。兹选词作一首。《满江红·题汪氏味兰斋梁大同瓦，瓦文为“能仁寺比丘正鹫仿铜雀剩瓦五万片舍入法忍寺愿先妣童氏十九娘超生佛界大同元年四月陆墓廿郎造”四十三字》：儿女痴情，顿触我、古愁历历。谁信得、生天成佛，轮回消息。此日摩挲铜雀样，当时多少寒鸦集。看南朝、天子舍生来，江山易。风雨夜，梵音寂。兴亡梦，檐溜滴。抚沧桑遗物，徒增萧瑟。罗庙埃碑犹兀峙，唐宫汉殿无陈迹。问黄炎、证据久销沉，空嗟惜。（《南社丛刻》第一集）按：高钰等人编《高燮集》定本词为1912年之作，大误。本词载于《南社丛刻》第一集，此集已在1909年出版。

王钟麒(1880—1914)，字毓仁，一作郁仁，号无生，别署天僊、天僊生，安徽歙县人，后寄居江苏江都县，曾任上海《神州日报》、



《民吁报》、《天铎报》笔政,著有《惨离别楼词话》等。

本年在上海。11月前后,在《民吁报》发表《惨离别楼词话》。其中肯定了文廷式的词:“学士天才横溢,出其绝技,从事于此,犹欲与苏、辛相抗衡,而又无迦陵之叫嚣气,其可宝贵者以此。”(《民吁报》1909年11月1日)

词作可能有《摸鱼儿·题自撰血泪痕传奇》(又无端)《如梦令》(携手画帘深处)《蝶恋花》(睡鸭香残天欲暮)《蝶恋花·为人题团扇》(新制齐纨横素月)《凤凰台上忆吹箫》(指点离亭)等(《南社丛刻》第三集)。

兹选二首。《摸鱼儿·题自撰血泪痕传奇》:“又无端、几番惆怅,阿谁写入粉牒。赚侬多少酸辛泪,洒向西风黄叶。君听彻,君不见、行间都是鸳鸯血。声声凄切。有一缕幽魂,飞来卷里,一读一鸣咽。中心事,待与何人细说,看予头上冰雪。霎时惊醒黄粱梦,猛换旧时宫阙。愁欲绝,但私祝、根株莫被风吹折。芳菲未歇。愿年少男儿,誓心恢复,努力补天缺。”

《如梦令》:“携手画帘深处,风送口脂香度。说到两情痴,低啐一声佯怒。佯怒,佯怒,又把秋波偷顾。”

庞树柏(1884—1916),字槩子,号芭庵,别号龙禅,江苏常熟人,著有《玉琤琮馆词》一卷。庞树柏于词尤工,从朱祖谋学,取径南宋,宗姜夔,朱祖谋曾为其删定词集。庞树柏平生多在上海活动,曾与陈去病、柳亚子等组织“南社”,任《国粹学报》编辑,接着主讲于上海约翰大学。辛亥革命起,与宋教仁等参与上海机关筹划。常熟光复,庞树柏为首谋于里中。遂因避县中恶绅欲加之害,脱走再至沪上,仍主讲约翰教席,兼任沪军都督文牒,以及“爱国”、“竞雄”女校讲席。

本年来上海。兹选一首。《西子妆·己酉三月小留沪渚,与

杖、真长、哲夫驱车往徐家汇。哲夫邀至寓庐茗憩，归途游味菀园。是日西商赛马，鞭丝帽影，游事甚盛。晚间真长招饮于岭南楼，侑觞人凤仙，聆口音误为乡亲苏小，询之则梁溪人也。“茜草随轮，柔杨冒袂，十里绀烟横路。眼中犹恨少溪山，避繁华、结庐何处。轻敲竹户。菱修到、双鸥同住。恁东风、正花光如海，香尘如雾。空凝伫。门外啼鹃，早又催人去。闹红台榭易斜阳，怕重看、一天飞絮。旗亭画句。只赢得啼痕无数。向尊前，难认萧娘眉妩。”（《南社丛刻》第七集）

叶楚伧（1886—1946），原名宗源，字卓书，号小凤，江苏吴县人，南社、讴社、春音词社成员。春，离沪赴粤。起因是陈去病因腿疾卧病上海医院，叶楚伧赴汕头，代陈去病主持《中华新报》，为此陈去病作诗《客邸送楚伧入粤》赠送叶楚伧。

兹选一首。《清平乐·入粤别巢南并示沪上诸子》：“月光成片，灯火樊楼颤。胥水蚬江清似练，赢得离愁难遣。隔帘花影朦胧，一般留恋吴侬。只恐他年重到，刘郎辜负春风。”（《南社丛刻》第四集）

俞锷（剑华）（1887—1938），原名侧，字则人，后字剑华，号一粟，别署太仓一剑、高阳旧酒徒，江苏太仓人，著有《蜚景词》等。

本年，自海外归至上海，遂将离沪赴齐鲁，等柳亚子告别于上海，未果。柳亚子有词记之《金缕曲·剑华有齐鲁之行，迟余海上，欲牵衣一别，而余未能赴，填此代柬》（蓦地牢愁惹）。（《南社丛刻》第六集）

兹选一首。《金缕曲·茸城别道一，时君往嘉善，叠前韵》：“容与红亭里。蓦吹来、数声征铎，离肠断矣。底事车儿将人远，直恁无情如许。浑不顾、燕劳啼死。一夕相逢便相别，怕天孙终老

河梁泪。还织甚，锦中语。碧天云树遥无际。便今宵、清风明月，思量焉已。闻道汾湖稻蟹美，绝胜莼鲈乡味。好让汝、持螯啖去。魂梦枫林应念我，问何时招得仙凫起。重诉说，别来意。”（《南社丛刻》第一集）

8月 柳亚子离黎里赴上海，始识赵伯先。9月11日，离沪返里（吴江黎里）。11月9日去苏州参加南社第一次雅集，地点为虎丘张东阳祠。旋返黎里（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词作有《满江红·祝民呼日报，用岳鄂王韵》（禹域尧封）（按《民呼日报》于本年5月15日在上海创刊，社长为于右任），《蝶恋花·得卧子狱中书感赋》两首（未卜他生今已误）（镜里窥依颜已误）《满江红·吊蒋清烈女士，用岳鄂王韵》（题 鸱 声中），《满江红·题剑魂汉侠图，用前韵》（荆七良锥）《金缕曲·哲夫作枯笔山水一小帧见赠，为订交之券。荒寒寂寥，忽有感于余心。爰取戴子高影事，名之曰梦隐第二图，词以张之。即用三年前为纯剑题万树梅花卷子旧韵，抚今追昔不胜情。海内词坛所不敢望，二三同志庶几和余》（拔地奇峰起）《蝶恋花·喜卧子出狱，用前韵》两首（绝代因缘今未误）（休道传言鹦鹉误）《金缕曲·寄卧子云间叠旧韵》（盼杀吴侬矣）《高阳台·楚伧泛舟分湖，寻午梦堂遗址不得，作分堤吊梦图以寄慨，为题此解》（午梦堂空）《金缕曲·六月六日秋侠忌辰，寄忏慧、小淑、巢南索和》（六月飞霜雪）《沁园春·寿巢南三纪初度》两首（十斛春醪）（斗大松陵）《高阳台·云间感旧写卧子》（几社名流）《罗敷媚·重过沪南有感》（迢迢一水黄婆渡）（《南社丛刻》第七集）《高阳台·亚希夫人手制像花生，慧云索题》（连理枝头）《罗敷媚·题石子、槃君伉俪合影》（几生修到鸳鸯拌）等（《磨剑室词》）。

兹选四首。《金缕曲·寄卧子云间叠旧韵》：“盼杀吴侬矣。恰归来、莫愁艇子，长干十里。凄绝年时秣陵路，听雨听风无侣。

又谁料、今宵狂喜。桃叶桃根双画桨，倘重逢值得为卿死。便拟逐梦魂去。只愁倦翮飞难起，依旧是、天南地北，孤灯夜雨。倘使伊人能念我，料理缠绵情语。算买棹，来真长计，笠泽吴淞通一水，莫殷勤浪把鱼书寄。好同话，蟾蜍泪。”

《金缕曲·六月六日秋侠忌辰，寄忏慧、小淑、巢南索和》：“六月飞霜雪。记当年、轩亭道上，英姿流血。荡虏雄心谁得似，如汝须眉巾帼。只短命、令人凄绝。大好西湖无福分，甚一坯难葬伊人骨。又被那，虎狼猾。素车白马成陈迹，遗恨事、椒浆展拜，我依还缺。一种交情生死感，二妙玉台曾识。问何处，萍踪此日，剩有元龙湖海士，困病魔豪气应销歇。谁和我，山阳笛。”

《高阳台·云间感旧写示卧子》：“几社名流，云间词客，芳踪渺矣难寻。醉白池南，无端又息游襟。华亭旧是悲秋地，记大哀、一赋愁深。更何堪，小劫人天，别样伤心。当年我本无家客，叹萍踪絮迹，一例销沉。四载重来，沧桑感慨而今。瑶琴弹断钟期杳，怅人间、何处知音。絮心期，满地江湖，只有陈琳。”

《罗敷媚·重过沪南有感》：“迢迢一水黄婆渡。怎不销魂，拼不销魂，也算人间一段春。游踪四五年前到。旧梦温存，旧恨零星，燕子归来认泪痕。”

阮式（1889—1911），原名书麒，字梦桃，号翰轩，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后人编有《阮烈士遗集》等。

本年受上海《女报》社聘，任编辑，著有《原婚》一篇，传诵一时。后因《女报》经费不继停刊，离沪回淮安（黄志洪、丁志安《辛亥烈士、南社诗人阮式年谱》）。

许瘦蝶归里，与在上海的友人多有诗词往来。词作有《西窗烛·寄汉勋宗兄浦东》（寒梅斗雪），《摸鱼儿·柬王恩甫海上》

(问王郎寄身黄浦)等(《梦罗浮馆词钞》)。

## 1910年

(宣统元年己酉十一月二十日至宣统二年庚戌十一月三十日)

10月,王国维写成《人间词话》六十四则。杨钟羲编选的《白山词介》、陈作霖《可园词存》、朱祖谋《湖州词征》二十四卷(章震福刊)、汪兆镛《雨屋深灯稿》及续集、吴兰修《桐花阁词》及补遗、吴虞校录或题冯煦辑录《蜀十五家词》(成都铅印)、顾贞立的《栖香阁词》(复刊)刊行。沈曾植、郑文焯、潘飞声、冯<sub>拜</sub>、冒广生、陶牧、于右任、徐蕴华、王蕴章、柳亚子、胡适、姚锡钧、高<sub>翀</sub>等在上海地区。

夏《南社丛刻》第二集在上海出版,收6位词人共14首词。8月16日,南社第三次雅集在上海张园举行,推王钟麒为词选编辑员,晚宴岭南楼。冬《南社丛刻》第三集在上海出版(王钟麒等未就职,由柳亚子、俞剑华代编),收19位词人共116首。

七月,沈曾植乞退要求获准,自皖返里。秋,又从故里至上海,寓开封路正修里(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郑文焯本年曾来沪上,词作有《念奴娇·题陆公子海上移情图卷,子时陆蹈海而死》:“步兵去后,更千年、声断空山狂哭。何意天风来海上,弹作坏陵哀曲。促柱涛奔,危弦石裂,愁送南飞鹄。临觞三叹,夜珠空堕湘渚。我亦肠断江南,萧条词赋,但有燕歌续。对此茫茫生百感,不信神州沉陆,泪接西流,身轻东蹈,一瞬

沧波目。投渊何恨,世间无地埋玉。”(《苕雅馀集》)

年末,潘飞声自京师赴沪,这次为重游沪上,且基本上安居于此。

冯开在上海养病,其间一度归里,有诗《病间归里留别省斋师》等为证(《回风堂诗》)。

冒广生自京师至上海,晤交甚广。九月,应刘世珩之招在双忽雷阁听弹小忽雷,冒广生素喜听弹琴、弹琵琶以及京剧诸技,谓此对词曲之学有极大关系。十月,返回京师(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陶牧(1874—1934)来上海。据《南社丛谈》说:陶牧“喜听琵琶,谓‘琵琶柱配律吕,有八十四调之多,于音乐上不在七弦琴之下’,但近来歌者喜用胡琴,他调寄《琵琶仙》一阕,以志其感。”

兹选一首。《琵琶仙·沪上徵歌近无弹琵琶者,凄然占此》:  
“回想当年,可听取、怨曲琵琶凄绝。谁料抛却青衫,歌声顿消歇。休坐洗、檀槽泪迹,算闲了、几番风月。轴转情移,更阑酒漉,愁共啼鴂。又还在、银烛秋堂,想怀抱、香浓绉衣褶。曾伴绿鬟低唱。苦凉州哀彻。留万古、兴亡叹赏,盼夕阳、眼底相识。鼓断弦索樽前,细堪重说。”按:胡颖之有同作《琵琶仙·近十年来,吴中歌妓罕有能琵琶者,同伯荪作》(呼酒徵歌),伯荪即陶牧(《南社丛刻》第十集)。

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立报》于重阳节发刊。于右任在其中开设了“上海春秋”专栏。自10月19日起,于右任在《民立报》陆续发表《骚心丛谈》,其中称赞了辛弃疾的词风,多有时事喟叹之

语(《民立报》1910年10月19日至25日)。

徐蕴华(1883—1961),字小淑,号双韵,浙江石门人,徐自华之妹。秋瑾在浔溪女校的学生,著有《双韵轩诗稿》等。

本年她填词抒发往岁旅居上海的情思。《惜红衣·往岁旅居吴淞,数系艇石公长崎间,汪湾荷花数十顷,夏景幽寒,终日但闻泉声响。每值夕峰收雨,湖气弥清,临去愴然,欲索李隐玉表妹写意,王碧栖词丈题册而未竟,病窗经岁,转眼薰来,晓起舒襟,偶填此阕以寄意》云:盆石堆冰,屏纱障日。晓来无力。强起推窗,含情镜花碧。药熏细袅,引软燕、帘前啖客。湛寂。一枕藤阴,约溪人将息。莲汀柳陌,来去鸣篴,旧游半陈迹。经年兴致销夏。湾西北,载得米家书画,烟水刺船寻历。祇半峰残雨,犹待碧山词笔。”(《南社丛刻》第三集)

王蕴章(1885—1942)字蓴农,号西神,江苏无锡人,著有《南洋竹枝词》百首等。

春,遇交菊影于福裕里。这次经历对其以后的诗词创作影响很大,可以说已成为他的一个敏感的创作区,有多首词作记之。他在《菊影楼话堕自序》里说:菊影梁姓名兰,庚戌之春,邂逅于福裕里,淡妆绀袖,眉黛间隐隐有恨意。为诵‘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句,拥髻凄然,盈盈欲涕。因戏之曰:兰为国香,当门而锄,如卿之风尘憔悴,独秀傲霜,殆东篱之逸韵,非三湘七泽间之小影也。’兰再拜受教。翌日,榜其楼曰菊影……。(《南社丛刻》第十八集)

8月,柳亚子离黎里赴上海,参加了南社在张家花园举行的第三次雅集。始识范鸣仙、林白水、王钟麒(《柳亚子自撰年谱》)。

胡适(1891—1962),初名嗣糜,学名洪<sup>荪</sup>,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

本年在上海读书。其《藏晖室日记》载:六月初四“是日亦无心习科学,圈读周美成《片玉词》一卷”。六月初六,填《沁园春·题吾邑学子八人合影》(画里园林)按:此词后来有更改)。

姚锡钧(1893—1954),又名鹁雏、雄伯,字宛若,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著有《苍雪词》等。多在上海活动,早年加入南社。曾主编《七襄》、《春声》及《太平洋报》、《民国日报》和《申报》等报的副刊。新中国成立后,任松江县委副书记。

本年来上海,有诗《太平洋报馆夜坐,时将归里》等为证(《姚鹁雏诗词集》)。

## 1911 年

(宣统二年庚戌十二月一日至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二日)

吴兰修《桐花阁词》及《补遗》、朱孝臧《湖州词徵》二十四卷、汪兆镛《雨屋深灯词》及《续稿》、朱和羲辑清人自度曲四十七调为《新声谱》(徐乃昌刊于《怀鹵杂俎丛书》)、吴昌绶双照楼刊宋元明本词(陶湘续刻)、周保障《镜湄长短句》四卷、朱孝臧《村词》四卷、张尔田《遁庵乐府》一卷(刻入朱孝臧编选的《沧海遗音集》)等刊行。

王甲荣、冯煦、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潘飞声、况周颐、周庆云、黄人、沈惟贤、赵熙、冯<sup>升</sup>、陈去病、高旭、于右任、郑泽、傅熊湘、庞树柏、周实、俞剑华、柳亚子、黄钧、汪东、姚锡钧、刘麟生、谢玉岑、黄宾虹、高翀等在上海地区。



2月13日,南社第四次雅集在上海愚园杏花村举行,晚宴大庆楼。6月26日《南社丛刻》第四集在上海出版,由柳亚子、俞剑华代编,收21位词人共124首词。9月17日,南社第五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推王蕴章为词选编辑员。

寓居上海的冯煦、沈曾植、梁鼎芬、陈夔龙、吴宝坻、樊增祥等结为超社、逸社,诗酒往还,与北京同光体诗人相呼应,各抒其怀念清室之情。

张宗<sup>樸</sup>《藕村词存》,上海商务印书馆用活字排印。上海国学扶轮社重刊明金堡《遍行堂集》,中有《遍行堂词》。

新的一批词人避居沪上,沪上词坛呈现新旧并存的盛况。

王甲荣(1850—1930),原名厚培,字部韵、步云,号次逸,晚号冰镜老人,浙江秀水(今嘉兴)人,著有《二欣室诗馀》、《冰镜词》等。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

本年后,冯煦避乱沪渎,自后便以遗老寓居于此。甲寅(1914)年陈夔龙于“沪江花近楼”为冯煦《蒿龠类稿》作序,其中对冯煦行踪及两人在上海的交游多有所交代:“辛亥冬,余乞病获请养痾津门,厥后移家沪渎,君(冯煦)亦避乱莅此。往还最数,情谊亦最笃,每以焦愤发为诗歌,一再赓和。……君思如泉涌,经营意匠,层出不穷。……惟惜吾榜齐年诸友大半凋谢,寓居海上者复寥落如晨星。风雨怀人,挑灯啜茗,读君是集辄不禁怅触于曲江春宴日也。”

夏 沈曾植至沪避暑 ,寓新闻路 33 号。后其弟子封不赴云南提法使 ,自粤归 ,与沈曾植同居。七月归里。八月 ,闻武昌革命起 ,未几 ,江宁失守 ,正处病中的沈曾植立即至沪 ,寓直隶路 ,力图所以挽救之者。“十二月二十五日夜 ,奉宣统皇帝逊位诏 ,公遽北向长跪 ,以头抢地 ,呜咽不能自己 ,自是忧伤憔悴益甚 ,往往北望洒泣 ,以沪埂为南北绾毂 ,遗民豪侠所蔽 ,易于见闻 ,遂常侨居焉。”自此 ,沈曾植除了岁时回乡祭扫等偶而外出 ,便一直定居上海 ,进入沪上寓公阶段(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词作约有《汉宫春》(华发归来)《解连环》(岩空人悄)《琐窗寒·追悼半塘老人 ,用玉田悼王中仙韵》(鹿梦烟消)《临江仙·沪上与子封同居作》(倦客池塘残梦在)《戚氏·月夜瞻园小集归 ,樊山有词 ,依韵和之》(月华清)《戚氏·樊山招集鸡鸣寺 ,感寒未赴 ,越日复送一章 ,邀与彊村同和》(桂花秋)《三姝媚·邓尉探梅不果 ,和彊村韵》(花朝三日过)《江城子慢·阁夜》(寒更欺病客)等(《曼陀罗寐词》)。

兹选二首。《汉宫春》：“华发归来 ,有髻髻病柳 ,摇落江浔。问形问影 ,都置星汉沉沉。青虫相对 ,一绡丝且络琴心。浑未辨、蜂房蚁梦 ,先生自惯闲吟。 恰到有情痴处 ,觑偶然图画 ,便忆山林。仙山去人不远 ,谁遣而今。回帆挝急 ,又江头、其雨淫淫。还只怕、觚棱梦断 ,年年铜辇秋衾。”

《临江仙·沪上与子封同居作》：“倦客池塘残梦在 ,秋声不是春声。小屏风上数行程 ,三危绝趾 ,关塞不分明。 楼阁平芜天远近 ,长宵圆月孤清。夜阑珍重短檠灯 ,对床病叟 ,敲枕话平生。”

郑文焯本年曾来沪上 ,词作有《临江仙引·九日 ,有怀瞻园 ,时方辟兵海上 ,用耆卿仙吕宫赋此》：“暝踏小城路 ,乱鸦策策 ,班马萧萧。暮尘起 ,时闻鼓角荒谯。漂摇。对江树冷 ,墟烟悄 ,落日

渔樵。伤心地，正万方多难，潦倒登高。魂销。衰兰委佩，回首清些难招。念东门，荒废北渚萍飘。萧条。叹茱萸会，风波阻，去国迢迢。悲秋泪，换满江酹绿，胸块谁浇。（《樵风乐府》卷九）

朱祖谋于此年后便常来上海或寄居于此，基本上过着往来沪苏、自在避世的遗老生活。夏孙桐在《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侍郎朱公行状》说：“辛亥国变后，不问世事，往来湖淞之间，以遗老终矣。乙卯岁（1915），一至旧京。……己丑，谒天津行在。”“海滨避世，赏析之乐，足慰桑榆”，直至1931年11月20日卒于上海寓庐（《词学季刊》创刊号）。

词作约有《烛影摇红·寓园海棠……》（倾坐东风）、《临江仙·沈子封将之官滇中，与兄乙盦暂客沪上，偶有感于东坡谓子由“宦游相别之日浅，退休相从之日长”二语，以“日长”榜其寓楼，乙盦有词，依调和之》（风雨十年孤旧约）（《彊村词剩稿》）、《烛影摇红·止翁招集乙庵斋中率赋》（飘断春镫）（《彊村集外词》）。

兹选二首。《临江仙·沈子封将之官滇中，与兄乙盦暂客沪上，偶有感于东坡谓子由“宦游相别之日浅，退休相从之日长”二语，以“日长”榜其寓楼，乙盦有词，依调和之》：“风雨十年孤旧约，高楼一夕秋清。碧天如水雁成行。飘萧梧竹底，便有对床声。

可惜荒鸡撩梦起，简书猿鸟犹惊。急呼明月送杯行。扫除心眼事，双笑送平生。”

《烛影摇红·止翁招集乙盦斋中率赋》：“飘断春镫，酒卮不抵残寒酹。借人篱落酹横枝，消与流年感，客意飞花共减。费天涯、清铅数点。画堂双燕，飞榜谁家，雕梁新占。独卧沧江，旧梦寻到鸥群淡。莫凭回雁诉乡心，满地惊波撼。生菜春盘未饕。两京梅、凝尘半糝。岁寒情味，肯被邻家，东风轻赚。”

潘飞声在上海。本年有诗《沪上除夕怀京华诸友》、《龙华看桃花》,其中在《辛亥生朝和屈翁山五十四岁自寿韵示姬人》中说:“我走澳门五十一,我入都门五十二,重游沪渎五十三,重逢家室五十四……。”潘飞声于十一月九日出生,重游疑相对于1909年旅沪而言的,时间为1910年末(《说剑堂诗集》)。

况周颐于九月由大通至上海,此后即居上海,直至去世。赵尊岳《蕙风词史》:“直至辛亥九月,先生在大通榷运局,闻警来沪,即居沪渎。”此后,况周颐在上海的住处也多次变化,这与他的生活紧密相关。赵尊岳在《蕙风词史》里说:“初赁庑于梅福里,而生事日艰,遂出其藏书,设一书肆。然先生因不工市侩,朋从至,道姓名,辄以书奉赠,举手辄尽。既乃弃去,移居东有恒路。时朱彊村侍郎即居德裕里,衡宇相望,过从甚频,酬唱之乐,时复得之。先生患不继,辄鬻文自给,每岁至千金。……旋又迁北河南路。所与游者一时名俊,尽东南之美。盖国变以还,流人多寓海上,无不景企先生,以得闻警咳为慰。时先生益励词事,尤多与彊村侍郎赓扬唱和。”况周颐客居上海后数年,久不他往。虽山水之乐,懒病却赴,亦但寄之于翰墨,遥情遐想。

周庆云自杭迁沪,从本年始,便开始挈家旅沪的生活,颜其庐曰“晨风庐”。宗子戴在为周庆云编集的《浔溪诗徵》的序言里说周庆云是“辛亥后侨居海上”。关于这次迁沪的经过,《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说:“(先是在杭)八月十九日得汉皋警信,慨然曰:‘天下事由静而趋动易,由动而复静难,今果动矣。’”

黄宾虹在上海。为陈去病的《笠泽词征》作《征献论词图》(付该书前印行)题:“巢南先生近刻《笠泽词征》数十卷,始宋迄今,凡

二百家,乡邦文献,赖以不坠,写此即希晒正。宾虹黄质。(裘柱常著《黄宾虹传记年谱合编》)

黄人(1866—1913)初名振元,字慕韩,号慕庵,中年改名人,字摩西,江苏昭文(今常熟)人,著有《摩西词》八卷。张鸿评其词云:“黄子摩西,学博而遇啬。其所为词,曷为使予悄然而悲,幽然而思?如见黄子髣髴短发,披拂项背,负手微吟于残灯曲屏间,其殆所谓究极情状、牢笼物态、有以致之欤?呜呼!黄土一坯,佳人难再,余音在耳,剩腹犹馨,世有知之者欤?”(《摩西词·序》)

本年来上海,与王均卿创国学扶轮社于上海。陈旭轮《关于黄摩西》一文里有言:“与吴兴王均卿(文濡)先生创国学扶轮社于海上,刊行为清帝所禁之诗文集,与章太炎、刘申叔所创之国粹学报社作桴鼓之应。”(时萌《黄摩西行年著作考略》)

沈惟贤(1866—1940),字师徐,晚号逋居士,松江(今属上海)人,著有《逋居士集》,附《平原村人词》26首。光绪辛卯(1891)年举于乡,所著《汉晋述事表》传布遐迩,人皆以国士目之。此后求学于芜湖,为馆于新城、嘉兴等地。辛亥(1911)年九月回乡,倡率革命,维持秩序。民国五年(1916)任江苏省议会议长等(松江人张葆培《逋居士集·序》)。沈惟贤一生多奔走在外,但存词多为在上海之作或与之有关。张葆培称其“于词极推斜阳烟柳与天涯芳信之善讽”(《逋居士集·序》),姚鹓雏称其“为词刻意律吕,不失铢寸,出入梦窗、碧山间”(《平原村人词·跋》)。

兹选一首。《永遇乐·题云间二陆祠》:“三泖凉波,扁舟能觅,张季鹰否?二俊翩翩,枉随青盖,联袂长安去。秋风菰菜,五湖烟柳,谁劝草堂人住。想当年、司空击节,君才祇恨多许。中原走鹿,书生戎马,最是浮名误我。回首华亭,如闻鹤唳,斜月横山

路。丛祠无恙，归来华表，犹认一龛僧火。千秋恨、江东弟子，枉称典午。（《平原村人词》）按，该词当作于本年前后。

赵熙于本年由天津避居上海。这次，赵熙避居上海的原因主要是八月爆发了武昌起义。清廷起用袁世凯。而赵熙自戊戌以来，恶其奸险。所以，当袁世凯属意罗政，赵熙便离京出走天津，继复避居上海（王仲镛《赵熙年谱》）。有《吴淞》等诗为证（《香宋诗集》卷三）。

冯开 在上海养病。词作有《寿楼春·上海寄魏端夷》（嗟春波何长）《浣溪沙》（携手红阑六曲阴）等（《回风堂词》）。

兹选一首。《寿楼春·上海寄魏端夷》：“嗟春波何长。况天涯芳草，极目斜阳。日日离忧憔悴，独吟江乡。拏蕙蕊、怀馨香。倚酒尊、高楼苍茫。只孔雀东南，浮云西北，脉脉永相望。江南好，欢无央。任金笳玉管，触耳锵洋。但有哀时涕泪，满襟浪浪。思故国，伤年光。望海东、烽烟悲凉。听一概军声，萧条万方空断肠。”

郑泽（1882—1920），原名兆醴，字叔容、叔瀛，号萝庵，湖南长沙人，著有《萝庵遗稿》等。12月，郑泽作词反对和议，主张北伐，发表对南北双方在上海和议活动的看法。该词为《满江红·辛亥冬感议和事》（素帙高悬）。（《南社史长编》）

七月，傅熊湘来上海。八月，武昌革命事起，傅熊湘离沪赴苏，充江苏《大汉报》记者，明年返湘（《傅钝安先生年谱》）。参加了9月1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五次雅集（《南社史长编》）。他在《废雅楼说诗自序》里有言：“往岁尝集丙丁戊诗为《废雅》一卷，

……辛亥徂秋税驾海上，重为辑缀。”又，他在《钝庵诗自序》里说：“《白苹集》一卷，辛亥七月至十二月作。逍遥海上，流转兵间，悲喜交乘，正变迭奏，秋风即夕，弥用愁余。”（《南社丛刻》第十三集）

词作有《金缕曲·海上赠少屏》（一笑云萍遇）、《水龙吟·海上旅怀》（西风蓦地惊秋）、《水龙吟·观爱俪园筹赈展览会》（故乡无此湖山）、《人月圆·戏用坡句和谭介夫》（旧时明月还相照）、《虞美人·感事次北伐队某君韵即寄》（春花秋月寻常度）、《蝶恋花·感事次利贞韵》（好梦依稀留不住）等（《南社丛刻》第五集）。

兹选三首。《金缕曲·海上赠少屏》：“一笑云萍遇。剧相怜、风尘满地，头颅如许。弹遍哀丝三百曲，流水落花春去。问天上、人间何处。结客朱家游侠子，肯平生拼为相思误。忍割断，闲情绪。江山黯黯迷烟雾。怎禁他、浪淘潮卷，风凄雨苦。谁与挥戈回落日，只共夕阳迟暮。者残局、仗君撑柱。我亦湖湘漂泊久，算年来剩有闲词赋。才易尽，忧难诉。”

《水龙吟·辛亥海上作》：“西风蓦地惊秋，天涯乍觉羁愁起。高楼一角，疏帘半卷，阑干倦倚。月堕江空，云垂海立，夜凉如水。算登楼王粲，悲秋宋玉，都未醒、心中意。极目长空万里，望乡关、白云无际。头颅大好，江山如此，人间何世。肯信元龙，飘零湖海，未除豪气。祇情怀万种，年来尽进，作征衫泪。”按，此词据收集在《钝安遗集》中的《钝安词》，从题名到个别词句皆与《南社丛刻》本有出入。

《水龙吟·观爱俪园筹赈展览会》：“故乡无此湖山，登临信美非吾土。马龙车水，花娇柳嫩，燕嗔莺妒。逐队寻香，呼朋选胜，风流如许。更鱼龙曼衍，箏琶错杂，天不夜，灯无数。芳约寻常屡误，况相逢、秋风倦旅。大江南北，长鲸跋浪，哀鸿满路。援溺无功，疗饥乏术，解囊莫助。算冶游还肯，挥金祇此，事推纨绔。”

本年后,庞树柏移家至上海。1966年岁末,柳亚子在《庞槩子诗词集》的《序》中说:“余与槩子湖海论交且近十载,……而槩子自辛亥后移家沪渎,过从尤便,几于无会弗至,往往刻烛联吟、分曹赌醉以为至乐。盖豪情逸响犹未减昌亭虎阜时也。”这里,所谓“昌亭虎阜时”指的是1909年南社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举行的第一次雅集。那次雅集结束后,在归舟中,柳亚子曾与庞树柏有一次关于倚声之学的激烈争论:“槩子固墨守南宋门户称词家正宗,而余独猖狂好为大言,妄谓词盛于南唐,逶迤以及北宋,至美成而始衰,至梦窗而流极,稼轩崛起,欲挽狂澜而东之,终以时会迁流不竟所志。槩子闻之则怫然与余争,寒琼君讎复为左右袒,指天划地,声震屋梁。今日思之,其光景犹历历在目。”庞树柏移家海上的原因主要是避谤。萧蜕在《庞槩子传》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大概是:“武汉军兴,庞树柏方参与海上义师机事。常熟响应,他实为首谋。”而邑中忌君者犹不已,为蜚语中君,甚至欲杀他,几不免。遂戢影海上,不问世事,以启迪后进为乐。本年,庞树柏在上海度岁,有诗为证《辛亥沪城度岁》(《庞槩子遗集》)。庞树柏在上海,参加了9月1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五次雅集(《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惜秋华·海上遇龙尾,……》(《暗雨惊秋》)、《琵琶仙·八月十三夜沪上归车,望月有怀》(《残照沉西》)等(《南社丛刻》第七集)。《浣溪沙·辛亥闰六月初七夜,小榭纳凉,遥想双星秋期迟阻,感而赋,此人间天上各自悄然》(《盼到佳期又一年》)、《菩萨蛮·寒夜写示闺人》(《水沉香袅薰篝侧》)等(《南社丛刻》第十一集)。有可能作于上海的还有《寿楼春·之园秋集既纪,以诗意有未尽,漫赋此解,即赠龙慧先生》(《过池亭追凉》)、《鹧鸪天·题病鹤丈石屋寻梦图》(《水白霜红初雁天》)等(《南社丛刻》第七集)。

兹选二首。《惜秋华·海上遇龙尾,篝灯话旧,各极身世之感。明日龙尾赴杭州,赋此送之》:“暗雨惊秋,引离愁并入,凄凉



孤馆。何意夜阑 相逢泪槃重剪。今番漫说飘零 ,算一样、天涯蓬转。寻常话联床 ,胜却朋笺传盏。江关动哀怨。只兰成赋就 ,鬓丝都换。骊唱起君 ,又去冷程谁伴。明朝问柳西湖 ,怕倚风、病黄齐卷。人远。寄相思 ,好凭新雁。”

《琵琶仙·八月十三夜沪上归车望月有怀》：“残照沉西 ,乍回首、数驿灯痕明灭。堪喜轮转惊蛇 ,乡程趁初月。迢递望、家山一角 ,奈遮断、碧云千叠。哀帽风欺 ,单衣露袍 ,情味凄绝。漫提起、愁里年华 ,又将近团圆好时节。今夜却怜儿女 ,共花低说。还念取、清辉玉臂 ,怅梦回、独自寒怯。怎料天际归鸿 ,倦飞犹急。”

俞剑华在上海参加了2月13日、9月1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四、五次雅集(《南社史长编》)。本年 ,俞剑华因友人孙郎之邀来上海 ,却由于来迟而未见 ,颇多感慨。于1912年作词《霓裳中序第一》(离肠远树直)以记之。该词小序云：“孙郎与余交最深 ,东瀛一别忽忽五载。西燕东劳相思良苦 ,然尺素往来无日无之。去秋自燕至海上 ,而余适归里 ,书来约十日聚 ,以事迟出 ,及往而君复行矣 ,时方闻其负病也。世路干戈 ,关河险阻 ,由是不得通音问者将半岁。正在寻消问息而双鲤忽来自蓬岛 ,并偕曼殊合摄小影一枚。曼殊故旧识 ,云尘久隔 ,魂梦为劳。今并得之 ,喜可知矣。唯容颜无恙而客感苍凉 ,愁溢言表 ,读之又不禁凄然欲绝 ,为谱此阕 ,即题照后。”(《南社丛刻》第十集)

词作有《摸鱼儿·酬楚伦汕头》(展新词) ,按 :这首词下阕有言“只盼望 ,归时痛饮梨花酒 ,春申浦口”。《摸鱼儿·亚子书来谓风雨恼人苦无已 ,时九十韶光已将过半 ,而枝头尚不着一花 ,人无愁恨宁有逾于斯者 ,怅然赋示》(向春来) ,《念奴娇·海上重寄春航》(别来无恙)等(《南社丛刻》第七集)。

兹选一首。《念奴娇·海上重寄春航》：“别来无恙 ,歌板地依

旧,风流年少。桃李精神鹦鹉舌,绕屋清音幽渺。看却魂销,听应肠断,密意谁能晓。临风宛转,乱头粗服都好。还笑中酒江头,寻寻觅觅,罗袜芳尘杳。可为狂奴狂太甚,苦苦人前避了。云出无心,泥行何意,翻被闲花恼。一时瑜亮,画图空复相搅。”

2月,柳亚子离黎里赴上海,在上海参加了2月13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四次雅集(《南社史长编》)。他在《孙竹丹传》中说:“辛亥秋,余移家海上。”(《南社丛刻》第九集)他在1912年写的《潘节士力田先生遗诗序》里说“及去秋武昌发难,沪上亦义军特起,余为寓公”(《南社丛刻》第十集),始识周仲穆、胡朴安。时冯春航来沪献艺,以演《血泪碑》等剧闻名。5月前后柳亚子离沪返黎里。9月,偕佩宜夫人再赴上海,参加了9月1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五次雅集(《南社史长编》)。会后留沪,与佩宜夫人暂住西门外安澜路38号朱少屏家。10月10日,武昌起义。偕朱少屏办《铁笔报》。11月3日,移居南京路第一行台旅馆。4日,上海光复。同日,周实丹自南京来沪,相访,二人联床竟夕。叶楚伦自汕头来上海,从粤军北伐。柳亚子送之。数日后,迁居七浦路赁庑(《柳亚子自撰年谱》,柳无忌《柳亚子年谱》)。本年秋,在沪时与邹亚云交往甚勤,他在《练塘小志叙》中说:“余与亚云论交在甲乙之际,辛亥九秋,同客海上,往来尤密。”(《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黄钧,字梦蘧,号栩园,著有《一昔词》等。本年来上海,兹选词作一首。《水龙吟·夜游哈同花园筹赈展览会》云:“晚风吹度帘栊。玉楼倒影银河净。雷车十里,电龙双扇,珠光掩映。倚遍阑干,罗襦水透,秋宵漏永。望天边一角,愁云黯淡,浑不似、承平景。”

江北江南万顷。莽荒烟、断垣颓井。西风日暮,倚门长叹,秋尘生甑。几度回肠,几番搔首,吴江箫冷。问胭脂队里,王孙能否,

解千金赠。”(《南社丛刻》第八集)

汪东(1890或1889—1963),初名东宝,后改名为东,字旭初,号寄庵、寄生、梦秋,江苏吴县人,著有《梦秋词》、《词学通义》、《唐宋词选》等。汪东一生在上海的时间较长,其早年肄业于上海震旦大学。1905年赴日留学,归国后也一度在上海谋生。夏敬观在1947年秋写的《梦秋词》识语里说:“耆卿用六朝小品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容,一笔到底,始终不懈。美成特行以张弛控送之笔,使潜气内转,开合自如,一篇之中回环往复,一唱三叹。作者深得此诀,可谓善学周柳者也。其最上乘者,泯迹蹊径,直入堂奥,意到词谐,超然神理,功力至此,曷胜佩赞!”

本年前后,汪东在上海,任上海《大共和日报》总编辑。两年后,离沪赴京任职。在上海期间,与黄季刚多有唱和,作词数十阕,大多散失。汪东曾感慨而言:“右起《兰陵王》迄《西平乐》皆和清真词也。曩在上海与季刚同为之,积数十阕,而余为之序。十餘年来,人事变迁,不可究极,旧稿亦散失过半,录存数首,聊志一时唱酬之乐而已。”这几首词为《兰陵王》(雨丝直)、《齐天乐》(玉骢嘶向青楼去)、《荔枝香近》(絮影纷飞无数)、《荔枝香近》(暮春闻庭草积)、《宴清都》(倦逐闲箫鼓)、《琐窗寒》(暗水潺湲)、《琐窗寒》(高梧悴叶)、《西平乐》(向晚鸦归)等(《梦秋词》)。

兹选二首。《齐天乐》:“玉骢嘶向青楼去,杨花又催春晚。燕语香巢,鸾分镜匣,谁识离愁难剪?重门自掩。料迟日停箴,暗尘生箏。梦影凄迷,翠帘空傍暮云卷。 羁途还贱旧感。那时初聚首,欢事何限?劝酒啼莺,寻芳倦蝶,应惜流光辗转。江南路远。盼绿叶成阴,脆圆同荐。寄语多情,未须眉黛敛。”

《西平乐》:“向晚鸦归,溯风笛起,楼迥便觉秋除。频拍阑干,望穷西北,浮云冉冉犹遮。叹赋笔衰时纵妙,鞞鼓催人渐老,繁华

境改,空惊浩劫虫沙。何待新亭洒泣,千载事、似梦总堪嗟。  
 雾沾衰草,风回旷野,黄叶萧萧,门径欹斜。休错比、成都旧宅,彭  
 泽荒园,好借琴尊伴客,松菊怡情,长向闲中遣岁华。无奈故人,音  
 书断绝,飘转关河,遍地荆榛,日暮途穷,如何更不还家。”

姚锡钧于本年前夕回到上海。与柳亚子相识于《太平洋报》报社;与李叔同相交,他在《乐石社记》里说“始余橐笔来沪读,获交李子”(《南社丛刻》第十八集)。此后,加入南社,为该社“四才子”之一,诗词誉满东南。曾与社友陈匪石组织“七襄社”,编《七襄》刊物,还与高吹万、姚石子等发起创建“国学商兑会”,参加编辑《国学丛选》,该刊被称为松江派刊物。后主《太平洋报》、《民国日报》编辑(《松江县志》)。

曾问律于朱祖谋,对此他在1938年所写的《望江南·戊寅在芷江》一词的小序里回忆道:“余不谙倚声,某年谒朱彊村先生,间语及之,而苦其律度。先生曰:词之功,不徒事此也。先生以严治声律,宗主坛坫,顾其言如此。盖审乎初学畏难,将望而却步,用诱而进之,匪独善易者不言易而已。”(《姚鹓雏诗词集》)

《姚鹓雏诗词集》中的《苍雪词》始作于抗战初期,之前的词作未有收集。其中原因,姚明华、姚玉华在《姚鹓雏诗词集》识语里说:“先君早岁耽词,多金荃兰畹之作;后乃一意为诗,以绮语为不足存,漫不收拾。抗战期间,流移黔蜀,复稍稍为词,而境界格度异矣。此《苍雪词》三卷,先君子手自写定,皆戊寅后作也。……早年词刊于南社诸集及尔时杂志者不下五六十阕,未为附益,遵先生志也。”

刘麟生(1894—1980),字宣阁,笔名春痕,安徽庐江人,著有《春灯词》、《中国诗词概论》、《鸿宾馆词屑》等。早岁从庞树柏学

词,少年便以词出名,陈诗称之为“天纵”之资,叹其“少年特出”(《有益无益行赠宣阁》,见《春灯词》)。此时,刘麟生也十分自负,他说:“年少气盛,以为作诗词须有一个我,不喜欢依傍名门,以求声誉,所以从未请教海上大词人。”后来在方孝岳建议下,曾走访过朱祖谋(刘麟生《记古微老人》,见《燕居胜语》)。

本年,刘麟生随父母由武昌迁沪居住。在上海从万松泉先生读英文,与王凤元女士结婚(《刘麟生自制年表》)。

本年之前三年,谢玉岑在上海一所商业学校读书。他在《上父执高少卿大令书》中说:“一生孤露,风飙惊黄口之年;三径荒凉,身世感乌衣之旧。……三年海上,负笈而游;一月燕台,揽辔以过。”中年以后始致力于词,现存词约80余首,皆作于1920年之后。但谢玉岑是现代中国著名词人,后来久居上海,从朱祖谋探究倚声之学。夏承焘在《致龙榆生信》里说:“玉岑之词,必传无疑。”(载1935年7月《词学季刊》2卷4号)

## 1912年

(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至民国元年壬子十一月二十三日)

王闿运《湘绮楼绝妙词选》刊行。沈曾植、李岳瑞、郑文焯、朱祖谋、潘飞声、况周颐、王嘉诜、曹元忠、周庆云、赵熙、李子申、汪文博、冯开、冒广生、麦梦华、易孺、高燮、于右任、李叔同、林百举、庞树柏、高翀、王蕴章、柳亚子、胡怀琛、刘永济、姚锡钧、张素等在上海地区。

3月13日,南社第六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晚宴杏花楼。6月1日《南社丛刻》第五集在上海出版,王蕴

章、宋教仁、景耀月等人皆未就任，由柳亚子代编，收 18 位词人共 183 首词。10 月 1 日《南社丛刻》第六集在上海出版，收 19 位词人共 115 首词。10 月 27 日，南社第七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推王蕴章为词集编辑员，晚宴雅聚楼。12 月 1 日，《南社丛刻》第七集在上海出版，收 8 位词人共 111 首词。

9 月，章炳麟、黄兴、谭人凤创办的《文艺俱乐部》半月刊在上海出版，韩文举及孤愤生主编。其中，有一些表彰先烈事迹的词作。

沈曾植于本年七月移居麦根路 11 号，九月归里。“公退隐海上，键户幽栖，而四方学者，无不欲一接其言论丰采，即异邦人士亦不远而至。中外之研儒术与梵天学者，登门请业，盖踵相接云。”（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词作约有《鹧鸪天》（散诞青鞋紫领巾）、《六丑·和天琴》（倚银屏数梦）、《芳草渡》（尘合沓）、《塞孤·用耆柳韵，和孟符》（最高楼）、《浪淘沙慢·和彊村》（春非我）、《霜叶飞》（秋花更比秋心碎）、《月当厅》（望眼尽处江如带）、《洞仙歌》（冰肌玉骨）等（《曼陀罗寢词》）。

兹选二首。《鹧鸪天》：“散诞青鞋紫领巾，旬休聊得自由身。棠妆故是唐宫态，樱品偏矜海国春。留跼坐，起频申，惜花休便著花瞋。来从天秣观空相，去谢风姨是恶宾。”

《浪淘沙慢·和彊村》：“春非我，嬉春还是，两萼烟叶。暮雨潇潇转急，残灯黯黯未灭。荡千里春心，山翠叠，江南梦、词客哀结。向白日青阳试招未，离魂远飘撇。嘈切，霓裳乐世长辍。幻羽换宫移家山破，双角飞更咽。尽穆护沙乾，敕勒川别。鹄丝弹折，醉卧处、何处秦关汉月。蚁梦南柯迷残垤，海影倒、波沉摩竭。”

虫沙碎、尧禽寒语雪。又误他、芳草王孙，云峡拆，滔滔南纪江流绝。”

李岳瑞(1852—1927)，字孟符，号小郢、惜诵等，陕西咸阳人，著有《郢云词》等。他自丙午(1906)年至甲寅(1914)年主要活动在上海。辛丑(1901)年自序词集云：“填词为小道，几于俳优畜之。然其体肇始于三百篇，滥觞于汉魏乐府，由风雅颂而五七言，由古而律，由律而长短句，此亦三统质文迭嬗之故，非人力所能为者。周、秦、欧、柳、辛、姜、吴、王诸大家皆以忠君爱国之感、微词讽谏之义，自尊其体，非可以一二侧艳之辞、狹邪之语，摭诸文章之外也。”李岳瑞在上海期间作词多首，兹选本年编年词一首，以观其概。

《六丑·壬子九月朔日沪上纪所见，用梦窗韵和季刚》：“正凉露绀海，漏瑟转、西风微掣。小小桂丛，留人髻半灭，却值佳节。曼衍鱼龙戏，万枝幡影，傍五云高揭。骄嘶宝马香鞯熟，路幕传签，淞波剪纈。苔苔屋楼仙阙，听严城箫管，一霎吹彻。欢惊未歇，奈霜痕茁发。俊侣嬉游处，怀抱别。年芳又过啼鹃，渐街尘倦步，露寒侵袜。银花烬、钿车声绝。不堪问、玉殿秋期换了，故宫新月。清商怨、休唱回雪。向夜阑、更续傅柑梦，<sup>红</sup>花恨结。”(见《郢云词》)

郑文焯侨吴已有三十余年，因需解决生计，常来往苏沪间，鬻画行医(载正诚《郑叔问年谱》)。

朱彊村来上海。兹选一首。《绮寮怨·兵后，海上遇歌者朱素云》：“柳絮春风吹店，酒帘河外青。傍水陌、细语残鹃，春阴低、唤上旗亭。中年哀丝怨竹，潜催换、鬓雪和梦惊。甚候烽、起灭江

关,无人睇。故国尘暗生。 怅恨病辞茂陵。铜仙去后,劫灰怕问昆明。气挟幽并。旧人是、米嘉荣。江南落花风景。且诉与、十年情。伤怀步兵。浇愁但愿醉、无泪倾。(《彊村语业》卷二)

潘飞声在上海,为吴颖老《苏隐词》题诗两首(《说剑堂诗集》)。

词作约有《湘月·题吕眉生新居》,即用眉生前年在关外送余出都韵(巢痕何处)《渔家傲·将归岭南与友人述村居之乐》(一个渔庵天占水)(《南社丛刻》第十二集)《金缕曲·语石用实甫韵见赠一词,此韵答之》(各有词人泪)《浪淘沙·病中寄眉子》(啼鸟报春分)(按:本年,潘飞声有诗《语石邀游徐园,时病足不能赴,次缪小同丈韵奉寄》,根据该诗题目,足以证明这两首词当作于上海)《水龙吟·樊山先生于中秋得实甫书,有代琴夫人倚声奉寄之作,词韵和之》(关山同是天涯)(这首词上阕云:“关山同是天涯,年来领尽秋凉意。玉阶伫立,银河净洗,千重云水。梦断金台,潮生黄浦,归期仍滞。偏素娥耐冷,良宵皓月,抛撇在,离愁里”)《渔家傲·邻石归禾中以 鸳湖垂钓图 索题,余亦将返白鹅湖矣,乡心别绪,情见乎词》(滚滚黄尘车马道)《渔家傲·与人述河南村居之乐》(一个渔庵天占水)(根据《南社丛刻》第十二集所载及潘飞声的活动经历,这里“河南”应为“岭南”)《踏莎行·同社诸子宴余与月子于小同春阁,分得鸟字》(粉镜交鸾)《玉楼春·月子得转字,代赋一阕》(江南怪底香风软)(这首词上阕云:“江南怪底香风软,阊外吴淞刚半剪。月华催上好镡帘,照见金尊波尚浅”)《绛都春·高姬眉子见过,用梦窗韵赋赠》(帘痕一线)《解红·宋史乐志有解红曲,其谱不传于世,陈氏乐书载和凝作,是为唐词。徐园赏牡丹,偶仿其体》(金谷酒)《浪淘沙·嵩山道偕月子步月夜归》(烟树小重山)(按:嵩山道在现在的卢湾区)《清平乐·寄月子》(故园为客)(上阕



为：“故园为客，浑似秋河隔。梦绕红莲烟水白，隐约浦东淞北”，从内容来看，潘飞声可能作于岭南，为遥念在上海的月子而写的。（《说剑堂词集》）

况周颐辟地上海，移居东有恒路，与朱祖谋相交。时朱祖谋居德裕里；衡宇相望，过从甚频，酬唱之乐，时复得之。（赵尊岳《蕙风词史》）。况周颐《餐樱词自序》说：“壬子（1912）已还，辟地沪上，与沅尹以词相切磨。（《蕙风丛书》）

王嘉诜（1861—1919），原名如曾，更名嘉诜，字少沂，一字邵宜，晚号蛰庵，初家山西，闻喜其祖商于徐，遂占籍铜山，著有《养真室集》（内有《蛰庵词》、《劫馀词》）。能诗文；兼善为词，有双白遗意，东南作者莫之先也。（见冯煦《王邵宜墓志铭》）。

本年，王嘉诜曾小住沪上，后北行。

兹选词作一首。《水调歌头·沪上小住，方夔尹出示旧作 题寒江独钓图 金缕曲 一阕。次日别君北渡，江空岁晚，风色凄然。对此茫茫，百端交集，却吟此解奉简》：“携汝好词句，来眺大江流。一吟声动，寥廓惊浪起潜虬。昨夜尊前同醉，今夕船头独啸，清梦落沧州。回首暮天碧，烟水使人愁。古今事，潮汐里，几悠悠。问君何处垂钓？冷眼看浮沲。似此江山如画，又是天寒日短，风雪撼孤舟。旦著渔蓑去，沙际狎闲鸥。”（《劫馀词》）

曹元忠（1865—1923），字夔一，号君直，晚号凌波居士，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著有《笺经室遗集》。

本年在上海地区，此后几年多在松江，与朱祖谋多有书信往来，论词较多。本年写的《与朱古微侍郎书一》谈论的是《后村集》版本问题。（《笺经室遗集》卷十五）

本年,周庆云为两浙盐业协会会长。中元(农历七月十五日),高太痴徵君创希社于上海,周庆云参加了希社,同时参加的词人还有姚文栋、潘飞声、邹韬等。即以豫园寿暉堂为社集,月凡一举为文酒之会(《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赵熙于本年五月与周善培离沪东渡赴日,目的是劝阻梁启超不要回国参政(时南北议和成,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曾邀请在日本的梁启超回国参政)。旋离日回沪。此时,陈三立、郑孝胥、杨增荣、王乃徵诸人皆寓上海,周善培、胡宪兄弟亦同行到沪,颇极文宴之乐。秋末,离沪返蜀,此后退居四川荣县,修志讲学外,唯以读书吟咏为事(王仲镛《赵熙年谱》)。

赵熙在清末,即以诗鸣海内。在沪期间,作诗数十首。其填词则自1916年始,虽不在上海,但他在上海的生活在词中多有反映。如作于1916年的《壶中天·沈巡抚遗相》(故侯遗貌)一阕。沈巡抚即沈秉堃。辛亥革命后,与赵熙再相聚于上海,交游甚笃。该词有言:“春夜黄浦潮声,相逢一叹,晚饭吴羹饱。”再如《露华·黛黛花》,吴淞茗也,青城石室约赋(翠奁露叶)一阕;“思君上海时节,定梦里樵青,颦态能说”等(《香宋词》)。

李子申自汉来沪,至沪后,填词《东风第一枝》寄往仍在汉上的程颂万。有词为证。程颂万在1913年整理出的词《东风第一枝》(槐茁松毛)小序里说:“壬子中春,晤子申汉上,别之沪渎,以词见寄,改岁检录,赓韵寄情。”(《定巢词集》卷七)

汪文博(1869—1925),字兰皋,江苏昆陵人。自光复军起后,汪文博便离军从湖南回上海,意志消沉,足迹常至梨园,借聆歌以

解愁闷,倾倒于梅兰芳和陆子美,编《梅陆集》(郑逸梅《南社丛谈》)。他在《蜕庵事略》中说:“(蜕庵)与余先后去之海上,当时南京政府既建,革命将告成功。”(《南社丛刻》第八集)

词作有《满江红·送蜕庵北上》(绿叶浓阴)《八声甘州·暮春愚园登楼有感》(正春浓、酒困渺愁予)《酹江月·吴季从长沙来,为告西池近状,月夜倚阑,追念畴曩,怆然有作》三首(阑干斜凭)、(乱头粗服)、(风怀如昨)等(《南社丛刻》第六集)。

兹选二首。《满江红·送蜕庵北上》:“绿叶浓阴,春已逝、斜阳又晚。来料理、琼筵樽俎,翠笺肠断。同是天涯芳草客,还惊客里如云散。看王郎、斫地不成歌,豪情减。归燕杳,帘空卷。龙化也,延津剑。尽青衫浣酒,泪痕相半。意气当年依旧在,鬓丝无那星星乱。待殷勤、祖帐上东门,江帆远。”按:此词当作于上海。1912年5月28日,陈蜕庵与阳兆鲲赴京参与创办《东亚日报》。而5月30日《太平洋报》发表汪文博《陈蜕庵先生北上》一文,其中有言:“光复功成,复来海上,布袍幅巾,萧然不道前事,以视欺世盗名之竖儒,复乎远矣。”

《八声甘州·暮春愚园登楼有感》:“正春浓酒困渺愁予,轻云弄晴洲。记当年油壁,琴台品茗,钓渚临流。无赖东风重到,独客怯凝眸。莽苍苍尘感,兜上心头。寂寞旧时啼鸟,剩柳昏花暝,懊恼清游。面回廊千步,有否屐痕留?水晶帘、琼钩钩起,又斜阳、无限怕登楼。明月有、更愁闻笛,吹彻伊州。”

夏,冒广生赴上海,重晤程颂万子大。是时,况周颐来访冒广生于赛金花家,听赛金花自述其所遭遇。为此,况周颐作赋《莺啼序》,程子大和之。后所谓赛金花致冒广生手札,实则为况周颐代笔,此事曾轰动一时。冒广生旋赴温州(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易孺(1874—1941),字韦斋,号大厂,原名廷喜,字季复,广东鹤山人,著有《宜雅斋词》、《大厂词稿》、《和玉田词》,参编《清词钞》,编校明代韩纯玉《蓬庐词》及《北宋三家词》等。易孺精通六艺,尤擅长于词,龙榆生曾谓“孺填词务为生涩,爱取周、吴诸僻调,一一依其四声虚实而强填之,用心至苦。自谓‘百涩词心不要通’云”(《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本年后五年,易孺寓居上海,且往来沪、京、杭、宁等地。其《简宦词·自序》云:“壬子至丙辰五年间,謁来燕扈二市。浣尘不去,写韵多思。虽湖上偶居、白门寻旧,无所愜也。痛汰什九,不成律度,聊纪踪迹耳。”(《大厂词稿》)

词作有《惜秋华·呕血》(泪洗词怀)、《西子妆慢·狼烟重叠……》(连岭四幕)等(《大厂词稿》)。

兹选一首。《惜秋华·呕血》:“泪洗词怀,记关河、暮日时时倾泻。眼自易枯,无情少陵悲咤,馀哀喧染江山,怅此稿、伤心谁画。悠悠,看风云、助我晚来陶写。涂遍岸枫赭。痛啼断鹃魂,秋霜前夜。作记近、闻李贺,赤虬初驾。纵教快剪淞青,料难期、伏弢儒雅。应洒。向词场、受降城下。”

高燮词作可能有《徵招·题王船山鼓棹词》(孤灯冷对婆娑影)、《暗香·落梅》(空劳怅望)、《新雁过妆楼·题钝剑听秋图》(大好河山)、《百字令·题钝剑花间说剑图》(苍凉狂忆)、《临江仙·题姚石子伉俪浮梅槛检诗图》(略费商量相缱绻)、《忆旧游·题周实丹烈士遗集》两首(记年时握手)、(正匈奴未灭)等(《南社丛刻》第六集)。《点绛唇·病中》(一榻支离)、《浪淘沙·梦中得首二句因成此阕》(秋梦冷于菀)、《浪淘沙·病将匝月,花事谢矣,倚此志惜》(咫尺等天涯)等(《高燮集》)。

兹选二首。《忆旧游·题周实丹烈士遗集》两首:其一为“记

年时握手，送抱推襟，情绪缠绵。各茹沧桑泪，但相看不语，洒向谁边。秋风黄叶满地，痛哭孝陵前。更醉里题诗，酒酣耳热，共掰吟笺。凄然，惨难别，索梦醒灯残，分散如烟。报道天声动，待长驱北指，扫荡腥膻。烽火兵戈骚屑，消息久停传。忽霹雳飞来，头颅乱世空弃捐。”

其二为“正匈奴未灭，战死沙场，死亦安便。击楫渡江去，见胡氛犹恶，猛著先鞭。那知义旗甫举，罹祸剧堪怜。叹国法难伸，奇冤虽雪，应憾重泉。愁煎，怕追念，把旧影前尘，反复诗篇。读到伤怀处，似声声弹出，急管哀弦。况复平生隐恨，未了海棠缘。料碧血长埋，千年定化啼杜鹃。”按，此两阕当作于1912年。周实丹于1911年遇害，其遗集于1912年编成。高燮于“民国元年五月”撰《周烈士实丹遗集序》，姚锡钧于“壬子六月”撰《跋周实丹烈士遗集》。

春，李叔同自天津至上海（他是去年自日本赴天津的）。初任教城东女学。李叔同在《题朱贤英女士遗画集》里说：“壬子春，余在城东授文学，贤英女士始受余教。”胡怀琛在《上海学艺概要》里说：“他（指李叔同）归国后，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习。”（《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四期）参加了南社3月13日在愚园的雅集，并设计了《南社通信录》图案及题签。劲草在《南社影事·四·南社中叶时期》里说：“五月《通信录》出版，粉红色的封面，李息霜设计图案画并题签，古色古香，弥觉悦目。”（《上海杂志》第十二卷第五期）

时陈英士创办《太平洋报》社于上海，李叔同被聘为该报文艺编辑，主编《太平洋画报》。七月间，曾于《太平洋报》发表《南南曲·赠黄二南君》（在昔佛菩隆）。七月间，离沪赴杭（林子青《弘一大师年谱》）。

林百举(1883—1950),号一厂,广东梅县人,著有《一厂近诗》等。本年来上海,多次看冯春航演剧。他在《杜十娘曲》一诗的序言里说:“居沪月馀,闻冯春航演《杜十娘》剧,凡三次,俱避不欲观,……强于第四次往观,悲咽而归,率笔赋此。”(《南社丛刻》第六集)

词作有《百字令》(百无聊赖)、《减字木兰花·美人笑为冯春航赋》(桃花一面)(《南社丛刻》第六集)、《瑞鹤仙·题春航小影》(羽衣无处落)等(《南社丛刻》第八集)。

兹选一首。《百字令》:“百无聊赖,望红尘尽处,碧云满眼。吟到丁东环珞句,羞谱小楼连苑。乍见疑仙,频看顿醉,夜夜深深欵。惊飞么凤,游丝奈未能绾。世上谁不痴情,况经几度,临去秋波转。一本缠绵冤孽帐,便是他生须算。避妒装疏,消愁强笑,两下原无舛。只今一觉,梦回客里孤馆。”

庞树柏在上海,参加了3月13日、10月2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六、七次雅集(《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百字令·壬子孟春……》(春回海国)、《玉京谣·赠春航即题其小影后》(生小麋台畔)、《绮罗香·寒夜见月寄怀秋荃》(翠竹摇空)、《昭君怨·霜天玩月庭梅已开》(遥夜铜龙声静)、《临江仙·斋头水仙著花用小词写之》(帘月微黄炉篆绿)、《天仙子·题画白莲》(难觅人间干净土)、《贺新郎·沈职公归娶赋此寄之》(制牒鸳鸯紫)、《八声甘州·为徐寄尘女士题西泠悲秋图》(又风雨雨断肠天)等(《南社丛刻》第八集)、《浣溪沙·壬子沪上元夕雨》(酥润灯衢溅麝尘)、《清商怨》(丝杨新绿带憾放)、《杨柳枝》(废苑丛台易夕阳)、《扫花游·春日过爱俪园》(半晴院落)、《浣溪沙·纪遇集句》(钿毂香车过柳堤)、《菩萨蛮·君复悼亡以己小影为殉,亦有情痴也,倚此慰之》(人天两种相思影)、《西子妆·夜饮秋蕤阁,

即席赋赠》(《夜烛斜》)《八声甘州·送柳亚子还吴江,用耆卿韵》(记相逢一例惯伤春)等(《南社丛刻》第十一集)《霜天晓角·秋怨》(琼阶糝雪)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四首。《百字令·壬子孟春,南社第六次雅集于沪上》:  
“春回海国,叹吟怀酒抱,年年如许。劫外旧盟犹未冷,重整骚坛旗鼓。百战山河,六朝裙屐,不信同千古。相逢一笑,当筵人尽龙虎。还忆往日风流,金昌亭下,商略裁诗句。谓己酉第一次吴门雅集。留得沧桑馀影在,只有断缣零谱。说剑雄心,看花英气,过后都无据。寄声病倩,新亭残泪干否。是集陈巢南未至。”

《浣溪沙·壬子沪上元夕雨》:“酥润灯衢溅麝尘,试游怕浣袜罗新。素娥泪眼怨黄昏。钿约轻抛应自惜,梅妆初洗不胜颦。流觞难得永和人。是日适为新历三月三日。”

《扫花游·春日过爱俪园》:“半晴院落,傍细迳闲寻,水香多处。俊游未误。正莺簧媚客,柳丝争路。绕遍花前,怎觅凌波旧步。暗凝伫。看红湿翠欹,春已迟暮。 逃世堪久住。羨劫外蓬莱,尚容沓鹭。昼长掩户。想人间惹得,软尘如雾。尽有湖山,半付凄烟恨雨。漫归去。问重来、梦痕消否。”

《八声甘州·送柳亚子还吴江,用耆卿韵》:“记相逢一例惯伤春,春归冷于秋。况林深迷燕,香干抱蝶,何处红楼。试问东风醒否,歌舞几曾休。别有凭栏意,双泪空留。 且复呼尊寻句,奈夜来秉烛,豪兴先收。看单衣尘黯,十日为谁留?好携将、吟囊箫管,待甚时、同趁五湖舟。凄迷望、怕烟波外,又自含愁。”按,这首词记的是柳亚子于本年7月1日的这次归里,从词中的“记相逢一例惯伤春,春归冷于秋”等句可得之。

高翀在沪上。兹选一首。《沁园春·题也是园荷花会,时壬子六月》:“也是一园,名擅申江,城南境幽。念黄冠羽客,向来栖

息,绣衣多使,每为句留。逊国时本道观察莅任,多暂假驻节。讲舍横经,文坛校艺,曾到蕊珠宫里游。原为蕊珠书院,专课本邑诸生。消长夏,有荷花满沼,夜静香浮。而今韵事都休,问眼底能无感触不?有商团两铺,铺俗作舖,去声,沪南称地甲为铺门,一铺犹一图也。驻防何密,市场百戏,罗列偏稠。热闹生涯,开通主义,先把星期试一周。重来处,怕风清月晓,粉怨红愁。”(《百盆花斋词剩》)

王蕴章在上海。参加了10月2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七次雅集,被选为《南社丛刻》的词选编辑员(《南社史长编》)。本年在上海的一些经历,为他以后的填词提供了不少材料。他于1914年3月写的《香桃骨传奇跋》中说:“王子之春,戡影申江,杜门却扫,谢绝尘事。间惟驱车过菊影楼,焚香煮茗,挥麈清谈。一日菊影语余:‘传奇者非奇不传,若钮玉樵所记红桃事。红桃之节烈、于生之多情、帐中人之豪侠,非奇而可传者欤?子盍谱而记之,以招来者?余颌之而未有应也。天南落魄,小劫归来,楼中人已作彩云飞去。坠欢难拾,断简重编,挑灯填词凡三夕而毕。’”(《南社丛刻》第十一集)如1914年所填词为《酹江月·偶感钮玉樵觚剩红桃事,谱香桃骨乐府竟,记之以词》(客为何者)等(《南社丛刻》第十集)。

正月,柳亚子偕邹亚云、朱少屏等离沪赴南京任职,居公府三日,因病辞归上海,入《天铎报》馆为主笔。参加了3月13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六次雅集。春,柳亚子因事离沪赴苏州,旋返沪。本年6、7月间,自沪携眷返黎里。10月下旬,重游上海,参加了10月2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七次雅集。这次会上宣布脱离南社,旋于28日离沪返黎里(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又,他在《恨海序》中说:“昔在壬子冬仲,余方牢愁,无俚扶病游海上。欲观春航《血泪碑》,不果,乃睹其演《恨海》。一时幽怨



之情，弥满于红氍毹上。……明年癸丑，春航去汉皋，余蛰处梨花村里。（《南社丛刻》第十集）此年，柳亚子曾邀张素来沪上游，张素有词记之《木兰花慢·亚子书来邀作沪上游，赋此却寄》（《江湖侠客》）。（《南社丛刻》第九集）按：张素这首词有言“问取吴淞江上，几回挈榼题裙”；“遥闻、沈令休文，腰带瘦，剩三分”；“准拟相从逆旅，倚楼同玩斜晖”等，从中可以看出与柳亚子《恨海序》记述的情况极相吻合。

胡怀琛（1886—1938），字季仁、季尘，号寄尘，别署有怀、秋山，安徽泾县人，著有《中国文学通评》、《中国诗学通评》、《中国文学史概要》等。

本年在上海。他在《弱女飘零自序》中说：“壬子之冬，闲居沪南，朔风苦寒，白日易暮，蛰处斗室，殊不自聊。”（《南社丛刻》第九集）自此年后，胡怀琛基本上定居上海。据郑逸梅在《南社丛谈》里说：“居住处，二十六年中，几乎每年迁居，凡二十六次。”如福履理路、萨坡塞路、江湾、大吉路的大吉里、大吉路的东安里、大吉路的永兴里等。

词作有《柳梢青·天遂为余画扇，填此酬之》（《君自优游》）《洞仙歌·楚伦、鹑雏各以寄内赠内词示余，反其意填此阙和之》（《卿卿仙子》）等（《南社丛刻》第六集）。

兹选一首。《洞仙歌·楚伦、鹑雏各以寄内赠内词示余，反其意填此阙和之》：“卿卿仙子，住琼宫玉宇。含笑拈花曾一语。是尘缘未了，小谪人间，故教汝、尝试般般辛楚。我语卿听取。剪断情根，两字鸳鸯涂旧谱。免世世生生，伤别伤春，够消受、恨烟颦雨。卿若不虚心听吾言，且去看，人家几家团聚。”

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别号诵帚，晚号知秋翁，湖南

新宁人,著有《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诵帚庵词》、《微睇室说词》、《词论》等。本年来上海,居上海时常从况周颐、朱祖谋问学,由此始致力于词学和古典文学研究。他曾以《浣溪沙》(几日东风上柳枝)请教于况周颐。对此,况氏称道“能道‘沉思’一语,可以作词矣,词正当如此作也!”

兹选一首。《浣溪沙》:“几日东风上柳枝,冶游人尽著春衣,鞭溪争指市桥西。寂寞楼台人语外,阑珊灯火夜凉时,舞馀歌罢一沉思。”

姚锡钧在上海。其《怀人诗》的序言说:“壬子春于役海上,单情寡豫,颇慨劳生。寒夜挑灯,漫有述作,言情率尔,遂亦不复詮次云。”(《南社丛刻》第七集)

词作有《阮郎归》(风荷红白漾轻枝)、《潇湘夜雨》(半卷湘帘)、《河传》(索笑)、《惜分飞》(浅笑深颦无意绪)、《南浦》(初试五铢轻)、《长相思》(别时愁)、《减字木兰花·美人和一厂》(明珠百琲)、按林百举原词为《减字木兰花·美人笑为冯春航赋》(桃花一面)。《洞仙歌·赠内》(萧郎漂泊)、《点绛唇·有忆》(的的飞蛩)、《生查子·闺情》(深院静闻莺)等(《南社丛刻》第六集)。

兹选三首。《潇湘夜雨》:“半卷湘帘,微垂锦帐,桃花依旧春风。脸波酒晕印轻红。剧高寒、琼楼玉宇,共供奉、蕊阙珠宫。愁无计,西风环佩,此处重逢。已是几番,颠倒织愁,作锦偏工。又灵犀一点,暗度潜通。倚云屏、恹恹无语,挟银筝、脉脉为容。愁无那,前因何在,聚散太匆匆。”

《长相思》:“别时愁,会时愁。离合一生双鬓秋,骨灰情始休。恨无由,思无由。浅醉初逢一味羞,背人红泪流。”

《洞仙歌·赠内》:“萧郎飘泊,看故园春尽。断梦模糊记庭户。忆分杯,帐底却扇床头,消受惯,薄怒佯痴情绪。簪奁应

无改，宵分寒轻，犹忆凭栏寻绮语。离别信何如？陌上花开，待看取、乡关烟树。怕归去倦鸿才知还，又逼著离群，飘飘风雨。”

张素，江苏丹阳人，南社成员。本年自大连乘船经渤海南下，途径上海，旋沿沪宁线游览江南。此次旅行于清晨到上海，有词《百字令·渤海舟中》（御风何处），该词中“万里吴淞晓”句即是证明（《南社丛刻》第六集）。

兹选一首。《百字令·渤海舟中》：“御风何处，倚楼船百尺，海天长啸。九点齐烟横隔岸，况是月高星小。估客谈瀛，鲛人踏浪，望极迷瑶岛。吾胸浩荡，气吞溟渤多少。 屡屡跋涉烟波，南帆北桨，一例伤怀抱。祖逖高歌当日事，依旧青衫潦倒。尘劫浮桑，归心激箭，万里吴淞晓。翩然来去，自由翻羨鸥鸟。”

## 1913 年

（民国元年壬子十一月二十四日至民国二年癸丑十二月五日）

惟一居士编《清宫词》、程松生《香雪庵词剩》、钱振铨《昆陵三少年词》、郑文焯《樵风乐府》九卷（吴氏双照楼刊本）等刊行。沈曾植、潘飞声、况周颐、李子申、周庆云、程颂万、曹元忠、沈惟贤、徐自华、冒广生、陈去病、易孺、罗振常、高旭、蔡守、沈道非、高燮、于右任、余寿颐、庞树柏、刘师培、吴梅、陈匪石、王蕴章、柳亚子、刘鹏年、姜可生、邵瑞彭、刘麟生等在上海地区。3月16日，南社第八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晚宴雅聚园。10月16日，南社第九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晚宴醉涵斋。3月22日，宋教仁由于伤重而逝，此后数年上海词坛多有纪念活

动和词作追悼。阮式的遗作《阮烈士遗集》由其胞弟阮式一编辑印于上海,其中有词三首(按,这三首皆作于1906年,不在上海作)。新旧社团活动,新旧词人寄居沪上,也是本年前后一大景观。

春,沈曾植与侨沪诸老立超社,觞咏遣日。三月,与超社诸老修楔于樊园。九月,题目寓楼曰海日楼(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词作有《无闷》(月晕瞿腾云树黯)《水调歌头·答孟劬》(病鹤敛奇翼)《洞仙歌》(月华如水)《隔溪梅》(鹅黄新柳未曾知),《浣溪沙》(残雪楼台似梦中)《水调歌头》(蛾舸下江夹)《齐天乐·徐积畲揽镜图》《芳草·长吉多神语,戏效其意》《祝英台近·追和叔衡》等(《曼陀罗寐词》)。

兹选二首。《水调歌头·答孟劬》:“病鹤敛奇翼,归燕睇空梁。江南草绿千里,晦朔误阴阳。筑室久荒三瓦,说法未安一把,尺宅自清凉。好在张平子,重赋远山将。 帘移宫,野駭微,醉吟商。幕天席地,何处走见二豪僵。尘劫赤明诞谩,梦影清都显见,天地豁雷硠。乞子青霞佩,方驾白云乡。”

《浣溪沙》:“残雪楼台似梦中,去年花下惜匆匆,断肠流水又相逢。 海涸尚馀清浅碧,泪多难洗两三红,返魂忽澄凤林钟。”

春,潘飞声遇来上海的朱祖谋,有诗《重晤朱古微先生喜赋,即送归吴门》为证。为庞檠子《玉琤填词图》题诗。本年,移居四川北路横滨桥畔,有诗《移居横滨桥四首》,榜为剪淞阁。本年与夏敬观相识,早年与冒广生等受业叶南雪学诗词等。夏敬观在《番禺潘兰史先生说剑堂集序》(作于1934年5月)里说:“予与君辛亥后始相识,稔其尝受业于叶南雪先生,则知君者宜莫遐庵若

也。故在甲午戊戌间已闻人言：番愚有潘君者，能文章共诗词……。”关于潘飞声受业于叶南雪，叶恭绰在《潘兰史先生诗序》（作于1934年）里也说：“先生与冒丈鹤亭、姚丈伯怀同学诗词于南雪公。”（《说剑堂集》）王蕴章在《云外朱楼集》对潘飞声及其在上海的生活有过描绘：“（潘飞声）诗情酒胆，豪兴无匹，海上诸名流遗老，每举诗社，必邀之与俱，有座无车公四坐不乐之概。寓楼三楹，纤尘不染，姬人月子，为掌书画。丈故有洁癖，洗梧涤坐，差与云林相同。俗客戾止，辄屏不登楼。有吸淡巴菰者，亦必婉谢其置于楼下，始得登宏景三层阁也。阁中杂贮图史，四壁悬名人书画，可作卧游。年六十时，湘人刘君赠以联云：‘樊谢有佳人，初三月上双修福。放翁真健者，六十年间万首诗。’论者谓足概括丈之生平云。”参加过南社、希社、鸥社、沅社等。

词作有《青玉案·寄眉子》（落花恼煞江南路）《临江仙·赠眉子》（五载江南倦客），这首词首句所说的“五载”是指潘飞声自1909年至1913年之间，这首词的下阕有言：“几度妆楼讯病，风神一倍天斜。情天那隔帐帷纱，红禅同礼忏，不分作名花。”本年，潘飞声有诗《七夕集若梅女子妆阁，适眉子病起来会，欣然作歌用飞卿七夕韵》，相互参照，可知这一词一诗当作于同时（《说剑堂词集》）。

况周颐始撰《二云词》，以赠傅彩云及朱素云二词为名”。傅彩云“迄辛亥后，又张帜海上，时如皋某君与之稔，介先生识之，遂投之以《莺啼序》。朱素云……方其在都，多与贵人游，先生夙习之。辛亥后，又来海上，谒先生寓庐，因为赋《绮寮怨》”（赵尊岳《蕙风词史》）。本年四月，程颂万子大来上海（《二云词》中《瑞龙吟》（沧州路）一词注释），况周颐词兴云涌，作词多首。仲冬，况周颐在“海上寓庐”为顾太清《东海渔歌》作序，其中有言：“太清词，

其佳处在气格,不在字句,当以全体大段求之,不能以一二阙为论定,一声一字为工拙。此等词无人能知,无人能爱。夫以绝代佳人而能填无人能爱之词,是亦奇矣!夫词之为体,易涉纤佻,闺人以小慧为词,欲求其深隐沉著,殆无一二焉。”

词作有《莺啼序·拟赠彩云》(江南旧时月色)《绮寮怨·和沅尹赠朱素云》(阴阳平上去入声悉依清真,凡鬲宫律先审清浊,阴平清声,阳平浊声,亦如上去不可通融也)《画里楼台如梦》《握金钗》(铁笛倚曾楼)《蝶恋花》(柳外轻寒花外雨)《买陂塘》(又匆匆),《高阳台·自题 绘芳词……》(春女花身)《绛都春·子大别五年矣,瀛壖捧袂,杳触昔游,倚此索和》(江山画里)《霜花腴·沅尹赋此词谓吴梦窗 鹧鸪天 杨柳阊门之句,盖有老屋相近皋桥,其点绛唇 怀苏州词所云南桥殆指此。又两寓化度寺词皆有怀吴之思,岂垂老菟裘,固以此邦为可乐耶?夫苏州信可乐,沅尹所居曰吴氏园,谓即皋桥老屋也。可余则赁春鸿庑,有志未逮,与梦窗 点绛唇 换头云云,有同慨焉,它年万一卜邻,赋此以当息壤》(翦淞不断)《兰陵王·宋拓嘉佑二体石经,海内孤本。咸丰丁巳,山阳丁建卿得于淮南市肆,何子贞太史为赋七言长篇,今归贵池刘葱石》(软尘隔),《凤凰台上忆吹箫·葱石得大小两忽雷,作枕雷图属题》(别殿春雷)《寿楼春·子大闲删均无题诗自和至数十首,余读而艳之,为拈此解,乃欲艳而不能。近来填词皆然,亦天时人事为之耶》(无题诗销魂)《临江仙·子大来申……》八首(老去相如犹作客)(一桁湘帘坐不到)(约略琵琶商妇怨)(杨柳楼台花世界)(往事秦淮流不尽)(画舫重温罗绮梦)(西北楼高云海阔)(危坐促弦弦转急)《满庭芳》(帘压寒轻)等(《二云词》)。

兹选四首。《买陂塘》:“又匆匆,红桑阅尽,天涯无恙芳节。垂杨几费黄金缕,得似寸肠素结。芳草歇。见无数残红,错认啼鹃血。侵寻鬓雪。怅京雒风尘,沧州身世,容易故人别。 仙山

迴,信有玉扃金阙。人寰下望愁绝。笙歌不破莺花梦,只是潮声呜咽。清怨切。更谁念、五铢衣薄春寒彻。馀香更蕙。千万卷珠帘,斜阳过也,著意看新月。”

《高阳台·自题 绘芳词 撰录古今咏美人词,自发迄影得百数十阕》云:“春女花身,冬郎绣口,红牙按拍谁工。悟澈根尘,总然非色非空。斜阳送尽春无赖,剩销磨、写翠传红。漫重寻、何满歌前,周昉图中。玉颜自昔悲青镜,尽磋酥琢雪,知为谁容。一寸琼瑶,能消一曲丝桐。彩云犹作真真唤,甚昂藏、七尺飘蓬。引醇醪、别有伤心,分付惊鸿。”

《临江仙·子大来申,词事云涌,临江仙 连句八阕,极掩抑零乱之致。讷翁和之,余亦叠韵,晨习素心之乐,身世断蓬之感,固有言之不足者》八首,这里录第一、八首。第一首为:“老去相如犹作客,天涯跌宕琴尊。上阶难得旧苔痕。帘深春梦浅,香冷夕阳温。

拾翠心情销歇尽,东风不度兰荪。言愁天亦欲黄昏。断魂芳草外,何止忆王孙。”第八首为:“危坐促弦弦转急,新愁旧恨难论。秣归啼血到吴根。有楼皆蜃市,无地著桃源。劫外琴书须位置,要它相守心魂。少留清气在乾坤。珍珠休换字,金粉易成尘。”

李子申在上海画梅题词《疏影》,寄往仍在汉上的程颂万。有词为证 程颂万于本年有词《疏影》(萝窗映雪),该词小序说:“子申自海上画梅题词见寄和韵”(《定巢词集》)。

上巳日,周庆云与淞社同人修禊徐园。十一月五月初度赋自述诗,海内以诗为寿者古近体都百余首,其中,徐珂、费寅赋词祝寿。消寒第一集设宴晨风庐,周庆云出所藏邱边袖先生诗稿徵题(《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程颂万来上海,与况周颐交游甚频,两人唱和之作甚多。

词作有《绛都春·海上遇夔笙赠词答和》(云涯恨里)《浣溪沙·初度日和夔笙》(帘角飘灯雨未休)《握金钗·和夔笙韵》(湿翠偃磐陀)《高阳台·赠仲可用夔笙韵》(放酒酬莺)《扫花游·黄浦滩夕游和仲可韵》(钿车过雨)《齐天乐·题吴玉才竹屋填词图》(禅天绿梦围僧住)《莺啼序·壬寅夏见彩云于都门,今重逢海上,夔笙拟赠,余亦继声》(情天靛霞界暝)《鹧鸪天》(有个盈盈画不真)《鹧鸪天》(菊后梅前见一枝)《摊破浣溪沙·题刘葱石枕雷图四阕》(一枕雷声万壑冰)(约略琵琶紫塞沙)(凤臆龙头内里妆)(逻刹檀槽肯化灰)等。本年程颂万与况周颐连句词《临江仙·同夔笙作八阕》(碧树门阑初过雨)(楼外斜阳如水泼)(海气着衣能袪暑)(侧帽行吟沧海上)(皱水横塘风不定)(二十四桥春晚晚)(曾拾媚香楼半碣)(掩抑鹃弦弹楚调)等(《定巢词集》)。

兹选二首。《绛都春·海上遇夔笙赠词答和》云：“云涯恨里。对短鬓夕阳，缁尘浮世。种柳汉南，同赋消魂人无几。琅玕芝馆经行地。怪巢燕衔泥争坠。乱钟催客，虬壶赚取，两襟冰泪。英气，年时酒袂，倚危槛、几度问天还醉。古镜贮愁，侧管吟商乌阑字，蠡舟春黯湖阴睡。等抛却、人天闲事。奈他草阁江深，乱蛙又起。”

《扫花游·黄浦滩夕游和仲可韵》云：“钿车过雨，乍柳外莺梭，海尘吹暝。坠欢耐病。怯馀寒半臂，缁松斜领。倦勒章台，莫认髡前鬓影。背芳镜，似蝶瘦梦回，花弹愁凝。波屿车共凭，甚弱絮柔丝，袅春还定。暮江路迥。算十年载酒，未妨鸥性。那是旗亭，画出斜阳淡靛。待归听，度寒山隔云钟冷。”

曹元忠在松江，缪艺风在上海(曹元忠《与陈伯潜师傅书二》和《上缪艺风师书》)。曹元忠在松江西门外设馆授业，四月至六月间，



与朱祖谋书信往来频繁。写于四月的《与朱古微侍郎书二》说到其馆藏诗馀集情况,以及《梅苑》版本问题。写于四月的《与朱古微侍郎书三》谈论到了《梅苑》、稼轩词、王介甫歌曲、《乐章集》等问题。写于四月的《与朱古微侍郎书四》谈论到粤刻《六十家词》、《半山词》,并对照陆冶先本校勘了杜王词、稼轩词,提到近见安陆、龙洲两家词等情况。写于五月的《与朱古微侍郎书五》谈到《龙洲词》钞本、秦淮海、戴石屏二家词钞等。写于六月的《与朱古微侍郎书六》谈到临川先生歌曲等问题。(《笈经室遗集》卷十五)

沈惟贤往返于松江与金陵之间,词作有《长亭怨慢·金陵代议士归寄张季直》(正横笛)、《月下笛·费甥源深来农舍浣暑》(粳稻香中)、《木兰花慢》(乍鸣鸠过雨)等(《平原村人词》)。

兹选一首。《长亭怨慢·金陵代议士归寄张季直》：“正横笛、落梅风后。吹到南枝，几番消瘦。为问年来，俊游曾似，曲江否？眼中人去，空想像、灵和柳。柳若不成棉，不会得、攀将人手。孤负，这青春一晌，付与等闲诗酒。鱼龙起也，怕江上、乱潮东走。最好是、翦取吴淞，都分贮、浮邱长袖。奈蜃气空濛，愁向斜阳回首。”

春，徐自华来沪，接办竞雄女学。竞雄女学是王金发、姚勇忱在上海白克路(今凤阳路)为纪念秋瑾烈士创办的学校。当时，南社社友陈去病、胡朴安、黄宾虹、陈世宜、叶楚伦、庞树柏等人均曾在该校执教(郭延礼编《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年谱简编》)。

秋，冒广生返里，路过上海，晤郑苏堪、程颂万等人(冒怀苏《冒鹤亭年谱》)。

4月,陈去病在上海,撰《胡元仪词旨畅书后》一文。其中说:“乡贤陆辅之所撰词旨一卷,暗晦久矣。光绪时有长沙人胡元仪者,始为之斟讎考证,析为二卷,名《词旨畅》。……民国二年四月国会成立后一日去病记于海上。”(《南社丛刻》第八集)

易孺寓居上海,词作可能有《八声甘州·楼外楼赋落日和忆云词落楼赋夕阳韵,宾阳邹四从金陵瓦砾中来同登》(漾晴空凄丽紧霜天)《声声慢·八月十四夕月下携手》(凉心摇思)《月华清·中秋月蚀子正始复圆,同彊村乙巳之韵赋之,略示禁体以自课》(夜研书酸)等(《大厂词稿》)。

本年,罗振常从日本回国,至河南安阳、洛阳收买甲骨。同年,与刘大缙合设蟬隐书肆于沪,刊印珍本秘籍发售。

蔡守本年岁暮至明年初在上海,这次经历与前次(1909岁暮至1911年春)的旅沪经历给他留下作词的丰富材料。1915年初他寄调《湿罗衣》、《小楼连苑》、《喜迁莺》、《一落索》等以忆之。蔡守这几首词皆有长长的词序,在序中反映出他与在沪读的文化界人士的交往,是有价值的资料。另外,这次客沪,与庞树柏有交往,庞树柏有诗《哲夫有山左之游,道出沪上,以冲雪访碑图属题》等反映之(《南社丛刻》第十四集)。故一并录出如下:

《湿罗衣·甲寅十二月廿七夕,仲瑛以守己酉客上海时寄赠之黄滨虹仿程穆倩枯笔壶天阁图索题。守癸丑岁暮北游,正是日过沪读,与滨虹重逢,为作泰岱游踪卷子,亦有是图,但非焦墨耳。走笔填此一阕,剩欲纪实,未求工也》:“聊寻曩迹画图中。无端六载匆匆。重展花前,又腊灯红。去年今夜重逢。写游踪。还输此幅,润如春雨,干裂秋风。”

《小楼连苑·甲寅岁暮,偶翻断肠词,夹有残丝数缕。忆是去年小除前一夕,王素君绣睡鞋剩者。玩物思人,遂成此解,用放翁韵》:“剧思江介漂零,峥嵘客里年将晚。腊灯红处,秦篝偎傍,内怀手煖。自唱新词,岁华偷送,梦窗词‘自唱新词送岁华’。四邻丝管。睡襦刚绣好,衾棱瞥见,春先到,仙娃馆。迅羽韶光又换,误瑶期、匝年云散。扬州一觉,钗分翠凤,笋孤银雁。空赋残茸,断肠词卷,鼻薰香观。却难忘那日,雪中判袂,一声河满。”

《喜迁莺·用吴梦窗福山萧寺岁除韵。甲寅岁除不寐,思去年今日在沪渚,驱车访刘三,过徐家汇故居。余以己酉挈眷赁庑于斯,至辛亥春始归里。一旦重来,门庭犹昔。与邻人话旧,低徊久之,旋至黄叶楼。一别四载,残年再晤,喜可知也。刘三尽发所藏石墨,剪灯苦读,更以古臂拓本数十种题赠。是夕并与灵素夫人裁句为令,欢饮彻明。客中似此度岁,洵人生不可多得。今宵回忆倏忽经年,胜事难忘。因填此阕即寄刘三》:“孤车投暮。记冲岁访友,风推桺橹。腊鼓连村,春旗飘雪,愁见旧时栖旅。故柳欲遮妆阁,寒燕还依吟户。遇邻媪、问袁家中妇,妍如前否。过处。都曩迹,萧寺野桥,塔影欹斜午。黄叶楼中,良宵重会,休叹韶光飞羽。传烛读碑题字,停盏拈笺裁句。奈今夜,拥瓶花细忆,经年情缕。”

《一落索·甲寅元旦次夕,刘三招友博簪,余与灵素夫人灯前对坐,索画水仙花一帧,破晓才毕。今夜看花,忽又经岁,遂成此阕,用陈后山韵》:“绡色裘儿纤软。寒梅香乱。记曾相对白描来,粉额宫黄新染。顾影凌波轻倩。偎灯还见。蛾眉淡扫脱尘妆,可似得、天人面。”

本年之前,沈道非曾三度移家沪上,两度迁松江。他在《帆影楼记》中说:自小家住金山吕巷;弱冠以后,橐笔四方,蓬飘萍泊,

历十五稔。中间三度迁沪上，两度迁茸城。岁癸丑复迁金邑。”（《南社丛刻》第十二集）

本年，高燮曾在上海地区，兹选一首。《相见欢·本意》：“多情容易凝眸。莫含羞，可许朝朝同汝看梳头。何处住，商量语。住温柔，着意怜依携手上眉楼。”（《高燮集》）

余寿颐（1883—1930），字祝庵，号庵阁、荫阁；又名余天遂，号大遂等。江苏昆山人，南社成员。本年在上海。兹选二首。

《霜叶飞·沪地剧战时，尝以画扇遗蕤农，越三日报我以词，哀艳凄馨，不减兰成江南赋也。即用其韵，倚声和之。时战事暂息，恶耗犹多，流离之民尚未安集，我辈欲哭无泪，弄此闲情，毋亦有不得已者乎？甫脱稿，门外嚣然，炮声如雷，又起于百步之外矣。二年七月二十八夜》：“浮沉人海无欢意，怎能超轶尘表。爪样时节赋闲居，寂寂心头悄。便趁理，童年画稿。冰丝纨扇轻圆小。有一种秋情，写一角、秋林收拾，晚霞残照。只是鼎沸蜩螗，虫沙民命，剩此山水空好。避秦难买武陵船，幸百忧催老。愿身世、蜉蝣早了。哀词新叶江南调。掰素榼、拈柔翰，野外哭声，不知多少。”

《诉衷情·听邻妇述终身事伤之》：“夕阳西下晚凉天。纤语软于绵。只是旧情难了，两泪落人前。花底月，一回圆。思华年。七度星霜，百般酸楚，系著心田。”（《南社丛刻》第九集）

庞树柏在沪上，与梅兰芳相交。他在《送别梅兰芳》一诗的序言中云：“癸丑之冬，梅郎来沪，勾留匝月，将次北归，折柳无阳关三叠，赠梅有江南一枝，为媵芜词，偁结兰契。”（《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词作约有《水龙吟·春雪》（画楼寂寞收灯）等（《南社丛刻》

第八集)《水调歌头·海上遇陈匪石,赋此为赠》(漂泊欲何事),《满江红·赠鹁雏》(客里相逢)等(《南社丛刻》第九集)《潇湘夜雨·为徐仲可先生题 湘楼听雨图》(灯瘦减愁)等(《南社丛刻》第十集)《踏莎行·裙带》(蝶翠飘烟)《踏莎行·袖笼》(笼去炉边)《转应曲·效彊村作》三首(春雨)(春柳)(春水),《玉楼春·用宋人韵》(杨花无数青骢远)《一萼红·近效樊樊山红梅禁体和诗八篇,寒窗枯坐,意绪未尽,再用玉田生红梅词原调,倚此索病鹤丈和》(洗妆残)《高阳台·春草》(苏小门前),《永遇乐·癸丑七夕立秋》(锦荐风疏)《眼儿媚》(低照银灯十万枝)《荷叶杯》(梦里相逢何地)《浣溪沙·有赠》(未待飘零早可怜)《生查子·悼亡女阿琐,即题其小影》(优昙花易残),《点绛唇·马湘兰旧藏宋阿翠砚,背刻翠小像。湘兰题有诗云:“绿玉宋洮河,池残历劫多。佳人留砚背,疑妾旧秋波。”跋曰:“己丑三月得此砚墨,池鱼损去之,背像眉目似妾,而左颊亦有一痣,妾前身耶?阿翠疑苏翠,果尔,当祝发空门,愿来世不再入此孽海。守贞记。”今砚为石友丈所得,即题其拓本》(片玉摩挲),《相见欢·玉溪生象砚为石友题》(面目是耶非慰)《暗香·赠梅兰芳和白石道人原韵二曲》(画裙雪色)《疏影》(啼珠泣玉),《金菊对芙蓉·观凤卿兰芳合演回荆州》(龙雀刀钗)《眼儿媚·题兰芳化妆小影》(花下轻寒小立时)《绛都春·兰皋为梅郎编兰芳集,属题谱此》(年芳去远)《金缕曲·送春集宋人词句》(无计留春住)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四首。《满江红·赠鹁雏》:“客里相逢,且消向、银尊红烛。应共惜、才名如水,俊游堪续。夙慧早闻刘孝绰,清思今见丘灵鞠。看瑶编、薰彻六朝香,从头读。君莫记,旗亭曲。谁更倚,玲珑玉。算青衫无恙,旧愁空触。洗尽东华尘土否?秋风八月淞波绿。怪酒醒、一舸便思归,鲈鱼熟。”按:根据这首词“客里相

逢”、“秋风八月淞波绿。怪酒醒，一舸便思归，鲈鱼熟”等，可断定这首词作于上海。

《永遇乐·癸丑七夕立秋》：“锦荐风疏，翠槃露凝，秋在何处。鹊羽难填，蛛丝漫罥，商略浑未许。依依犹记，人间天上，望断泛槎归路。如今又、相逢一霎，料他几多甘苦。年年只有，罗屏银烛，赚得珠泪无数。井绿漂梧，池红坠粉，芳事都已去。何心重问，长生殿里，夜半隔花私语。销凝是、回波旧曲，向谁细度。”

《暗香·赠梅兰芳和白石道人原韵二曲》：“画裙雪色，又傍花怨度，东风残笛。且唤绿花，欲试梅妆手亲摘。无意调脂弄粉，重收入何郎吟笔。漫忘却玉树歌终，清泪湿兰席。南国，叹寂寂。有两点翠眉，旧愁深积。细弦似泣，还诉漂零为谁忆。何日芳樽共倚，望漠漠江云凝碧。便一棹、随去了，此生未得。”

《疏影》：“啼珠泣玉，恨半生惯自，空抱香宿。别样才情，银甲调箏，微风乍过幽竹。吹醒一片京华梦，早远隔、高楼西北。尽夜来、月淡花疏，伴得素心人独。回首前尘影事，酒痕可认否？消透衫绿。不愿重提，薇帐云屏，只称天寒梦屋。樊川老去风情减，听万古、歌将愁曲。算最难、兰菊同时，合写软绡斜幅。”

刘师培来上海。他在《癸丑纪行六百八十八韵》一诗的附记里说：“民国二年夏，由蜀适沪。秋，复由沪适晋。”（《左庵诗录》）

吴梅赴上海民立中学任教《瞿安日记》云：“回思壬子、癸丑间，承乏民立中学时，每日六课，不知劳乏。”秋，偕吴翰城登昆山，拜刘龙洲墓，一日而返，作《吊刘龙洲三绝句》。《瞿安笔记》云：“刘龙洲墓在马鞍山之麓，山在昆山治中，即俗所谓昆山是也。癸丑之秋，余偕吴翰城登山，曾一拜其墓。”又云：“昆山之胜，前人多有纪录，余迄未往游。癸丑之秋，友人吴翰城约余偕往，余辞之。既又约余，余不

能固辞 ,只得允焉。……遂与翰城畅游一日而返。”

陈匪石( 1884—1959 ) ,名世宜 ,以字行 ,号小树、倦鹤 ,江苏南京人 ,南社成员 ,著有《旧时月色斋诗》一卷、《倦鹤近体乐府》六卷、《宋词举》二卷、《声执》二卷等。

陈匪石学习填词是在江宁尊经书院读书期间 ,时在 1900 年之前 ,从张次珊学词。陈匪石有目的地视词为一己之学 ,研习词学是在 1909 年前后。他在 1949 年 3 月所写的《声执·自叙》里说 :“学倚声四十年 ,师友所贻 ,讽籀所得 ,日有增益 ,资以自淑。”此后十年间 ,于辛亥革命后 ,只身走南洋两年 ,1916 年离沪赴京 ,其在沪活动时间近五年。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段时间的词学活动对他以后词学思想的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

历来评家对他的词学成就皆有较高的定位。徐森玉于 1960 年 9 月在所撰写的《陈匪石先生遗稿三种·序》里说 :“匪石邃于倚声 ,守律至严 ,为近时词学所难者 ,所著《声执》二卷 ,精审缜密 ,为词学先导。其所为词 ,瓣香两宋 ,谨饬不苟 ,朱彊村、况蕙风以下殆罕其俦。诗则前所未知 ,顷始获读 ,亦斐然无悔作手 ,洵贤者无所不能也。”同年 3 月 ,钟泰所作《序》称 :“予惟匪石学虽多门而专精在词 ,其于词也 ,穷极幽眇 ,虽一声一字、阴阳平仄之间 ,考之惟恐不至 ,辨之惟恐不精 ,其所为《声执》一书可以见也。”又说自南洋归后 ,仍从记者之业 ,“但案牒之暇 ,治学不辍 ,而词亦日以工 ,盖其生性恬退而不受父师之教 ,诵习古先圣哲遗训 ,视学问为重而声势富贵为轻。”同时认为 :“即其词之冲雅隽远 ,窃以为得之读书涵养者为多 ,非专刻意于词所能至也。”

本年 ,陈匪石自南洋归国来上海 ,任上海《民权报》、《生活日报》记者。自本年至 1916 年 ,主要生活在上海( 隋璧《陈匪石传略》)。

词作有《水调歌头》(寥廓此天地),中有“玉龙哀怨吹出辙,杨柳又丝丝。几尺淞波新涨,十载吴宫残梦,依约白云飞。”这首词初作于本年,越十年后方修定成。其小序曰:“癸丑春自海外归,槩子赋词相劳,次韵酬之。越十年乃克改定,槩子已不见矣。”按:陈匪石所作词后来结集为《倦鹤近体乐府》五卷、《续集》一卷,部分词作有适当的修订(《倦鹤近体乐府》)。《菩萨蛮·观春郎孟姜女新剧,为亚子告》(婆娑一树相思子)《玉京谣·亚子游沪……》(酒绿灯青夜)《蝶恋花·和中垒韵即以为赠》两首(淡月侵帘寒拥袖)(沉醉钓天高五尺)《夜行船》(玉宇高寒凋月桂)《卜算子》(记得冶春时)等(《南社丛刻》第八集)《虞美人·答可生》(不甘清醒甘沉醉)《暗香·癸丑重午》(薄寒小阁)《浣溪沙·张园、愚园书所见》(帽影鞭丝陌上尘),《如梦令》(天气阴晴一半)《芳草渡》(花事了、又斜阳)《祝英台近·和蕤农韵》(掷金梭)《绮寮怨·中秋对月,百感交集,用清真韵》(怕触悲秋心事)《水调歌头·依韵和槩子,并题其玉琤<sub>馥</sub>馆词集》(寥廓此天地)《金缕曲·偶谈小说不可思议,有感作》(何处为知己)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三首。《玉京谣·亚子游沪,为春郎作三日淹,今归矣。倚梦窗自度曲以当歌骊,想亚子、春郎同一黯然也。亚子约余寻梦西崦,卒阻未果,故词中及之》:“酒绿灯青夜,十日春江,忽送君归去。百尺垂虹,牵人无限离绪。为惯历、人海歌场,换一舸、湖烟湖雨。浑无据。灵箫奏罢,还歌金缕。榴红写入湘裙点。点斑斑、算杜鹃最苦。芳草天涯,谁将珠泪量取。念我亦、湿透青衫,况梦断、吴山眉妩。应重谱。残月晓风词句。”

《浣溪沙·张园、愚园书所见》:“帽影鞭丝陌上尘,雨馀天气近黄昏,绿阴深处半藏春。秋水能波涵倩影,湘裙有摺展愁痕,天涯没个断肠人。”

《水调歌头·依韵和槩子,并题其玉琤<sub>馥</sub>馆词集》:“寥廓此天



地,目送夕阳迟。暮笳哀怨,吹彻杨柳又丝丝。待剪吴淞秋水,还觅苏台断梦,何处彩云飞。瞠目一无语,春老鹧鸪啼。 伤春句,怀人什,写心悲。堂前三两新燕,门巷恋乌衣。频看征衫颜色,怕被风尘缁化,翻道不如归。听彻琤<sub>琤</sub>玉,忍泪和新词。”

王蕴章在上海。参加了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8、9次雅集。自7月1日起,在《民立报》连载《梅魂菊影室词话》。(《南社史长编》)

兹选一首。《霜叶天·七月二十四日之夕,高昌庙血战剧烈,时大颠书来,媵以画扇一枋取“红树青山好放船”诗意,荒亭落叶,秋思可怜。书中有“炮声隆隆中有迂妄似我者乎”等语,率倚此调奉答。微吟三叹时,正室外月痕如水,惊飈挟飞弹而过也。颠公见之,尚亦许为同调相视而笑乎?时客上海嵩山路寓庐》:“阵云飞绕哀笳咽,凉风吹下林表。七华团扇试麝丸,伴客窗吟悄。还打叠,思归旧稿。螺鬟青抹芙蓉小。衬<sub>影</sub>影鸥程,更剪取、吴淞半幅,乱霞红照。 回忆赌酒旗亭,桃根桃叶,渡头双桨春好。海天无那战秋声,奈画中人老。况皂帽、缁尘浼了。么弦愁谱江南调。认堕霜、丹枫冷,恨血斑斑,又添多少。”(《南社丛刻》第八集)

2月,柳亚子因陈陶怡之邀,离黎里经杭州、苏州,旋诣上海。他在《孙君竹丹事略》一文中说:“民国纪元之二年春二月,余游天平、邓尉诸山,留滞金昌间,陈陶怡自海上邮书相招,……因驰赴之。”(《南社丛刻》第八集)3月20日,苏曼殊在上海三马路伎人花云南家请吃“花酒”,柳亚子、朱少屏、叶楚傖、陈英士在。明日阅报,柳亚子方知宋教仁遇刺于沪宁车站。3月底,离沪返黎里。6月,离黎里赴上海,以《春航集》稿付胡寄尘,并偕访冯春航寓所,盖此时始晤冯春航本人。在沪期间,与俞剑华、庞檠子、沈道非、陈

匪石诸友唱和甚愜。10月,再赴上海,晤苏曼殊(《柳亚子自撰年谱》,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刘鹏年(约1896—?),字雪耘,醴陵人,著有《鞭影楼词》等。本年前后来上海。兹选词作二首:

《一剪梅·旅沪偶感》:“几曾净境赏芳春。脱却风尘,又是风尘。苍茫何处着孤身?欲语伊人,不见伊人。旧欢如梦了无痕。山也销魂,水也销魂。曲阑倚遍近黄昏,日落江村,月上江村。”

《蝶恋花》:“满院东风兼细雨。雨雨风风,做就愁如许。百转柔肠谁共语,拂笺狂写伤春句。君是浮萍依是絮。一样飘零,欢聚如何处。杜宇一声春去去,残香剩粉天涯路。”(《南社丛刻》第十三集)

姜可生(生卒年不详),字杏痴,江苏丹阳人。本年来上海,与沈道非相交。沈道非在《姜石琴先生淑配赵太君双寿序》中说:“民国二年,余旅居沪上,获交丹阳姜可生。”(《南社丛刻》第十六集)同时,与俞剑华、陈匪石等人相唱和。

词作有《河满子·海上赠剑华》(《吾辈飘零惯事》)、《虞美人·次匪石韵》(《形骸放浪江头醉》)、《寿楼春》(《鹃啼夕》)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二首。《河满子·海上赠剑华》:“吾辈飘零惯事,相逢快诉平生。烂熳芳樽拼一醉,山前绿树云横。无限伤春情绪,催人听觉啼莺。磨剑十年倦矣,行看世局纷更。薄利浮名谁与竞,荷锄自足躬耕。涤尽闲愁烦虑,寻君共订诗盟。”

《虞美人·次匪石韵》:“形骸放浪江头醉。销尽闲愁未。东风无绪乱花飞,燕子来归春日又先归。客边游子飘零惯,雨止

乡魂断。更从何处问奇花，不见青青芳草遍天涯。”

邵瑞彭(1888—1938)，字次公，浙江淳安人，著有《扬荷集》等。其在文学诸门类中，尤工于词，宗《花间》、北宋，出入清真、白石之间，笔力雄健，博采丰赡。

春，在上海，秋后离沪赴京。兹选二首：

《惜秋华·沪上夜游》：“隐隐轻雷，恍芳轮碾梦，明蟾如水。满地翳尘，珑松欲侵衣袂。浮阴暗躲朱楼，引十尺、绿杨风起。韶丽。对银花最怜千娇凝睇。仙苑二三里。尽脂烟粉雾。画四更天气。凌碧罽，颤玉叶。管弦声腻。沉沉海样良宵，拌一霎、曲阑偷倚。知未。者清凉、人间无几。”

《月华清·月，张园听秋》：“淡月依窗，微霜恋瓦，一灯摇梦红暝。多事秋声，作出者般凄哽。算天涯、情味郎当，又付与、西风催醒。谁省？有几家客子，伤心同听。不怨残宵偏永。怨落木无端，欺人愁病。水远山长，回首只成销凝。尽殷伊、响到明朝，可念我、和衣闲等。休更。想寒砧咽处，辘轳金井。”（《南社丛刻》第十六集）

刘麟生考入圣约翰中学读书，直至1921年以优等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这数年刘麟生主要生活在上海（《刘麟生自制年表》）。

## 1914 年

（民国二年癸丑十二月六日至民国三年甲寅十一月十五日）

陈去病编选《笠泽词徵》、顾太春《东海渔歌》、郑文焯《绝妙好词校录》一卷（附《瘦碧词》二卷）等刊行。

沈曾植、潘飞声、况周颐、周庆云、程颂万、沈惟贤、汪文博、徐自华、冯<sub>并</sub>、陈去病、易孺、罗振常、胡朴安、高燮、于右任、李叔同、吕碧城、林百举、庞树柏、吴梅、陈匪石、陆辅、王蕴章、邵瑞彭、胡怀琛、俞剑华、柳亚子、姚锡钧、洪为藩、王钟麒、潘公展、高翀、姜可生等在上海地区。

4月25日《民权素》月刊在上海创刊(刘铁冷、蒋箸超主编),其中刊载诗词作品。夏《文艺杂志》在上海创刊,原为月刊,从十三期改为季刊,雷君曜主编,内容以诗词为主,兼及杂文。9月《织云杂志》在上海创刊,席悟奕创办,痴遁编辑,内容以诗词为主,兼及小说及杂文。11月《七襄》旬刊在上海创刊,姚鹓雏、陈世宜主编。

3月29日,南社第九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改编辑制为主任制。3月《南社丛刻》第八集在上海出版,因高燮、柳亚子、王蕴章均未就职,由胡怀琛代编,收26位词人共112首词。5月24日,南社临时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5月《南社丛刻》第九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30位词人共129首词。7月《南社丛刻》第十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23位词人共126首词。8月,南社临时雅集在上海徐园举行。8月《南社丛刻》第十一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25位词人共160首词。10月10日,南社第十一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使用正式选举法,柳亚子被选为主任。10月《南社丛刻》第十二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23位词人共132首词。

十二月,沈曾植移居麦根路44号(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词作约有《金人捧露盘》(坏云沉)、《定风波·题病山松菊障子 李子申画也》、《蝶恋花》(片雨清凉能泼火)、《鹊桥仙·七夕和韵》、《拜星月慢》(弓月犹弯)等(《曼陀罗寐词》)。

兹选一首。《蝶恋花》：“片雨清凉能泼火。生日今朝，莲萼车轮破。旧梦沉思无一可，余生只欠王孙裸。星影稀微萤影大。暗碧冥濛，粒黍凝神我。阁阁蛙声新勘过，三官催缴私门课。”

况周颐《二云词》成，除夕前后始撰《餐樱词》。到上海后，况周颐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词作风格的转变。他在《二云词序》云：“《菱景词》刻于戊戌夏秋间，距今十六年。中间刻《玉梅后词》十数阕附笔记别行，谓涉淫艳，为伶父所诃，自是断手。间有所作，辄复弃去，亦不足存也。岁在癸丑，避地海隅，索居多暇，稍复从事，顽而不艳，穷而不工。姜白石乘肩小女，花月堪悲；张材甫回首长安，星霜易换。此际浔阳商妇，琵琶忽闻，何戡旧人？渭城重唱，有不托兰情之婉婉，绡瑶想之蝉嫣者乎！重以江关萧条，知爱断绝。言愁欲愁，则春水方滋；斯世何世，则秋云非薄。似曾相识，唯吾二云。二云而外，吾词何以属？以二云名，非必为二云作也。写付乌丝，但博倾城一笑。上元甲寅花朝，自题于海上眉庐。”(《蕙风丛书》)

词作有《买陂塘·题水绘园书画合璧册子。冒巢民楷书 醉翁亭记 董小宛楷书 喜雨亭记 蔡女罗金晓珠折枝草蛭各四帧》(又销残)、《红林擒近》(重幕留春雾)、《玉楼春》(金猊香冷罗衣薄)、《燕归梁·本意》(忍为留香促下帘)、《减字浣溪沙》(啼鹃啼鹃不忍闻)、《减字浣溪沙》(红瘦何因怨绿肥)、《减字浣溪沙·绿叶成阴苦忆闾门杨柳》(块绝环连两不胜)、《减字浣溪沙》(翠袖单寒亦自伤)、《减字浣溪沙·樱花出东瀛，略如西府海棠，而娟倩过之。旧有盆供二本，乱后失去，花时辄忆及之》(莫遣春风上海

棠)《瑞龙吟·甲寅暮春……》(沧洲路)《最高楼·题徐仲可湘楼听雨图》(风有雨)《婆罗门引·题仲可纯飞馆填词图》(迦陵唤彻)《解蹀躞·甲寅寒食夕……》(十里珠帘齐卷)《踏青游·三月初十日清明,同仲可游愚园,维琦、维景侍行》(评泊寻芳),《南浦·同仲可游六三园,咏绿樱花。日商某氏寓园在宝山县境,通天庵东北。园中樱花深红浅红白色各不下数十株,唯绿色只二本,殆亦<sub>新</sub>致。曩见绿菊、绿茉莉花,仍白色微含碧晕而已。此花竟花叶同色,诚异品矣。如髻年碧玉,裀袖含情,又如万点垂杨雨,和烟欲滴。自有花以来,未有若斯芳倩者也。倚树无言,令人作天外飞琼想。南浦有数体,此词用玉田谱,取其音节婉美,与花宜称也》(淡沱越娉婷)《绿意·六三园之游,徘徊绿樱花下,移晷不忍去。情文相生,宜乎言之不足,又长言之。再倚此调以实前词歇拍云云》(薄阴媚夕)《绿意·刘葱石所藏马湘兰薰炉铭曰:薰透鸳衾,香添凤饼一点,春犀管领,回环刻于会侧》(芸黏麝裊)《意难忘·仲可示我沪上近刻,内有季刚旭初和清真词,四声相依,一字不易。其意绵邈,其词闳雅,非方千里、杨泽民所及。惜于阴阳平声未尝措意。遥夜坐雨,偶然放效,并阴阳平悉依清真。唯是束缚已甚,修辞未工,巴人下里,犹惭方杨,何止不能印翼清真而已。它日二君见之,当必有以教我》(烟柳昏黄)《沁园春·绿樱花三咏》(东都妙姬)《玉楼春·绿樱花四咏》(雕熔翡翠成香玉)按:卜娱同作《玉楼春》(春波照影亭亭立)《月华清·徐仲可之女公子名新华,早慧,擅文笔,楷法得北碑神韵,曾为余书楹联。尤工绘事,尝见所作山水数帧,不失宋元人矩矱。肄业沪上某女校,今年毕业,拟从余学诗词。其微尚所寄,高出寻常闺秀万万。以侍母疾,息劳染疾,于甲寅灌佛前二日,弃五浊浮提而去,年廪二十有一。仲可伤悼特甚,属余为词道扬芳懿。余谓女公子之才不可及,其孝尤不可及。静女之三章曰彤管有炜,曰貽女美愧,拙词无能为役耳》

(诗笔杨传)《四字令·爰弦得小铜印,文曰石家侍儿,白文方式以拓本见贻,赋此报之》(石家侍儿)《珍珠帘》(梦回春去闻啼宇)《紫玉箫·甲寅四月二十二日,晤沅尹苏州,商定近词,深谭移晷,略涉身世,因以曲终奏雅自嘲。向来危苦之言以跌宕出之,愈益沉痛,是亦填词之微旨也。行沽市楼,草草握别,归途惘然,倚此却寄》(流水凝眸)等(《二云词》)。

兹选三首。《瑞龙吟·甲寅暮春得子大湘中书,拊赠别诗,倚此却寄。子大客岁四月来申,今年首春回湘》:“沧州路。无恙昨梦莺花,故人鸡黍。垂杨西北高楼,研笺漉酒,相望隔雨。黯离绪。容易绿鹃啼彻,玉骢嘶去。停琴极目湘天,也应念我,弦清调苦。诗事烟波江上,赠别诗作于大通舟次。落霞回首,浮云羁羽。纫佩楚兰情芳,珍重鱼素。危阑伫立,斜日风催絮。还凄断、青冥海色,黄昏潮语。别后消魂处,更谁问讯、吟边月露。禁得春寒否?凭旧燕、商量和愁同住。茂陵鬓雪,不关迟暮。”

《解蹀躞·甲寅寒食夕,旅沪西人执戈者为跳舞烟火之嬉,观者空巷,余携二女往,归途谓之曰:“今日禁火节,吾辈乃观火。”二女瞠目不知所云。因念车马殷填,裙屐杂遝中,能有几人知今日是寒食耶?灯炮香焦,怅然赋此》:“十里珠帘齐卷,火树回笳吹。赤麟狂舞,春雷半天起。电幻一霎空花,赚人坠佩遗簪,软尘何世。

话游事。儿女娇痴无睡。喁喁茜窗底。独怜衰鬓,归来短檠对。莫误京雒元宵,禁烟时节依稀,柳条能记。”

《南浦·同仲可游六三园,咏绿樱花》:“淡沲越娉婷,最相宜、薄暝轻阴帘户。依约带潮痕,移春远(移春槛见开天遗事)、回首蓬山深处。瀛谈艳绝,半装高阁,寻芳路。翠袖寒边逢碧玉,解语问渠能否。东风也自东来,尽吹残鬓色,知应惜汝。香国渺沧州,灵槎约、多恐晕眉人妒。萼华得似,么禽说是天涯树。可惜新词吟绿意,都付隔邻箫谱。”按,本年,况周颐有咏樱花词数首,这

里录“咏绿樱花”一首。

本年,周庆云开始填词。《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说:“李孟符年丈(岳瑞)入都修史,和梦窗《霜花腴》词书扇作别,倚韵作答,府君填词自此始。”为徐珂《纯飞馆填词图》题诗。

程颂万自沪读返汉上后,与在上海的一些词人书信往来,作词唱和。诸如《瑞龙吟·和夔笙见寄韵》、《西平乐·寄云隐翁申江》、《玉京谣·寄题仲可亡女新华画帧和夔笙韵》等(《定巢词集》)。

沈惟贤词作有《花犯·樱花》(问东风)、《法曲献仙音·秋泛南塘归,得鹑雏新词,且有发刻之约,依韵成此因以趣之》(深竹藏鸭)、《浣溪沙》(小院黄昏蝙蝠飞)等(《平原村人词》)。

兹选一首。《浣溪沙》:“小院黄昏蝙蝠飞,一钩斜月未沉西,坐看花影上帘衣。倦倚曲阑思旧梦,似闻鹤唳总凄迷,莼鲈虽好不须归。”

汪文博自1912年再返上海,至本年一直生活在上海。他在《子美集序》中说:“光复后,蛰居海上三年矣。”(《南社丛刻》第十集)参加了5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云起楼的临时雅集,参加了8月南社在上海徐园的临时雅集。(《南社史长编》)

徐自华在上海5月24日参加了南社临时雅集。12月23日,是日冬至,吴梅来访,同座有吕韵清、陈世宜、叶楚傖、胡朴安等人,公推徐自华主觞政并制酒令,众兴致甚高,尽欢而散(郭延礼编《南社女诗人徐自华年谱简编》)。词作有《摸鱼儿·为楚傖居士



题分堤吊梦图》等。

冯开 自上海养病归慈谿，有诗《返慈数日存问亲友都无好坏感赋一律》等为证（见《回风堂诗》）。又，他约于1924年遣馆至上海，得交海内名宿，与况周颐、朱祖谋、程颂万、吴昌硕等人友善，直至病逝于沪，填词甚富，对上海词坛多有建树（沙若文《慈谿冯先生行状》）。

冬 陈去病在上海。他在“民国四年新秋”撰写的《青箱集序》里说：“去冬，余在海上。”（《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易孺在上海，词作有《忆旧游·沪上徐园为邹四作》（记梳香滑圃）《八声甘州·沪上徐园九日同乔上甲寅》（鉴芳塘衫影为秋疏）等（《大厂词稿》）。

兹选二首。《忆旧游·沪上徐园为邹四作》：“记梳香滑圃，逗暑斜、闲度今年。几日新凉嫩，又轻颺尘外，忙趁秋烟。一声最惊幽啸，塘北舞翩跹。正淡妥词怀，清苏兵气，都在芳园。良缘念多误，叹节近重阳。人远长安。渐紧霜腴蕊，怕零金重恰，如鬓初残。曲廊易供沉想，瑶梦话无端。问畅好林垆，寻伊酒约风雨寒。”

《八声甘州·沪上徐园九日同乔上甲寅》：“鉴芳塘衫影为秋疏，孤杯赋红萸。怅穿林乌帽，约臂朱囊，闲慰萧居。嫩透微凉细叶，漾水浅鲛鱼。鸳屣轻雷外，塘上芙蓉。难得清尘词客，伴酒徒华发，篱落追呼。问龙山何处，诗瘦杜陵癯。记年前、夕阳赋笔，有江山、延眺入平芜。残阳在、负黄花也，人淡谁如。”

罗振常归国后，寓居上海，自本年至1920年间，填词二十余

首 结词集为《旗亭词》,此后“更何必尽断吟髭,苦摧霜鬓哉”,有罢笔之意(《旗亭词·自序》)。

《旗亭词》编辑也是按词调编,不是按年代编。除少数几首能确定年限,大多不能确定。故抄录与上海有关的词作如右《减字木兰花》(荼蘼开了台榭)《浪淘沙》(天际鸟飞还)《浪淘沙》(绰约瘦腰身)《南乡子》(翠压竹千竿)《生查子·某名宿应徵北行,词以吊之》(几度诉琴心)《望江南·苇间居士边寿民有望江南词若干首,以写幽居逸兴,予最爱读之,以为可比庾兰成之小园赋,范石湖之田园杂兴也。丁默存中丞于京师得其山水画册,亦写苇间四时之景。每页各题数语,无异山中起居注。彼诗中有画,此则画中有诗,可谓两臻绝诣矣。乱世穷黎,缅想盛世高士,不禁潸然。因效苇间词体,率成六阕,以寄遐思。其每词首句之“苇间好”三字仍之》(苇间好)等六阕《大江东去·长白唐元素大令震钧新得山水画卷,乃诸家合作。画者多不可考,然审为国初人笔。纪年皆书甲子,知大率当时畸士。大令自言买山无资,将持此作卧游。因为赋此,即题其卷》(江潭摇落)《大江东去·山阳张力臣先生符山草堂图卷,旧年叔兄得之京师,以赠默存中丞。中丞山阳人也,戊午冬日出此嘱题》(山堂人远)按此词作于1918年《金缕曲·丹徒鲍川如太守作同邑张贞妇传,谓贞妇虽适庄氏,然前贤遇误于所适而守义以死者,辄削其夫族而系以父姓,不与凶族得有节烈妇也,故仿其例称之为曰张贞妇。郑苏龛方伯则谓贞妇既适庄,事不可诬,称庄贞妇则彝伦攸关,翁罪益。著说虽不同而嫉恶之旨则一。予读贞妇传,既为挽辞五十四韵,复为此词,两疏其义。事实则一见于诗,词不更及》(卓矣朱方叟)《天仙子》(四字沉沉天未醒)《天仙子》(秋老重阳看又近),《浣溪沙·九日》(病起登临瞩八荒)《蝶恋花》(记得堤边停画舫),《蝶恋花》(鸾镜频开朝更晚)《蝶恋花》(一夕霜风摧碧草)《雨霖令·秦襄虞茂才新得万年少先生隰西草堂图,彭城孙运锦摹恽道生

之作也。披馀三叹 辄赋此词 并索襄虞和之(紫桑松菊)《薄倖》(夕阳斜候)《春云怨》(海棠醉靥)等。

兹选二首。《浪淘沙》：“天际鸟飞还。极目层峦。更无人处独凭栏。可惜莺花三月暮，如此江山。春意已阑珊。夕阳红殷，子规啼歇百花残。忍令朝朝明镜里，不改朱颜。”

《薄倖》：“夕阳斜候。早一霎、车驰马骤。听凝碧、池头弦管，无限新声迭奏。更盈盈、游女妖姬，花间吉士频相诱，拼醉鲜罗繻，暗扶娇腕，不管鬟松钗溜。临胜地、称佳日，问眼底、伊谁怀旧。便宫槐夹道，风枝低亚，有情还拂行人首。沈郎消瘦。尽无言凝睇，枫棱如中深深酒。酒阑歌歇，剩我啼痕满袖。”

胡韞玉(1878—1947)，字仲民、颂民，号朴安，别署有忤、半边翁，安徽泾县人，著有《朴安斋词存》等，其平生大多在上海活动。本年在上海，参加了3月29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十次雅集。此次遇周芷畦于沪。他在《柳溪竹枝词序》中说：“民国三年三月，南社第十次雅集，遇芷畦于歇浦，置酒高会，朋辈多作豪语，拔剑起舞，有发怒上冲冠者。……序于榕城。”(《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高燮本年在上海，兹选词作二首。《减兰·鹑雏以所著红豆书屋近词见示赏以小词》：“深情如是，愿种漫天红豆子。两字相思，葬向心头一点痴。春风微逗，何事干卿池水皱。幽梦迢迢，酒浅愁深骨也销。”

《惜分钗·数日在松江约友数人为赏秋雅集，迟鹑雏、剑华不至，昨余返里，而两君适从张堰回松，相左于途，为填此阙寄之》：“桐阶响，空凝想，为谁特地将秋赏。盼相逢，各西东。两两差池，去燕来鸿。匆匆。眉痕约，鬟痕薄，烟波咫尺都成错。妙容

光,在何方?问讯佳人,膏沐犹芳。刚刚。”

春,李叔同曾来沪。他在《题许幻园夫人宋梦仙遗画》一诗“慈云渺天末,明月下南楼”句下注曰:“今春余过城南草堂旧址,楼台杨柳大半荒芜矣。”按,这首诗作于本年,时李叔同客钱塘。

吕碧城(1883—1943),一名兰清,字遁天,号明因,后改作圣因,别署晓珠、信芳词侣等,晚年法号宝莲,安徽旌德人,著有《信芳集》、《吕碧城集》、《晓珠词四卷》、《雪绘词》(未刊)等。本年来上海,参加了8月南社在上海徐园的临时雅集(《南社史长编》)。

林百举在上海,参加了南社3月29日在愚园举行的第十次雅集、南社5月24日在愚园云起楼的临时雅集和8月南社在上海徐园的临时雅集(《南社史长编》)。在沪期间,常与柳亚子、叶楚伦、陆子美等人游,有诗《偕亚子、子美、楚伦观春航 贞女血 剧,即事赠子美》等为证。

兹选一首。《清平乐·题 子美集》:“梅魂菊影,梦幻梨云境。夜夜春情缠未醒,偏又泪妆争靓。千秋云紫双传,名山绝业何年。好意知非轻薄,如珠语却成烟。下半为陆郎曲感作。”(《南社丛刻》第十一集)

庞树柏在上海。参加了南社3月29日在愚园举行的第十次雅集和南社5月24日在愚园云起楼的临时雅集(《南社史长编》)。常与周庆云、陈世宜、王蕴章、叶楚伦等人游,有诗《重阳前二日赴梦坡丈夜集分赋》等为证(详见《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词作有《念奴娇·题陈巢南笠泽词征》(垂虹亭畔)、《长亭怨慢·莼农属题填词图,感事怀人为赋此解》(正花外)、《桃源忆故

人·遁初周忌赋此吊之》(宋园寂寞棠梨雨)等(《南社丛刻》第九集)《念奴娇·为歌者朱郎幼芬赋》(传来银烛)《虞美人·戏赠雏鬟佩青》(吴侬生小吴阊住)《浣溪沙·与寄帆游徐园作》(十日馀寒不自支)《虞美人·花朝雨》(晓阴庭院天如墨)《桃源忆故人·吴江钮玉樵尝作七律,每句之首以“雨丝风片烟波画船”为限,戏效其体,约匪石、莼农同赋》(雨蒙蒙里春无影)《摊破浣溪沙·题楚伧分湖吊梦图》(何处当年午梦堂)按:根据陈世宜《上巳社集,是日值余初度》一诗及注释,可知叶楚伧也是在那次雅集时把《分湖吊梦图》展示给庞树柏的《桃源忆故人·寒食日欲展宋墓,积潦妨行,不果》(年年寒食江南住)《虞美人·花朝雨》(晓阴庭院天如墨)《桃源忆故人·钮玉樵尝作嵌字诗“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领句,戏效其体,约同社和》(雨蒙蒙里春无影)《惜黄花·黄花冈纪念日感赋》(荒冈千古)等(《南社丛刻》第十集)《水调歌头·三十自述》(识字始忧患)《忆旧游·周梦坡先生在杭州灵峰筑亭补梅,即写以图,复辑《灵峰志》以张之,出此见贻,敬题一解》(想烟霞结梦)《意难忘·梅魂难返,芳绪未荃,寒琼为余写图,因步清真韵依四声谱此》(眉捧宫黄)《木兰花令·旧元宵感赋》(一年几度逢三五)《浣溪沙·侵晓冒雨折梅供瓶》(雨洗烟疏作冷香)《踏莎行·盆梅著花,幽兰亦放,赋此宠之》(笛里寒多)《玲珑四犯·徐丈仲可招饮,得识王又点、李拔可两先生,席上赋程》(烛背鬓疏)《玲珑四犯·巢南席上即赠湘乡成君琢如,叠前韵》(月劝客樽)《浣溪沙·小阿凤楚产入都下勾栏,芳誉姚一时,罗瘦么赠以联云:“晞发阳阿吾老矣,添香么凤意如何。”惜阿字作平,余亦得一联,因足成小令投之》(日下繁香不自恃)《兰陵王·送龙尾移官武昌步清真韵》(晚潮直)《满路花·倦鹤见示感春之作,赋此酬之,叠清真韵》(栏腰湿柳烟)按:陈世宜原作《满路花》(敲窗柳絮风)《满江红·观演落花梦,即赠无恐、优游并示楚伧》(地老天荒)《念奴娇·春柳剧场观演,不如归,即赠绉士》(情根一点)

等(《南社丛刻》第十二集)《菩萨蛮·拟花间》(兰灯凉照流苏帐),《秋宵吟·莼农招饮,即席有作,踵和白石自度腔,协四声》(酒波明)《清平乐·古泥为余琢白石研题以此解》(支机剩石)《减字木兰花·题秦特臣淮海诗词丛话》(风流淮海)《贺新凉·题南徐淡庐梅花山馆读书图》(难觅琅嬛地)《剔银灯·夜饮若兰妆阁,次仲可丈韵》(秋在幽坊旧地),《剔银灯·题亚子分湖旧隐图,叠前韵》(劫处移家何地)《踏莎行·张园访菊偕匪石、莼农、楚伦》(病柳皱黄)等(《南社丛刻》第十三集)。

兹选四首。《桃源忆故人·遁初周忌赋此吊之》:“宋园寂寞棠梨雨。凄断声声啼宇。似怨乱红迷路。不见魂来处。女萝山鬼知何许。此日大招谁赋。剩有泪痕无数。流向潇湘去。”

《惜黄花·黄花冈纪念日感赋》:“荒冈千古。夕阳无语。望天涯,瘴云遮、旧愁来处。恶浪卷蛮江,多少英雄去。剩一片、鹧鸪声苦。招魂难赋。送春难驻。哭黄花,哭黄花、几经风雨。谁把掌中醪,浇取坟前土。认碧血、可曾销否。”

《念奴娇·春柳剧场观演,不如归,即赠绛士》:“情根一点,忽无端惹出,恨苗愁叶。记否相思堤上梦,三月落樱如雪。吹絮和香,搓花疑泪,同此惺惺惜。年芳总好,背人容易销歇。更是姑恶惊啼,子规暗泣,并作声声血。报道征颿江海起,真到别离时节。密誓成山,倩魂化石,万劫难磨灭。不如归去,茫茫还向谁说。”

《踏莎行·张园访菊偕匪石、莼农、楚伦》云:“病柳皱黄,衰荷卷翠。萧疏一角寻秋地,雁声送到画阑东。雕轮散尽斜阳里。”

袖沁香寒,帘摇烟碎。花枝也似人憔悴。不须消息问西风,思量别有心头味。”

吴梅仍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卢前编、徐益藩补《吴梅先生



西山。人前强学麴氍舞,酒后迁歌菩萨蛮。敢谓尚存鸿鹄志,无端来作入笼鹏。”似我耶不似我,然直以我为鹤矣。作小词以自况《梅放孤山梦短》《满江红·观落花梦 赠优游》《无量恩仇》《国香慢·兰皋始编 梅陆集 余作两绝句题之。继改 兰芳集 复索填词 用弁阳翁夷则商调 勉赋一解》《数点峰青》等(《南社丛刻》第十二集)《好事近·题娄东某夫人 红情绿意图》《灿烂玉交枝》《声声慢·题秦特臣淮海诗词丛话》《微云情绪》等(《南社丛刻》第十三集)《兰陵王·送友人南渡 用清真韵》《暮烟直》《大酺·寄中冷 鸿江 并怀眉孙》《问云边鸿》《洞仙歌·啼鸟不春……》《兰成老去》《倦寻芳·甲寅元夕 和梦窗韵》《烟飘绛蜡》《暗香疏影·梅郎来沪 槩子为谱 暗香、疏影 二阙 约予同作 逡巡未果。今梅郎已去两月矣 以梦窗体赋此 补志梅痕。槩子见之 其亦有歌逐云沉之感否耶》《绛仙秀色》《木兰花·送中垒之鸿江》《江城寂寞收灯后》《水龙吟·寿汪符生丈六十 用梦窗寿梅津韵》《引杯一醉芳春》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可能作于上海的还有《二郎神·用徐干臣韵》《晓来海气》,《满庭芳·春雨》《点点萦愁》《临江仙》《记与藐姑曾有约》《卜算子》《仙骨自珊珊》《点绛唇》《季挺孤标》《想见欢》《蛾眉淡扫为容》《好事近》《瘦影写横斜》《瑞龙吟·用梦窗韵 与中冷、中垒联句》《去年面》《玉楼春》《冥迷竟日催肠断》《踏莎行·题中冷春冰词卷》《巢燕愁深》《瑞龙吟·中冷书来 以近制新词见示 依元韵率作一解》《素天际》《西河·和清真金陵怀古 用元韵》(芳草地)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三首。《浣溪沙·徐园祭宋钝初书感》:“闹杏东风红划地,洒窗冷雨天垂泪,返魂香篆伤心字。大招一赋词犹费,千古潇湘呜咽水,女萝幽径啼山鬼。”

《满江红·观落花梦 赠优游》:“无量恩仇,天下事、从何说



起。都付与、水心词笔，水云涕泪。三径落红春去了，千年化碧魂归未。暮腾腾、一梦几时醒，鹃声里。吹玉笛，梅花坠。磨宝剑，桃花洗。倩江河淘尽，粉融脂腻。戟折沙沉亡国恨，海枯石烂伤心史。任悲歌、吹断奈何天，情不死。”

《洞仙歌·啼鸟不春，斜阳欲泣，予怀渺渺，悲从何来？偶检旧日词稿，觉伤心泪不可抑止也，用蒋剑人韵题词其上》：“兰成老去，只江南一赋，河洛辞亲别怀苦。更青桑、海底碧落人间，今古恨，进入啼风泪雨。壮情犹未减，冷逼青锋，起舞霜高孰心许。鹃血怕题残，系住残魂，随梦逐、沙鸥汀鹭。正一片斜阳满空山，任搅碎柔肠，丝杨千缕。”

王蕴章来上海，参加了5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云起楼的临时雅集（《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虞美人·迟菊影双清别墅不至，赋此奏记妆阁》（轻烟淡粉春如画）等（《南社丛刻》第十集）《迈坡塘·题金侣卿先生桐阴觅句图，为辟疆园主作》（是何人）《貂裘换酒·徐子彦宽自海陵监制署寄词相讯，倚此和之》（不见徐生久）《貂裘换酒·和徐彦宽》（孺子胡为者）《忆旧游·槩子来书道有明圣海之游，回忆去年今日正偕红买醉楼外楼时也。赋此索槩子和》（趁红酣蝶瘦）《瑶华·赋六三园绿樱花，同徐丈可作》（玲珑梅雪）等（《南社丛刻》第十二集）《鹧鸪天·西风树树，言愁欲愁，偶拈此解，奉和梦坡丈礼查感事之作》两首（消息无端误谢桥）（玉雁秋高语欲酸）《秋宵吟·此白石自度曲也，……》（暝蛩啼）《如此江山·题秦涤尘淮海先生诗词丛话》（断肠谁唱江南句）《貂裘换酒·钝根老友遁迹山中，憔悴可念。日前以红薇感旧记索题，率成此解，以为他日相思张本。钝根见之，当知余怀之渺渺也》（脱帽悲歌起）《太常吟·题亚子分湖旧隐图》（五湖归计太无聊）《鹊踏花翻·题天梅变雅

楼三十年诗徵》(古意斟愁)《好事近·四明周氏仿日人六三园风景 筑学圃静安寺南。梦坡约同涤尘、匪石及予往游。首赋五古一章纪事,涤尘以 迈坡塘 和之,余亦继声》(丛桂解留人)《点绛唇·孙北萱肇圻以所集定公句曰 缀珍集 见示 索题为赋二解》两首:(小擘吟笺)(浅醉闲吟)《减字木兰花·题武进庄纂诗女士手写 楚辞》(红丝小研)《偷声木兰花·题乐闲翁写生小册,册中画狸奴双睡,饥鼠窃食盘中糗,虫蚁蠕蠕行,争欲分其馀。润翁自题乐府短章,至有思理》(西风吹冷斜阳老)等(《南社丛刻》第十三集)《清平乐·菊影楼小坐口占》(抛残红豆)《百字令·偕忏红游双清别墅联句》(丝鞭席帽)《无俗念·徐丈仲可有才女曰新华,工书法,擅文笔。平居喜读佛家言,守贞不字,有北宫婴儿子之风。甲寅四月以侍母病忧劳成疾。母愈而女竟不起,年仅二十有一。仆曾披柔翰,目眇芳华,近睹遗真,心伤馨逸,感采云之易散,问观星而已移。率制芜词,藉伸哀诔云尔》(飞琼瞥影)《玲珑四犯·梅郎兰芳……》(璧月梦圆)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另外,词作可能还有《祝英台近·题钱警笙玉烟珠泪词》(药炉薰)《摸鱼儿·珍珠菜油俗宴客多用》(荡晴篙)《苏幕遮·太仓陈文玉笙宝书有才女曰佩萱,吟咏而外兼工绘事,尝绘清绿梅花小幅。其女婿王君慧言颜曰红情绿意图,遍徵题咏。笙红簧暖,活色生香,韵人韵事,如青鸟翡翠之婉娈矣。用红友体咏之》(剪红情)《寿楼春·题乌程张钧衡得配徐夫人韞玉楼遗稿》(寻圆姿仙乡)《洞仙歌》(刍尼卜罢)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四首。《瑶华·赋六三园绿樱花,同徐丈可作》:“玲珑梅雪,葱蒨梨云,试鸾绡红浣。亭亭小立,妆竟也、一角水晶帘卷。露寒仙袂,好淡扫、华清娇面。似那时、珠箔银屏,唤起九华人懒。 丝丝绿萼低垂,伴姹紫嫣红,不胜清怨。移根何处,只怅望、三岛蓬莱春远。明光旧曲,早换了、看花心眼。对玉窗、凤髻重

簪 吟入郑家魂断。”

《秋宵吟·此白石自度曲也 万红友疑为双拽头 改为三叠。戈顺卿引玉田 词源、朱子 仪礼经传通解 证为越调 且云 白石原词“古帘空”至“箭壶催晓”与下“引凉飈”至“暮烟帆草”句法既同 旁谱亦无少异 前“晓”字用六上四 后“草”字亦用六上四 可悟六字为杀声兼上四毕曲 与石湖仙同调 其中平仄无一字可移动 叶韵皆用上声 诸去声字尤为吃紧。考订音律可谓精审独怪。戈氏广川书屋之作仍与白石原谱多所出入。秋宵坐雨 万感如潮 倚声及此 敢云石帚之遗 聊正翠微之失 即呈庞二槩子、陈大匪石 并索同赋》云：“暝蛩啼 病鹤语。换了天涯芳序。华年短、渐思冷银床 恨裁金缕。

扫闲阶 浣绣圃。竟夕秋声无主。徘徊久 正悴叶辞枝 暗尘侵柱。 赋拟江南 忍更说、珠歌翠舞。忔红花褪 蘸碧云轻 影瘦旧眉妩。消息青鸾阻。那角屏山 心事细数。待何时、梦煮西窗 棋局箫局话夜雨。”（《南社丛刻》第十三集）

《清平乐·菊影楼小坐口占》：“抛残红豆 正是愁时候。一枕梨云春也瘦 强起梳头否。 帘痕月抱花腰 可怜如此良宵。记得良宵如此 去年双按琼箫。”

《玲珑四犯·梅郎兰芳玉歌珠舞 弁冕一时。来沪未久 旋复北行。沪之人勿能忘也。汪君兰皋有 兰芳集 之辑 槩子、鹧雏、楚伦诸君斐然有作 余亦继声》：“璧月梦圆。琼枝春笑 消魂绝代 平声如许。五湖归计早 料理扁舟去。何郎又添别绪。最难忘、玉箫吟苦。一集金荃 一声河满 商略莫迟暮。 宣南旧曾游处。记青吴紫凤 歌遍神女。曲终人不见 认取双眉妩。鸾笺试诉情深浅 有潭水、桃花能赋。教说与。重来约、成连俊侣。梅郎来海上 特与王凤卿偕。”

邵瑞彭来上海 词作有《齐天乐·自题 斜街惜别图 ,……》

(斜街花事匆匆过)《凤蝶令·重至沪上》(绿褪潮三尺)《柳梢青·六月自沪上至杭州》(车去如飞)《甘草子》(将暮)《虞美人·题余十眉寄心琐语》(当年双桨鸳湖路)《临江仙·八月徐园雅集》等(《南社丛刻》第二十集)。另外《步蟾宫·次更存见怀韵却寄》两首(江皋别夜堪惆怅)(春风熏染春人瘦),主要回忆他与陆峤南在沪浚交游之情事,其中第一首有“吴淞寒汐连宵涨”句就是证明(《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兹选三首。《齐天乐·自题斜街惜别图》,图中予与天梅等七人盖癸丑去国时摄影:“斜街花事匆匆过,西风又催人去。梦里关山,愁边金粉,都是寻常心绪。俊游易误。恁一听荒鸡,便成离阻。十万啼痕,明珠不化化尘土。江南归路千里。料他楼上女,目断南浦。来岁重逢,吴淞水暖,豈好沅盟圆聚。何消凄楚。且拍手高歌,渭城朝雨。写入冰奁,朱颜同惜取。”

《凤蝶令·重至沪上》:“绿褪潮三尺,红销玉一梭。人前吴语未曾讹,只恐襟痕还比去时多。有个摩登女,匆匆细马驮。当筵不肯为依歌,瞋我带他明月过黄河。未句九月留别诗也。”

《甘草子》:“将暮。扑面香尘,灯影迷琼户。昨夜段家桥,今日吴淞路。若过那时联床处。且莫把、长途轻数。一自登车别君去。便悄无风雨。”

胡怀琛在上海。他在《变雅楼三十年诗徵序》中说:“黄岩王葆桢亦剑公旧友也,昨岁与余遇于沪上。……民国四年春,泾县胡怀琛寄尘序。”(《南社丛刻》第十六集)

词作有《罗敷媚》(分明是个伤心地)《罗敷媚·夜雨》(芭蕉叶上宵来雨)《采桑子·匪石有此调题曰……》(天生是个风流地)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一首。《采桑子·匪石有此调题曰新移居跑马厅畔》,闻之

居人旧为吴中费某藏娇之所，词以纪之。余居与君为邻，依调填和》云：“天生是个风流地，昔作香窝，今又吟窝。占领春愁孰最多。

喃喃赓和诚多事，藏艳由他，索句由他。问我邻家管什么。”

俞剑华在上海，参加了南社3月29日在愚园举行的第十次雅集。寒食前后，离沪归里，陈世宜作词送之，俞剑华也依韵酬之。夏，来沪，参加了南社8月在徐园的临时雅集（《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淡黄柳·匪石……》（黄鹂语涩）（《南社丛刻》第十集）《满江红·楼外楼与可生、匪石联句》（携手高楼）《凄凉犯·观落花梦示楚伦并赠优游》（莺沉燕悄秦笙逗）《采桑子·和匪石新居，居旧为吴中某氏藏娇所，隔邻则名优潘月樵居也》（午阴薰透疏棂碧）等（《南社丛刻》第十二集）。

兹选二首。《淡黄柳·匪石以和白石道人“明朝又寒食”之作，送余还里，依韵酬之，即以为别》：“黄鹂语涩，寒凝东西陌。絮乱丝繁天愁恻。重把芳期误了，归意空梁燕应识。奈枯寂，离君正寒食。漫商略，五湖宅。忍长条折赠凄行色。古道斜阳，酒醒人远，墟落孤烟悄碧。”

《凄凉犯·观落花梦示楚伦并赠优游》：“莺沉燕悄秦笙逗，情苗恨叶多少。堕红一瞬，明珠宝剑，幻尘恹草。相思有鸟，向荒冢悲鸣树杪。最凄凉、山樵唱道，短碣淡微照。惆怅分湖曲，午梦堂空，返魂香杳。水云好事，妙翻将、怨红凄调。鼓入香灵，怕天也缘情顿老。叹人间、历历恩仇总未了。”

5月，柳亚子离黎里赴上海，参加了5月24日南社的临时雅集，这是南社同人在愚园云起楼为柳亚子重新加入南社所举行的欢迎会。柳亚子寓大新街，曾邀陈布雷来沪参加这次临时雅集。陈布雷在《子美集后序》里说：“甲寅孟夏之晦，南社社友会于沪

上。亚子以书抵予所,促速来。予来发笈展诵未审其寓址,然知亚子必寓大新街。以海上歌场如竞舞台、民鸣社皆于此焉。宅竞舞台者,冯春航实为其中坚,而民鸣社又陆郎子美献艺之所。故知亚子行李所寄非此将莫适也。既抵沪,亚子出所编《子美集》一厚帙见示。《《南社丛刻》第十集》5月,柳亚子在上海与陆子美同游,他在民国四年五月十三日写的《与汪兰皋书》里说:“去年今日海上与子美同游。”《《南社丛刻》第二十集》时傅钝安在长沙,匿伎人黄玉娇家累月,书来属赋《玉娇曲》以张之。是岁《春航集》、《子美集》先后出版(《柳亚子自撰年谱》,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姚锡钧在上海。暮春,作《兰芳集序》,其中说:“故兰芳旅沪月馀,余才得一二觐,然亦得集放翁句三绝为赠,虞山庞槩子和之。题兰芳小影词二阕,《生活日报》刊之。”(《《南社丛刻》第十二集》)

词作有《减兰·示亚子》(萍踪随遇)、《卖花声·寄申公》(烟破渺归鸿),该词有“幸有虬髯能慰我,高唱江东”句,而本年姚锡钧有诗《步访陈髯松江城西有作》,该诗有“陈然昔相见,望望须眉古。踪迹谁更念,握手春申浦”句,可知此词当作于上海地区。《虞美人》(帘纤微雨春风细)、《蝶恋花》(天上人间成小住)、《少年游》(有恨多情相逢未)、《念奴娇》(柳色长亭)、《减兰·题晚华小影》(樱桃无恙)、《浣溪沙·题晚华小影》(扑面西山翠似蓝)、《满江红·柬槩子》(几两湖风)等(《南社丛刻》第十二集)、《高阳台·题兰芳集》(茸帽欺寒)、《浣溪沙》(碧玉清溪宛宛流)、《浣溪沙》(绕郭青山一带斜)、《卖花声·雨望》(絮雨傍雕轮)、《点绛唇·阅辛亥年所作诗,有怀楚伦、亚子、浚南、道非》(玉版乌丝)、《菩萨蛮·白花惠赠徽墨湖笔,赋谢两解》(隃糜十斛无销处)、(龙蛇在手自觉风)等(《南社丛刻》第十三集)、《蝶恋花》(玉鸭烟霄寒恻恻)、《点绛唇》(九十流光)、《浣溪沙·刘三有“一天风雪艺黄精”之句,戏及之兼示其夫人灵素女士,文字游戏不

失雅谐,弗谓轻薄尔》(艺罢黄精自荷锄)《蝶恋花》(寒食清明都过了)《卜算子》(好是画帘疏)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

兹选二首。《满江红·柬槩子》:“几两湖风,吹词客、清哀如许。教打叠、迂倪稿子,数峰烟雨。松麈茗瓯清话了,残阳烟柳寻诗去。看冷香、咳吐满人间。君旧句‘冷香借诗吐’。谁和汝。人间事,总无语。孤山侣,悄延伫。算匆匆游袂,兴亡休数。选弩谁徵吴越记?骑驴难觅韩蕲墓。蕲王墓在苏州灵岩。借鸥夷、一舸送君归,黄歇浦。”

《高阳台·题兰芳集》:“茸帽欺寒,螺杯困醉,风怀销尽而今。一角蓬山,禁他青羽沉沉。韩潭依旧如霜月,更绿杨、门户难寻。剩销魂,花落江南,法曲重寻。成连海上凭谁忆?有汪伦送汝,千尺情深。细写春愁,乌丝格界泥金。书成更要香魂护,拾落花、薰过春阴。待明年,化作幽芳,开遍江浔。”

洪为藩,字白苹,义徵人。本年来上海,参加了5月2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云起楼的临时雅集(《南社史长编》)。

兹选其词作一首。《一剪梅·海上重游,获交子美,谱此以赠》:“春去江南何所之。花化香泥,柳剩残枝。相逢一笑且开眉,漫道相知,且诉相思。太息人间万事非。君也含悲,侬也含悲。樱桃红了绿梅肥,风又凄凄,雨又霏霏。”按:其词有“春去江南何所之。花化香泥,柳剩残枝”句,根据时令,此词当作于词人来沪参加临时雅集之际(《南社丛刻》第十一集)。

潘有猷,字公展,吴兴人。大约自1912年始,潘有猷旅居沪渎。其《金缕曲·故友逸鸣作维摹观身想,余怀渺渺,重又感焉,谱此寄之》(梦六桥风月)词中有言:“记当年,吹箫击剑,江山吟别。哭过鄂王坟侧路,渍冷三年碧血。苍烟里徘徊凄绝,从此飘零

黄歇浦。”此后几年，潘有猷有词数首，一并记于此处：《满江红·落花梦》可歌可泣，优游饰杜慧君有天人之誉。惜予缘慳不获领略，因以此赠之》（《儿女英雄》）《薄倖·观怜影演恨海》（《珍偶方辀》）《贺新凉·病夜》（《寂寞西楼月》）《清波引·题亚子分湖旧隐图用白石韵》（《夕阳依浦》）《醉太平·题瘦鹃香艳丛话》（《风飘雨潇》）等（《南社丛刻》第十六集）。

兹选二首。《薄倖·观怜影演恨海》：“珍偶方辀。梦佳期、柔情似水。无端禁、城惊烽火，凤泊鸾飘千里。最断肠、应是今宵，魂牵梦绕无言里。恨漠漠烟林，萋萋芳草，偏又王孙分袂。空怅望、寒山雁，惟暮霭、苍烟无际。闻椒房莲帐，香车宝马，檀郎裘敞吹箫矣。报伊情泪。叹黄衫、虚合红绒，燕系侬心碎。声声杜宇，深院维摩顶礼。”

《贺新凉·病夜》：“寂寞西楼月。隔纱窗、玲珑锁影，窥人呜咽。袅袅炉香闲惹梦，冷艳波一叶。看雨后、愁云千叠。一夜东风吹泪尽，剩杜鹃啼瘦灵芸血。残睡醒，更凄切。才非司马无端渴。怎多情、天涯芳草，王孙难别。子夜蜀宫歌一曲，羨煞冰肌玉骨。便回首、香灯明灭。月底吹箫愁咽未，莽乾坤幽恨和谁说。何处笛，也哀彻。”

## 1915 年

（民国三年甲寅十一月十六日至民国四年乙卯十一月二十五日）

吴灏编选《历代名媛词选》，次年重新影印。郑文焯《荅雅馀集》有吴兴朱氏无著庵刊本。

劳乃宣、冯煦、沈曾植、朱祖谋、潘飞声、况周颐、周庆云、沈惟贤、徐珂、徐自华、王国维、陈栩、高燮、于右任、徐



蕴华、庞树柏、吴梅、陈匪石、叶玉森、王蕴章、白炎、陆峤南、叶楚伦、柳亚子、王德钟、丁在三、邵瑞彭、陈洪涛、顾余、周斌、刘鹏年、高翀等在上海地区。

1月1日《小说海》月刊在上海创刊,黄山民任主编,其中也发表诗词。2月《七襄》杂志停刊。3月15日,倪羲抱主编的《双星杂志》(后改名为《文星杂志》)月刊在上海创刊,其中发表词话内容。

2月4日,春音词社的组织活动在上海运作。此时,组织者庞树柏、陈匪石、王蕴章、徐珂、白炎、叶玉森、吴梅、叶楚伦、姚锡钧等皆在上海。他们推尊词人朱村为长,此年前后相互之间多有唱和之作(《民国日报》1916年10月18日)。

3月《南社丛刻》第十三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35位词人共138首词。5月9日,南社第十五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5月《南社丛刻》第十四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21位词人共164首词。10月17日,南社第十三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

劳乃宣于十月由兖州登火车至浦口,渡江易夜车至上海,居章一山家,勾留旬馀,晤旧交多人(《纫叟自定年谱》)。

本年,冯煦词作有《霜花腴·次乙卯哈园九月韵》,为古微前辈同年题校词图(《嫩寒虚阁》)等。

三月,沈曾植因王国维之请畅谈古音韵之学。与诸老重立逸社。四、五月赴杭,重游西湖(王蘧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词作有《摸鱼子·题劳玉初釜山隐居图,和自题韵》(釜山青)《眉妩·初月和韵》(乍鱼霞晕里)《阳春·新年和天琴,用梅溪韵》《山花子》(篱外高枝厚朴花)《临江仙》(安石榴花开几次)《疏影·汤愚峰画菊,仁庵弟属题》(东篱采罢)《六丑》(问簸钱堂上)《最高楼》(五更转)《霜花腴·彊村示我九日词,感和》《碧澜霁色》《念奴娇·曹秋岳竹垞图今藏王息存处,出以索题,追和元韵》(华阳旧馆)等(《曼陀罗寐词》)。

兹选三首。《眉妩·初月和韵》：“乍鱼霞晕里，一掐新黄，夜隙晚妆点。薄妒瑶台影，眉峰蹙，人天寂寞心眼。春宵未展，两纤纤桂叶描懒。认微步，碧海归来夜，怯罗袜尘浅。留伴箏和琴散，共玉清寂照，银渚低案。绰约霜娥袂，掺离绪，春江愁夜潮满。钩帘慢卷，只暗尘火树斜见。尽独处长娥，山河影再生愿。”

《最高楼》：“五更转，啾啾大行星，不寐得先醒。万家梦里浑安帖，九霄露下忒清冷。与丁宁，日莫出，事休生。也漫道、山河皆幻影，也须信、果瓜成笃病。跳丸去，没前程。蜨螭字画随涎出，蚸蚁鼓吹为官争。碧翁翁，秋自瘦，泪难晴。”

《霜花腴·彊村示我九日词，感和》：“碧澜霁色，敛新寒、秋山为整妆容。鼻孔禅撩，颠毛病秃，还来落帽西风。人间断蓬。著泪痕、染遍江枫。度关山、万里云阴，伤禽不是楚人弓。古往今来多事，尽牛山坐看，哀乐无穷。坏井蛙声，危柯蚁梦，台边戏马匆匆。骑兵老公。莫青袍、误了吴侬。仗萸觴、辟恶湔愁，愁来还荡胸。”

朱祖谋时来上海。《彊村校词图》有两幅，一为苏州顾西津绘，一为安吉吴昌硕绘。因为朱彊村在词坛的特殊地位，尤其是他校刊唐宋金元人词二百馀家，《彊村丛书》夙已追汲古而抗四印。一时名流，题赠殆遍（赵尊岳《蕙风词史》）。尤其以寓居或旅经上

海的词人题词为多。

词作有《六么令·和况夔笙》(碧纱烟语)《高阳台·花朝渝楼同蒿叟作》(短陌飞丝)《夜飞鹊·乙卯中秋》(金波暖斜汉),《霜花腴·九日哈氏园》(异乡异客)等(《彊村语业》);《高山流水·宋徽宗松风琴》(故宫法曲冷朱弦)《眉妩·题河东君妆镜》(认文回蟠凤)等(《彊村集外词》)。本年还为况周颐《餐樱词》题词《还京乐》(倦怀抱)《餐樱词》又见《彊村集外词》)。

兹选三首。《六么令·和况夔笙》：“碧纱烟语，恩怨无端的。分明宋墙东畔，帘箔几重隔。扶梦花灯宛转，不照伤心色。后期今夕。青天碧海，未道相思是无益。蜡炬灰犹有泪，惜别筵前滴。罗带诗本无题，出意机中织。千万秦筝素手，莫放危弦急。凤惟空席。能拼憔悴，知否金钗未堪翳。”

《霜花腴·九日哈氏园》云：“异乡异客，问几人、尊前忘了飘零。鸿响天寥，菊迟秋倦，池台乱倚霜晴。坐无老兵。负旧狂、休泣新亭。镇填胸、块垒须浇，酹愁不与酒波平。多难万方一概，便知非吾土，已忍伶俜。金谷吟商，玉山醉解，消磨半日浮生。画阑更凭。莽乱烟、残照无情。要明年、健把茱萸，晚香寻旧盟。”

《眉妩·题河东君妆镜》：“认文回蟠凤，影落惊鸿，秋水半规晓。篆取相怜意，菱花瘦、娉婷妆伴巾帽。秀眉倦扫。映东、红豆枝小。忺情是、一片沧桑影，带风絮愁嫋。谁料。玉台人老。剩故山蘼冷，铜晕孤照。桐发抛残后，诸天泪，春来肠断花貌。绛云恨绕。费麝香、红翠多少。记亲见圆姿，和月满、媚笑。”

潘飞声词作有《风入松·题周梦坡海上获琴图》：“君家门对浙江潮。明月一琴招。成连去后知音渺，叶清商、雅韵都遥。梦里水晶宫阙。松风赠与潇潇。琴名风入松，为松雪水晶宫物。鸥波螺黛对花描。艳福羨谁销。紫桑陶翟传偕隐，视鸾凰、暮暮朝朝。

朝。我是水云道士，七弦呜咽难调。”（《说剑堂词集》）

本年前后，况周颐与朱祖谋交往甚密，二人以咏樱花为词题，相互唱和多首。岁末，况周颐《餐樱词》成。况周颐在上海写的《餐樱词序》说：“余自壬申癸丑间即学填词，所作多性灵语，有今日万不能道者，而尖艳之讥在所不免。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唐共晨夕。半唐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戒，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斟酌，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逐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半唐亟奖藉之，而其他无责焉。夫声律与体格并重也。……壬子已还，辟地沪上，与沅尹以词相切磋。沅尹守律綦严，余亦恍然向者之失，断不敢自放。《餐樱》一集除寻常三数熟调外，悉根据宋元旧谱，四声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于沅尹与得力于半唐同。人不可无良师友，不信然欤！大雅不作，同调甚稀，如吾半唐如吾沅尹，宁可多得？半唐长已矣。于吾沅尹，虽小别亦依黯，吾沅尹有同调焉，岂过情哉？乙卯风雪中，沅尹为镌《餐樱词》竣，因略述得力所由，与夫知爱之难，为之序，与沅尹共证之。岁不尽六日夔笙书于餐樱牖。”（《蕙风丛书》）

况周颐撰辑《绘芳词》成。赵尊岳《蕙风词史》说：“乙丑（按：应为乙卯）之后，项城秉国，已有僭位之思。时先生撰辑《绘芳词》成。”《绘芳词》撰录古今咏美人词，自发迄影，几百餘阕。有前人所未赋者，先生为之补撰之，题曰周夔，又有托卜娱之名者。其《高阳台》一首，托诸玉颜，自致沦落之思，读之辄为雪涕云。”

本年，况周颐在朱彊村的要求下，也为春音词社作社课。赵尊岳在《蕙风词史》里说：“其时海上有词社，徐仲可、王莼农、周庆云诸君奉彊村为社长。先生填词，独往独来，初未入为社友，而彊翁促为社课，始赋《高阳台》。”即《高阳台》（网户斜曛）。

词作有《莺啼序·为徐积馀题定林访碑第二图，访碑五人，其一

余也 距今十七年矣》(吴云澹摇梦影)《烛影摇红·甲寅除夕》(问讯梅花)《高阳台·和沅尹社作韵,我非社中人也》(网户斜曛),《花犯·和沅尹赋六三园樱花,今年花时,缶庐、沅尹同游,余病足弗获与》(数芳期)《减字浣溪沙·余赋樱花词萎矣,率羌无故实,偶阅黄公度日本杂事诗注及日人原善公道先哲丛谈,再占此九调,时乙卯大署前一日》九首(烂漫枝头见八重)(万里移春海亦香)(不分群芳首尽低)(何止神州无此花)(画省三休伫玉珂)(舜水祠堂璨雪霞)(何处楼台罨画中)(且驻寻春油壁车)(翦绿裁红四十词)《还京乐·为沅尹题 彊村校词图》(坐苍翠)《清平乐·自戊戌迄乙未,余客都门,同半唐校宋元词,最如干家,即四印斋所刻词也。今半唐之墓木拱,所刻词不复可得,因题 彊村校词图 不能无感》(词仙去后)《定风波》(未问兰因已惘然)《玉团儿·示维瑀字佩双》(酥搓膩粉琼莹质)《戚氏·隐括近作 减字浣溪沙·咏樱花 九首词成 彊略具所用典,其言中寄托与夫言外之意,得十之二三而已,为樱花词第十五》(倚珍丛)《小重山·暮春之初赋樱花词调 花犯,有句云“沧州金粉泪”,以四声稍未调,易之,沅尹甚以为惜。因率占此解用之,盖亦在十四调词外者》(何止相逢非故乡),《绕佛阁·读半唐自定词,怆然赋此》(漱兰九畹)《八归·题张子苾祥龄 半篋秋词》(吴霜鬓点)《眉妩·马湘兰印石方径一寸弱,高一寸七分强,白文“听鹈深处”四字,边款“王百穀兄索篆赠湘兰仙史”。何震按,南昌彭介石持沙 拙老笔记云:旧有马湘兰印寿山石,方径寸四五分,厚三分馀,瓦纽白文“浮生半日闲”五字,边款“壬子穀日偕蓝田叔、崔羽长、董元宰、梁千秋社集西湖。舟中,女史马湘兰索刊雪渔(震字)。”此印惜未见,后段及之》(怅湘花纨影)《隔浦莲近·杭州人来言湖上荷花盛开,为占此调依梦窗体》(衡皋不度佩响)《品令·缶庐来言六三园荷花甚盛,翌日沅尹见过,乃曰殆将残矣,戏占此解。园中绿樱花绝佳,令人作除却巫山想》(倦游心),

《垂丝钓近·忆黏湖》湖在桂城西偏，湖上有楼，旧西门城楼也，俗名榕树楼，楼前榕树相传李唐时物。湖水空翠澄鲜，如镜新拭。峰峦匝，楼阁参差。方春万柳垂丝，夏则红香千亩。昔放翁于桂林山水有诗境之品题，此则词境也。别来三十年，每忆青蓬玉勒，少年情味，不无怅惘久之。《低偏树古》《减字浣溪沙·无米戏占》《逃墨翻教突不黔》《减字浣溪沙·拟新莺词》《小立虚廊忽听虫》《丹凤吟·赠沅尹》按：樵歌商羽。《秋宵吟·卖书》《减山藏》《玉京谣·徐仲可以其女公子新华山水画稿二帧见贻，冰雪聪明流露楮墨之表，于石谷麓台胜处庶几具体，为谱夷则商犯无射宫腔，即以答谢》（玉映伤心稿）《风入松·宋徽宗琴名松风》（北来征雁带魂销），《风入松·前题，禁前调所用典》《故宫风雨咽龙吟》《风入松·前题第三咏，仍前禁体》《苍官拥仗凤鸾鸣》《风入松·前题第四咏，仍前禁体》《层楼倚翠万松岭》《恋绣衾·拟存悔词》《鹦帘丝雨茉莉香》《西江月·乙卯七月二十五日，梦中哭醒口占》《梦里十年影事》《鹧鸪天·忆梦再占》《苦恨疏钟送夕晖》《解连环·乙卯中秋，和沅尹夜飞鹊》《露香金粟》《定风波·九月五日咏牡丹，或曰非时，沅尹曰非非时》《百宝兰边蜂蝶忙》《多丽·秋雨》《碎秋心》《霜花腴·哈园九日同沅尹作，园主人哈同犹太人》《撰幽载榼》《紫萸香慢·九日再赋》《凭危阑》《最高楼·雨夕饯秋》《风和雨》《鹧鸪天》《如梦如烟忆旧游》《浪淘沙·饯秋明日咏菊》《犹有傲霜枝》《徵招·沅尹将之吴门，有书来云：虽小别亦依黯也。赋此报之》《清琴各自怜孤倚》《鹧鸪天·得明正德补版元本尔雅，残破特甚，补缀成篇，赋此题后》《老向书丛作蠹鱼》《玲珑玉·元姚云文，字圣瑞，高安人，有江村遗稿，当是倚声专家。紫萸香慢、玲珑玉，皆自度曲，声情悱恻，饶弦外音，余极喜之。今年九日既赋紫萸香慢，寒宵无聊，更昉此调。圣瑞咏雪，余则咏霜，此题盖廛有作者》《无恙危阑》《南乡子》《秋士惯疏萧》《曲玉管·忆虎山旧

游》(两桨春柔)《醉翁操·外国银钱有肖像 绝娟倩者或曰自由神,亦有其国女王真像》(婵媛,荇颜,蓬山)《醉翁操·一九初交……》(凄然、春研、含暄)《醉翁操·为沅尹赋与客谈人变虎事》(枢星、之精、堪惊)《声声慢·遥夜坐愁和梦窗韵》(萦愁香篆)《浣溪沙·沅尹往还苏沪间 蟾不再圆 骊辄一唱 感时惜别 情见乎词》(身世沧波夕照边)《千秋岁引·连句诗自汉时有之 连句词未详所自始。沈雄 古今词话 张枢言席上刘巨源、僧仲殊在焉 命作西湖词。巨源口占云“凭谁好笔 横扫素缣三百尺 天下应无 此是钱塘湖上图”。仲殊应声云“一般奇绝 云澹天高秋夜月 费尽丹青 只这些儿画不成”。又命赋梅花 仲殊先吟云“江南二月 犹有枝头千点雪 邀上芳尊 却占东风一半春”。巨源续和云“尊前眼底 南国风光都在此 移过江来 从此江南不复开”。调减字木兰花 此连咏体也。乙卯长至后五日 与沅尹昉为之》(玉宇琼楼)等(《餐樱词》,见《蕙风丛书》)。

兹选五首。《烛影摇红·甲寅除夕》:“问讯梅花,早春消息残寒外。小窗儿女自团圞,幽恨凭谁解。往事思量莫再。隔朦胧、金炉翠霭。为谁诗鬓,苦恨销磨,年年春在。 鬯好屠苏,引杯不分愁如海。椒红柏绿总依然,谁念朱颜改。梦里风云万态,作兰夜、笙歌一派。此时情味,减了年时,东阳腰带。”

《高阳台·和沅尹社作韵 我非社中人也》:“网户斜曛,铜街薄暝,窥人柳眼犹青。几换晴阴,东风又绿林亭。流莺劝我花前醉,怕花枝、万一多情。最愁人、何处高楼,今夕残筇。 韶华不分成萧瑟,奈江关庾信,略约平生。戏鼓觞箫,尊前尽费春声。蘼芜特地伤心碧,算年年、总负清明。更何堪、旧垒红襟,来话飘零。”

《西江月·乙卯七月二十五日 梦中哭醒口占》:“梦里十年影事,醒来半日闲愁。罗衾寒侧作深秋。清泪味酸于酒。 何处伤心不极,此生只恨难休。眼前红日在帘钩。听雨听风时候。”

《多丽·秋雨》云：“碎秋心。断鸿残角疏砧。更何堪、潇潇飒飒，黄昏付与愁霖。问谁消、虫声四壁，知难醒、蝶梦重衾。败叶阶前，孤桐井畔，丝丝浑似泪沾襟。美人隔、红墙壁汉，尘世自晴阴。重阳近、横空作暝，见说登临。锁姮娥、浓氛惨结，西风消息侵寻。费香添、猊薰恁热，兼露滴、鹤警还瘳。变徵无端，移宫未稳，邻家铁笛入云深。向此际、违寒避湿，菊酿索浓斟。沧江晚、斜阳回首，恨满烟林。”

《醉翁操·一九初交寒消未几，海滨风日饶有春意，天时人事，我愁如何，倚此索隘庵、孟劬、沅尹和》云：“凄然。春妍。含暄。渺风烟。堪怜。南鸿为谁愁惊寒。雪明霜暗何天。凭画栏。有恨付无言。隔软红几家管弦。艳阳错认，生怕啼鹃。玉钟翠袖，回首承平少年。花有香而歌前，柳有阴而吟边。何因青鬓斑，多情无韶颜。阻梦万千山。乱云残照春忍还。”按，《近代词钞》作：“含暝”，误，应为“含暄”。

周庆云参与组织春音词社，初夏为第一集。《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说：“府君创春音词社，初夏为第一集，以樱花命题，调限花犯，推朱沅尹年丈为社长。先后入社者有朱沅尹、徐仲可、庞槩子、白也诗、恽季申、恽瑾叔、夏剑丞、袁伯夔、叶楚伦、吴瞿安、陈倦鹤、王莼农诸先生。”

春音词社同人秋集于双清别墅，周庆云携宋徽宗松风琴、赵松雪风入松琴徵题，并为抚数弄，接着游学圃，再集晨风庐晚酌。叶楚伦、陈倦鹤、庞槩子、王莼农等人有即席和君之作（《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沈惟贤词作有《烛影摇红·春晓观梅有感和王晋卿》（侵晓池塘）、《宴清都·乙卯国庆日感赋和清真》（曙色催箫鼓）、《六么令



·和小山,寓洪宪事》三首〔曲阑鹦鹉〕〔绿波春转〕〔越罗新样〕等(《平原村人词》)。

兹选一首。《宴清都·乙卯国庆日感赋和清真》:“曙色催箫鼓。金风拂、几声羌管徐度。清秋燕子,依依欲觅,旧家门户。蓬菜只是高寒,算别有、霓裳俊侣。怎怪得、纨扇须捐,千金枉索人赋。伤心怕听离弦,巾车待发,河满声苦。天涯又恁,云僝雨僽,卷斜阳去。黄华转约重九,问载酒、人来甚处。更眼中、不见旌旗,那时见否?不半月,本初背誓,武帝旌旗见矣。”

徐珂(1869—1928),字仲可,浙江杭州人,著有《纯飞馆词》五卷、《清代词学概论》等。徐珂曾受业于词人谭献,1902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此后多在上海。

本年在上海地区,词作有《花犯·春音词社第一集赋樱花》(抚危阑)《祭天神·题李云谷残砚拓本,视为马夷初藏,昨拓以见贻。谱此题之,题上有陈白沙铭,屈翁山所书》(倚小楼江上听疏雨)《浣溪沙·松江重九》(客里佳辰菊已残)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

兹选二首。《花犯·春音词社第一集赋樱花》:“抚危阑,看花倦眼,斜阳迟残醉。玉窗何地。拼寸许芳心,轻负姝丽。海天恨远孤根倚。琼阴扶困起。便与说、佳期蓬岛,啼鹃春万里。嫣然弄姿殢东风,邻墙畔总是、蛮妆红紫。仙路迥,倾城色黯销英气。馀寒外、翠苔更点,莺燕妒、枝头空绣绮。漫记省、旧家眉妩,前尘寻梦里。”

《浣溪沙·松江重九》:“客里佳辰菊已残,晚来哀角起重关,故园消息白云端。一蝶窥帘秋影瘦,万鸦沉郭夕阳寒,倚楼山色有无间。”

3月,王国维自日本来沪,曾向沈曾植请教古音韵之学(王蘧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这次与沈曾植相识在4月中旬。据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说,本年4月上旬,罗振玉亦自日本回国,王国维迎之上海。中旬,罗振玉介绍王国维与沈曾植相见。当时沈曾植住在麦根路11号,王国维遂往请教,问以古音韵之学,相谈颇洽,遂定交。其中,王国维所撰的《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一书就得益于沈曾植的启迪。本月,王国维又随罗振玉赴日本。

陈栩于本年前后来上海。倪壮青于1916年在《栩园丛稿》序言里说:“比年以来,不慧(即倪壮青)还里,而先生已辞吾邑。不慧来申,而先生又早离上海。遇合之艰,参商有同慨焉。”

本年高燮在上海地区,兹选三首。《卖花声·夜读磨剑室词,集定庵句题之》:“吟淡口脂痕,泪也纵横。亦狂亦侠亦温文。一卷临风开不得,人瘦三分。梦醒转沉吟,细剔龛灯。词家从不觅知音。辛苦痴怀何用诉,似我秋心。”

《蝶恋花·花朝日作》:“卷起湘帘搔首伫,寂寞闲庭空见斜阳去。万种愁思无着处,缠绵欲向花魂语。墙外杜鹃啼不住,啼得声干似诉花无主。昨夜东风风又雨,梅花吹落知无数。”

《临江仙·观家庭恩怨记新剧》:“万箭攒胸肠欲断,当场一哭难胜。牵衣挽袖剧酸辛。哥哥行不得,声泪已如倾。蓦地奇冤何处诉?呼天天也无灵,可怜到死未分明。鸳鸯生拆散,骨肉太无情。”(《高燮集》)

徐蕴华来上海,参加了5月9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二次雅集,并与春音社诸子有唱和(《南社史长编》)。这次徐蕴华在上

海遇周斌,为周斌《柳溪竹枝词》题诗。她在《题芷畦柳溪竹枝词》一诗的序言里说:“余有辽沈之游,道出沪渎。芷畦约饮旅次,出新卷徵题。翌日海涛摇漾中倚窗展吟,即答两绝。”(《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兹选一首。《花犯·赋樱花,步调和春音诸子》:“隔蓬莱,飘云一片,胭脂洗芳雾。虎飏微动。恁斗取铅华,鼓点催暮。北州血溅移根苦。凄情鸿鹄诉。奈转首、东邻一笑,窥人终肯顾。仙娥岂屑作秾妆,笠篴咽翠帷、依稀回护。遭碧水,潜勾引,妩春应妒。休羞看、并肩绰约,只曾向、层台承玉露。怎料得、莲前梅后,南天花作絮。”(《南社丛刻》第十七集)

庞树柏在上海。词作有《霜叶飞·挽沈职公母夫人赵节孝用梦窗韵》(《望云愁绪》)《花犯·樱花》(《望蓬莱》)《点绛唇·别馆梦中诵梦窗‘夜来风雨洗春娇’句,醒而闻帘外雨声,感赋》(《晓帐凄迷》)《秋蕊香·为桂姬写桂花小帧,题此》(《半天香雾》)《眉妩·河东君妆镜拓本》(《算年华空数》)《瑞龙吟·徐园春音词社雅集,用清真韵》(《淞波路》)《好事近·池亭见西湖柳作花纤研可爱,以小令赋之》(《怯雨复羞烟》)《采桑子·立秋夜作》(《安排翠竹裁新句》)《霜叶飞·题钱塘丁竹舟松生两先生风木庵图,用梦窗韵》(《雁声牵绪》)等(《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兹选二首。《眉妩·河东君妆镜拓本》:“算年华空数,粉劫难消,留此翠鸾影。漫把丹黄废,柳诗‘香奁累月废丹黄’。蘼芜怨,啼妆曾见珠莹。旧缘暗省,伴夜<sub>红</sub>、相照肩并。柳诗‘银<sub>红</sub>一夕为君圆’。又秋水、一棹芙蓉里,爱眉样添靓。垂老尚书多病。尽钿钗同在,巾帽慵整。勋业频开否,南朝事、歌残琼树谁听?绛灰易冷,看柳星、天上犹炯。记诗语回环,花月好忍重永。背铭诗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按:《庞槩子遗

集》中该词为《眉妩·曹君直藏有唐镜,为绛云楼旧物。镜背铭云:“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啖点妆成。”即查他山金陵杂咏,所谓“宗伯莅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临池。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镜背词”也。丁丈秉衡尝以君直手拓本见遗,因题此解》(算华年空数)。

《瑞龙吟·徐园春音词社雅集,用清真韵》:“淞波路。犹有暝翠笼烟,晚香漂树。伤春残客重来,画栏倚遍,寻诗甚处。‘予自甲寅春日赏梅于此,不到园中已一年有半矣’。共延伫。输与傍人秋燕,久栖堂户。花前待说相思,倚樽忍记,新亭对话。多少沧桑余影,凤愁徽冷,鸾羞奁舞。‘时梦坡丈以宋徽宗琴,予以河东君镜先后徵题’。空费几回哀吟,人事非故。零星醉墨,分补题襟句。还应念、灵峰旧梦,吴皋幽步。料理疏狂去。休教酒醒,翻牵恨绪。青鬓惊霜缕。无奈又、催归车尘吹雨。俊游自惜,一般萍絮。”

吴梅仍在上海民立中学任教(卢前编、徐益藩补《吴梅先生年谱》)。

词作有《金缕曲》一首。这是与友人任澍南联句之作。他在《蠡言》云:“虱处申江,为糊口计耳,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闲时自思,往往破涕而笑。友人任澍南(光济)云:‘若得二万金,即可安居读书矣。’余曰:‘此是上清仙福。吾辈穷措大,只好傍残羹冷炙讨生活耳。’相对太息。久之,余曰:‘读韩昌黎《送穷文》文,穷偏送不去;读子厚《乞巧》文,巧又乞不来,历落嵌崎可笑人,我辈之谓也。’因联句成《金缕曲》一首云。”

兹选一首。《眉妩·赋河东君妆镜拓本》云:“算冰苔千点,雨叶双波,消损旧眉妩。照取春红豆,琴河梦、菱花犹记前度。翠鸾自舞。绊柳枝、连爱成缕。笑眠起、一样临池里,作如是观否。分付。评量妆谱。怎润东人老,巾帽非故。零落靡芜怨,

清霜后、朱楼谁问仙姥，鬓华细数。剩绛云、艳空空补。又魂断沧桑，圆月影、怕回顾。”（《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陈匪石在上海，任《民信日报》、《民国日报》记者（隋璧《陈匪石传略》）。在上海见到陈元龙注的《片玉词》十卷（黄菱圃藏本）。他于1921年清明日所写的《校清真集跋》中说：“陈元龙详注《片玉词》十卷，阮芸台、汪闳源均审定为宋槧。今尚存两部，一黄菱圃所藏，一孙驾杭所藏。黄藏本后归叶德辉。乙卯（1915）有书贾携至沪淞，余曾见之。书衣有菱翁跋语并三绝句。王莼农蕴章因录入所作词话中。”参与了春音词社的组织和运作活动，参加了5月9日、10月17日南社于上海愚园举行的第十二次、十三次雅集（《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石湖仙·亚子故居为陆辅之桃园遗址。既移家梨川，乃为《分湖旧隐图》记之。甲寅秋暮，驰书索题。荏苒数月，倚此寄之。时乙卯元旦后一日》（江波烟渚）等（《南社丛刻》第十四集）；《减兰·题丁氏风木庵图》（数椽老屋）《蝶恋花·四年国庆日》（一夜西风摧碧树）《霜花腴·菊花和梦窗韵依四声》（泪丛怨色）按：此词后来修改为《霜花腴·菊和梦窗》（泪丛旧色）（见《陈匪石先生遗稿三种》）《瑞龙吟·淞滨久客……》（长堤路）《甘州·送重山二弟之京师》（正潇潇暮雨做清秋）等（《南社丛刻》第十七集）。《眉妩·赋河东君妆镜拓本》（记词龙江上）等（《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兹选二首。《瑞龙吟·淞滨久客》游赏多在徐园，离合悲欢事乃万状。乙卯立秋前一日，春音社又集于此，槩子和清真此调见示，率同其韵》云：“长堤路。还见冷翠侵苔，暝烟笼树。枝头声咽残蝉，院槐自老，新凉处处。漫回伫。前度绽桃春晚，笑窥帘户。年年换却秋风，旧时燕子，西窗倦语。重鼓探芳馥兴，采菱低唱，垂杨慵舞。桑海泪中相看，人半新故。冰弦掩抑，无限伤

心句。凭谁话,江皋佩影,幽廊屣步。过眼繁华去。题襟剩有,诗情酒绪。平剪愁千缕。偏又是、纷纷梧桐吹雨。梦痕暗结,一天云絮。”按:此词后来修改为《瑞龙吟·乙卯秋初陪彊村翁游扈西林和清真同槩子作》(长堤路)。(见《陈匪石先生遗稿三种》)

《甘州·送重山二弟之京师》:“正潇潇暮雨做清秋,西风动江城。贴灯窗双影,绳床碎语,浊醪深擎。别绪千丝未理,津鼓促征程。昨夜微霜雁,寒阵初惊。莫重话飘蓬身世,渺故园一角,梦委荒荆。况风尘催老,华发渐星星。望长安、浮云轻蔽,幻古愁、桑入海波腥。叮咛语、有宫驼泪,休洒新亭。”按:此词后来修改为《甘州·舍弟仲由于役幽燕,道经上海,信宿而别》(正潇潇、暮雨作新秋)。(《陈匪石先生遗稿三种》)

叶玉森(约1885—约1932),字中冷,号滨鱼、荭鱼,江苏丹徒人,著有《樱海词》、《桃渡词》各一卷,合为《啸叶庵词》等。为南社成员,晚年寓居上海、苏州两地。本年在上海,参与了春音词社的一些活动。

兹选一首。《眉妩·赋河东君妆镜拓本》:“怅桃花啼泪,锦树蕤琴,淮水故凄哽。红豆庄何在,蛾眉死,菱槩千古冰炯。绛云烬冷,便翠奁、微带烟晕。算修到、星靥霜丝并,艳帘下风韵。撞破金瓯谁省?剩一规明月,依旧清迥。不尽蘼芜怨,新妆罢、当时青鬓羞映。麝笺泪隐,似美人、鹃血犹沁。笑擎掌犀杯,巾帽影那堪整。”(《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王蕴章在上海,参与了春音词社的成立工作,参加了5月9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二次雅集(《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点绛唇·乙卯上巳修禊……》(为惜春归)、《减字木兰花·题南通徐淡庐梅花山馆读书图》(紫琅山畔)、《浣溪沙

·题云间宋梦仙女士遗画,为许幻园赋)(半梦吴绫禁晓寒)《醉太平·倾城夫人拗风廊图,为寒琼题》(香消酒醒)《惜红衣·沪南李公祠……》(淡柳扶烟)《浣溪沙·题芷畦柳溪竹枝词》两首(绝妙才华绝妙词)(跪地柔条尔许长)等(《南社丛刻》第十八集)《花犯·春音社第一集赋樱花,依清真四声》(数繁华),《眉妩·春音社二集赋河东君妆镜拓本》(算香留空史)《高山流水·春音社三集赋宋徽宗琴》(凤池一勺啸龙寒)《霜花腴·春音社四集赋菊花》(晚香傲客)等(《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兹选三首。《点绛唇·乙卯上巳修禊,随庵招饮惜春妆阁,分韵得在字》云:“为惜春归。看花撷取芳兰佩。曲江飞盖,花事今宵最。一院莺声,唤起春如海。春无赖,薄妆蛾黛。赢得春愁在。”按姚锡钧在1916年有回忆之诗作《上巳无酒,忆南社诸子修禊海上作》。

《惜红衣·沪南李公祠池荷特盛,池后小山,曲径回环,幽秀尤绝。乙卯晚秋,余偕徐丈仲可往游,花事凋零,空梁泥落。合肥铜像,仆于辛亥之役劫后重建,金碧凄黯,亦非复曩观矣。感怆成吟和石帚韵》:“淡柳扶烟,零花熨日。做秋无力。净洗池塘,西风换愁碧。青铜瘦影,还问讯、淮南仙客。岑寂,鹃语断红,说春归消息。”

黄沙怒陌。玉垒浮云,香尘半狼藉。沧波费泪,帝国梦魂北。喜有小山丛桂,且共词人登历。看阵惊寒雁,飞破一痕霜色。”

《霜花腴·春音社四集赋菊花》:“晚香傲客,淡圃容、重逢晋代衣冠。南国霜多,西风人瘦,东篱避世都难。带围尽宽。认泪痕、犹湿花前。误年时、旧约餐英,变骚声动楚江寒。消息故园如梦,又闲阶叶落,唱彻哀蝉。摇日分黄,移云裁紫,新来恨墨盈笺。待归系船。料两开、清影娟娟。过重阳、几误佳期,卷帘还怕看。”

白炎中垒有《眉妩·春音社第二集赋河东君妆镜》三首(甚

藏春云敛)(又齐宫花冷)(叹歌琼人渺)。(《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

陆峤南(生卒年不详),字更存,容县人,著有《绿波词》等。本年来上海,填词甚富。

词作有《水调歌头·乙卯海上清明,用东坡中秋韵》(杏花香艳处)《鹧鸪天·春游》(染柳东风嫩复轻)《步蟾宫·题邵次公词卷》两首(萧萧暮雨增惆怅)(杨花已较杨枝瘦)《淡黄柳·夜雨不寐怅然远怀》(芭蕉夜雨)《风入松·夜雨凉生悠然一梦》(一番好雨过江城)《卜算子·答木道人》(时节过黄梅)《天仙子·钝剑词人以碧罗春见赠赋此报之》(中酒厌厌人未醒)《齐天乐·蕙仙种竹,窗前飘飘有夏玉凌云之意。客中对此,转觉洒然,偶拈此词写之》(清阴借得湘江曲)《折红英·六三园池上看鸳鸯,同蕙仙作》(双双浴)等(《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兹选二首。《水调歌头·乙卯海上清明,用东坡中秋韵》:“杏花香艳处,蓝尾醉吴天。江头烟柳如织,肠断是今年。又见玳梁归燕,依旧青楼无信,阵阵野风寒。消息凭谁问?惆怅立花间。帘幕窈,亭院静,恁闲眠。阑干掩映,怕见晓露似珠圆。昨夜红骝射覆,今夜青灯寻梦,两事要卿全。且莫歌团扇,爱此月娟娟。”

《折红英·六三园池上看鸳鸯,同蕙仙作》:“双双浴,双双宿,双双顾影回塘曲。初相遇,情还住。藕花风动,瞥惊游女。去,去,去。娟娟竹,娟娟玉,娟娟池水纹如縠。原难赋,卿休妒。残阳鸦背,送伊归路。暮,暮,暮。”

叶楚侗在上海。兹选一首。《眉妩·春音社第二集题河东君妆镜拓本》:“便青留波眼,翠拥山眉,妆点斗娥嫋。祇惜琉璃翠,垂虹夜,回灯长记双照。绛云春晓,映一枝、红豆娇小。间鸾影、秋



水冰奁里,换几度颦笑。相看应知愁少。是汉宫眠起,风柳纤裊。至竟春何许,千秋恨、金碗魂返香草。麝纹暗绕,认冻痕、落暈轻扫。遐想圆姿零,落成玉台稿。”(《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王德钟(1896—1927),字大觉,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著有《风雨闭门斋遗稿》等。为南社成员,工诗嗜酒,或低徊缠绵,或豪迈异常,曾作《讨袁檄文》,反对袁世凯称帝。

夏,来上海,有诗《海上观剧苦忆陆郎,写成长歌即柬亚子》等为证,旋离去(《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陈洪涛(?—1919),字天梅,号淮海、屋厂,江苏吴江人。本年在上海。兹选词作一首。《望江南·海上寄亚子》:“多少恨,别泪洒尊前。梦到梨花村里醉,坠欢莫拾客愁牵,肠断意绵绵。挥手去,聚散感华筵。作客申江花月恨,徵歌逐舞忆年年,漂泊有谁怜。”(《南社丛刻》第二十集)按:词人在“作客申江花月恨,徵歌逐舞忆年年”句原注:“去冬曾观春航子美演《血泪碑》,今则冯郎远去,陆郎物化,不免有今昔之感。”陆子美于1915年4月8日去世,故此词可定为本年之作。

丁在三(?—1918),一名三厄,字善之,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著有《丁子居剩草》等。为南社成员,曾创聚珍仿宋活字版,为上海中华书局采用,风行一时。关于其词,周庆云曾评云:“不沾沾于规唐模宋,而春容大雅,有太原公子褐裘风度。词则小令最工,如《浣溪沙》、《罗敷媚》诸阕,直可追踪《饮水》,吉光片羽,卓有可传。”

本年在上海。为周斌《柳溪竹枝词》题诗,诗为《题芷畦柳溪竹枝词,用吹万韵,时客海上》(《南社丛刻》第十六集)。

顾余在上海,为周斌《柳溪竹枝词》作序。其《柳溪竹枝词序》结束语是“民国四年十一月,同里顾余九一甫拜序于沪滨寓斋”(《南社丛刻》第十七集)。

周斌(?—1933),字芷畦,浙江魏塘(一说嘉善)人,著有《柳溪竹枝词》等。本年在上海,曾参加了5月9日、10月1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二、十三次雅集(《南社史长编》)。

兹选一首。《临江仙·题更存绿波词卷》:“剪剪斜风申浦雨,客愁煮梦成丝。无憀情绪被君知。琅玕赠我,一卷绿波词。几度沉吟难下笔,上头有个题辞。似曾相识转相思,次公入座,狂态话当时。卷首有邵次公题辞。”按:陆峤南字更存,时也在上海(《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刘鹏年来上海,参加了5月9日、10月17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二、十三次雅集。此间养病上海医院,有《醉太平·养病申江医院》词两首记之(《南社丛刻》第十七集)。

兹选二首。《醉太平·养病申江医院》:其一为“车声马声,魂惊梦惊。危楼灯火凄清,近三更四更。怀人恨索,思亲涕零。披衣盼到天明,又鸡鸣剑鸣。”

其二为“衣松带松,灯红泪红。吹将檐马丁东,是西风北风。银蟾半弓,芦帘一重。浑忘时序匆匆,在愁中病中。”

## 1916年

(民国四年乙卯十一月二十六日至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七日)

沈曾植、郑文焯、朱祖谋、潘飞声、况周颐、周庆云、沈

惟贤、徐自华、陶牧、王国维、高燮、于右任、吕碧城、许瘦蝶、庞树柏、吴梅、陈匪石、王蕴章、柳亚子、陆峤南、刘麟生、王德钟、姜可生、黄澜、高翀等在上海地区。

1月《南社丛刻》第十五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21位词人共122首词。4月19日,南社临时雅集在上海徐园举行。4月《南社丛刻》第十六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15位词人共133首词。5月《南社丛刻》第十七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16位词人共132首词。6月4日,南社第十四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6月《南社丛刻》第十八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11位词人共136首词。8月20日,南社临时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9月24日,南社第十五次雅集在上海愚园举行。11月《南社丛刻》第十九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版,收16位词人共132首词。

2月3日,姚鹓雏主编的《春声》月刊在上海创刊,该刊发表诗词作品。钱溯耆编刊《沧江乐府》成。

六月,沈曾植辟居沪上美森园,旋赴天津,淹留北地两月,七月杪,航海南还(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九月,沈曾植作《彊村校词图序》,其中有言:“逸社冬集,彊村居士以校词图属题,余为诗或词皆不就,久而无以应也。”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藉词以达之。(《彊村遗书》)与自日本来沪的王国维过从甚密(王遽常《嘉兴沈寐叟先生年谱初稿》)。

词作有《金缕曲》(健骨金刚锁)、《行香子》(云起从东)、《行香子》(徙倚危楼)、《定风波·寄讲斋》(暂乞人间解脱身)、《十二时慢·用鹤林靖体》(木兰花)、《木兰花慢·寄仁先湖上》(问南湖湖畔)、《蝶恋花·读橘农讲斋词书后》等(《曼陀罗寢词》)。

兹选一首。《行香子》：“徙倚危楼。旷荡神州。辊天门、明双球。齐云社蹴，白打钱投。是二郎神，四圣观、趁场不。雁字言愁，鹿角沉舟，南北风、来去无休。可中下脚，输了缠头。总水茫茫，沙浩浩，鬼啾啾。”

郑文焯鬻画于上海。叶德辉《大鹤山人遗书叙》说：“丙辰还吴，舍人以鬻画于上海，彼此通声息而未尝往来。”

本年，朱彊村七十寿，离沪避赴苏州。海上词林，于其归也，集愚园补祝之。往返苏沪，其观梅兰芳演剧之次日，又之苏而词不至在沪况周颐处，于是况周颐复以《浣溪沙·期沅尹定词不至》一词促之（赵尊岳《蕙风词史》）。

词作有《醉翁操·劳玉初避地劳山，赋此寄怀》（嵯峨，单椒，洙茅）《千秋岁·效连咏体，夔笙得前拍，予继声》（玉宇琼楼）等（《彊村语业》）。《踏莎行·题徐积馀小檀栾室勘词图》（锦字香名）等（《彊村集外词》）。

兹选一首。《千秋岁·效连咏体，夔笙得前拍，予继声》：“玉宇琼楼，绿尊翠杓，不分伤春蹙眉萼。花辞故枝忍烂漫，萍黏坠絮仍漂泊。实衮金，锦衾铁，总成错。昨夜梦沉情事各，今夜梦回思量著。那惜行云楚台约。当初莫愁愁似海，而今瘦沈腰如削。四条丝，五纹绣，浑闲却。”

潘飞声在上海。有《浪淘沙·题空山听雨图》（流水远潺潺），按此词后该名为《浪淘沙·王清微空山听雨图》（流水远潺潺）（《说剑堂词集》）《满庭芳·丙辰上巳周湘舲招集愚园，次湘舲韵》（傍水飘镫）《高阳台·杏花楼昔年与高眉子寻春对酌处》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甘州·徐积馀小檀栾室校词图》（记玉台分

韵写新词)等(《说剑堂词集》)。

兹选二首。《满庭芳·丙辰上巳周湘舲招集愚园,次湘舲韵》:“傍水飘镫,凭花引笛,旧游梦堕烟痕。落红风里,一曲惜馀春。可奈当时王谢,兴废感、襟事谁论?还相似,丽人行句,草草付吟尊。香尘,愁拾缀,鸱夷远去,寂寞湖滨。纵庾郎无恙,瘦尽离魂。哀入江南赋稿,怕鼙鼓、劫后重闻。应自笑,飘零复社,书在不干秦。”按,此词后改名为《满庭芳·丙辰禊日集愚园,次周梦坡韵》(《说剑堂词集》)。

《高阳台·杏花楼昔年与高眉子寻春对酌处》:“破瑟寻鸾,遗钗拾凤,香尘潮没仙踪。文杏仍花,客来已换愁容。芳尊屡导低鬟笑,震金迷、梦影惺忪。话松陵老去,词仙莫过垂虹。苍颜白发维摩境。拼散花何碍,玉局缘空。漫说华发,天涯双卫难逢。啼莺不管人伤别,劝斜阳、冷入帘栊。算多情、洛浦微波,独驻惊鸿。”“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东坡赠朝云词也”。

况周颐《菊梦词》于岁末成。关于“菊梦”之名由来,赵尊岳《蕙风词史》曰:“其云‘菊梦’者,盖以丙辰年有九秋复辟之议,康长素仆仆道途,时以大言炫人。先生或信其说,终不果成,付诸梦幻,故曰‘菊梦’。”本年十月,梅兰芳来上海,在天蟾舞台演剧,一时无两。朱祖谋、况周颐联袂入座(张尔田《近代词人逸事》)。况周颐《菊梦词》中有十一首咏梅剧词,别有五十馀调梓为《修梅清课》。另外,此后数年他在上海的词作还有《戚氏·题香南雅集图》(1920年)、《摸鱼儿·挽张勋》(1923年)。(赵尊岳《蕙风词史》)

词作有《鹧鸪天》(锦障浓香一梦中)、《金缕曲·海上秋深,炎景逾庚伏,感拈此解》(天也因人热)、《石湖仙·中秋集愚园,为彊村补祝》(凉阴分柳)、《定风波·前词意有未罄,再填此解》(净洗尘氛一雨凉)、《玉烛新·重阳近矣,倚此为寒花问》(光阴簪菊

近)《鹧鸪天·节近重阳,有就菊之约,天时难知,晴雨无准,漫拈此解,姑妄自娱》(推枕休言好梦无)《倾杯·丙辰自寿》(清瘦秋山)《洞仙歌·秋日独游某氏园》(一癖闲缘)《紫萸香慢·丙辰重九》(又匆匆)《玉京谣·白菊》(绝代姿天与)《金人捧露盘·芙蓉》(恁娉婷)《被花恼·咏虫》(商飙蓦起敛炎威)《竹马子·古簿簪字皆从竹,其具盖以竹为之。今人局戏文言之曰看竹,蕙风始作词赋其事》(凭花掩重门)《满路花·彊村有听歌之约,词以坚之》(虫边安枕簟)《塞翁吟·彊村叟听歌,鰕生竟弗与,虽旷世希有如嫦娥奔月一剧,不足以动其心,信不可医耶,抑兴会不可强也》(有约无风雨)《蕙兰芳引·秋士多悲,旧游如梦,寻芳倦矣。孤负萼绿华来,消魂黯然,万一杜兰香去,谁能遣此情,见乎词》(歌扇舞衣)《八声甘州·葬花 一剧属梅郎擅场之作,为赋两调》(向天涯、丝管已难听)《西子妆》(蛾蕊颦深)《减字浣溪沙·听歌有感》五首(解道伤心片玉词)(惜起残红泪满衣)(蜂蝶无情划地飞)(依亦三生杜牧之)(带月沾霜信马蹄)《减字浣溪沙·期讴尹定词不至》(仿佛停琴伫月时)《莺啼序·梅郎自沪之杭,有重来之约,其信然耶?宇宙悠悠,吾梅郎外孰可念者?万人如海,孰知念吾梅郎者?王逸少所谓取诸怀抱,因寄所托。乐记云:言之不足,故长言之。唯是梦蝶惊鸿,大都空中语耳。不于无声无字处求之,将谓如陈髯之贱云郎,则吾岂敢》(闻歌向来易感)《莺啼序·题王定甫师 嫠砧课诵图 ……》(音尘画中未远)《百字令·康更生属题何梅里女士画册,女士曾随侍更生,遍游东西各国》(仙槎瀛海)《六州歌头·镜中见鬓丝有白者》(飞蓬两鬓)《浣溪沙·自题菊梦词》(辛苦回镫忆梦时)《金缕曲·积馀为刻菊梦词,贱谢》(此事关襟抱)等(《菊梦词》)。

兹选五首。《金缕曲·海上秋深,炎景逾庚伏,感拈此解》:  
“天也因人热。甚秋风、年年容易,者回奇绝。焰焰烧空云如火,

占断沧溟空阔。却付与、乱虫骚屑。空谷断无人倚竹，笑梧桐、何苦知清节。谁障扇，庾楼月。 燠凉也作沧桑阅。便寻常、天时人事，而今休说。门外风沙骄阳路，珍重填胸冰雪。问襦襦、何如吾拙。推枕总然无好梦，又朝嗽、红似残鹃血。愁极目，且晞发。”按《近代词钞》作“情节”，误，应为“清节”。

《玉京谣·白菊》：“绝代姿天与，占取东篱，顾影空凡卉。漫比黄花，纷纷何况红紫。最淡远、秋水文章，甚色相、繁霜身世。西风里、矜持晚节，铅华须洗。 渊明未解簪裾，问讯清标，更有谁得似。明月应知，琼楼玉宇前地。怪素衣，却感风尘，但梦冷，昔游罗绮。阑独倚，芳讯故人千里。”

《定风波·中秋集愚园，为彊村补祝》：“净洗尘氛一雨凉。中秋天气日犹长。把酒祝君千万寿。知否。天教留眼看红桑。 莫负名园今夜月。清节。未花桂叶亦芬芳。更<sup>寒</sup>玉笙铿铁板。休管。绿阴深处万蛩螳。”按这是况周颐为朱彊村补祝所填的第二首词，此据况周颐自定本《蕙风词》。

《八声甘州·葬花 一剧属梅郎擅场之作，为赋两调》，另一首为《西子妆》（蛾蕊颦深），这里录前一首。该词云：“向天涯、丝管已难听，何堪恁伤春。算怜卿怜我，无双倾国，第一愁人。仿佛妒花风雨，逐梦入行云。芳约啼鹃外，回首成尘。 占取人天红紫，早颓垣断井，分付消魂。拌随波未肯，何计更飘茵。便三生、愿为香土，费怨歌、谁惜翠眉颦。肠回处，只青衫泪，得似红巾。”

《莺啼序·题王定甫 婆砧课诵图》。“周颐年十二，受知定甫先师，忽忽四十余年。垂白江湖，学殖益荒落，愧且罪己。丙辰岁暮，晤补园十五兄沪上，出示 婆砧课诵图。灵均博謔之节，少陵明发之痛，胥寓乎是。展对肃然，增伦教之重。复念吾广右词学，朱小岑先生（依贞）倡之于前，吾师与翰臣虚谷两先生继起而摅兴

之。周颐得见虚谷先生手迹,自此图题咏始,又题词中如张兴冶,冯鲁川、顾子山三君,皆工倚声,周稚圭先生尤填词专家。端木子畴前辈曩同直薇省,奉为词师。有感气类之雅,辄学邯郸之步。矧丁阳九,神州扰离,风雅弁髦,名教扫地,吾人今日处境之难堪,有甚于零丁孤露,饮冰茹檠,又岂吾师及诸先辈所及料,俛仰兴怀,曷能自己,歌哀响繁,不觉言之乱蜚缕也。”定甫师早孤,依姊氏。姊孀家募贫,有废园数弓,梧桐一、石二。姊课师读,师展卷,姊捣衣,各据一石。其后师官京朝,忆姊乡居,绘图徵题,时在道光乙巳、丙午间也》:“音尘画中未远,莽沧桑换几。剩依黯、昔日春明,秭归啼处离思。记分占、桐阴片石,书灯惨淡砧霜碎。便兰骚、能貌婵媛,未抵情至。垂老侯芭,载酒记省,怅华年逝水。为读画、枵触乡愁,梗萍行念身世。数承平、鸾笺象笔,擅荃艳、谁争臣里。向天涯、昨梦重寻,旧家诗事。惊秋断杵,映雪寒窗,坐我更悽悽。差胜是、廿年亲舍,戏彩膝绕,蒜发荷衣,那禁清泪。故山雁断,新亭麦秀,唯应月姊知人怨,破书堆、万一埋忧地。披图涕雪,松楸望极南云,涨天可奈尘起。趋庭卅角,雅学初程,授诵亦谢姊。仲姊月芬适黄早逝,曾手抄《尔雅》授颐读。重怆念、吟边雪絮,梦里昙花。仲姊绮年明慧曾于秋夜见彩云,俄顷即散,窃以为兰摧之预兆。此恨生离,未应得似。羁孤易感,情亲难再,人生能几年少日,况山河、风景而今异。填胸事往休论,四十年前,绛纱弟子。”按《近代词钞》作“俯仰”、“微题”、“颐读”,误,应为“俛仰”、“徵题”、“颐读”。

三月上巳,又值清明,周庆云与社中同人修禊愚园,与会者有许诩叟、缪艺风、刘语石、汪符生、张三让、潘飞声、白也诗等。周庆云先是用杜甫《丽人行》韵成长歌,又赋《满江红》(按:应该是《满庭芳》)词纪事,同社多和作,一时传诵海上,社外吴东园、王睫庵、杨瑟民诸君均遥和之,声应气求,继轨月泉;吴江陆廉夫为绘《愚



园修楔图》。本年,周庆云曾为徐积馀《小檀栾室勘词图》题诗。另,词作有《浣溪沙·为缪艺风参议题 双红豆图》、《齐天乐·为槩子庞君题遗稿》等。冬,一度离赴金陵,旋返沪(《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兹选一首。《满庭芳·人间何世,海国春残,难得清明。又逢上巳,余以是日举社愚园,楔饮之乐,匪拟洛中。盛衰之感,或踰逸少,长歌未尽,谱此写怀》:“香影围花,愁心苏草,燕归空认巢痕。昨宵寒食,今日被残春。题遍山阴醉墨,永和后、哀乐重论。河山异,新亭举目,滴泪注芳尊。前尘,修楔事,重逢癸丑,开社淞滨。癸丑上巳修楔徐园为淞社第一集。纵俊游无恙,应瘦吟魂。多少江南旧识,怕邻笛、中夜凄闻。社中褚稚昭、汪渊若、胡右阶三君已先后谢世。还惆怅,桃源路渺,何处避嬴秦?”(《晨风庐唱和集》)

沈惟贤本年词作有《绮罗香·丙辰重午前一日作,未几遂闻渐台之耗》(《破睡诗怪》)《解连环·和梦窗,寓黄陂继续》(《乱愁如结》)等。本年之后、1920年之前词作有《琵琶仙·和白石,送云海秋之杭州》(《杯酒离亭》)、《花犯·吾庐秋日有感和清真》(《晓阴低》)《月下笛·题陈芋僧平远山房诗草,依玉田又一体》(《老我青毡》)《长亭怨慢·老友魏塘周芷颐以水村第五图徵题,村在汾湖之南,余尝过之》(《又招我》)《洞仙歌·刺选事》(《浪淘不尽》)、《琵琶仙·题红梅画卷》(《春在江南》)《惜红衣·和白石,题秦山炼剑图》(《素练禁秋》)《谒金门·和冯延巳》(《推枕起》)《瑞鹤仙·和清真,赠朱遁庸》(《引清谿近郭》)等(《平原村人词》)。

兹选一首。《解连环·和梦窗,寓黄陂继续》:“乱愁如结。望长星夜落,远天无极。乍唤起、圆魄当头,又云殢雨欺,骤添寒色。茗菊初花,未应问、淮流南北。只湘尊暗泣,渺渺素波,怨弦谁忆?”

莺梭者番浪掷。任飘绵水曲,泛秋白。等桃根、桃叶来时,

怕笛里画楼 黯销金碧。海鹤西飞,更摇动、沧江幽汐。荡孤舟、晚风傍柳,怎生系得?”

陶牧(1874—1934),字小柳,号病鰥、了庵,江西南昌人。为南社成员,晚年寓居苏州、上海,与胡朴安等时相往还。其填词多于作诗,词风与宋人“二晏”相近。

本年,陶牧由闽回申后赴京,有诗《由闽回申,朴安以诗见示,作以答之,并呈楚伦暨同社诸子》等为证(《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

词作有《夜飞鹊·味菴园感旧》(楼台久无主)、《蝶恋花·和剑华韵》(蓦地残红风约住)、《轮台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大雨纪事》(枕上檐声入户)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

兹选一首。《夜飞鹊·味菴园感旧》:“楼台久无主,风露凄凄。帘幕数尺低垂。当年骏马绿杨里,芳尘沾惹春衣。斜阳几多人影,伴残红憔悴,落絮纷飞。黄昏立尽,盼谁来、携手同归。留取酒杯相对,狂醉又何妨。前事休题。墙外声声幽笛,流莺空唤,游蝶都迷。十年转眴,话沧桑、海水横吹。剩栏干一曲,蘼芜满径,夜夜乌栖。”

2月,王国维复自日本归,此后数年,他主要活动于上海,与当时一些著名词人多有交往。遇朱祖谋于上海。秋,朱祖谋出《彊村校词图》嘱王国维序。此序对当时知识分子流寓及朱祖谋的行踪多有交代:“近年以来,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则天津,南则上海。”“归安朱古微先生以文字官侍郎,光绪之季奉使粤峤,遽乞病归,往来苏沪之间,迄于近岁,居上海之日为多。丙辰春,国维自海外归,遇先生于上海,同时流寓之贤大夫颇得相从捧手焉。是岁秋,先生出所绘《彊村校词图》授简命序。”(《彊村遗书》)

与沈曾植过从甚密。但这次与上次的交谈有所不同。据王国维《丙辰日记》说,王国维到上海不久就坐车至麦根路访沈曾植(称沈乙老),沈依然健谈,精神颇佳,而意趣殊劣。

与况周颐一度共事。2月,王国维任《学术丛编》编辑,邹景叔任《艺术丛编》编辑,况周颐任《苍圣大学杂志》编辑。王国维于2月21日在致罗振玉的信中谈了他对况周颐的看法:“(2月20日)晚赴姬君(姬佛陀)时乃《学术丛编》管事)招饮,坐中尚有况夔笙等,不及言学报事。归时询问景叔,……夔笙恐须在此报中作文,又兼金石美术事,因其人乃景叔所延,又艺风所荐,而光景现复奇窘故也。”

与张尔田、孙德谦订交,时称“海上三子”。交往的词人还有缪荃孙、刘承干等(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

本年,高燮在上海地区。兹选其《浣溪沙》组词五首:

更弛灯残梦暗惊,凝思枕畔怕分明,缘何方法遣凄清。 毕  
竟国风非好色,从来吉士本多情,乱头粗服可怜生。

碧玉年华瘦可哀,家常衫子称身裁,为伊憔悴十分该。 薄  
病恹恹愁似织,芳情脉脉泪成灰,心头起落一千回。

料峭春寒别恨新,传来消息没缘因,几多情泪搵红巾。 解  
得颦眉心最苦,猜他深意话难真,奈何天亦断肠人。

牵得情丝几许长,恼人莫再细思量,思量日有九回肠。 一  
点灵犀终不灭,三生幽怨倘能偿,纵教万死亦何伤。

往事重提泪有痕,天涯回首黯消魂,心期负了不堪论。 好  
梦难从醒后忆,坠欢无复别时存,度针楼上月黄昏。(《高燮集》)

吕碧城在上海。与季媛交往,她在《挽季媛》一诗的序言里说:  
“丙辰春,季媛由西泠寓书,有‘既感孤寂,复苦春寒’之句。予答之

曰：值此春寒料峭，倦旅伶俜，湖水涟漪，岭梅零落，小青长往，西子何之，而乃幽我佳人于空谷耶？’云云。后予延之至沪为食客，未久以病辞，不知所往。今闻噩耗，怆然有作。（《吕碧城集》）

其词境前期与后期有明显不同。她在其《晓珠词》跋语中说：“词一卷，刊于己巳岁杪，迨庚午春，余皈依佛教，遂绝笔文艺。然旧作已流海内外，世俗言词，多违戒律，疚焉于怀，乃略事删窜，重付锓工，虽绮语仍存，亦蕴微旨，丽情所托，大抵寓言，写重瀛花月，故国沧桑之感。……”陈完在《晓珠词》的题词中说吕碧城《信芳集》“奇情窃思，俊语骚音，不意水脂花气间及吾世，而见此苍雄冷慧之才。北宋南唐未容傲眦，近代词家斯当第一矣”。徐沅在为《晓珠词》题词《法曲献仙音》（鹃血关河）的序言中说吕碧城“馀事填词，亦复俊丽绝伦，殆今之易安居士欤”。

词作有《三姝媚·为尺五楼主题扬州某校书 芍药片玉画册》（花枝红半吐），按：吕碧城这次去沪，曾赠宠物小犬杏儿于尺五楼主，后来有诗《小犬杏儿，燕产也，金髻被体，状颇可爱。余去沪时，赠诸尺五楼主。昨得来书，谓因病物化，已瘞之荒郊，为怅惘累日云，赋此答之》。《金缕曲·德国狄斯特尔 Dieste 夫人……》（剪烛蕉窗底）等。可能作于上海的词作还有《洞仙歌·秋葵》（丹心一点），《法曲献仙音》（鸦影偎烟），《踏莎行》（水绕孤村）等（《吕碧城集》）。

兹选一首。《金缕曲·德国狄斯特尔 Dieste 夫人美丰姿，工谈笑，一见倾心，相知恨晚。据云欧战时青岛陷后，家族悉俘囚于某国，已独漂流至沪，言次黯然，余为感赋此阙》：“剪烛蕉窗底。道相逢、惺惺惜惜，飘零身世。等是仙葩来瑶阙，莫问根株同异。天也忌、山河瑰丽。多少罡风吹尘劫，任春红、揉损金瓯碎。况我辈、那须计。幽兰不分香心死。抚吴钩、邀君起舞，且回英气。一抹瀛波朝曦外，遥指同雠与子。怕来日、萍踪千里。花落花开寻常

耳,只今宵有酒还须醉。残泪拭、盏重洗。”

许瘦蝶来上海。兹选一首。《高阳台·海上旅怀示忏痴》：  
“电炬流辉，风帘约梦，今宵孤负瑶卮。凉心罗衣。楼阴几阵轻  
颺。茫茫尘海身如寄。算相怜蝶瘦梅痴。证襟期。雨正潇潇，漏  
又迟迟。等闲断送黄昏去，看马龙车水，夹道分驰。歇浦潮  
回，可能淘尽相思。羁人别有伤心处，笑儿家只解酣嬉。问谁知。  
世态如云，国事如棋。”（《梦罗浮馆词钞》）

庞树柏在上海。词作有《尾犯·乙卯除夕用梦窗韵》（倦眼蜡花红）《烛影摇红·唐花》（羯鼓声声）《烛影摇红·元夜微有月，以闺人卧病未出和梦窗韵》（灯外昏黄）《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忌日，匪石有词悼之，即步其韵》（淡烟斜照迷心眼）《玉楼春》（啼花恨絮春无奈）《浣溪沙·三月二十一日作》（风送杨花满谢桥）《南柯子·春尽夜卧病梦中得“春花愿化作春星”七字，醒后足成此解》（病共寒俱殢）等（《南社丛刻》第十九集）。《摊破浣溪沙》（隔雨疏帘蜡泪香）等（《庞槩子遗集》）。

兹选二首。《尾犯·乙卯除夕用梦窗韵》：“倦眼蜡花红，愁里岁华过去如客。羞弄霜毫，写桃符新色。猜镜听、将成幻语，试梅妆、才呵半额。度墙歌吹，数到换头，空送春声急。乡心云黯结，今夜有梦难觅。待得明朝，问东风消息。怕容易、林鸦惊散，尚依稀、铜龙自滴。麝篝斜倚，冷炷一星应未熄。”

《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忌日，匪石有词悼之，即步其韵》：  
“淡烟斜照迷心眼。邻笛飘风声短。残泪蘼芜频溅。埋碧三年满。羁魂华表何时返。空有愁鹃相唤。盼取黄回绿转。便逐西飞燕。”

陈匪石始离沪赴京。先任《民苏报》记者,旋任上海《中华新报》、《民国日报》驻京记者,并先后兼任《申报》、《商报》特约通讯员(隋璧《陈匪石传略》)。在上海期间,参加了本年春音词社和南社在上海的众多活动。自1月22日在《民国日报》发表《今词选例言》起,连载《今词选》。(《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忌日感赋》(青青堤柳窥人眼)《浣溪沙·三月二十一日同槩子作》(听彻当筵定子歌)等(《南社丛刻》第十九集)《甘州·丙辰春禊,是日余初度》(洗淞波、醉眼向天涯)《水龙吟·挽槩子》(野云冉冉孤飞),中有“载梦横塘,听秋松浦,赋情多丽。”(《陈匪石先生遗稿三种》)关于《水龙吟·挽槩子》一词,陈匪石自己的评价是“过片重复,尚能改,而全篇意境平庸。”(陈匪石《致邵次公书》)

兹选二首。《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忌日感赋》:“青青堤柳窥人眼,层梦三春犹短。鹃血枝头红溅,泪点荆驼满。花城低祝香魂返,津鼓桃源谁唤。日绕画梁千转,几个衔泥燕。”

《浣溪沙·三月二十一日同槩子作》:“听彻当筵定子歌,杨花带雨舞傞傞,梦回九九夜寒多。化骨错疑丹药换,孤琴痴盼素弦和,羞红强说醉颜酡。”

王蕴章在上海。参加了春音词社众多活动,也参加了南社一些活动(《南社史长编》)。

词作有《烛影摇红·春音社五集赋唐花》(春冷瑶天)《高阳台·瓦砚一,长尺半,宽八寸。中为瓢形,背隐起六隶字,甚清劲,曰“建安十五年造,与容斋续笔所载相同。明都无敬大书“铜台汉瓦”四字于上,两旁镌铭云:“昔为瓦藏歌童及舞马,今为砚侑图史承铅槧。”乌乎!其为瓦也,不知其为砚也,然则千百年后安知其不复为瓦也?盖豪雄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固得而有之也,

吾是以喟然有感于物也。乙卯冬得于海上,春音社六集拟赋)(赋逼琴纹)《庆清朝·题徐仲可女公子新华遗画》(跨月乘鸾)《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年忌日,匪石赋词追悼,予亦继声》(三年碧化东门眼)《喝火令·丙辰三月廿一日作》(蝶梦还圆否)等。可能作于上海的有《思佳客·题武林丁松先生丙风木庵,图毁于红羊之劫,今先生哲嗣和甫丈重建于西溪》(卜筑藤萝意自图)等。另外,本年词人在由沪至宁的车中多有感慨,作词记之为《临江仙·沪宁车中所见满地皆菜花杨柳,中时露春旗一角,则戒严声中之防务也。忤红内史曰:农事荒矣,自盍为词纪之。感成一解》(几日平芜愁满眼)等(《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兹选二首。《烛影摇红·春音社五集赋唐花》:春冷瑶天,化工偷换繁华主。眼前红紫总承恩,金屋深深护,翻尽洛阳旧谱,试新妆、浓薰如雾。几番梳洗,著意温存,霎时尘土。荣落无端,最怜身世冬烘误。凄凉羯鼓说开元,香梦成今古。愁杀暖寒院宇,驻韶颜、东风未许。马塍塘畔,唐花一名塘花,出马塍塘,见《癸辛杂志》。芳讯匆匆,花魂醒否。”

《桃源忆故人·遁初三周年忌日,匪石赋词追悼,予亦继声》:“三年碧化东门眼,草拔卷施心短。残泪铜仙红溅,斜阳照烟芜满。归辽神鹤何时返,杜宇声声愁唤。只有春魂不转,冷笑闲莺燕。”

4月下旬,柳亚子离黎里赴上海,原因是何家禄、殷恭壬在吴江起义讨袁,冯国璋遣兵击败之,遂占领吴江,柳亚子挈眷走避上海。6月4日,参加了在上海愚园举行的南社第十四次雅集。6日,袁世凯死。7月前后,柳亚子慨国难之未已,废然挈眷返里。9月离黎里赴上海,参加了南社第十五次雅集。旋返黎里。本年,庞树柏逝世。柳亚子有言:“庞精词学,以消渴死。”(《柳亚子自撰年

谱》,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刘麟生在上海,词作有《浣溪沙》(撩乱杨花总断肠)等(《春灯词》)。

王德钟始交余十眉,有诗《少牧舅氏介予交余君十眉,夜饮大醉,翌晨赋此》。以下诸词基本可定为本年在上海地区(多数在青浦)之作:

《点绛唇·题拈花微笑图》(小立花丛)《捣练子·题踏雪寻梅图》(云幂幂)《念奴娇·题十眉瓜山夜梦图》(绮楼香散)《诉衷情·题十眉南泓寻诗图》(马鸣庵畔垂垂杨)《六么令·题芷畦柳溪竹枝词》(画桥茅店)《滴滴金·寄酒社诸友》(笑依小隐渔村久)按:青浦东江渔郎村为王德钟的故居。(《南社丛刻》第二十集)

姜可生于本年初离沪返里,旋又至沪,晤陈世宜、叶楚伦、姚锡钧等人。他在《与柳亚子书》中说:“除夕前二日返里,……弟于人日去歇浦,小住三日,获晤匪石、楚伦、鹁雏诸旧雨,捧手言欢。……丙辰上元后一日。”(《南社丛刻》第十七集)接着又离沪,8月前后来沪,参加了8月20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临时雅集。

黄澍(生卒年不详),字定禅,梅县人。本年在上海,曾参加8月20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临时雅集,9月24日南社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五次雅集(《南社史长编》)。

兹选一首。《扬州慢·丙辰五年三月拟访亚子未成行,而亚子以避兵旅沪,贻题分湖旧隐图,诗弗尽意,用白石自制曲韵,倚声呈亚子并寄松江朱鸳雏》云:“南国名都,湖山佳处,雕鞍绣压征程。



望辋川竹里 剩几个青青。问春水干卿底事。八公草木,是处皆兵。  
莽重昏、古戍寒笳,烟水愁城。 儿郎唱伟,甚霓裳、羽舞都惊。  
只莺 渔歌 鹿门月照,聊寄高情。七十二峰峰畔,春正晓花落无  
声。便论文樽酒,相期无负平生。(《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 1917 年

(民国五年丙辰十二月八日至民国六年丁巳十一月十八日)

6 月,胡适在《新青年》三卷四号发表白话词四首:  
《采桑子·江上雪》、《沁园春·生日自寿》、《沁园春·新  
俄万岁自序》、《生查子》,这是白话词第一次正式公开发  
表。是年,朱孝臧《 村丛书》、《鹧鸪集》(《 村乐府》  
与《蕙风琴趣》合集)、况周颐《蕙风词》(仿聚珍本)、赵  
熙《香宋词》三卷、周庆云编选《浔溪词徵》、王闿运《湘绮  
楼词钞》、郑文焯《瘦碧词》(再刻)等刊行。

李岳瑞、郑文焯、朱祖谋、潘飞声、周庆云、徐珂、夏敬  
观、王国维、高燮、于右任、李叔同、吕碧城、吴梅、王蕴章、  
高翀、柳亚子、刘麟生等在上海地区。唐元素在上海创立  
丽泽文社,请留寓上海的遗老沈曾植、郑孝胥、冯煦等人  
讲学。4 月 15 日,《南社丛刻》第十六次雅集在上海徐  
园,7 月《南社丛刻》第二十集由柳亚子编辑在上海出  
版,收 13 位词人共 163 首词。

李岳瑞来上海。兹选词作一首。

《新雁过妆楼·丁巳六月薄游沪上,梦坡招饮春宵楼听小鬟  
歌,惨睹一曲,感赋用君特韵》:“雨细风寒,霓裳奏、青娥旧恨年

年。往时清漏，归梦望断刀环。玉琯吹残三叠曲，翠花信寂五云闲。黯无眠，凤城淡月，还照江干。销魂秋娘去日，怅靓妆素质，浅黛娟娟。弄梅影事，钗钿密誓人天。星桥笑看夜度，乍双湿、凉宵香雾鬟。琴心情，问女床山上，何树栖鸾。（《郢云词》）

郑文焯来上海。叶德辉《大鹤山人遗书序》云：“……寓上海，彼此通声息，而未尝往来。丁巳（1917）秋初，余坐茶寮，有白发老儒裹衣广袖，扶蓬首婢，策杖就余坐，通姓名道款曲，则君访余论交也。纵谈半日去，去时余目其婢戏语同坐曰：此姜白石诗中低唱之小红，亦词料也，一坐莞然。盖舍人久以词名著称，大江南北几于有井水饮处即有柳词，而不知其百学皆通，特为词名掩耳。越翌日访余寓居，出所著书及词集，皆手自书。”

朱祖谋本年曾来上海，词作有《戚氏·丁巳沪上元夕》（月明中）、《新雁过妆楼·和梦坡》（网户昏黄）、《洞仙歌》（推枕秋怀）等（《彊村语业》）。

兹选一首。《新雁过妆楼·和梦坡》云：“网户昏黄。飘镫近、盈盈蘸甲觞光。曼声不起，尘麝黯簌空梁。莫倚蛾眉怜短鬓，未秋镜影已先霜。少年场。奈何唤彻，沉恨周郎。天风无端应拍，便暮云驻得，肯驻斜阳。望京旧梦，沉醉不换悲凉。箏心更移更促，怕零落、十三金雁行。沧江晚，费个侬分付，今夕回肠。”

潘飞声本年在上海，词作有《菩萨蛮·陈其年先生填词图摹本》两首（髯翁风度神仙似）、《十年梦冷秋江路》等（《说剑堂集》）。

兹选二首。《菩萨蛮·陈其年先生填词图摹本》：“髯翁风度神仙似。画屏锦笺凭呼起。我识弄箫人。云郎偶化身。偷声兼减字。谙尽江湖味。莫认是闲情。词场老此生。”

《菩萨蛮·陈其年先生填词图摹本》：“十年梦冷秋江路。荒庵书画谁为主。今古一迷离。词仙有鹤归。陆家纨扇语。坡老分身处。幽恨本难描。吹残一管箫。”

闰二月，周庆云离沪绕道汉皋入京师。四月六日乘车归沪。是年，辑刻《浔溪词徵》二卷成，并作《浔溪词徵自序》。

词作有《秋霁·春音词社社集》、《新雁过妆楼·酒楼闻歌》按朱祖谋有和作《霜飞叶·偕词社同人至苏，登天平山看红叶，归后作》（《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徐珂本年在上海，词作有《新雁过妆楼·春音词社第十集……》（《倦旅江关》）《百字令·春音词社第十一集，为梦坡题汤贞愍香雪草堂图》（《笛里吹怨》）《探芳信·题梦坡灵峰忆梅图》（《水云隔》）《秋霁·丁巳中秋春音词社十三集赋》（《千里婵娟》），《祝英台·题潘兰史山塘听雨图》（《旧河山》）《满庭芳·春音词社十五集，为梦坡题句容骆佩香女士绮兰小墨百花长卷》。佩香为龚世治室，袁子才女弟子，博通经籍，工诗，著有《听秋轩诗集》。清乾隆甲戌八月至江宁，谒子才，遇王梦楼于随园。梦楼属绘百花长卷，以行篋未携画具，泼墨写此并自题一绝句于上》（近代声名）《六么令·题疏香阁主叶小鸾画像》（《晚阴帘户》）《定风波·题陈佩忍绿玉青瑶馆图》（《软玉英波绿到门》）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

兹选二首。《新雁过妆楼·春音词社第十集席次闻歌，歌者为素娥楼、春宵楼二校书，梦坡所招以贖酒者也》：“倦旅江关。魂销处、襟痕烛泪频年。赏音谁是？凄断掩抑弦弦。压槛行云笼舞袖，隔窗淡月照低鬟。斗婵娟。素娥影怯，春尽宵闌。惊心丝繁革咽，唐李咸用诗‘革咽丝繁欢不改’。便倚娇误拍，一梦钧天。薄嗔伴笑，哀乐蓦又无端。殷勤渭城唱彻，问何日、旗亭寻坠欢。时

邵次公将赴京兆。惺忪语 ,比听歌还胜 ,身世相怜。宋周美成词‘惺忪言语胜闻歌’。”

《祝英台·题潘兰史 山塘听雨图》：“旧河山 ,新岁月 ,客里又春暮。酒半潇潇 ,吴篷载愁去。总然垂老多情 ,听时费泪 ,问今后、燕莺谁主？ 悄吟伫 ,声声浑似商音 ,宵深引秋绪。独背寒灯 ,还迷梦中路。定知明日红楼 ,卷帘人起 ,更阑外、落花如雨。”

夏敬观来上海 ,其《霜叶飞》(数峰青窈)一词小序言：“曩借宅吴门 ,岁辄一登天平览枫林之胜。自来海滨 ,遂疏游屐。丁巳九月始挈词侣重登此山。酒畔倚声 ,不胜衰感。”

词作有《蝶恋花》(阆苑泪花凉泫露)《蝶恋花》(薇帐逗烟朝选梦)《蝶恋花》(天上云居页不易)《霜花腴·寿朱沅尹六十》(听枫旧屋)《新雁过妆楼·春音社席上闻歌》(夜海移星)《秋霁·丁巳中秋作》(尘海秋分)《六么令·为周梦坡题所藏汤贞愍香雪草堂图》(万香围屋)《婆罗门令·彦通有放琴音之感 ,赋此调之》(夜长久)等(《映庵词》)。

1月 ,王国维应罗振玉函招 ,离沪乘轮船赴日本 ,在日本京都过春节。2月5日 ,又由日本返上海。

本年 ,高燮在上海地区 ,兹选二首。《长相思·吊余十眉夫人胡淑娟 ,即题余君寄心琐语》：“是仙侑 ,是吟侑 ,第几东风到玉楼 ,商量好句求。 貌温柔 ,韵温柔 ,怪道郎痴无尽休 ,言愁我亦愁。”又“月添愁 ,雨添愁 ,迸作宵来泪共流 ,凄迷锦瑟秋。 话从头 ,思从头 ,话琐情深不自由 ,都将彩笔收。”

吕碧城于本年七月十四日夕离沪赴匡庐游玩 ,半月后返沪。

她在《游庐琐记》里说：“余夙慕匡庐之胜，于本年七月十四日夕由沪轮前往。”并有词《沁园春·丁巳七月游匡庐，寓 Fairy Glen 旅馆……》（如此仙源）记之（《吕碧城集》）。

词作有《祝英台近·题余十眉神伤集》（检脂奁）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还可能有《蝶恋花》（寒食东风郊外路）《鹧鸪天》（半桁帘漪荡晚烟）《谒金门·桂》（风露洗）《摸鱼儿·晓眠慵起，嘒嘒蝉声，催成断梦，翠水潏洄，红蕖万柄，宛然瀛台也，醒后感而成咏》（漾空蒙一奁凉翠）等（《吕碧城集》）。

兹选一首。《祝英台近·题余十眉君神伤集》：“检脂奁，拈泪管，秋影瘦荀倩。洛赋吟成，人共素波远。可怜魂觅帷间，钗寻海上，都不是、等闲恩怨。几曾见，琼树日日常新，冰蜍夜常满。赢得情长，那怕梦缘短。瓣香待卜他生，慈云乞取，好深护、玉楼仙眷。”按：此词后修改为《祝英台近·题余十眉君神伤集》（背银缸），见《吕碧城集》。

王蕴章在上海涵芬楼为《庞檠子遗集》作跋，落款为“丁巳窈九日莼农王蕴章书于涵芬楼之南荣”（《庞檠子遗集》）。《庞檠子诗词集》（或称《庞檠子遗集》，柳亚子、王蕴章编）出版。卷端有11首题词，其中大多作于上海，抄录如下：朱孝臧《荔枝香近》（倚扇翻襟欢事），邵瑞彭《声声慢》（金奁寒景），吴清庠《庆宫春》（折柳将愁），陈世宜《玉漏迟》（断红流恨少），徐珂《徵招》（云霄壮志空流水），吴梅《凄凉犯》（玉田赋笔经年懒），周庆云《台城路》（故山萋碧蘼芜老），白曾然《八犯玉交枝》（箏语哀弦），俞剑华《踏莎行》（倚树情怀），叶玉森《鹧鸪天》（绝代才人不碍狂），王蕴章《忆旧游》（记吴天客雁）等（《庞檠子遗集》）。

词作有《忆旧游·题庞檠子遗稿，倚乐笑翁体》（记吴天客雁），《高阳台·题十眉鸳鸯湖双桨图》（销夏湾头），《浣溪沙·题哲

夫端平残砖》两首（钱室金堂起五侯）（桃李东风半壁倾）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探芳信·先秋三日，……》（恋芳昼）《高阳台·自题都元敬旧藏铜雀瓦砚》（腻逼琴纹）《徵招·寒夜》（麝熏香篆炉灰雪）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

兹选二首。《忆旧游·题庞槩子遗稿，倚乐笑翁体》：记吴天客雁，海角鸥盟，同赋蓬飘。款语梅边笛，奈中仙去后，词笔无繆。茂陵几番听雨，多事误青袍。怅玉筍云埋，金奁粉蠹，梦影苕苕。春娇洗愁未，只桂月娥池，流怨红箫。残卷霜花泪，认珍丛茎艳，尘劫难销。余为董理遗稿。紫萸九日休采，秋水荐寒潮。君殁于重阳前四日。纵剪得淞波，骚魂故国何处招。”

《探芳信·先秋三日，梦坡招同次公，也诗散步学圃。回忆去年七夕同社为沅尹介寿于此，分咏晚香玉词，歌啸极乐。今槩子墓草宿矣，芳事成尘，坠欢难拾。江潭憔悴之感，有不能已于言者。明日次公又为春明之行，倚弁阳老人韵赋别，兼询陈大倦鹤消息》：恋芳昼。记醉玉题香，延秋唤酒。数尊前欢事，襟痕未全旧。重来愁湿看花眼，人比春还瘦。最销凝、燕去尘梁，怨迷烟愁。

堤外锦骢骤。正钿毂流波，宫眉描岫。断羽天涯，如今倦游否？梅边听彻江关怨，万感空回首。黯离怀、恰似西风病柳。”按：庞槩子于1916年重阳前四日化去，根据这首词小序可断定这首词作于1917年。又，潘飞声归国后，避地海上，寓居四川北路横滨桥畔，他在《移居横滨桥》诗之二说：“江湖无远志，学圃敢云后。”再，1915年王蕴章与周庆云等人也曾游玩学圃，详见该年周庆云一则下。

高翀在沪上，兹选二首。《洞仙歌·丁巳七夕，哈同君暨罗诗夫人双寿，倚此为介》两首：“茫茫尘海，问谁家夫妇，乐事今生百般有。沪西郊、爱偏争仰名园，浑不让，金谷繁华锦绣。迦陵同命鸟，接翼双栖，好与刘樊共携手。瓜果敞琼筵，揽揆良辰，还相

约、早秋时候。看婺女扬辉老人明，恰会继耆英，春间曾举仓圣万年耆老会。奉觞称寿。”

又《洞仙歌》：“蟠桃正熟，献木公金母，不羨真仙羨嘉耦。向华堂、济济裙屐偕来，欢宴处，同听霓裳雅奏。好贤应食报，倾动他邦，端为六书重参究。古学广仓传，又举广仓学会及男女学校，以姬君觉弥主之。美意延年，倡随福、更徵长久。笑河鼓天孙，岂能知？只占得今宵，鹊桥相守。”（《百盆花斋词剩》）

4月，柳亚子离黎里赴上海，参加了4月15日《南社丛刻》第十六次雅集，在上海徐园。自此后几年不见在上海的行踪（《柳亚子自撰年谱》，柳无忌《柳亚子年谱》）。

刘麟生词作有《菩萨蛮》（深深翠幕馀香歇）。（《春灯词》）

## 1918年

（民国六年丁巳十一月十九日至民国七年戊午十一月二十九日）

王国维自选词集《履霜词》（未刊）。《戊午春词》印成。冬，姚景瀛在沪上偶得沈谦《东江别集》初印本，遂重刊于后年。沈曾植、朱祖谋、潘飞声、况周颐、杨锡章、周庆云、夏敬观、王国维、陈栩、高燮、于右任、傅熊湘、吕碧城、王蕴章、姚锡钧、刘麟生等在上海地区。

秋，沈曾植移居威海卫路。词作约有《喜迁莺·和仁先韵却寄》（年朝日暮）《喜迁莺·和止存》（南湖日暮）等（《曼陀罗寐词》）。

兹选一首。《喜迁莺·和止存》：“南湖日暮，尽看遍游冶，总

宜船舫。瘴雨飘襟，蛮花侧帽，叹今日、江湖倦旅。为问渔庄蟹舍，何似马人龙户。听夜雨、暗潮生，还有婆留知否？是处，深巷踏歌女，春声点彻都县鼓。鹤去亭孤，龙移潭冷，望到江莲白羽。几日竹林游迹，拍遍梅边乐句。莫苦忆、武昌鱼，试鲙宋家霜缕。”

朱祖谋词作有《摸鱼儿·马鞍山访龙洲道人墓，山在昆山县西北隅》。该词云：“占城阴、颓云一角，有人持恨终古。书生满眼神州泪，凄断海东烟雾。坟上土。怕有酒、能浇踏遍桥南路。英游迟汝。向笙鹤遥空，不逢寒广，心事更谁诉。天难问，身世儒冠误否？凭渠笔力牛弩。铜琶无分中兴乐，消受此生栖旅。凭吊处。剩破帽、疲驴怅望千秋去。啼鹃最苦。要无主青山，有灵词客，来听断肠语。‘行到桥南无酒卖，老天犹困英雄’，龙洲词断句也。苏绍叟忆刘改之词；任槎上张骞山中，李广商略尽风度”。（《彊村语业》）

潘飞声在上海，词作有《减兰·寇白门小象》（情波半剪）、《阮郎归·费晓楼画隔花寻梦图》（辛夷如雪过清明）、《阮郎归·题王莼农十年说梦图》（词人身世半无繆）。（《说剑堂集》）

兹选一首。《阮郎归·题王莼农十年说梦图》：“词人身世半无繆，旧愁心上潮。依然风物过花朝。隔墙听玉箫。谁与说、十年遥。客魂凭月招。江湖处处可怜晓。梦痕清未消。”

四月，况周颐在沪上作《州山吴氏词萃·序》，仍然主张其“词贵自然从追琢中出”的思想。

杨锡章（1864—1929），字子文，号了公，别号几园，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词稿为《杨了公先生墨宝》。酷嗜填词，以朱祖谋词为规模。其平生多在上海地区活动，曾官宝山县教谕、奉贤县知



县。本年来上海,参加了6月4日南社在上海愚园举行的第十四次雅集。

兹选一首。《点绛唇·半淞园即事》:轻漾菱舟,微风吹瘦诗人袂。柳摇烟起,争傍斜阳睡。游遍名园,如在西湖里。君未知,小栏花底,有那个人倚。”(《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

春,周庆云在上海,上巳日,参加了社中同人双清别墅修禊,这次招集者是姚文栋,到者逾二百人,得诗百数十章。六月,离沪赴普陀山避暑,回沪后,于十二月又离沪赴杭州。

词作有《雪梅香·春音词社第十七集》,春音词社活动至此止(《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夏敬观在上海,词作有《雪梅香·感春》(水空阔)《高山流水·梦坡斋中有宋徽宗松风琴、赵子昂风入松琴,因并赋之》(峭风蓦地卷蓬莱)《婆罗门令·寄赵尧生荣德山中》(一江水)等(《映庵词》)。

王国维有《念奴娇·题孙益庵(德谦)南窗寄傲图》。

陈栩创设家庭工业社于上海。他在《栩园文稿》自《跋》中说:“予自戊午创设家庭工业社……”(《栩园丛稿》)

本年,高燮在上海地区,兹选一首。《点绛唇·卧病惊秋》:蓦地秋来,啼蛩四面围灯起。一床如寄,葬向虫声里。夜静更阑,渐近阶前砌。秋滋味,月斜风细。枕畔分明记。”(《高燮集》)

12月,傅熊湘来上海。来上海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请愿南北和

平会议。年初,傅熊湘仍教授省(湖南省)垣各中学。三月,湘军败于岳州,遂归家,而邑中遭兵灾,城乡尽焚。八月至长沙,十二月与文湘芷先生赴沪,请愿南北和平会议”。至沪后,手编《醴陵兵灾记略》、《醴陵兵灾图》、《湘灾起记要》等,即送南北当局及各界人士以供考览(《傅钝安先生年谱》)。

吕碧城在上海,词作有《烛影摇红·有感时事以闲情写之,次芷升韵》:“絮影萍痕,海天芳信吹来遍。野鸥无计避春风,也被新愁染,早又黄昏时渐,倚栏角、低回倦眼。问谁系住,柳外骄阳,些儿光线。一霎韶华,可怜颠倒闲莺燕。重重帝网滞春魂,花缀灵台满。底说人天界远,待忏却、芷愁兰怨。销形作骨,铄骨成尘,更因风散。”(《吕碧城集》)

王蕴章在《十年说梦图自叙》里勾画了自己在十年内与上海的关系:“盖自庚戌岁(1910)为涵芬楼草创《小说月报》,中间离合不常,一为前马,再使续貂,聿至今,兹适届十稔。……戊午(1918)岁不尽三日,莼农王蕴章。”(《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

词作有《雪梅香·春感》(卷珠箔)、《绿意·荷花生日》(文漪净植)、《渡江云·秋夕饯别次公》(河桥携手处)、《忆旧游·题番禺沈太侔楸阴感旧图》(记看云洗眼)、《金缕曲·东莞邓尔雅以余有海雪畸人绿绮台传奇之作,邮赠此琴,墨脱,琴故明武宗物,上距唐武德二年制,阅岁千有三百,首尾略有残缺。尔雅工琴,此琴由琴师杨子遂许转辗得之。余于壬子游南洋群岛,道出粤东,恨未与尔雅订交,赋此报谢兼为他日访戴张本》(袖墨苍龙啸),《四犯剪梅花·题叶中冷和玉田梦窗咏物词卷》(娇尘霏靡)、《醉翁操·题邝湛若藏有唐琴绿绮台,为东莞邓尔雅赋》(钧天)、《齐天乐·虞山金病鹤贻次公双红豆,次公赋国香慢词纪之,顷承

见寄。因忆昔年归君杏书亦以此为赠,牀触成吟,寄博次公、杏书一笑)(绿珠醉压琼肌破),《浣溪沙·五月八日漫赋》(脂水东流不复西)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

兹选一首。《绿意·荷花生日》:“文漪净植。引闹红艳唱,杯饮筒碧。雪藕丝萦,吹叶香题。年芳自怨瑶瑟,西风不醒闲歌舞,但采录、人来愁绝。蘸几枝、玉戏惊鱼,恨鬲粉云南北。回首霓裳水殿,梦华赐,汉酺尘麝霏席。掣海波翻,泣露根移,换了凄凉今夕。田田一望疑无路,总莫问、青墩消息。漫贮将、半筐秋心,谱入语烟<sub>寒</sub>笛。”

春,姚锡钧应聘赴新加坡《国民时报》馆任职,在此之前,多在上海活动。半年后因纵酒得失眠症转剧,乃回国。此后,历任上海《申报》及《江东》、《春声》等杂志编辑,经常发表小说、诗、词,蜚声当时(《松江县志》)。

兹选二首。《点绛唇·半淞园秋泛》:“漫理萸囊,扁舟又作寻秋计。菱花风细。凉透残阳意。败柳残荷,尽付当窗见。归忧未、一袈裟地,商略凭栏味。”

《浣溪沙·海上即事》云:“占断长秋一角妍。微霜帘底试茶天。钿车十里起绀烟。薄病无名如中酒,绮情略尽日耽禅。背灯箬语诉谁边。”这首词中有“薄病无名如中酒”句,另,同时有诗《旅沪小病,几园丈送之邸舍,别后却寄》。(《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

刘麟生仍在圣约翰大学读书,60年后,刘麟生与同学余文厚重逢于三藩市,相互唱和中回忆这期间的生活,印象较深的是“腹饥”之事。余诗有“面包车到心同乐,早课操完腹正饥”,刘诗有“面包车忆充饥语,帆布船摇夕照时”(二诗皆见《文教资料》1986

年第1期)。

词作有《浣溪沙·周清真韵》(枕上纤云画素绘)。(《春灯词》)

## 1919 年

(民国七年戊午十一月三十日至民国八年己未十一月十日)

沈曾植、朱祖谋、潘飞声、况周颐、周庆云、林铁尊、夏敬观、王国维、高燮、傅熊湘、刘麟生、王德钟等在上海地区。4月6日,南社第十七次雅集在上海徐园举行。12月《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由傅熊湘编辑,在上海出版,收18位词人共117首词。

沈曾植在上海,词作有《惜琼花·忆梅,用子野韵》(湖月白),《紫萸香慢·和彊村九日焦岩登高词》(折茱萸)等(《曼陀罗寢词》)。此后几年他在上海的词作有多首,对上海词坛的建设贡献颇大,此略。

兹选一首。《惜琼花·忆梅,用子野韵》:“湖月白,溪水碧。送玉人归去,香冷瑶席。一声长笛春无色,翠羽啁啾,露梦星夕。暗招魂,蛟脊窄,怕濛濛倩影,画师窥得,残山剩水,荒寒极。一盏寒泉,竹外长忆。”

朱祖谋往来于苏、沪之间,词作有《临江仙》(门柳低垂墙杏簇)《六么令·清明龙华寺薄游》(纸鸢风过)《洞仙歌》(年年明月)《彊村语业》《水调歌头·寿沈子培七十》《十六字令·题香南雅集图》(赵尊岳《蕙风词史》)。作为近代词坛祭酒,此后十几年他仍然影响着上海词坛,即使死后有关于他的词学活动也多

与上海相关,此略。

兹选二首。《临江仙》：“门柳低垂墙杏簇，临津珠箔人家。东风历历十年赊。谁将新社燕，衔送故枝花。上枕愁心无倚著，窥帷楼月西斜。细香飘梦泊天涯。天涯何处所，镜外绿窗纱。”

《六么令·清明龙华寺薄游》：“纸鸢风过，扶路饧箫热。江桥酒旗青处，草色裙腰接。扑水红英万点，过眼芳菲节。数声新鹧。秋千索外，唤起春人试罗屐。不信玄都梦里，历尽华鬢劫。百尺无主香台，断续残钟咽。鸡酒招魂几许，钱纸灰成蝶。照人啼靥。端端正正，都是桃花旧时月。”

潘飞声与王蕤农有唱和，有诗《蕤农出示钮西农有秋词，演其词意为诗》（《说剑堂诗集》）。

词作有《减字木兰花·庚戌春在都门购得赵湘帆为金春波写河阳探花图卷，画中人与余少年时酷肖，而题者洪北江石琢堂三十余人，又多用吾家典故，俨为余作也。实甫、石遗、梦坡皆有题志，余亦继声》两首（《春波流远》）、《风光未老》、《虞美人·汤雨生寒香草堂图卷》、《秋江罢钓归来客》、《清平乐·骆佩香女士为王梦栖画水墨花卉卷》、《碧蒙蒙地》、《忆旧游·叶小凤在吴江访得午梦堂故址，并拜小鸾墓，归作分堤吊梦图》（《说剑堂集》）。

况周颐在“海上赁庑之天春楼”作《织馀琐述·序》，提出“古今学修之途，唯痴为能诣精，而亦非可蹴致”等思想。按《织馀琐述》二卷，况周颐室卜娱撰，上海西泠印社排印本。该书虽署卜娱，但“泰半述蕙风之言”。

闰七月，周庆云约朱彊村、潘飞声、徐仲可等离沪作南湖游。

八月,又离沪赴苏至无锡惠山,潘飞声、徐仲可、王蕓农也离沪至苏偕行(《吴兴周梦坡先生年谱》)。

林铁尊(约1874—?),浙江湖州人,著有《半樱词》等。况周颐于沪读为《半樱词》作序(作于1924年)。该序称己未(1919)长夏,林铁尊介姚劲秋访况周颐于沪读餐樱庖,其时朱祖谋也在坐。四人“谈次多涉倚声”,其中朱祖谋曾语况周颐曰:“铁尊微尚清远,填词尤所笃好。偶一为之,笔近騫举,不蹈纤艳之失。诚能取法乎上,于门径消息加之,意正其始,毋歧其趋,它日所造宁可限量吾里闲承学之彦也。”(《半樱词》)

夏敬观退居上海,筑室康家桥。词作有《扫花游·答徐仲可兼怀大鹤、沅尹苏州》(《醉歌送日》)、《湘月·仁先赋坏塔见示,因用白石体和之》(《累沙聚瓮》)、《扬州慢·昔于役维徐,曾系舟维扬城下,一宿而去,不及登览胜地,距今十八年,乱离瘼矣。居者转徙迁避,非复富庶之邦。因林铁铮寄示游观诸词,感赋此解,即以为答》(《羁旅风镫》)等(《映庵词》)。

王国维脚气病复发,久不痊愈。10月,乃决定离沪赴天津养病,住罗振玉在天津所营建的新居。病少痊愈,又于11月12日返抵上海。直至1923年5月离沪北上。这期间在上海的词作可能有《清平乐·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等(《苕华词》)。

高燮词作有《愁倚阑令·题王蕓农十年说梦图》(《酒醒前事成尘》)、《采桑子·题恽南田先生遗照,为潘叔和临管世滢本》(《云溪小像亭溪笔》)、《虞美人·泪》(《枕边愁听莺啼急》)、《相见欢·新七夕》(《离怀惯惹年年》)、《误佳期·旧七夕风雨》(《未奏霓裳仙乐》)、《恋

情深·闰七夕》(欢会今年三度)《字字双·题花魂蝶影之花魂蝶影图》(心香袅袅温复温)(香多态媚娟复娟)等(《高燮集》)。

兹选四首。《采桑子·题恽南田先生遗照,为潘叔和临管世滢本》:“云溪小像淳溪笔。貌等渔樵,画比琼瑶。好向瓯香馆里招。虚怀高致谁传出。须鬓飘飘,簪笠萧萧。野鹤闲云依样描。”

《相见欢·新七夕》:“离怀惯惹年年,忒堪怜。笑煞欧风做美一双仙。仙不老,相逢早,正炎天,时小暑前一夕。借问香肌汗湿可成眠?”

《误佳期·旧七夕风雨》:“未奏霓裳仙乐,难睹人儿绰约。爱河恨海不分明,如此波涛虐。好梦几时圆?雾鬓蓬松掠。一宵月暗太无聊,又听天鸡喔。”

《恋情深·闰七夕》:“欢会今年三度,被嫦娥妒。妒他乌鹊屡填桥,把人撩。新凉天气似春宵,见惯不相饶。故试郎情深浅,半嗔娇。”

去年十一月,傅熊湘来上海(《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诗选》傅熊湘诗后)。本年,傅熊湘在上海,有诗多首,从中可以了解到他在上海的一些情况。与居沪南社故旧游宴甚欢。其间,和会于二月八日停顿,五月十四日和议再停,傅熊湘皆有诗寄慨。其中有《约稼轩词意》一绝云:“风雨春归又一时,怨春心事落红知。不须更倚危栏看,肠断天涯柳万丝。”编辑《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他在胡朴安编刊的《南社丛选》的序言里说:“岁己未,云间姚石子主社,余寓居海上,与编二十一集,但取草稿参错付印而已。”

词作有《浣溪沙·和蕤农五月八日作》两首(往事伤怀不忍提)(半面新妆映玉台)《浣溪沙·栩园于临武得赵明诚金石考……》(人比黄花瘦几多)《满江红·海上同痴萍、阿琴作》

(又是春归)《菩萨蛮》(东风吹絮无寻处)《长相思》(花一丛),《清平集》(恹恹病起)等(《南社丛刻》第二十一集)《水龙吟·乙未海上作》(一番冷雨重阳)《浣溪沙·半淞园即事》(新柳齐抽欲避人)《蝶恋花》两首(才有梅花春未极)(纸帐低笼香乍透)《浣溪沙·题约真蕉窗忆昔图》(欲展卷心不自持)《徵招·录别》(晓霜城郭笼轻雾)《点绛唇·途中所见》(绕屋天桃)《菩萨蛮》(憔悴可怜今夜月)《菩萨蛮》(海棠落尽春无主)。按:后面三首疑是离沪赴梁溪途中之作(《钝安词》)。

兹选三首。《浣溪沙·栩园于临武得赵明诚金石考,贻书来告,并道李易安跋语,会余从蔡哲夫得赵李夫妇归来堂校碑砚拓,因以移赠并题一词》:“人比黄花瘦几多。鹵风帘幕奈愁何。归来重与画双蛾。古砚千年留篆刻。断碑几度共摩挲。因缘流转可怜佗。”按《钝安遗集》中“钝安遗墨”二就是此词,该词有注:“栩园于临武得赵明诚金石考一书,会哲夫寄余李易安校碑砚拓,因以移赠,并题浣溪沙于上。”

《满江红·海上同痴萍、阿琴作》:“又是春归,浑不管、江南羁客。更一夜、东风扫迹,落红无迹。斜日帘栊天欲暮,小楼灯火人初息。怅旅愁、乡梦两茫茫,难抛掷。刘伶钟,阮咸屐。祢衡鼓,王猛虱。叹年来湖海,壮怀都寂。世事无常黄转绿,流光易老朱成碧。黯销凝,拔剑倚长空,情何极。”

《水龙吟·己未海上作》云:“一番冷雨重阳,黄花憔悴秋容淡。才敲欲碎,将零似断,作成凄怨。雷碾飙轮,霜喷机笛,夜寒相问。又海风吹梦,沧波阻信。天涯近、屏山远。病骨经秋愁颤。甚心情、更萦欢恋。思量怎遣。今生纵隔,他生也愿。况有多情,钗盟深约,锦书长篆。待何时、兰渚移舟,纫佩结、同心伴。”

刘麟生在上海。此后几年,他作于上海的词作有《玲珑四犯



·梵渡钟声》(响彻青松)(1920年)、《浣溪沙》(乍见无言颦翠衿)(1920年)。(《春灯词》)

兹选本年词作一首。《蝶恋花·闰七夕观剧夜归》云：“澄淡银河清几许。两度佳期，两度鸣秋雨。一水盈盈惆怅语。天愁未必神仙侣。如此江山谁共语。二美情侔，异地空凝伫。翠舞珠歌君莫去。人间那有埋忧处。”(《春灯词》)

年初，王德钟来上海。他在《海天新乐府自叙》中说：“己未二月余始于役海上，九月归休东江，旅次成海天新乐府十有三章。”(《南社丛刻》第二十二集)

## 附录 重要人名索引

1. 本索引以本书所收重要人物通用名为主条,后括注其字号、别号以及其他习惯称谓等各类异称,并逐一互见,不重列,页码数字以逗号分别。

2. 本索引以姓氏笔画为序编排。

### 二 画

丁在三(一名三厄,字善之)269,285。

### 三 画

于右任(名伯循,字右任,化名刘学裕,笔名神州旧主、骚心、大风、剥果等)167,168,169,171,173,179,184,186,190,191,192,201,202,204,217,231,248,268,287,301,307。  
万钊(字<sub>南</sub>盟、剑盟、<sub>南</sub>民)141,142,143。

### 四 画

王韬(字仲弢、子潜,号紫诠,别署天南遁叟、淞北逸民等)4,6,7,11,26,31,32,34,35,40,41,43,44,47,57,59,63,66,122,123,139。

王嘉猷(字少沂、邵宜,晚号蛰庵)217,221,284。

王蕴章(字莼农,号西神)201,203,205,217,218,228,231,233,244,245,248,256,257,258,259,261,269,272,276,281,282,298,301,305,306,307,308,310,313,314,315。

王甲荣(字部昀、步云,号次逸,晚号冰镜老人)204,205。

王国维(字伯隅,号静安)133,145,146,150,154,159,161,

- 162 ,163 ,165 ,169 ,170 ,173 ,179 ,186 ,192 ,201 ,268 ,269 ,  
278 ,287 ,294 ,295 ,301 ,304 ,307 ,309 ,312 ,314  
王钟麒(字毓仁、郁仁,号无生,别署天僂、天僂生)192 ,196 ,  
201 ,203 ,248。  
王德钟(字大觉)269 ,285 ,287 ,300 ,312 ,317。  
王鹏运(字佑霞、幼霞、幼遐,号半塘,晚号鹜翁、半塘僧鹜)  
125 ,128 ,133 ,137 ,140 ,141 ,145 ,148 ,150 ,159 ,161 ,163 ,  
164 ,167 ,169 ,179 ,272 ,273。  
王骥运(字壬秋,号湘绮)143 ,217 ,301。  
王庆勋(字叔彝)1 ,4 ,18 ,29 ,54 ,55 ,57 ,58 ,59。  
王庆昌(字雨湘)128 ,129 ,130。  
王润(字沛堂、沛棠,号四篁)9 ,10 ,14 ,15 ,40。  
王清霞(字湘波)73 ,75。  
支机(号灵石内史)4 ,19 ,26 ,29 ,35 ,39 ,48 ,52。  
文廷式(字道希,号云阁、芸阁、蓼德、罗霄山人、纯常子)122 ,  
124 ,126 ,132 ,140 ,141 ,143 ,145 ,148 ,150 ,153 ,154 ,156 ,  
157 ,167 ,179 ,197。  
邓实(又名君实,字秋枚,号枚子,别署野残)169 ,170 ,175 ,  
184 ,185 ,188 ,192 ,193 ,197。

## 五 画

- 叶玉森(字中冷,号筵鱼、荭鱼)259 ,260 ,269 ,282 ,305 ,310。  
叶恭绰(字裕甫、玉甫、玉父、玉虎,号遐庵、矩园)133 ,150 ,  
159 ,233。  
叶楚傖(字卓书,号小凤)185 ,192 ,194 ,196 ,198 ,199 ,213 ,  
214 ,229 ,237 ,245 ,252 ,256 ,257 ,258 ,259 ,263 ,269 ,276 ,  
284 ,294 ,300。

叶衍兰(字兰台、南雪)132,138,143,148,232,233。

宁调元(字霞仙,号太一)178,189,196。

冯春航(名旭初)169,213,224,226,228,230,244,245,256,285。

冯煦(字梦华、号蒿庵、蒿隐)88,90,105,107,108,109,112,127,204,205,221,268,269,301。

冯开(字君木,号阶青)128,131,136,137,145,146,192,193,201,202,204,210,217,248,253。

白炎(字中垒)269,276,283,292,306。

## 六 画

吕碧城(一名兰清,字遁天,号明因、圣因,别署晓珠、信芳词侣等)248,256,287,295,296,301,304,305,307,310。

吕景蕙(字若苏,号璇友)150,151,152。

朱焘(字伯康)21,54,56,57,63。

朱孝臧(谱名祖谋,字古微,号沅尹、南湖村)125,131,133,141,145,153,159,161,169,173,179,180,186,197,201,204,206,207,216,217,218,219,230,232,234,237,238,241,243,251,253,268,269,270,272,273,274,275,276,286,287,288,289,290,291,294,301,302,304,305,306,307,308,312,313,314。

庄棫(字中白,号蒿庵,一名忠棫,字希祖)48,53,54,55,57,59。

刘熙载(字伯简、熙哉,号融斋,晚号寤崖子)82,86,87,88,89,90,91,93,95,98,99,101,102,103,105,106,107,109,153。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庵)179,184,185,188,191,209,231,242。

刘鹏年(字雪耘)231,246,269,286。

刘麟生(字宣阁,笔名春痕)204,216,217,231,247,287,300,

301 307 311 312 316。

刘永济(字弘度,别号诵帚,晚号知秋翁)217 229。

刘履芬(字彦清,号泖生、沅梦)73、74。

齐学裘(字子治,蕉窗,号玉谿)63 88 89 91。

许玉琢 77、78。

许瘦蝶 169 172 192 200 287 297。

阮式(字梦桃,号翰轩)192 200 232。

## 七 画

麦梦华(字孺博、汝博,号蛻庵、蟠庵等)141 143 144 173 ,  
174 217 223。

劳乃宣(字季瑄、玉初,号桀斋、韧叟、劳山居士)76 77 156 ,  
157 268 269 270。

杨葆光(字古酝,号苏龢、红豆词人)78 79 80。

杨稚虹(字文彬)83 85 86 92 102 111 145。

杨锡章(字子文,号了公,别号几园)307 308 311。

李叔同(幼名成蹊,改名文涛,字叔同,号息霜、苦李,别号晚  
晴老人,法名演音、弘一等)145 146 147 148 149 150 ,  
154 155 158 159 163 165 167 168 171 217 225 248 ,  
256 301。

李岳璩(字孟符,号小郢、惜诵等)217 219 218 252 301。

李慈铭(字蓺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66 70 83 85 88 105 ,  
106 137。

李子申 217 222 231 235 249。

吴梅(字瞿安、灵圃,号厓,晚号霜厓,室名奢摩他室)163 ,  
166 167 169 179 184 231 242 248 252 258 269 276 ,  
280 287 301 305。

余寿颐(字祝荫、荫阁;又名余天遂,号大遂等)231 240。

汪东(字旭初,号寄庵、寄生、梦秋)204 215。

汪藻 66 68 69 105。

汪文博(字兰皋)217 222 241 248 252 260 263。

汪承庆(字馨士、稚泉)61 63 64。

况周颐(原名周仪,字夔生、葵孙,号蕙风,别署玉梅词人)

131 132 133 134 136 137 141 145 161 167 169 204 ,  
208 217 221 223 230 231 233 236 243 248 249 252 ,  
253 268 271 272 286 288 289 291 292 295 301 307 ,  
308 312 313 314。

沈穆孙(字彦和)20 21 40 42 48 53 54 56 59 61 62 63。

沈惟贤(字师馀,晚号逋居士)204 209 231 237 248 268 ,  
276 286 293。

沈道非 185 191 231 239 245 246。

沈曾植(字子培,号乙龢、巽斋、谷隐居士、寐叟等)93 95 112 ,  
113 145 150 156 159 160 201 204 205 206 207 217 ,  
218 231 232 248 268 269 278 286 288 295 307 312。

沈祥龙(字约斋)60 61 82 105。

应宝时 32 33 75 80 86 118 128。

张素 217 229 231。

张鸣珂(字公束、玉珊)14 40 73 74 99 118 137。

张景祁(字孝威、繁甫、韵梅,号新蘅主人)65 66 67 99 103 ,  
116 119。

张修府(字允六,号东墅、梅斋)54 55。

张仲炘(字慕京,号次珊)159 160 243。

张尔田(字孟劬)161 204 232 276 295。

张炳堃(字鹤甫,号鹿仙)14 73 75 80 93。

张鸿卓(字伟甫,号筱峰、小峰等)2 9 ,10 ,18 ,24 ,40 ,48 ,49 ,  
52 ,54 ,56 ,57 ,59 ,63 ,66 ,67 ,68 ,78。

张文虎(字孟彪,号天目山樵)4 8 9 ,14 ,15 ,60 ,73 ,74 ,  
77 ,78 ,80 ,82 ,83 ,95 ,105。

张祖同(字雨珊,号词缘)103 ,104 ,134。

张祥龄(字子苾、子芾,号芝馥)125 ,132 ,273。

陆峤南(字更存)269 ,284 ,286 ,287。

陈元鼎(字芟裳,号实庵)26 ,30 ,32 ,33 ,40 ,42 ,76 ,77 ,78 ,79 ,  
82 ,83。

陈寿祺(字子穀,号云彩)66 ,69 ,93。

陈去病(字佩忍,号巢南、病倩,笔名垂虹亭长、季子、醒狮等)  
128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82 ,183 ,184 ,185 ,186 ,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7 ,198 ,199 ,  
200 ,204 ,231 ,237 ,238 ,247 ,248 ,253 ,256 ,257 ,303。

陈匪石(名世宜,以字行,号小树、倦鹤)216 ,231 ,237 ,241 ,  
243 ,244 ,245 ,246 ,248 ,252 ,256 ,257 ,258 ,259 ,262 ,263 ,  
264 ,269 ,276 ,281 ,287 ,297 ,298 ,299 ,300 ,305 ,306。

陈栩(字昆叔,号栩园,号蝶仙,别署天虚我生、惜红生)159 ,  
162 ,167 ,168 ,169 ,170 ,186 ,190 ,268 ,278 ,307 ,309。

陈如升(字同叔)1 4 40 ,43 ,56 ,59 ,62 ,63 ,64 ,65 ,73 ,74。

陈钟祥(字息凡,号香草词人)48 ,71。

陈锐(字伯弢、伯涛)125 ,153 ,169 ,180 ,186。

陈洪涛(字天梅,号淮海,号庵)269 ,285。

邵瑞彭(字次公)231 ,247 ,248 ,263 ,264 ,269 ,286 ,305 ,306 ,310。

## 八 画

林百举(号一厂)217 ,226 ,230 ,248 ,256。

易顺鼎(字实甫、仲硕,号眉伽)93,125,220,313。

易孺(字韦斋,号大厂)217,224,231,238,248,253。

罗振常(字子经,号心井、邈园,室名自怡悦斋、蟬隐庐)173,  
175,231,238,248,253。

周星誉(原名普润,字叔云、叔昀,号鸥公,芝芴)20,21,22,  
24,26,31。

周藤虎(字韬甫)71。

周保璋(字莪卿,号镜湄居士)119。

周斌(字芷畦)269,279,283,285,286,300。

周庆云(字景星、逢吉,号湘舲、梦坡)78,80,114,116,118,  
204,207,217,222,231,235,248,252,256,257,261,262,  
268,271,272,276,285,286,288,289,292,293,301,302,  
303,304,305,307,309,312,313。

周曾银(字晋琦,号卧庐)186,191。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剑灵,别号和劲、山阳酒徒、江淮穷士、  
湖海狂生)204,224,225。

金天骖(初名懋基,字松岑;后名天骖,又改名天羽;号鹤望、  
天放楼主人、鹤舫老人等)163,164。

庞树柏(字槩子,号芭庵,别号龙禅)192,193,197,204,212,  
216,217,226,231,232,237,238,240,244,245,248,256,  
259,260,261,263,267,269,276,279,281,287,293,297,  
298,305,306。

庞树松 167,169。

郑文焯(字小坡、叔问、俊臣,号大鹤山人、冷红词客)125,126,  
127,128,132,141,144,145,148,149,150,151,156,157,  
159,160,161,163,164,173,179,180,181,186,191,201,  
204,206,217,219,231,247,268,286,288,301,302,314。



郑泽(字叔容、叔瀛,号萝庵)204 210。

## 九 画

赵起(字于冈)4 5 59 150。

赵熙(字尧生,号香宋)134 135 137 138 148 149 163 204 ,  
210 217 222 301。

赵尊岳(字叔雍,号珍重、高梧、高梧主人)152 221 233 270 ,  
272 289。

胡韞玉(字仲民、颂民,号朴安,别署又忬、半边翁)185 214 ,  
237 248 252 255 294 315。

胡怀琛(字季尘、季仁,号寄尘,别署有怀、秋山等)217 229 ,  
225 245 248 264。

胡适(字适之)201 204 301。

胡延(字长木,号研荪)125 126 156。

柳亚子(原名慰高,字安如;更名人权,号亚卢;复更名弃疾,  
号亚子等)163 165 166 167 169 172 173 177 178 ,  
179 184 185 186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7 198 ,  
199 201 203 204 205 212 214 216 217 218 227 228 ,  
229 231 244 245 248 256 261 268 269 281 285 287 ,  
299 300 301 307。

冒广生(字鹤亭,号疚斋、钝宦)90 137 138 139 141 142 ,  
143 145 146 148 149 150 153 156 157 163 168 201 ,  
202 217 223 231 232 233 237。

秋瑾(原名闺瑾,字璿卿,别署鉴湖女侠;易名瑾,字竞雄)  
163 165 167 169 170 173 174 176 179 182 187 199 ,  
200 203。

俞樾(字荫甫、中山,号绚岩、曲园居士)24 35 40 73 76 77 ,

83 85 86 87 88。

俞锲(字剑华,号一粟,别署太仓一剑、高阳旧酒徒)192,198,  
201 204 205 213 245 246 248 255 267 294 305。

姜可生(字杏痴)231 246 248 287 300。

洪为藩(字白苹)248 267。

姚椿(字子寿,梦谷,号春木、鲁亭)1 9 26 57。

姚锡钊(又名鹄雏、雄伯,字宛若)201 204 216 217 225 229,  
230 241 248 255 263 269 283 287 300 307。

姚燮(字梅伯,号野桥、复庄、大梅、大梅山民、二石等,别署上  
潮生、东海生、疏影词史)4 40 41 43 44 47 48 50 51,  
58 67 79 83 84 311。

## 十 画

袁祖德(号又村)26 29 48 49 50。

袁祖志(字翔甫,号仓山旧主)98 99 109 111 112 114 116,  
125 127 132 140。

夏敬观(字剑丞,号盥人、映庵)150 153 156 157 186 188,  
232 276 301 304 307 309 312 314。

顾成顺(字澹园)4 5 7 8 9 10 12 14 15 16。

顾夔 1 2 4 5 9 10 14 16 17 20 22 26 28 32 35 57 75,  
127。

顾余 269 286。

徐珂(字仲可)159 235 236 241 250 251 252 257 258 261,  
262 268 269 272 274 276 277 283 299 301 303 305,  
314。

徐本立(字子坚,号诚庵)22 24 96。

徐蕴华(字小淑,号双韵)165 188 199 200 201 203 268,

269 278。

徐自华(字寄尘,号忏慧)173,174,176,179,181,183,186,187,188,192,193,194,199,200,203,226,231,237,248,252,268,287。

徐乃昌(字积馀,号随庵)140,144,167,204,272,288,290,293。

高增(字岫云、澹安,号卓公)163,165,192,194。

高旭(字天梅、慧云、剑公、钝剑,别号自由斋主人等)163,165,166,167,173,177,178,179,182,183,185,186,188,189,191,192,193,194,204,224,231,264,284。

高燮(字时若,号吹万,别署志攘、黄天等)163,165,173,177,179,183,189,192,196,216,217,224,225,231,240,248,255,268,278,287,295,301,304,307,309,312,314。

高翀(字太痴,号清逸道人)119,120,121,122,125,127,132,134,137,139,140,141,143,145,147,148,149,150,155,156,158,159,163,167,170,173,179,184,186,192,201,204,217,222,227,248,269,287,301,306。

陶牧(字小柳,号病鰥、了庵)201,202,287,294。

陶樾(谱名惟樾,字宁求,号荣堂、鳧乡、芙蓉)1,3,27,28,63。

## 十一 画

黄式权(字协埧、协堦,号梦晚生)82,107,109,111,112,113,116,117,119,121,122。

黄钊(字梦蘧,号栩园)204,214,315,316。

黄仁(号研北)1,2,3,4,5,9,16,17,18,20,27,35,36,128。

黄人(初名振元,字慕韩,号慕庵,改名人,字摩西)204,209。

黄文达(字笠雨、笠渔,号石瓢)59,60,61,63,64,65,66,71,72,73,76,77,78,80,82,83,85,88,91,92,93,95,96,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9 ,112 ,  
114 ,116 ,119。

黄文瀚(字师竹,号瘦竹,别号揖竹词人)60 ,80 ,82 ,83 ,88 ,  
91 ,93 ,94 ,95 ,96 ,97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  
106 ,107 ,108 ,109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9 ,  
120 ,122 ,123 ,125 ,127 ,132 ,134 ,136 ,137 ,140 ,148。

黄宾虹(字朴存、朴人,别号予向、虹庐、虹叟)192 ,193 ,204 ,  
208 ,237 ,238。

黄燮清(原名宪清,字韵甫、韵珊,别号吟香诗舫主人、两园主  
人)14 ,15 ,17 ,18 ,22 ,23 ,59 ,65 ,66 ,73 ,75 ,86 ,95。

黄炳堃(号笛楼)116 ,117 ,118。

黄澜(字定禅)287 ,300。

曹元忠(字夔一,号君直,晚号凌波居士)217 ,221 ,231 ,236 ,  
280。

梅兰芳(名澜,字畹华、浣华)223 ,240 ,241 ,242 ,260 ,263 ,267 ,  
288 ,289 ,290 ,291。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等)143 ,145 ,147 ,289。

梁鼎芬(字伯烈、星海,号节庵)122 ,124 ,144 ,205。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沧江等)137 ,138 ,142 ,  
143 ,144 ,145 ,147 ,179 ,181 ,222。

## 十二画

蒋敦复(字剑人,号江东老剑、麓农山人)1 ,3 ,4 ,6 ,7 ,10 ,11 ,  
14 ,15 ,17 ,18 ,20 ,22 ,26 ,29 ,32 ,33 ,34 ,35 ,37 ,39 ,40 ,41 ,  
43 ,44 ,47 ,48 ,49 ,50 ,52 ,54 ,57 ,58 ,59 ,62 ,63 ,64 ,65 ,66 ,  
67 ,71 ,73 ,74 ,76 ,77 ,78 ,80 ,82 ,83 ,86 ,89 ,122 ,261。

蒋次香(文鸿)125 ,132。

程颂万(字子大、鹿川,号十发居士)131,134,136,222,223,231,233,234,235,236,237,248,251,252,253。

傅熊湘(字文渠、君剑,号钝安、钝银、钝艮)173,178,189,190,195,204,210,211,307,309,310,312,315。

舒昌森(字问梅,号梅庵)82,121,123,140,148。

谢玉岑 204,217。

谢元淮(字钧绪,号默卿、墨卿)4,5,6,26。

### 十三画

雷葆廉(字约轩、存斋)4,5,9,10,13,16,18,19,20,43,47,52,58。

### 十四画

蔡守(字奇璧、哲夫,号成城、寒琼)192,193,196,198,199,231,238,305,316。

缪荃孙(字炎生,号筱珊,晚号艺风)141,167,186,295,236,292,293。

### 十五画

樊增祥(字嘉父,号云门、樊山、天琴)186,205,206,218,220,241,270。

黎兆勋(字伯庸、伯容,号檬村、桐门居士)1,3,54。

潘钟璫(字麟生,号瘦羊,别号香禅居士)24,32,34,35,39,65。

潘有猷(字公展)248,267,268。

潘曾珪(字宝臣、季玉,号玉沚、养闲居士)54,61,68,80,81,127

潘遵祚(字顺之、觉夫,号西圃、简缘居士)71,73,76,77,78,79,88。

潘观保(字辛芝)39,71,72。

潘飞声(字兰史,号剑士、老剑、独立山人)137,174,192,193,  
201,202,204,208,217,220,222,231,232,233,248,268,  
271,286,288,292,301,302,303,304,306,307,308,312,  
313,314。

## 十六画

薛时雨(字慰农、澍生,晚号桑根老农)82,84。

## 后 记

两年前,我从安徽师大考入华东师大,师从邓乔彬先生攻读“唐宋词研究及词学批评”方向的博士学位。入学后不久,邓师便把“近代上海词学系年”的编写任务交付给我。虽说接触近代中国词学这个课题已近十年,但从事这样一个整理地域性词学的项目还是首次,因此我欣喜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往来沪皖之间,但每到一处,便常在当地图书馆古籍部消磨一个个白天,那种古色古香的氛围至今仍馨香可闻!

在众多文体中,给词学编系年,其难度之大确实是在编写的过程中逐步体会的,而更有感于俞樾在《眉绿楼词序》里所说的“词则又以分类为宜”、“虽依年编录,后之读者亦未足考定其生平,不如以类编之”之言。然而,随着一点点的积累,其难度也逐渐被信心所取代,在似乎杂乱的资料堆里也慢慢地理出了一个个的头绪来。尽管此项工作至此可谓告一段落,但严格地说,本系年只能是初编。在编写过程中,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越查越多,至今手边还有待查词人数十家。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只有更好、没有定本的著作,也是一本依赖时间的细致工作。而本系年之前言所论也只是在现有资料基础上作出的概述性见解,只是作为解读近代上海词学的一次尝试。虽然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零星的感想是比较丰富的,但这也有待于时机成熟方能陆续写成单篇文章,以就教于方家。

回想这段编写生活,苦中更带有一种充实之美,而其间师友的

情谊更令人味之愈醇。在编写之中,每当回芜湖,业师祖保泉先生碰见我皆谆谆吉诫云“读博期间,当搜集整理一些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此次编写就是一次绝好的机会”;而邓师适时的指导和交流,总是使我从迷惑中走出,我也始终未忘邓师“从名家入手,从而带出群落”的教诲;本丛书主编胡晓明老师的严格和风趣,使编写工作洋溢着一种轻松愉悦的情调,从提供资料到编写体例及相关内容的商讨,两年来获益良多;同门师兄彭国忠师的多处点拨,无不令我兴奋不已、信心倍增;编写散文系年的程华平师、参与诗学系年编写的李瑞明君更是数日必见,每见必有有价值的信息传递;华师、安师图书馆古籍部老师的敬业精神,则使我从中汲取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这本系年,虽力求言必有据,但因学识之限及本课题固有的难度,错漏之处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待进一步完善。

杨柏岭

识于华师大丽娃河畔博士楼

2001年7月13日